

# 武俠世界



第 3 6 年

7

\$18. 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天機聖手魯班故事之二「乾坤一指」。魯班與偃雲彩僥倖脫離千年絕谷，重返人間，「大鵬機鳥」果然安全降落，却看到了一幅令人不可置信的「仙女出浴圖」，操控的人是一個「八眼四臉怪人」……魯班兄妹各有際遇，天機聖手由來正是造物之父——造父的啟發、傳授，而使魯班成了天機聖手。故事非常生動活潑，內容詼諧風趣，悅人耳目。欲知魯班、偃雲彩如何發明創造鐵鋸、酒、傘等，千祈莫錯過，請欣賞精采的故事內容，

包你興趣盎然。

石中蓮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龍爭虎鬥風雲變」刊在本期，故事短小精幹，流暢清新，頗堪欣賞，獻給愛好者；下期將連載本故事之二「龍騰虎鳳戰三王」，切莫錯過。

下期將刊登馬行空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鬧揚州」，屆時請留意。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乾坤一指(魯班大師傳奇故事)

「大鵬機鳥」果然借着風力飛行，

將魯班與偃雲彩帶出千年絕谷……蕭玉寒 3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爭虎鬥風雲變(龍虎鳳羣雄錄故事之一)

中人奸計 雙雄血戰……石中蓮 49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白眉太監(方寶玉傳奇故事)

倒吊可練功 美女來相伴……龍乘風 65

銀杏山莊(新派武林殺手故事)

殺手喬裝擋路 制服迫問因由……西門丁 74

棒打江山(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強詞奪理欲訛詐 迎頭痛擊逞兇賊……霍去病 83

飛刀小祖宗(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大打出手為私心 兩敗俱傷狼狽逃……辛士 91

朝天一棍(「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名捕代傳手諭 欽犯可獲生機……溫瑞安 98

燕子飛(新派武林中篇故事)

施救出地洞 商議劫法場……歐陽雲飛 105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龍吟鳳鳴下天山(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湖上水牢露人頭 心急施救中敵計……辛棄疾 111

虎視天下(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揭穿採補陰謀 怨女忿恨莫名……東門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3.6.21.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7期

(總號181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精選介紹



每本HK\$32

奇照

馮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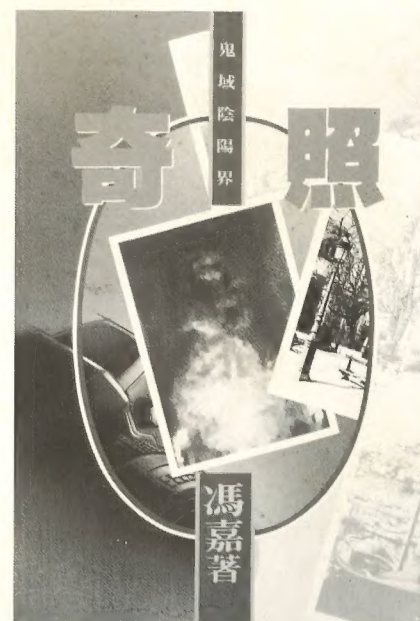
現更片中的驚恐的，就是這現象重複出現。劉小怡看見十年前照片中，與能留住青春。的自己和現在沒有分別，很高。一天酒後，却看見那張照。

月圓教是個龐大的邪教組織，首領「勾魂手」可令參加者甘願奉獻一切。一富商加入了月圓教後不但捐出大量金錢，不久後連人也失蹤了，其女兒求助奇俠司馬洛。故事曲折、驚險。

勾魂手

馮嘉著

(鬼域陰陽界)



每本HK\$3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地利店有售



# 乾坤一指



藤網袋的兩根粗山藤斬斷了！  
吊掛重荷的兩根藤一斷，「大鵬機鳥」便呼地翻着筋斗，風馳電掣般飛走，魯班、偃雲彩卻連同山藤網袋，凌空向下飛降。  
偃雲彩不由失聲尖叫道：「完了！大鵬機鳥今回完了！爺爺還活活罰死雲彩麼？」  
魯班為減輕飛墜對偃雲彩的刺激，便有意分散她的注意力，若無其事的笑道：「你是爺爺的唯一寶貝孫女，他又怎會處罰你？」  
偃雲彩哭哭啼啼道：「魯班哥哥呵！你哪兒知道？這大鵬機鳥是爺爺花了十年光陰，精心造出來的，他呀視如心肝寶貝呢！他連自己也捨不得用，是我偷偷弄出來試飛的！不料弄出這大亂子，連它的屍首也不見了，還不心疼死爺爺麼？」  
魯班見偃雲彩如此驚惶，心中不由一痛，他也不知為甚麼，想也沒想，便衝口而出道：「放心啦！我答應替你再造一隻會飛的大鵬機鳥便了！」  
偃雲彩不由大喜，正欲笑出口，不料此時兩人已呼隆一聲，連人帶網袋，墜落樹巔上了。山藤網袋散落下來，鋪展於樹巔，魯班加上偃雲彩的重荷，竟被穩穩的承托住，樹葉也如一張柔軟的睡床。  
偃雲彩得魯班答應，為她再造

## 脫離絕谷

## 巧遇造父

風，依然強勁，吹着「大鵬機鳥」，拖着「大鵬機鳥」腹下藤網袋中的魯班和偃雲彩，一路向南面山野間疾飄而去。

魯班沉吟不語，偃雲彩心中惴惴不安，暗道：魯班哥哥的「地風升」卦，雖然應驗了「升，元亨」，但另一半「南征吉」是否應驗呢？

偃雲彩心中惴惴然，她此刻已脫離千年絕谷，重返她熟悉的人世間，而且有一位「妙哥哥」魯班在她身邊，她但感這世間一切均如此美好，甚至連平日十分討厭的狂風，也似乎助她達成心願，因此她決不想把這一切美好的東西失去。可惜她雖然是「大鵬機鳥」製造者偃八手的孫女，此時卻已失去對「大鵬機鳥」任何控制力了。

「魯班哥哥！大鵬機鳥果然是向南，但真的是『地風升』說的『南

征吉』嗎？」偃雲彩忽地盯着魯班道。

魯班微一沉吟，悄聲道：「是吉是兇，且看飄行一段再說吧……」

偃雲彩一聽，不由微歎口氣，道：「這麼說，亦即吉兇尚難預料啦？」

魯班見偃雲彩情急之狀，溢於言表，不由微微一笑道：「不錯，按師門八卦玄機之論，天地萬物，世間一切，均吉兇參半，因福中禍所伏，禍中福所倚，又豈能一概而論？」

偃雲彩一聽，她也不管什麼，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她只知此刻人世間在她眼前是如此美好，她決不能容許它有任何損害。「哎！這就不妙啦！」偃雲彩忽地尖叫一聲道。

魯班不由一怔道：「雲彩妹妹，不妙什麼？」

偃雲彩不答，卻又再問道：「魯班哥哥！你可有辦法令這該死的大鵬機鳥停下來？」

魯班皺眉道：「此際我等距地面高達五十丈，雖有辦法令其停下，但必定驟然摔跌，兇險得很呢！」

偃雲彩不由又歎了口氣道：「魯班哥哥，前路吉兇未定，又不能停下來趨吉避兇，無可奈何之極，這豈非不妙得很麼？」

魯班聞言向遠處凝望一眼，此時他的內力，自悟悉大禹王的「九鼎神通」後，不知不覺已大為增強，他凝神之下，內力真氣聚於目中，視線便可達百里之外，亦即武學中的「天眼通」極高境界了。忽見前面二、三十里處，影影綽綽露出一片綠海，便向偃雲彩欣然道：「放心吧，前面有一片樹林，只要移到樹林上空，便有辦法安全降落

啦！」

偃雲彩一聽，便知魯班打算利用樹林的頂端作墊子，這樣落下去，軟柔柔的，便安全穩當極了。又知魯班這是為她着想，因為憑魯班的功夫，就算從五十丈高躍下去，只怕也難損他分毫，心中不由一陣欣喜。

風速吹送「大鵬機鳥」飄移速度甚快，不到一會，「大鵬機鳥」便飄到那一片綠海上空。向下一望，只見這是一處山峯腹地，長滿了濃密的大樹，樹葉密不透風，果然是一塊絕佳的「軟墊」。

魯班一見，便忽地沉聲道：「雲彩妹妹！快伏下身子，緊抱着我的腰腿，無論遇上什麼，亦不可鬆開，知道麼？」偃雲彩一聽，想也沒想，便答了一聲：「好啊！」但隨即俏臉一紅，她此時忽然記得自己是女孩子，魯班是男孩子，這麼抱着他的大腿，成甚樣子？不過魯班卻絲毫沒想及這等女兒家心事，就如這是天經地義，他理應保護一位女孩子似的。

偃雲彩心中又羞又喜，但終於還是伸出雙手，如八爪魚似的，緊緊的纏住魯班的大腿。

魯班立刻便感覺到了，他此時心中却絕無任何雜念，凝運真氣，勁力貫於雙臂，忽地左右一揮，便形如刀臂，嗖地一下，便把吊掛山



一隻會飛的「鵬鳥」，料想爺爺的責罰必可逃過，心中欣然，此時又見已穩降樹巔之上，背上毫無痛楚，反而柔軟舒服，不由格格笑道：「魯班哥哥！這很好玩啊！就算躺上十年八載也不錯……噢？那是什麼？」

原來兩人躺著的樹巔，畢竟因重負而蕩開了一個缺口，透過缺口，便可見到下面的事物，這一片樹林，長於山崖側畔，崖底是一個寬近數十丈的深潭，泉水於潭下的洞穴中噴湧而出，波濤洶湧，水聲喧騰。深潭四周，是四面山壁，人跡罕至，形如一個仙境造設的大浴池。

更妙的是，在潭的西面，一叢柳樹掩映之下，一位美艷絕倫的女子，正步向潭畔，似乎正欲於池中沐浴。女子身姿態美妙之極，簡直天上有、地下無，令人目睹而必斷認乃下凡的仙女。

不知不覺間，此時夜幕已然降臨了，但月兒卻又適時的升起，在潭水中浮現出來，波光蕩漾，幽雅無倫。深潭下洞穴湧出之水，聲響一轉，音如琵琶彈奏，叮咚不絕；在月色之下，水湧潭上，狀如蓮花，浮蕩於潭水之上。

魯班不由也瞧得一陣發呆，暗道：如此仙景，今晚有緣光臨，便在此呆上十年八載也不覺苦也……

魯班怔怔間，眼睛忽地一黑，原來已被一隻柔軟小手兒掩住，耳邊聽到一聲嬌嗔道：「魯班哥哥！不許你看這女子出浴！你要看，待會我下潭中游給你看看！」

魯班臉上不由一紅，暗道：是啊，人家女孩子於仙景仙潭中洗澡，我是男孩子，怎可以偷看？但我也並非存心偷看，只是那仙景太迷人啦！魯班心中轉念間，掩住眼睛的小手兒忽然又鬆開了，耳中又聞嬌笑聲道：「嘻嘻！讓你看吧，如此美妙的仙女出浴，簡直天上有、地下無，連我亦忍不住要瞧個夠啦！不過有一個條件！」

魯班不由微笑道：「是甚條件？雲彩妹妹，雖然我並非很想看，但你的要求，我總會答應的！」

魯班一聽，不由心花怒放，只要自己在他心中份量特重，他瞧什麼「美女出浴圖」，她也心甘樂意極了！當下魯班輕笑道：「魯班哥哥，樹巔距那深潭甚遠，只怕瞧不清楚呢！你若把我弄下來，帶去潭邊，我保證靜悄悄的讓你瞧個夠好！」

魯班其實無可無不可，他只是好奇，怎的荒山幽潭，竟有女子如此大膽，敢在深潭出現？但又知呆在樹巔也不能長久，好歹要下去探問路徑。於是他也沒說話，悄悄解

開身纏的山藤，又替魯班解開了，然後伸手把她抱住，從樹巔的缺口一躍而下，穩穩的降到地面，再沿着樹林的空隙，向那深潭移近。

終於，兩人挨近那深潭西面的柳樹後面，悄悄的伏着，深潭畔那「仙女」竟絲毫不察。

只見那「仙女」走到一塊石板上，把鞋子脫下，忽然轉過身去，解開身上的衣扣，眨眼間，明媚的月色下，便現出一位「出浴仙女」。

但她身向潭水，因此魯班和魯雲彩只能隱約見到她的背影。

但這已足令人歎為觀止了，「仙女」浸到潭水中，不時向自己的身上撩水，姿態的美妙，無以復加。白雲凝住，風亦停了，百花閉眼，但見仙女的肌膚可奪日月，美麗可比朝霞。

魯雲彩雖是女孩子，目睹「仙女」出浴，她的俏眼也不由瞪大，心道：天下間哪有如此美妙的女孩子啊！她斜瞥魯班一眼，見他的視線並沒停在「仙女」的身上，而是四周搜索，心中又喜又奇，真的是如此美妙的「仙女」，竟亦難令他迷住，顯然他對女孩子的嚴謹專一，不知怎的，魯雲彩什麼都樂意讓魯班看，只要他不看別的女孩子就可以了！奇的卻是如此美妙的「仙女」出浴「他不看，卻去搜索什麼呢？」

女孩兒家的心思就是如此的微妙莫測了。

魯班忍不住，在魯班耳邊道：「魯班哥哥！這仙女出浴不好看麼？不然為甚東張西望？」

魯班忽然伸出指頭，噓了一聲道：「噤聲！雲彩妹妹，這仙女並非活人，而是人製造出來的呢！她的背後，必定另外有人操縱！」

魯班一聽，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失聲低叫道：「唬人麼？這麼美妙的仙女，說是人製造出來的工具！你……你便殺了我雲彩也決不相信啊！」

魯班微微一笑道：「我絕沒騙你，你只要仔細審視，便會明白為什麼。」

魯雲彩聽了，深知魯班絕非信口胡言的人，不由依言向那潭中的「仙女」仔細一看，她果然瞧出破綻來了。魯雲彩不由失聲叫道：「不錯！她雖然美妙絕倫，但可惜動作單調，來來去去只是脫鞋、走路、脫衣、向身上澆水等一串動作，而且不會笑、不會說話，更別說如活仙女的又唱又跳了！不錯，不錯，果然大有蹊蹺呢！」

「嘿！女娃兒！誰說吾這寶貝仙女不會唱不會跳？此乃吾三十年的心血結晶，你敢輕視麼？哼！」魯雲彩低叫聲未落，耳際忽地鑽入一縷尖音，尖音非常古怪，不似在

耳邊響，倒如直直的鑽進心胸中去，令人不想聽亦不行。

魯雲彩心中不由大奇，她也不管是誰向她發話，忍不住便格格的笑道：「好啊！你就令她又唱又跳來看看啊！」

那尖音又道：「假如能又如何？」

魯雲彩道：「那也不算什麼，只不過可以勉強與我太祖爺併排坐吧！」

那尖音微哼道：「女娃兒！你好大的口氣！你太祖爺是誰？竟有資格與老夫併排而坐？」

魯雲彩格格嬌笑道：「我女娃兒姓魯，我那太祖爺自然也姓魯啦！」

那尖音忽然搶先道：「你那太祖爺姓魯？那近日聽說能造會飛的機鳥的老娃兒魯八手是你的太祖爺麼？哼，就算是魯八手這老娃兒，與吾尚差一截，未足與我併排而坐座！」

魯雲彩一聽，見那「尖音」，竟把她的爺爺魯八手稱為「老娃兒」，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失聲道：「天啊！你稱我爺爺為『老娃兒』，那如何稱呼？難道是『老大大大人』嗎？」

那「尖音」傲然道：「什麼『老大大大人』？乾脆一句『老祖宗』，豈非更貼切嗎？噢？魯八手既然是你

爺爺，那你的太祖爺是誰？」

魯雲彩亦大笑道：「好說！好說！我女娃兒的太祖爺，便是令周穆王亦大吃一驚『機聖』偃師是也，請問『老大大大人』是否可與你併排而座呢？」

那「尖音」忽地低「噢」一聲，喃喃的道：「若是『機聖偃師』，倒可與吾相提併論！」

魯雲彩却立刻道：「這倒未必！」

那「尖音」道：「為甚未必？難道連老夫亦不夠資格麼？」

魯雲彩笑道：「是否資格，便須看你那出浴仙女，是否會跳會唱了！」

那「尖音」一停，忽地嘿嘿笑道：「女娃兒！看來你尚不知老夫是誰，倒怕老夫沾了你的太祖爺偃師的光似的！哼哼！那便先讓你瞧瞧老夫的本事吧！」

「尖音」未落，魯雲彩忽覺眼前一花，深潭中月色下，那「出浴仙女」已踏於碧波，翩然起舞；其舞姿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又如輕雲蔽月，更如飄幻流風迴雪；風姿綽約，美妙之極。隨而歌聲也響了起來，如碧玉落盤，如泉水淙淙，暗之聞之令人神迷醉！」

魯雲彩目睹之下，心中亦不由一陣搖蕩，她大吃一驚，暗道：我是女孩兒家，目睹此迷人妙舞，尚

且迷幻不已，魯班是男孩子，他目睹之下，還得了麼？豈非把他的魂兒也勾掉了？轉念又見魯班默默無言，也不知他正思索什麼，還是被迷醉，魯雲彩不由大叫一聲道：「不得了！喂！老大大大人，雲彩算你足夠資格與太祖爺偃師併排而坐了，這行了嗎？快快令這該死的『美仙女』消失吧！」

那「老大大大人」的尖音忽笑道：「偃娃兒，嚷嚷什麼？這『出浴美女舞』不好看麼？」

魯雲彩微歎口氣，道：「好看！好看！連我亦被她迷死了！」

「尖音」大笑道：「既然如此動人，為什麼你要叫停呢？好舞百看不厭啊！」

魯雲彩咬牙道：「哎！老大大大人，你知道麼？除我女娃兒觀此妙舞外，尚有一位大男娃兒呢！你這見鬼的『出浴美女舞』連女娃兒亦被迷住，何況是男孩子？必被她勾走三魂七魄了！你不令她消失，行麼？我……我忍不住便要罵人了！」

「尖音」笑道：「他是男孩子，你是女孩子，與你無相干，勾走他的魂魄吧了，你替他擔心什麼？」

魯雲彩歎了口氣，道：「你可知我這女孩子孤苦伶仃，沒兄沒妹？好不容易才遇上配得上我稱哥哥的男孩子魯班，你若把他迷醉，

以後對我雲彩不屑一顧，我……我如何是好？不如死了好！」

「尖音」道：「你死便死了，為甚敢罵我？」

魯雲彩道：「我死都不怕，還怕罵人麼？」

「尖音」呵呵一笑道：「娃兒，你罵我什麼？」

魯雲彩咬牙道：「我罵你為老不尊，造出這等迷惑人心的『出浴仙女』！普天下什麼不好造，偏要造這等不穿衣服的女人？而且又是美之艷極的仙女？害我失去了魯班哥哥！」

「尖音」一聽，略微一頓，忽又笑道：「娃兒，你這魯班哥哥，對你真的如此重要麼？」

魯雲彩決然的點點頭道：「當然啦！若失去他，若他以後不理我，不看我，我便寧願與他長留千年絕谷不出來了！不幸他果然被你那見鬼的『出浴仙女』迷住了！」

「尖音」一聽，不由大笑道：「放心！放心！你這魯班哥哥心如磐石，堅固如鐵，吾這『出浴仙女』對他不但毫無作用，更被他瞧出破綻來了！如此一位男娃兒，果然配做機聖後人的好哥哥！好，很好！但不知他尚有甚拿得出來的本事麼？」

魯雲彩一聽，又喜又怒，嗔道：「你敢小看我魯班哥哥嗎？你知



他是誰？噢？魯班哥哥快看！潭畔石上，多了一位怪老頭子呢！」僂雲彩忽地低叫一聲，狀甚驚奇。

原來深潭畔的石上，果然有一位白鬚白眉的老頭盤膝而坐，又見他向潭中伸手一招，那正跳「仙女出浴舞」的「仙女」，忽地便停了唱舞，踏着碧波，步向白鬚白眉老人，身形漸變細小，然後呼地一聲，鑽入白眉老人懷中，片刻便失了踪影。

隨即，便有一縷勁音，在魯班和僂雲彩的耳際響起道：「男娃、女娃兒！仙女不見了，還不乖乖站出來，見見我老頭兒麼？」

僂雲彩正在思忖，是否走出去，她側邊的魯班已悄聲道：「雲彩妹妹，此人來歷不凡，本事通天，那仙女便是他操控製造！此人亦正亦邪，小心應付！」僂雲彩一聽，才知魯班果然心如磐石，根本沒受「出浴仙女」的迷惑，反而窺出其中的奧秘了，心中不由欣喜之極，但覺自己的目光不差，果然選中了一位絕佳的「好哥哥」！「魯班哥哥，你說怎樣便怎樣吧，雲彩聽你的便是啦！」僂雲彩甜甜的笑著道。

魯班從樹後走了出來，僂雲彩緊貼他的身後，此時此刻，僂雲彩已下決定，從此再也不離魯班哥哥半步了。

兩人走近白眉老人一丈距離，隱約見到老人的臉部十分奇特，他的臉龐似乎特別大，一直向前後左右延伸，似乎佔據了整個頭部。

此時忽聽白眉老人呵呵一笑，道：「嘿！好一對金童玉女！難怪女娃兒如此緊張啦！但可知月兒已被黑雲遮住？白鶴正向這邊飛來？飛瀑忽然中斷了？」白眉老人忽地喃喃的道，也不知他胡說八道什麼。

不料魯班卻突然回道：「是呵，老伯伯，你後面的月亮隱於烏雲中，左面果然有白鶴飛舞而至，右面的瀑布亦忽然停頓了！」

僂雲彩心中萬分驚奇，她連忙向前、左、右一看，果然月兒不見了，白鶴飛來了，瀑布停住了！僂雲彩聰明絕頂，她微一思索，便即領悟，不由喃喃的嚷叫道：「前面是我和魯班哥哥，後面是月亮，左面是白鶴，右面是瀑布，天！如此一來，你豈非可以見到前、後、左、右四面的東西嗎？你難道有四張臉、八隻眼睛嗎？」

僂雲彩話音未落，潭畔白石上的白眉老人，他的屁股不動，身子卻呼地轉了一圈，一面呵呵大笑道：「女娃兒，你好眼力，一下子便瞧出吾乃「八眼四臉怪人」！好，好，這便讓你見識一二吧！」

僂雲彩定睛一瞧，白眉老人身

子轉了一圈，竟依然有一張臉、兩隻眼睛向著她，雖然他的動作甚速，但亦足以確證，白眉老人果然是「八隻眼、四張臉」了！僂雲彩不由驚喜的格格笑道：「不錯！不錯！白眉老大大大人，你果然是「八眼四臉怪人」呢！了不得，四面八方的東西都被你瞧遍了！」

「八眼四臉怪人」前面的一張臉呵呵一笑，道：「女娃兒，你怎知我可瞧遍四面八方了？」

僂雲彩道：「前、後、左、右，你都可以瞧到，不如便乾脆加到八方吧！反正證人不會吃虧，於是我便來個大讚而特讚啦！」

「八眼四臉怪人」笑道：「吾之本事你已親眼目睹，厲害麼？你這女娃兒悟性奇高，甚合老夫心意，有意收你為徒，你可樂意之極？」

依「八眼四臉怪人」的心思，他提出收人為徒，那這「人」便幸運極了，簡直是天降福緣，豈不樂意之極？

不料僂雲彩卻搖搖頭，道：「不好，嘿！我並不樂意。」

「八眼四臉怪人」不由一怔道：「什麼不好？不樂意？你知我是誰？知否世上有人傾家蕩產苦求老夫授藝，老夫亦不屑一顧？吾有心主動收你為徒，你竟敢說一句不好？不樂意？」

僂雲彩笑道：「你是八眼四臉，我雲彩只得雙眼一臉，你那洞

察四面八方的本領，雲彩是決學不到的，因此便「不好」啦！而且我若跟你學師，便必定與我的魯班哥哥分開了，我寧願長留絕谷，也不願獨自出谷，又怎捨得與魯班哥哥分道而走啊？因此便「不樂意」了！」

「八眼四臉怪人」不由一陣發呆，奇道：「女娃兒！你爲了跟隨這傻小子，而拒絕跟我學藝？這傻小子哥哥，到底有甚神通本事，使你迷塞了心竅了？」

僂雲彩一聽，俏眼不由一亮，雖然黑夜中亦閃爍有光，只見她喃喃的道：「他啊……他是我終於遇上的「哥哥」！這就夠了啦！何況他的本事也著實不小，他會「化高爲低」，又會「化石爲鋸」，更會妙控我僂家的大鵬機鳥呢！這尚不算，他又會洞悉世人的心思，以及世人的過去、現在、未來！你說，有這麼一位好哥哥，我會捨他而去他方嗎？不！不！決不去！」

僂雲彩喃喃自語，那「八眼四臉怪人」卻越聽越驚奇，特別是聽說這「傻小子」竟知悉世人的「心思、過去、現在、未來」，不由更動疑惑，因爲憑他那「鬼斧神工」、化腐朽爲神奇的「本事」，尚難達此境界，這傻小子有多大年紀，多少斤兩，竟身負這等「仙神」一類的神通？這便殺了他，亦決難令他相信！

「八眼四臉怪人」吃驚之下，就連收徒傳藝之意也似乎忘卻了，他的身子呼地一轉，四張臉八隻眼珠，輪番掃視了魯班一會，忽地一頓，以他洞察力最強的一張臉、兩隻眼近向魯班，盯着他，怪笑一聲道：「喂！小子，我瞧來瞧去，你決不會超過十八歲！就算你從娃兒學起，也不過是十六七年，是否真的學得知曉世人心思、過去、現在、未來的絕頂神通？哼，你最好老實回答，不然麼，哼！說到此處，他向着魯班的那張臉、兩隻眼，忽地閃出二點寒星似的光芒，令人觸之心寒。

僂雲彩一見，驚道：「不然怎樣？哼！什麼？魯班哥哥可沒惹怒你，你那見鬼的「仙女出浴舞」可別再施展出來啊！」在僂雲彩的心目中，這「八眼四臉怪人」的本事也令人驚駭，他既然可以操控「仙女出浴舞」，爲甚不可以把魯班哥哥也操控於掌中，屆時魯班哥哥必定與那「出浴仙女」在一起，若被迷死了，哪還記得世上有她僂雲彩妹妹啊！因此僂雲彩不能不大感驚慌。

「八眼四臉怪人」見僂雲彩驚惶的模樣，不由大樂，趁機嚇她一嚇道：「不然啊，老夫不但放那「出浴仙女」，而且收回時連這小子和你這女娃兒一併收爲吾作表演之用，好教你二人生亦不能，死亦不得，

不死不活，可怕之極！」

僂雲彩咬牙道：「你敢？不怕我爺爺找你算帳麼？」

「八眼四臉怪人」大笑道：「我有甚不敢？當世中除二人外，老夫尚不知有畏懼二字也！」

僂雲彩一聽，忙道：「是那兩人令你畏懼？」

「八眼四臉怪人」一聽，怒道：「誰說我畏懼他倆？老夫絕非畏懼，僅是佩服而已！噢？你這女娃兒不存好意，欲拿此兩人來嚇唬老夫，偏不告訴你，看你如何？」他忽然賭氣不說了，他的鬚眉皆白，也不知有多少高齡，但使起小性子來，與小娃娃竟也不遑多讓。

僂雲彩的心事被他揭破，果然作聲不得，雖然惶急，卻無可奈何。她深知這怪人的厲害，只怕爺爺僂八手親臨，亦不在他的眼內呢！

不料在僂雲彩無計可施，惶急之際，魯班竟然不識好歹，竟貿然接上話來了。只見他微笑一下，忽地輕聲道：「雲彩妹妹稍安毋躁，這位老伯伯故意嚇你，說笑而已。」

「八眼四臉怪人」一聽，不由又怪笑一聲道：「小子，你怎知老夫是說笑？難道不許老夫來認真的？」

魯班呵呵笑道：「老伯伯雖非

神非仙，但乃人中之龍，流芳萬世，怎會如此小氣狹隘呢？」

「八眼四臉怪人」聞言不由一怔，隨又奇道：「小子，你似乎已窺透老夫的心性也！爲什麼如此判斷？」

魯班朗聲道：「老伯伯形貌奇特，入清古之列，有山林風水之氣，此乃修行中來；又老伯伯形容瀟灑，舉止風雅，性慧而氣清，此乃修練仙神之道的跡象也；再者心性靈慧，有虹霓之志，言涉威剛，此乃神祇中來；但老伯伯塵根未斷，尚是人中極品，因此非仙非神，乃人中之極品潛龍一類也！未知小子之言，是否如此？」

「八眼四臉怪人」一聽，向着魯班的雙眼不由一亮，似亦從黑暗中發現了閃灼之星，心中一陣欣喜，他也不答是否，反而盯着魯班，沉聲道：「唔，有點意思！但小子你既知吾現在，又是否可推斷吾之過去、未來呢？」

魯班正欲答話，僂雲彩眼珠一轉，卻搶先道：「魯班哥哥！等一等！你答得這般容易，豈非被人瞧輕？又太便宜了發問之人嗎？」魯班一聽，便含笑頓住，他亦知僂雲彩在使計套這怪人的奧秘了。

「八眼四臉怪人」見狀，不由大急，魯班的本事，似乎已勾引起他極大的興趣，此時若不能滿足，只怕

比殺了他更難受了。他急得連忙道：「女娃兒別搗鬼！老夫豈有輕視之意？你這女娃兒，不存好心，欲把老夫活活急煞嗎？偏這傻小子又聽你的話！這卻如何是好？對啦，女娃兒，你待怎樣才肯讓你這魯班哥哥爽快回答？」

僂雲彩等的正是怪人這一句，她一聽便格格一笑，道：「你剛才所問，魯班哥哥所答，是否已算是第一個疑問呢？」

「八眼四臉怪人」點點頭道：「不錯，這小子說出老夫的現在，自然算是一個疑問解決啦！」

僂雲彩又道：「很好！那你再問過去、未來，是否算是第二、第三個疑問？」

「八眼四臉怪人」又無奈的點點頭，道：「算是如此吧！但這又如何？」

僂雲彩格格大笑道：「很好！既然魯班哥哥回答了你三個疑問，那你是否答應亦回答三大疑問？這才叫公平交易也！」

「八眼四臉怪人」一聽，不由怪笑道：「你這鬼女娃兒，想必是窺透老夫急煞的弱點啦！好吧，老夫答應你，若這小子據實回答，就回答這小子的話，而非女娃兒你，而且你也不許在場，須走得遠遠的，聽不到說話爲止！否則這交易便決不做，老夫寧願立刻把你化爲「女



娃出浴！哼，你又是是否答應啦？」

「優雲彩不料這怪人鬼心眼如此厲害，半點不肯吃虧，生怕便宜了自己，不由又氣又恨，但轉念暗道：只要魯班哥哥知道了，那還不一樣嗎？我總有辦法套出他的秘密來！她這般思付，便格格一笑，毫不猶豫道：『好！走便走，誰稀罕聽你的秘密？我女兒兒只是不想魯班哥哥吃虧罷了！』優雲彩說着，果然邁步走了開去。」

\* \* \*

優雲彩走了十數丈，閃入一塊巨石後面，便停住腳步不走了。心道：你也瞧不見我，怎知我走得遠遠，是否聽到你的秘密？不料耳際忽地又鑽入一縷尖音：『喂！巨石後面女孩，你距此地僅十三丈，如此距離怎可瞞過你的耳力？不行！還得向前走！』優雲彩一聽不由心中駭然，這才知道這怪人果然有「洞察天地萬物、四面八方」的非凡本領，她無奈又向前走。走了一會，耳際的尖音忽然笑道：『可矣！你乖乖的別動！呵呵，如此距離，當今世上，除老夫外，只怕絕無人聽得到了！好了，小子，你可以回答我第二個疑問『過去』啦！』尖音忽地戛然而止。

優雲彩知道，魯班必定推斷這怪人的「過去」了，不由側耳傾聽，可惜除了呼呼的風聲，嘩嘩的泉水

聲外，便任何人聲也聽不到了，優雲彩不由恨得牙癢癢的，暗道：這老怪物作弄我，哼，待會從魯班哥哥口中套出他的秘密，再狠狠向你報此「冤仇」！

此時，在另一面的深潭之畔，魯班已聽不到優雲彩的任何聲息，他知道自己耳力可達百丈之外，他聽不到，優雲彩豈非已被逼避到百丈以外麼？他不由大急道：『老伯伯！你為甚要逼她離開百丈之外？就三十丈外，她已聽不到了啊！距離百丈之外，萬一有甚兇險，教她女孩兒如何應付？』

「八眼四臉怪人」傲然一笑道：『小子你放心，在老夫眼下，休說百丈，十里之內，老夫也可保你的好妹妹不損一根汗毛呢！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你須如實回答，不可隱瞞！否則，你那好妹妹的安全便難說啦！』

魯班一聽，暗道：憑他那「洞察四面八方、化腐朽為神奇」的本事，他的保證倒也絕非信口開河！這般轉念，魯班無奈只好凝神屏氣，默運師門「八卦真氣」於目力中，向「八眼四臉怪人」投射過去。魯班的內力，自於千年絕悟悟悉大禹王的「九鼎神通」後，突飛猛進，不知不覺，凝聚之際，已達世人一甲子苦練的功力，因此聚於目中，目力之強，夜可視物，十丈之

內洞察秋毫。

他但見「八眼四臉怪人」雖有四面，但分主次，迎向自己這面便是四面中之主，又見他印堂兩側，眉豎、眉逼，印堂色呈白；財帛宮鼻端呈青色，田宅宮卻是紅赤，子嗣宮暗陷，奴僕宮卻眉垂鬚密，光明圓潤，但妻妾宮卻凹陷、黑暗、多筋，而病厄宮則低削、紋沖、色呈暗斑。

魯班依「八卦玄機」的「人倫道」，仔細思付，隨即豁然而悟。他不由微歎口氣，心道：這怪人的「過去」如此多災多舛，難怪他練成絕世神通，卻只能孤芳自賞，性趨偏激了！

魯班心中思付，但又不敢遮瞞，若惹怒這怪人，則自己和雲彩妹妹的處境堪虞。無奈只好據實坦陳道：『老伯伯之過去，自出娘胎，必已多災多病；又小時喪父喪母，隻身流離，歷盡艱劫；到青年時尚幸發奮研學，終練成絕世神通，震驚天下；又於此時與人相爭，事必涉男女情事，劇爭之下，終告敗退；自此只好孤芳自賞，於天地間留連浪蕩，雖有百世留芳之名，卻無安享百世之福，令人敬佩，令人同情，不一而足啊！』

魯班朗朗而道：『八眼四臉怪人』卻越聽越神往，及後見魯班微歎口氣，戛然而止，才急道：『

喂！小子！尚有什麼？你只管坦白而道……』

魯班微笑道：『小子微末之技，只可推算些許吧了！』

「八眼四臉怪人」失聲道：『這是微末之技？你可知道？你簡直比我肚子裏的蟲兒，更洞悉我的五臟六腑！小子，你是如何判斷的？』

魯班笑道：『老伯伯這一問，未知是否算是第二個疑難之問呢？』

「八眼四臉怪人」一聽，他正在興頭上，不由急得怪叫道：『喂，小子！你這算是什麼？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魯班記起優雲彩的話，便呵呵一笑道：『若算是第三個疑問，則我若回答了，便即了結承諾，餘下的並非你問我答，而是我問你答啦！』

「八眼四臉怪人」一聽，不由連連眨眼，八眼齊眨，上開下闔，怪異之極。好一會，他忽地長歎口氣，道：『罷！罷！罷！不問為什麼也罷了！誰教老夫急欲知悉吾之未來運命也！好，那你就只管坦白而道，老夫未來日後的運命，又將如何呢？』

魯班見怪人如此神往，猶如餓急的嬰兒遇上娘，不由微微一笑，他再目注怪人一眼，略一思付，即斷然的道：『老伯伯過去、現在運

途雖然多災多難，但此乃天降大任於斯人先勞其筋骨也，不必嗟歎也不必自傷，日後老伯伯的孤獨之身雖然延續，但其名其姓其技，必留傳萬世，無休無歇，光如月、耀如日，為後世牢記萬代呢！』

「八眼四臉怪人」一聽，先是一愕，隨又怪笑道：『小子！你果然大有來歷，非同凡品！但老夫不敢再問為甚如此判斷，留待日後再說吧！吾但知日後未來於世人尚有點好處，也就心滿意足，百世辛苦，孤芳自賞，又算得什麼？好，姓魯的小……先生，你問吧，但老夫只會答三次，再有疑問，必另行計價也！』

魯班微笑，心道：你的過去、現在、未來，我大致了然於胸，尚有甚疑問？所問的不過是代雲彩妹妹出口而已。他揣摩着優雲彩的心思，忽地含笑：『老伯伯，請問你的來歷如何呢？』

「八眼四臉怪人」一聽，不由一怔道：『這「來歷」之問包括什麼？』

魯班笑道：『這「來歷」之問，自然包括你的姓氏、專長，以及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等諸問啦！雖然如此，但合起來亦僅是「來歷」一問罷了。』

「八眼四臉怪人」不由作聲不得，他這才知道，眼前這傻小子，表面憨直，但心性之靈巧聰慧，比

之自己只怕也有過之而無不及。算是這等隨機應變、摸透別人心思的本事，自己便自歎弗如，竟也上了這傻小子的惡當了！但也不可反悔，因為他已作承諾，但在「三問」之內，他便不能不老實回答。

終於「八眼四臉怪人」眨了眨眼，無奈的答道：『嘿，算你比老夫棋高一着吧，老夫自然也不得不老實回答。老夫姓造名父，乃當年替周穆王西上崑崙會西王母，駕八匹天馬的御者也，當年隨行的尚有吾之師弟優師，吾師兄弟皆各有神通，極受周穆王的重用呢！這「八眼四臉怪人」——造父，說起當年顯赫事，心神一振，話也多了，竟滔滔不絕。

只見他不待魯班追問，又續道：『吾師兄弟二人，隨周穆王上了西崑崙，西王母設宴歌舞款待周穆王，吾師兄弟亦有幸列席其中，飲的是碧玉之酒，觀的是仙女妙舞，周穆王亦樂而忘返。其中有一仙女名綠玉，對吾師兄弟有情，暗通款曲，私約日後見面！哎，可惜綠玉最後嫁的並非我造父，而是吾師弟優師！優師弟以一具「活機人」令綠玉她心動，造父我只好黯然引退！』說到此處，造父仍感心魄震蕩，長吁口氣，說不下去了。

魯班聽造父道來，心中亦不由一陣驚奇，他由此不但證實了自己

的推斷，再從中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即優雲彩的太祖爺優師，與造父竟是同門師兄弟，而且是競逐美人的「情敵」，換了別人，只怕便已鬥得天翻地覆，不料造父竟能悄悄「黯然引退」，單是這等胸懷，便足令人敬佩了！更何況造父甚至欲收優師弟的後人優雲彩為徒，傳授他的絕頂神通？這等情懷，便不止寬廣，簡直是如山高海闊啦！魯班雖然尚未涉及男女私情之事，但自小即目睹師傳、師母的恩愛，由此亦悟悉「男女之情」的威力，是何等厲害了！

魯班心中感慨，不由連優雲彩欲打探的事也忘了，萬分同情的接口道：『造父老前輩果然連途多舛，磨折重重，但卻不氣餒，依然奮發自強，終練成絕世神通，教人敬佩。但得聲名不朽，留傳萬世，亦足可安慰，更不必自悲自傷啊！』

造父一聽，微一沉吟，即從昔日顯赫、情事回過神來，他忽然仰天長嘯，聲如白浪擊石，震人肺腑。然後又忽地呵呵一笑，道：『姓魯的小子，你果然聰慧之極，把老夫的脾氣摸透了！不錯，不錯，昔者的優師弟和仙女綠玉，其人其身已仙解而去，永無踪跡；唯有綠玉仙女的體態形神，長伴我造父身邊不生不滅，無休無止！相較之

下，吾比優師弟又幸運多了！既然如此，又去嗟歎思憶什麼！』

魯班不由大奇道：『造父老前輩，你剛才說及，綠玉仙女已與你師弟優師成親，且已仙解而去，永失踪影，為甚綠玉仙女的體態形神，又長伴你身邊呢？為甚又不生不滅、無休無歇呢？』

造父呵呵笑道：『當年吾與優師弟和綠玉仙女分別，便知今生與綠玉的真身無緣，於是便退而求其次，默默記下綠玉仙女的體態形神、音容笑貌，花了十年時間，苦研優師弟所精的「造人術」，又再花十年時間，終於把綠玉仙女製造出來，幸而其體態形神、音容笑貌，均與綠玉仙女的真身一般無異；於是我在興奮之餘，更獨創一種擴縮牽控「造人」之術，從此之後，綠玉仙女便長伴我身畔，永不分離了！雖然並非其真身，但其形神體態均是綠玉仙女，只要老夫高興，便可令其唱歌跳舞，甚至如真仙女於潭中出浴！這豈非不生不滅、無休無歇，令老夫欣慰之極？』

魯班豁然悟道：『原來於潭中，作「出浴仙女舞」的，便是造父老前輩據當年的綠玉仙女體態形神、音容笑貌所造的「活機人」，竟與真人一般無異，優美妙曼之極，當真不愧為「化腐朽為神奇、鬼斧神工大神通」啊！』



造父大樂道：「好！很好！魯班，吾於優雲彩這娃兒口中已知你的名字，又知你甚有本事，果然無愧於優家後人所選的好哥哥也！」

造父說着，忽然一頓，目注魯班，古怪的一笑道：「喂，魯班，你尚有許多疑問，怎的不問？」

魯班笑道：「我答應只問前輩三個疑問，不知不覺已用去兩個，尚有一個，卻容不下許多疑問，為免超出承諾，因此便乾脆不問了！」

造父一聽，卻滿臉熱心的連忙道：「不！不！你問吧！多多益善也。」

魯班奇道：「為什麼多多益善？」

造父大笑道：「你我之間，不是有一問必有一答，有一答必有一問嗎？你問得越多，所須答的亦必越多，老夫正有大堆疑難發問，所以巴不得你多問然後多答也！」

魯班見造父身負絕世神通，但卻性如頑童，不覺甚感有趣，他想了想，也不忍令他太難受，便坦然道：「造父老前輩若有疑難，只管發問，只要魯班知道的，當言無不盡也。」

造父也不客氣，立刻便接口問道：「好！那我問你，你為甚可以推斷老夫的過去、現在、未來之事？而且準確無誤？是否有仙人所授？」

授？」

魯班至此，已確證造父的身份來歷，他果然是一位世外高人，也就不想瞞他，坦然道：「造父前輩不必驚奇，魯班剛才判斷，不過是據師門秘傳『八卦玄機』吧了，其實絕非什麼仙授虛幻之物。」

造父一聽不由聳然動容道：「不得了！吾聽說當世出了一位奇人，名姜子牙，善使八卦玄機，妙指一點，造就了周家八百年天下！你既懂八卦玄機，與八卦祖師姜子牙是甚關係？」

魯班坦然道：「八卦祖師姜子牙，便是魯班的授藝恩師啊！」

造父一聽，身子忽然呼地掠了上來，又呼呼的四面一轉，八隻眼輪番審視魯班一遍，直到斷證他所言絕對無訛，才滿臉希冀的盯着魯班，沉聲道：「不錯？你果然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否則怎會有如此先知神通本事？好！很好！老夫今日終於遇上老夫不懂的學問了！不然，老夫的生命也就快完結了！」

魯班不由大奇道：「為什麼？」

造父歎了口氣，道：「魯班，你可知無敵最寂寞的道理？人若寂寞便必定悶死了！老夫平生苦學研究不息，去追求某種目標，這才使生命之火旺盛不滅，若再無目標追求，無學問本領可苦研不息，那老

夫便必定一睡不起！」

魯班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造老前輩此論，豈非學無窮盡，生命不息，研學不止的上乘至理嗎？他歷經數代之世，尚有此意志，更何況我魯班才僅僅出道呢！看來我勢須以造老前輩為範，努力達至學無窮盡、生生不息的境界了！」

\* \* \*

魯班心中忖念，從中不由悟出人生運命的至理。魯班對造父不由更為敬佩，他同情的誠心道：「既然如此，造老前輩有何打算？若魯班可助你達至心願，必決不推辭！」

造父一聽，樂得呵呵大笑，神色欣慰之極，此時魯班在他心目中，簡直有如一把火種，可助他點燃生命之火似的，造父興奮之下，就連躲在遠處的優雲彩，是否偷聽他的秘密也不去理會了。他笑了一會，正欲開口道出他的「目標計劃」。

不料此時卻突聽一聲嬌叱道：「不好啦！魯班哥哥！你上了他的惡當也！」話音未落，一個俏生生的影子，已呼地掠了過來，原來竟然是躲在遠處的優家小孫女優雲彩。

造父怪笑道：「好啊！你這女娃兒，你依從條件避開，偷偷跑

來，老夫尚未與你算賬，你竟說老夫有甚惡當使出來麼？」

魯班亦不由一怔道：「雲彩妹妹，我上他什麼惡當了呢？」

優雲彩微哼一聲道：「哼，我問你，他是否大叫什麼『追求目標』？以『延續生命之火』？」

魯班道：「是啊！但這又如何呢？」

優雲彩斜瞪造父一眼，狠狠的問道：「哼！他的『目標』只怕便是你那『八卦玄機』！他藉你的『八卦玄機』，來延續他的『生命之火』呢！你那『八卦玄機』承自八卦玄機祖師姜子牙，精妙絕倫，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豈可輕易洩漏，這不是太便宜了這老……人家嗎？我怕你心軟上當受騙，因此才不顧犯忌，跑了出來，免你上他的惡當也！」

魯班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雲彩妹妹這是怎的了？就如造老前輩與她有十大冤仇似的！」

造父亦忍不住怪笑一聲道：「嘿！優娃兒，你破壞承諾，老夫尚未找你算賬，為甚不領情，反來阻撓老夫的好事？」

優雲彩恨恨的咬牙道：「你！我問你！剛才所說的『仙女綠玉』是否係優家太祖優師的妻子呢？」

造父笑道：「好啊！原來你連

這也偷聽到了！這又如何？」

優雲彩道：「哼，那優家太祖優師的妻子，是否那優雲彩的太祖母？」

造父不由微一怔，似乎直到此時，才猛地想起，在優雲彩這小女娃兒的身上，的確閃着『綠玉仙女』當年的神采啊！這猛一發現，令造父心中亦不由一陣激蕩。顯然，他對『綠玉仙女』的形象委實太深刻了，以至愛屋及烏，連她的小孫女亦令他欣喜若狂。造父喃喃的道：「不錯！不錯！你身上果然有綠玉仙女的影子！你是綠玉仙女的小孫女！她是你的太祖母！這很好啊，有甚不妥呢？」

優雲彩恨恨道：「哼！你剛才已招認，你那『出浴仙女』，便是綠玉仙女的形象！綠玉仙女既然是我太祖母，你竟敢令她裸身現世，一派妖媚邪蕩，侮辱我的太祖母，該當何罪？哼！」

造父一聽，不由慌了，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被人知道他是優師的情場敗將，此事不幸卻被優家的小孫女不但知悉，而且目睹，日後洩漏出去，這可活活羞死人了！造父心慌意亂，不由向優雲彩打拱作揖道：「好雲彩！乖雲彩！你切莫亂嚷，大大冤枉我造父！天人作證，我造父雖然製造綠玉仙女的形象，留在身畔，但絕無丁點褻瀆之

心！皇天后土、盤古女媧作證！」

優雲彩見造父慌急的模樣，形如頑童求饒，不由噗嗤笑道：「嘻嘻！皇天后土乃不着形跡之物，盤古女媧乃虛幻之人，怎可作證？」

優雲彩並不知道，在造父的心目中，亦唯有『盤古女媧』才堪作他的證人。

造父一聽，無奈的直眨眼，好一會，他才猛地想起魯班亦在場，不由大喜，伸手指向他一指，急道：「你若不信，且問問你的魯班哥哥！他亦是男兒身，亦親眼目睹，又是老實人，他必可替老夫作證！」

優雲彩心中不由一樂，因為她當時亦察覺，她的魯班哥哥意志堅強，絲毫受不得『出浴仙女』的迷惑，她當時尚感奇怪，為甚自己亦心蕩神怡，魯班卻可泰然無恙？此時才猛地醒悟，這是自己與那『仙女』的靈神接觸了，她似乎是錯怪造父的一片情痴了。雖然如此，優雲彩仍忍不住問魯班道：「是麼？魯班哥哥？」

魯班對造父的神通及心胸甚為敬佩，他一聽便點點頭，確然的道：「是，雲彩妹妹，那『出浴仙女』舞，一派無瑕聖潔，令天地人世充滿美麗優雅，絕無半點妖媚邪蕩，更令人只敢遠觀，而不敢近而褻玩。造老前輩造物之情純潔無瑕，

可鑑日月！」

優雲彩深知魯班心如璞玉，他既然如此斷定，那便決無半句虛言了。她不由一陣欣喜，向造父深深一福，道：「原來如此，倒是雲彩小女娃兒不識好歹，錯怪造父太祖前輩了！雲彩向你賠罪啦！」

造父心中亦一陣激情，他此時已確然證實，優雲彩是『綠玉仙女』的小孫女無疑，他原來的主意亦決然改變了，他原來的確欲藉研學魯班的『八卦玄機』，來『延續生命之火』，但此時卻突萌一個更妙的心思，暗道：「我造父身歷數代人世，空有一身神通本領，為甚不盡數托附於雲彩這女娃兒身上？一來吾便有了生命延續下去的火焰，二來亦可了卻對『綠玉仙女』的一番思念！吾已得『綠玉仙女』的形象長伴身邊，又得她的嫡親小孫女為徒弟，想來吾比優師弟更幸運，豈非終能反敗為勝麼？呵呵！妙之極了！」

造父忽然目注優雲彩，滿臉正經，肅然的道：「雲彩，我造父果然是你太祖爺優師的師兄，與你的太祖母綠玉亦有一段緣份，吾不會怪你。但你須依從吾之條件，或者說是求請！」在造父口中這『求請』二字，可絕非凡響，簡直是驚天動地了。

因此優雲彩和魯班，亦不由聳然動容道：「造父老前輩，到底是

甚條件要求呢？」

造父決然的道：「我也不想求魯班你那什麼八卦玄機了，我只想像雲彩小女娃兒答應，跟我學藝三年，在三年內，我便可把全副本領傳授給她了！希望你兩人不要拒絕老夫的這一點求請。」

造父的這一點『求請』，普天下只怕決無人會拒絕，造父之神通本領，甚至可以把世人的『形象活製』出來，試問這等本事誰不希望？世人為追求這等絕頂神通，只怕連傾家蕩產，親爹老娘也不顧了。

但優雲彩卻大感猶豫，只見她俏眼一轉，盯着造父，認真的道：「造父老前輩，你打算傳授雲彩什麼技藝？是那製造『仙女出浴』的技巧嗎？」

造父道：「那只是其中之一！但你問怎的？難道你懷疑老夫並無做你師傅的本事？」

優雲彩笑道：「良禽擇木而棲，佳徒擇師而從，這也是人之常情啊！造老前輩那『製活人、活鳥』的本領，我太祖爺早已傳授給我爺爺優八手，因此我若要學啊，大可返家找我爺爺便了，何必離鄉背井，不遠千里跟隨造老前輩你呢？」

造父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心道是呵！這女娃兒乃優師弟的後人，其祖輩亦精於『製機人』的本



領，她並非尋常等閑的女娃兒啊！造父這般轉念，不但生不氣，收僱雲彩爲徒的決心反而更堅定了。只見他忽地傲然一笑，道：「雲彩，你可見過無一根鐵釘的屋樑？可見過沒一座橋墩的大橋？可見過傾斜而不倒的廟宇？可見搖而不傾跌的百丈高塔？」

造父話音未落，僱雲彩已驚得一陣發呆，喃喃的尖叫道：「天啊！說瘋話麼？試問無鐵釘怎成屋樑？無橋墩怎做大橋？傾斜的廟宇怎會不倒？搖晃的高塔怎會不跌？乖乖，我爺爺造的『大鵬機鳥』，就因風吹折翼，也掉落千年絕谷呢！我怎會見過？怎會相信？」

造父見僱雲彩心神俱往的樣子，不由大樂，他呵呵一笑，道：「雲彩！你想親眼見一見？不但見，而且親手造出來麼？」

僱雲彩一聽，不由樂得拍手道：「好啊！只要我造得出來，便可以刮爺爺的白鬍子啦！嘿，爺爺老欺負我雲彩是女娃兒，不肯傳授厲害的本事，說那是男孩子才能學的功夫，哼！稀罕麼？我若會造不倒的斜廟，不跌的搖塔，無釘的屋樑，無數的大橋，豈非可以把爺爺的白鬍子刮掉麼！」僱雲彩忽地一頓，狐疑的盯着造父道：「噢？這是決不可能的！如何可以辦到？」

造父大笑道：「這很容易，只

要你跟隨老夫三年，老夫保證你可以把你爺爺的白鬍子刮掉也！呵呵，也好教他大吃一驚，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僱雲彩心兒已動了一半了，但仍猶豫不決，她俏眼轉了轉，從造父身上轉到魯班，又從魯班身上轉到造父，終於喃喃的自語道：「這等驚人本事，若學會了也好玩極了！但若我跟了造老前輩，便非與他分別三年，這三年呵，魯班哥哥不知可遇上多少個『好妹妹』啦，他還怎會記得我僱雲彩？哎，一面絕世神通，一面是魯班哥哥！天……這教我雲彩如何抉擇啊！」

魯班此時已確知造父的來歷，又知他與僱家有一段甚深淵源，僱雲彩能拜造父爲師，是她的莫大福緣，因此想也沒想，便決然的對僱雲彩道：「雲彩妹妹不必猶豫，快答應造老前輩，拜見師傅啊！」

僱雲彩一聽，俏眼卻一變，心道：魯班哥哥如此堅決，想必是他已討厭我雲彩了，急着把我撇開，好去另找你的『好妹妹』！哼，我偏不上你的惡當！僱雲彩女兒家小性子一起，便不顧一切，只見她咬牙道：「造老前輩，雲彩感激你的好意，也很想跟隨你去！可惜卻有人把我阻住，因此去不成啦！」

造父怒道：「是誰敢阻住你？快說出來，待老夫出頭把他殺了！」

了！」

僱雲彩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你殺不了的，而且我也決不會讓你殺他！」

造父大奇道：「爲甚我不能殺他？你又爲甚不許我殺他？把他殺了，不就阻止不了你嗎？」

僱雲彩道：「他其實並沒出口阻止我，反而拚命鼓勵我跟隨你去！但我知道他的用意，他必定是趁此機會，把我撇開不理了，試問我又怎有心思跟你去呢？因此啊，他越是極力讓我去，便是極力阻止我跟你學藝！」

造父一聽，不由一呆道：「這算什麼？又阻止又鼓勵，又去又不去的？娃兒，你到底打甚主意？老天，偏你等女娃兒有這許多心思！這卻如何處置這人呢？」造父一頓，心中猛地一動，暗道：莫非這小女娃兒的心，已牢牢附於她身邊這傻小子身上了？若然如此，那就妙之極了！造父心念電轉，他自以爲是的判斷了，便再不猶豫，呵呵大笑道：「呵呵！我明白了，雲彩，你這小妮子好複雜的心思啊！爲甚不乾脆一句，捨不得離開你那魯班哥哥！」

魯班臉上不由一熱，喃喃的道：「怎會如此？」

僱雲彩頭兒一側，卻頑皮的格格笑道：「造老前輩，就算如此，

這又如何呢？」

造父大笑道：「你既坦認，那就好辦極了！老夫捎帶把你的魯班哥哥形神捉去，給你造一個永遠留在你身邊的魯班哥哥，你不就無牽掛了麼？」造父以心比己，以爲這是一個絕妙的主意。

不料僱雲彩卻拚命的搖晃腦袋，連聲道：「不好！不好！不好極了！」

造父急道：「爲甚不好？當年你造老前輩我，與你太祖僱師、綠玉仙女，三人糾纏不清，當真是要共對艱難、分也不可，老夫一氣之下，不也憑此妙主意，兩全其美，了卻一段心願麼！」

僱雲彩道：「造老前輩所造之『機人』，雖然形神兼備，幾可亂真，但畢竟並非真身，就算再美再妙，也並無真人的情感；而真人雖然不美不妙，但對我僱雲彩好，這就夠了，我又怎會捨真人而要你那『機人』呢？造老前輩的一番好意，雲彩只好謝卻啦！」

造父怒道：「決謝卻不了！老夫主意已定，豈容你退避？這樣吧，老夫不怕吃虧，多花一點心血，把你的魯班哥哥也收爲徒弟，傳授他萬般神通，如此豈非不會離開你嗎？」

僱雲彩依然搖頭道：「這也不行，魯班哥哥他已拜了八卦玄機祖

師姜子牙爲師傅，怎會背叛師門另行拜師？你這主意也不行不通啊！」

造父一聽，氣得哇哇大叫道：「這又不行，那又不行，氣死我啦！換了別人，老夫必一掌把你二人打殺！但也不行，你是綠玉仙女的小孫女，若殺你便即殺她的形神，老夫又怎下得手？急煞老夫也！」造父一頓，忽然長歎一聲，向魯班打拱作揖道：「哎呀我的好魯班，好小兄弟！快相幫勸解，令這刁蠻女娃肯肯！拜托，拜托！最多老夫與你結拜爲忘年兄弟！」造父大急之下，不由衝口而出，他其實並沒細思這其中包含着什麼尷尬。

不料僱雲彩心思靈慧之極，她一聽即格格一笑，伸手一拉魯班的手，也不管他是否願意，即向造父彎腰道：「小弟魯班、小妹雲彩，拜見兄長哥哥造父老前輩！」魯班登時被弄得不知所措，又知造父何等身份，決不好拒絕，無奈之極，只好亦隨着向造父彎腰拜了一拜。

造父一見又一聽，先是怪叫道：「老夫收的是徒弟，並非義妹也！你二人這一拜，豈非大大亂了套嗎？天！你太祖的師兄，一下子又成了你太祖小孫女的義兄，老夫豈非白活了十八輩子？」但轉念又哈哈大笑道：「不過這也不錯啊！老夫的一身神通，但能留傳後世，

那人世的娃娃兒兒，知悉我造父有此神通本事，那等俗世禮儀，論資排輩的規矩，通通讓它見鬼去吧！總之造父便是造父也！」

造父心念電轉，豁然而悟，不由樂得大笑道：「妙！妙！妙之極也！如今你二人既是我造父的小兄弟、小妹妹，吾之神通本領，向你二人一同傳授，那是天經地義也！呵呵，吾有了寄托追求，起碼又可延續三年生命之火，又可把一身本領留給後世娃兒，更添了一位小弟弟、一位小妹；日後這兩個結拜小弟、小妹合體，開枝散葉，滿地小侄娃娃，亂叫『伯伯父』呵呵，樂死我也！」

此時僱雲彩欣然自得，很爲自己想出這兩全其美的主意高興。魯班心中也十分佩服造父這一代偉人，但覺他的心胸廣闊如海，又怎能拒絕他的一番美意呢？魯班無奈只好決定，先跟隨造父一段日子，待僱雲彩習慣了，再尋機離去便了。

魯班打定主意，便向造父道：「造大哥老前輩一番美意，也是小弟和雲彩妹妹的福緣，不好拒絕，一切聽憑造大哥前輩吩咐便了！」

造父一聽大喜，只見他呵呵一笑，忽地疾伸左右手，一手一個，挾着魯班、僱雲彩，便衝天而起，

向一處不知名的地方飛掠而去。他也根本不必轉身，也不必辨認方向，他身負「洞察天地萬物、四面八方」的絕世神通，天地浩瀚，又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呢？

## 妹學秘經 兄造鐵鋸

那「白頭鳥」一路向前飛去，魯英也不管牠飛去天南地北，她此時已餓慌了，只要有一絲吃的影子，她也決飛撲而上。

「白頭鳥」引領魯英，穿過一座古林，翻過一座山崗，魯英眼前便忽地一亮，但見前面十數丈遠處，竟是一座茂盛的果林，果子從樹的枝丫上吊垂下來，有紅有綠有青有白，當真是姹紫嫣紅，艷麗之極。

魯英一見，她的口涎早就流出來了，她也無心欣賞這等人間美景，人餓急時，連百花也可以吃掉，又豈會去欣賞什麼「百花、百果之美」？她也不管「白頭鳥」飛去何處，只管向果林一掠而入，又一躍而起，伸手亂摘，青、白、紅、綠，片刻之間，便被她摘了十個八個各色各樣的果子。

魯英也不管許多，隨手揀起一個鮮紅的果子，就塞進嘴裏咬了一口，但感甘甜爽脆，好吃極了，說也奇怪，魯英吃了一個，便感肚腹飽脹，餓渴盡消，再也不想吃第

二個了。

「白頭鳥」似知魯英的苦處，她掠入果林，摘吃果子時，便在她頭頂的樹枝上停下了。當她吃了一個紅果子，對着懷中七、八個各色果子出神時，卻又疾飛而下，在魯英的髮端伸嘴扯了一下。

魯英微感一痛，她抬頭一看，見是「白頭鳥」，不由滿心歡喜，格格笑道：「多謝你啦白頭鳥兒，引我尋着這片解饑止渴的果林！放着這般好的地方，我不想再亂闖了，你只管忙你的去吧！」

「白頭鳥」見魯英不肯站起來，吱喳一陣吵吵，似乎在斥道：「貪圖安逸，不對！不對！」

魯英心性聰慧之極，她眼見「白頭鳥」急吵的樣子，便笑道：「白頭鳥兒吵，我魯英尚有要緊之事，我的哥哥魯班，此刻尚陷於迷谷之中，等我魯英去救援，我又怎能跟你去亂闖亂撞？萬一魯英死了，我的哥哥魯班便無人救得了，也必定餓死在迷谷了！因此啊，我打算盡快尋找哥哥，帶這果子給他解饑解渴！」魯英按自己的心思，喃喃的訴說着。

不料「白頭鳥」絲毫不爲所動，呼地又飛了過來，張嘴「撲、撲、撲」的啄了魯英頭頂三下。不待魯英有所反應，又呼地飛到她的前面，她恨道：「你這死白頭鳥！怎的



不懂人家救哥哥的心事？反來啄我？若非你帶我入此果林，一片好意，我便一掌把你打殺了燒來吃！但一想又不對，暗道此時哪來火種？要燒牠也不成啊！接而又見白頭鳥牠似乎正以身體動作和叫聲示意道：「不對！不對！你此時哪能救得你哥哥？你連迷谷也不知在什麼地方，怎能尋得着哥哥？若想救你哥哥，快跟我來！快跟我來！」

魯英按自己的心思，悟解「白頭鳥」的示意，她不由歎了口氣，喃喃的道：「不錯！不錯，我魯英雖有師傅所授的絕世輕功『凌波玄步』，卻不懂八卦玄機，怎能判斷那迷谷的所在？就算尋到，又怎救得哥哥脫險？因為哥哥懂得八卦玄機，也被困住啊！白頭鳥呵白頭鳥，莫非你知道一種比八卦玄機更厲害的本事麼？」魯英自語道，但她的心中其實也沒甚期望，世上竟真有一種本領，比師伯姜子牙的「八卦玄機」更高更强。

不料「白頭鳥」卻竟然又連點三下白頭，隨即振翅欲飛，似以此向魯英鼓勵：「是啊！是啊！快快上路走啊！」

魯英又驚又喜又奇，兒時與魯班鬥氣的心思又驀地激躍而出：「哼哼！稀罕麼？你那八卦玄機，了不起麼？今時今日，不亦要

靠更高更强的本事來解救麼！好啊！既有此妙處，我魯英為甚不去？走！走！走！」魯英一躍而起，飛身便向「白頭鳥」掠去，她此時吃了「紅果子」，體力又驟復了。她懷中尚有七、八個各色果子，既知有這般妙用，便不肯丟棄，一個一個的塞進懷中，張鼓鼓的，讓人見了，準以為她是偷盜的小女賊了。

魯英緊隨「白頭鳥」，一路向前掠去，她並不知道，此行竟一路向西，也不知跑了多少路了，她只知她已忍不住連吃了五個「果子」，假如吃一個可頂一日一夜，那便是連走五日五夜了。

不知不覺，魯英已遠離齊魯地域，而進入當時的秦國地土了。魯英心性玄幻，她也不理到底去甚地方，心中只發狠道：「哼哼，白頭鳥兒呵白頭鳥兒，且看你的力氣大，還是我魯英的力氣強！你飛呵，飛呵，哪怕你飛到天涯海角……」

「白頭鳥」也並沒飛去「天涯海角」，而是向一座大山飛去。山峯漸近，魯英抬頭一看，不由驚喜的尖叫一聲道：「噢？白頭鳥兒！你怎地把我引到這座黑馬山來了？嘻嘻，這黑馬呵，似乎還是一頭臥着的母馬呢！」

原來此時魯英所見，便是座落於秦地腹部的一座奇峯（即今陝西

西安附近的秦嶺支脈）。山勢奇特，形如一匹蒼黑色的臥母馬，時人稱「母馬」為「驪」，因此果然叫「驪山」。

魯英此時尚未涉及地脈玄機，因此並不知這驪山的奇妙，她只知這山峯十分有趣，心道：這分明是一匹臥着的黑母馬，我若攀登上去，豈非如坐上黑母馬之背，乘着牠馳騁於天地間嗎？

魯英心性本就玄幻，又見「白頭鳥」逕直的向這「黑母馬」飛去，也就毫不猶豫，展開師傅洛妃所授的「凌波玄步」，如光閃電劃的向山峯掠去。

魯英掠近一看，只見山峯壁立千仞，谷口如甕，望進去異常幽深，旁邊一塊巨石，上刻八個大字，驚心動魄：虎擇而噬，生人勿近。

「白頭鳥」此時嘆地停在刻字的巨石上，不再前飛，似對石上的八字極為畏懼。魯英一見，不由格格笑道：「白頭鳥兒莫慌，此山十分有趣，想必內藏甚多寶物，有人爲了獨吞，故弄玄虛，刻字借虎嚇人吧了！你若害怕，便跟我身後吧！」

魯英說罷，毫不猶豫，舉步便走入如甕的山谷口了。「白頭鳥」略一頓，終亦撲飛而起，呼地落在魯英的肩上，依偎着魯英的脖子，動

也不敢稍動了。

魯英感覺到「白頭鳥」的驚恐，不由想道：「是誰把你嚇成這副樣子？哼，我魯英替你狠狼出口氣便了！莫非真有擇人而噬的大老虎不成麼！」

魯英喃喃自語，她的掠速可半點不慢，眨眼已掠入山谷二、三里路了。就在此時，忽地怪風捲起，山谷迴鳴，宛如鬼哭神嚎，魯英肩上的「白頭鳥」，嚇得連翼也夾緊了。

魯英的自語聲戛然而止，她圓睜目，四面一瞧，只見對面山頭上，忽然射出兩道綠光，形如一對綠色火球，向這面風馳電掣地射來。魯英久處山地，知綠光強烈如斯，必是猛獸的眼睛。但也不懼，心道：就算你是大猛虎，也不怕你，鬥你不贏，憑師傅的「凌波玄步」，難道不可以溜之乎麼？

眨眼之間，那兩道綠光，已呼地射到魯英前面二、三丈遠處了。魯英定睛一看，原來竟是一頭巨大的吊睛白額猛虎，猛虎額上那一撮白毛特別旺盛，竟與「白頭鳥」有異曲同工之妙。魯英心性玄幻，一見便不由拍手笑道：「好妙！原來你竟是白頭鳥兒的一族！一個白頭，一個白額，有趣極了！」但轉念又暗笑道：「不對，不對，彼等一個是鳥兒，一個是猛虎，可謂不倫不

類，怎又算爲一族？而且如此兇猛，鬥是鬥不過了，還是溜之乎吧！」

魯英先是手舞足蹈，拍手叫嚷。那「白額虎」不由一怔，似從未見過這等奇特的「活物」，因爲別的「活物」，只要牠突降於前，早已嚇得如爛泥軟癱地上了，怎敢如此拍手頓足興高采烈？因此不由猛地一頓，欲撲欲竄，原地打轉。

不料魯英卻溜之乎，「白額虎」一見，氣勢陡長，腰身一弓，凌空便向魯英撲噬而來。魯英尖叫一聲，不由慶幸自己先行一步「溜之乎」，當下更猛提真氣，足下的「凌波玄步」全力施展，欲前反後，形左實右，縹緲玄幻，若有若無。

「白額虎」雖然拚力撲噬，快如閃電，死死窮追，但碰上魯英這等玄妙萬端的步法，虎威根本無從發揮，甚至連魯英的氣味也難以嗅着。左旋右轉，追撲了一回，魯英仍一派從容，「白額虎」卻已弄得氣喘吁吁，呼呼響如牛鳴了。

魯英不由樂得格格大笑，此時她才確知師傅的「凌波玄步」，果然神妙之極。她故意逗着猛虎，再旋掠一會，那「白額虎」不但追撲不着，彼此距離反而拉遠，漸而更動作遲緩，終於前足一失，虎身倒臥於地，掙扎不起，此時便有更好的美食，牠也無力追撲了。

魯英卻玩得性起，恨得咬牙道：「死虎懶虎！怎的如此不濟，玩得一會便寸步難移！大大的掃興！噢？莫非你也如人般餓了無力？好吧，我先替你填飽肚皮，再好好陪我玩一會！」

魯英說着，便探手入懷中，摸了一個果子出來，恰好是白色的果子，她看也不看，隨手便向「白額虎」扔去。「白額虎」似有靈性，一見「白果子」飛來，狂喜之極，大嘴一張，白果子便骨碌的滾進牠的肚子中去了。

僅一會，「白額虎」的頂上，忽地冒出一股白氣，如煙如霧，歷久不息，虎身也劇烈顫抖，似乎在地體內，正經歷一種如世人吞服「內丹」，經歷「龍虎交戰交匯」的驚人歷程。

魯英一見，不由一呆，失聲道：「不好！莫非那果子有毒？可把你害死了！」

魯英話音未落，那「白額虎」已忽然一躍而起，騰空直上，竟達三丈，足下也隱隱冒白煙，猶如足下生雲。魯英並不知道，此乃功力猛增，幾達人間仙界，騰雲駕霧的絕頂神通了，魯英一見，不由又驚又呼道：「不好！你這虎兒，吃了那果子，功力大進，豈非連我也難溜之乎了嗎？這可當真是『助紂爲虐』也！」

不料「白額虎」一躍之下，並沒追撲過來，反而驀地降了下去，伏在地上，一動不動，虎尾卻向魯英連連搖擺，就如忠實的家狗，向主人搖尾討好似的。

魯英一見，不由又驚又喜，格格笑道：「虎呵虎！莫非你剛才並非撲我而噬，而是聞到我懷中果子的香味，才緊追不捨麼？」

「白額虎」一聽，居然連點三下虎頭，魯英一見，心中更喜，又笑道：「既然如此，當你吃了這果子，便功力大進，心中感激我贈果之恩，向我致謝？」「白額虎」又點了三個虎頭。

魯英眼見「白額虎」甚有靈性，似乎可以聽懂自己的話，不由更喜，大笑道：「如此甚好！你若想謝我，恰好我入此山欲尋一種高強本事，比那『八卦玄機』更厲害的！你若知道其出處，可願帶我去找尋嗎？」

「白額虎」一聽，虎身猛地向魯英一竄，近於咫尺，伏了下來，似乎示意魯英快坐上虎背，魯英膽大包天，心性又玄幻之極，當下格格大笑，果然縱身一躍，便騎上虎背，又伸手一拍虎的頭頂，笑道：「虎兒呵，你若知道，便帶我去吧！」

魯英話音未落，「白額虎」已騰躍而起，撒開四足，隱隱生雲，直

向山峯之巔奔去。魯英坐於虎背，但感穩如車船，卻快如奔風，不由樂得大笑道：「呵！假如我魯英變作一隻狐狸，這下子豈非成了『狐假虎威』麼？呵呵，樂死我啦！」

眨眼之間，魯英已被「白額虎」帶上峯巔，又逕直奔到一座黑色的山洞前面，卻不敢進洞，在洞口徘徊了一會，終於伏了下去，讓魯英下來了。魯英大奇，伸手輕撫虎頭，笑道：「走呵！怎的來到洞口又不進？」「白額虎」伏在地上，虎頭亂搖，口中嗚嗚直叫，魯英不由更奇，又好笑又好氣道：「嘿！這洞中有甚妖魔鬼怪，如此厲害，竟把猛虎兒也嚇成這副模樣了？哼，你快進去，待我替你一掌打殺了！」「白額虎」卻依然伏在地上，死活不肯站起，更休說向洞中跨進半步了。魯英不禁又驚又奇，不知洞內到底隱藏什麼可怕物事。

\* \* \*

就在此時，一縷似有若無的玄幻之音，忽地從洞內飄了出來：「呵呵！嘻嘻！誰家娃娃娃，仗着師門的『凌波玄步』，在吾門洞口喊殺？你的步法雖然精妙，但內力不濟，尚未足一掌把人打殺也！」

魯英一聽，先是一陣目瞪口呆，心道：洞中發話之人，到底是仙是神？爲甚竟對我魯英的根底來



歷洞察透悉？奇哉妙也！但她心性玄幻，也不知天高地厚，好奇心一起，便不管你是太上老君還是玉皇大帝，照樣嬌叱道：「說話之人是誰？我又沒見過你，你怎知悉我擅走『凌波玄步』？還有那白額虎兒，爲甚畏懼如斯？猶如喪之家犬？哼，你最好老實答我，不然，哼，我便闖進洞來，一掌把你……哎呀，無緣無故殺人不成，還是教訓一下算啦！」

魯英嚷叫一通，洞內玄幻之音又響起道：「呵呵！你這女娃娃，口中喊打喊殺，其實心性至爲仁慈，你就連一隻飛鳥也不願傷牠，怎有膽量殺人？呵呵，很好，很好，很妙，如此根基，如此心性的女娃娃兒，吾尋之久矣！」

魯英也不去思忖，洞內之人，「尋」她作甚，她好奇心大熾，便什麼也不顧，先問個透徹再說啦。魯英一聽，不由更大奇道：「噢？你！你是否一路跟踪我魯英？爲甚竟洞悉我的行踪啦？」

玄幻之音大笑道：「吾不但知你不願傷一隻小鳥，更知你連猛虎也同情，寧願自己不吃，也把『白果子』贈給白額虎！呵呵，好好，也幸虧你心性如此，否則，你又怎會到得吾之洞口？這才是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也！」

魯英驚奇得俏眼圓瞪，尖聲叫

道：「喂！喂！什麼『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小小的果子，算得什麼？便引出這麼多事麼？爲甚你竟似洞悉一切？乖乖，你似乎比那『八卦玄機』神通更厲害呢！」

玄幻之音笑道：「娃娃兒，八卦玄機乃你師伯姜子牙悟創，你並未獲授，怎知其是否厲害？」

魯英喃喃道：「天！你爲甚又知道師伯的八卦玄機不肯教我？你莫非是洞悉天地的神仙嗎？」

玄幻之音一聽，又大笑道：「仙神乃虛幻之物，但吾卻是真人實物，況且仙神也未卜可以洞悉天地，一切看其修爲有多深淺而定罷了！呵呵，不錯，不錯，吾多年未有如此快樂！未遇如此妙人選了！娃娃兒，你且放膽進來，你那白額虎也不會再害怕呢！」

玄幻之音未落，魯英騎着的白額虎，忽地如聞綸音，一躍而起，神色歡樂之極，搖着虎尾，向洞中疾奔而進。

魯英就連思索的機會也沒有，座下的白額虎已從洞口急馳而進。

魯英心性玄幻，也不害怕，騎在虎背上，只管張眼四望。但見入了洞口，便是一條長廊，走過長廊，是一個寬大的廳堂，廳堂的四面，各伸入一條細長廊，長廊中又無數小洞的佈列其中。魯英不由驚喜的嚷道：「此洞洞形如馬口，入口之

道似馬頭，大廳似馬腹，四條細長廊似馬腿，通體不就如一匹黑色的馬兒伏臥着麼？呵呵，這不就是黑馬山上黑馬洞嗎？妙之極了！」

「娃娃兒，什麼黑馬山、黑馬洞？告訴你，此山谷叫驪山，此洞自然叫驪山洞啦！」就在此時，魯英耳際，又有玄幻之音響起。不待她有所回應，眼前一花，一位黑衣、黑髮、黑臉，渾身上下皆黑的婦人，已盤膝據於廳堂中的黑石檯上了。

魯英一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道黑山、黑洞、黑檯、黑衣、黑髮、黑臉、黑婦人！天！怎的今日碰上的，不是『白頭鳥』、『白額虎』的白，便是眼前黑了……她心思轉着，不由便嚷道：「怎的又叫『驪山、驪山洞』呢？」

黑色婦人玄幻之音道：「娃娃兒，世人稱黑色的母馬爲『驪』，此山黑，此洞亦黑，不叫驪山、驪山洞還叫什麼也！」

魯英一聽，俏眼不由眨了眨，心道：是啊，若『黑色的母馬』叫『驪』，果然此山便該稱『驪山』，此洞應叫『驪山洞』啦！她忽然「噢」了一聲，失聲而嚷道：「你！你雖然頭髮黑色，但樣子決不算小了，你又是『母』的，那豈非可以稱爲『驪山老母』嗎？」魯英順着自己的玄幻心性，隨口而道。

不料那『黑色婦人』黑眼珠忽然射出二道光華，灼灼耀眼，凝注於魯英身上，似在審視什麼，好一會，才欣然自歎道：「好！好！好！極了！果然不負齊侯洛妃夫人千里引薦，這女娃娃果然是千年難遇的上佳資質也！吾之名號，久隱於世，不爲人悉，不料卻被你一口道破，果然與吾有極深淵源啊！娃娃兒，實不相瞞，吾果然即『驪山老母』呢！」

魯英一聽，她也並非自己說中『黑色婦人』的名號而高興，反而更大奇道：「噢？什麼齊侯夫人洛妃？什麼千里引薦？乖乖，難道你連我師伯洛妃也認識嗎？」

「黑色婦人」——驪山老母呵呵大笑，道：「你的師伯洛妃，我怎會不識，我還知道洛妃有一位寶貝女徒弟，姓魯名英，別的什麼都好，只是心性太玄太幻，明放着師門妙絕天下的『凌波玄步』，不好好研練，卻使小性子，與她的師伯姜子牙的弟子哥哥魯班鬥氣，發誓要學那先知先見的神仙之術，好勝過哥哥魯班的『八卦玄機』學問，喂，女娃娃兒，是也不是？」

魯英一聽，不由拚命的晃了晃頭兒，似乎懷疑她所聽到的的是夢話，但晃搖一會，也甩脫不去，知是千真萬確，她奇極而笑道：「老人家，你……你是神仙嗎？爲甚竟

如魯英肚子的蟲兒，連我的五臟六腑也透悉啦？你說的可丁點不錯啊！對了，必定是師傅她遇上你，把魯英的事告訴你啦！」

驪山老母已深喜魯英的資質，她至此也不再逗她，收斂了笑容，目注魯英，道：「不錯，魯英，你師伯洛妃，雲遊天下，半月前忽然降臨驪山，與吾叙舊，洛妃告知，目下齊國百姓面臨一場浩劫，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魯班只怕獨力難支。又說起你的往事，夫人當日曾答應你，爲你尋找一種足以與八卦玄機併駕齊驅的本領，因此把你托附於吾，相機而教。一來了卻你師傳當年的承諾，二來你學成之後，可助你哥哥魯班一臂之力，平復齊國之禍，能救齊民於水火，吾因與你師傳有甚深淵源，只好答應下來。」

魯英此時，已知驪山老母所言確實無訛，因爲她兒時的事，除師傳洛妃外，決無第三人知道，她的俏眼一轉，不由隱泛淚光，喃喃的道：「師傅呵師傅！你待英兒，猶勝生母，英兒好想念你啊！爲甚你不肯現身與英兒見面？僅把我托附於人便了事？師傅你好心狠啊！」

驪山老母見狀，知魯英心性，尚遠未脫人世間的七情六慾，不由微笑道：「魯英，你莫怪你師傅，她爲了造就你成材，暗中已不知作

了多少心血安排呢！例如那『白頭鳥』引路，喜入果林，吃的那七色之果，你以爲那是尋常之物？那是來自西王母蟠桃園的『仙幻果』，吃一個可抵十年功力，如七色果中的『白果』，贈與白額虎，陡增了這畜牲十年功力，你卻白白錯失了『七色果』的全功啦！」

魯英一聽，這才知道自己所遇的一切奇事，均是師傅洛妃的精心安排，心中不由更感佩服。又陡然想起，自己肩上的那『白頭鳥』，不知什麼時候已飛走了，座下的白額虎，卻依然伏在地上，虎尾搖擺，就如家犬見了主人似的欣喜。心中不由又暗道：若那『白頭鳥』是師傅洛妃差遣，那這頭『白額虎』又是誰派遣來呢？她心性玄之幻極，想着『白額虎』對她的好處，就連自己喪失了『七色果全功』也不理會了。

魯英想到『好處』，不由又暗道：師傅既作如此精心安排，那眼前的驪山老母，豈非可與師伯姜子牙併駕齊驅嗎？但未知是否名過其實？魯英絕非尋常女娃，她的師傅洛妃本已是仙神一般的人物，她的師伯更令她敬佩得五體投地，當世兩大高人，她耳熟能詳，又怎會瞧得起等閑之輩？

魯英想了想，便忽然格格笑道：「是，驪山老前輩，原來師傅一片苦心爲魯英。不過，英兒想，師

傳的一片苦心，是否會白費呢？」

驪山老母一聽，便知魯英懷疑她的本領了。她不由微微一笑，忽地開口道：「魯英，你是否欲學一種足可與『八卦玄機』併駕齊驅的本領？」

魯英俏眼一轉，笑道：「是啊！但未知魯英是否會遇上這等高人呢？可惜師伯當年死活不肯教魯英！」

驪山老母目注魯英一眼，微笑道：「你師伯自然有不肯教授你的道理。」

魯英忙道：「是甚道理？」

驪山老母道：「八卦玄機乃陽剛之學，只宜由男子研學，你是女娃兒，不宜研練，若強加追求，不但無益，反而有害。」

魯英驚奇道：「驪山老前輩，你怎會知道？莫非你懂得八卦玄機一類的本事麼？」

驪山老母一聽，也不答話，忽地仰天大笑，伸手向『白額虎』一招。『白額虎』即疾奔上前，俯伏地上。驪山老母縱身而上虎背，『白額虎』凌空而起，四蹄踏雲，向洞外奔去，片刻便失去踪影。

魯英見驪山老母說去就去，根本不留她說話的餘地，不由咬牙恨道：「哼！稀罕麼？若非師傅她安排指引，我魯英還不願上你這黑鬼驪山呢！你想必是並無甚本領，怕

我窮追不捨，因此趕緊溜之乎啦！噢？那是什麼東西？」

魯英眼尖，她喃喃嚷着時，忽地一眼瞧見，驪山老母原來盤膝而坐的石檯上，露出一卷青中帶黑的書卷，似乎是驪山老母匆忙間遺下的東西。

魯英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你便心虛溜之乎，也不必如此驚惶失措啊，怕我魯英吃了你麼？魯英轉念又道：不知驪山前輩遺下什麼寶貝呢？若非寶貝，她爲甚隨身帶着？不如先替她拾起來，保管好，待她回洞時交還她便了！

魯英心中轉念，便毫不猶豫掠上前去，俯身撿起那卷書冊。她向冊封上一看，只見上書『陰符秘經』四個青中帶黑的文字。魯英心中不由突突一跳，心道：魯班哥哥研學的『八卦玄機』，既然是男子陽性才可研練，那這部『陰符秘經』，豈非女子陰性才可研讀嗎？未知是否如此奇妙？

魯英忍不住，便翻開了這部『陰符秘經』，翻了一遍，但見裏面的文字不多，只有三百三十三個，不多亦不少。不過每一個文字均寓意深遠，不經仔細思忖，決弄不明白。

卷上的文字越是艱奧，魯英便越感好奇，她捧在手上，竟再不能釋手，後來乾脆便坐上驪山老母原



來盤膝而坐的石櫬，心神俱往的迷讀研磨起來了。

這樣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分，魯英但知自己已把懷中收藏的最後三個「七色果」也吃光了。假如一個「七色果」可以頂饑渴一日一夜，那她沉迷研讀之下，便已過去三日三夜了。在這三日三夜中，魯英的身子，竟沒離開那黑石櫬半步，夜裏有月光透入，與白天卻也一般可見文字。她這副模樣，在別人眼中，必定以為這女娃兒是瘋了。

魯英苦苦研讀「陰符秘經」上的三百三十三個字，她的悟性雖然甚高，受她的師傅洛妃讚賞，但對這三百三十三個字，也不知她到底領悟了多少。

眨眼又到第四天的晚上，魯英正就着月光研讀之際，忽見洞外火光一閃，她斷定那必定是火光，因月光是銀白的，螢火是青藍的，只有火光才是紅赤的。

魯英暗叱一聲不好，莫非有人在外面放火燒洞？這一燒啊，把這驢山洞燒光了不打緊，把魯英燒死了也沒甚麼，但若把這部「陰符秘經」燒成灰燼，那便太可惜了！哼！是誰如此大膽，敢到驢山老母的洞中撒野？

魯英對手上的「陰符秘經」已十分神往，而「陰符秘經」是驢山老母遺下之物，因而她不由也對驢山老

母欽佩起來，暗道：驢山老母雖然樣貌又黑又醜，但她既然擁有「陰符秘經」，必大有本事，她決非心虛而溜之乎，大概是遇上急事，趕緊去辦了，我魯英既窺看了她的「陰符秘經」，便有替她看守家門之責，怎容人壞她家園呢？

魯英心中大怒，伸手入懷，把「陰符秘經」藏好，便呼地掠了出來。她出到洞口，卻不由一呆，原來洞口近處，並非有人燒洞，而是一棵巨木，忽然無端生火，燒得烈火熊熊，火光映進洞中，便赤紅一片了。

\* \* \*

魯英目睹巨木被烈火焚燒，心中焦急，但向四面一看，卻無水源，不由束手無策，只好守在洞口，嚴防烈火擴散，燒進洞內。

說也奇怪，巨木被烈火焚燒，卻沒半點火星濺出，而且燒得極速，不到一會，巨木便化為灰燼，傾倒下來，在原地化作一堆黑色的焦土。

魯英注目那堆黑色的焦土，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巨木被烈火焚燒，反過來，豈非「木能生火」嗎？又木生火後，被火燒成灰燼，傾倒下來，化作一堆焦土，這豈非暗示「火能生土」麼？噫？眼前景象，怎的暗合「陰符秘經」上的寓意文字？

魯英性本玄幻，悟性又絕高，她既然悟出眼前景象，與「陰符秘經」上文字寓意，有互通互合之妙，哪會放鬆？趕緊目光灼灼，盯住不敢眨眼。

魯英眼前忽地一亮，但見在黑色焦土堆中，忽然閃出一道黃色的光芒，耀人眼目，再仔細一瞧，黑色焦土中，竟浮出一隻形如盤的金色東西，通體閃閃發亮，活脫一個金盤。更奇的是，金盤上竟盛了水，水波於金盤中蕩漾，顯得格外瑰麗詭異。

魯英心中又一動，暗道：眼前所現，豈非「土能生金」，又「金能生水」麼？噫！當真神奇之極……

魯英付念間，金盤中又突生異象，只見在金色的水中，浮出一顆大如雞卵的種子，種子在水中脹大，發芽，長出一棵小樹，小樹呼呼地長大，長高，長壯，漸而高出人身，漸而高出屋頂，再長便忽然變作一棵參天巨木了！

魯英目瞪口呆之際，再向下面一看，只見先前所見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奇景，均已不見，只剩原來的巨木一株，頂天立地，於勁風中嘩嘩響。

魯英直睜得一陣發呆，好一會，才喃喃的道：「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然後一切又恢復原狀，這又叫什麼呢？」

「這便是『水能生木』啊！呵，魯英，你果然悟性奇高，陰符秘經的二十字五行根基，你於三日三夜中，便已領悟也！」忽然一聲玄幻之音響起，就如魯英剛抵驢山洞口時所聽到的一般無異。

話音剛落，「白額虎」已呼地躍了出來，牠的背上，端然坐着一人，正是「又黑又醜」的驢山老母。但此時在魯英眼中，驢山老母卻不「黑」，也絕不「醜」了，她覺得，驢山老母的身上、臉上，在黑漆之中，透出一團金色的光氣，罩着她的周身上下，不但神幻，而且令人肅然起敬。

魯英向驢山老母道：「驢山前輩，剛才所言，乃你遺下的『陰符秘經』上的秘文，未知能否為魯英詳釋一下？」

驢山老母注目魯英一眼，微笑道：「魯英，你這般模樣，便欲求此等絕世奇學嗎？」

魯英一聽，此時也不再猶豫，立刻跪拜在地，誠心誠意的求道：「晚輩魯英，拜見驢山前輩！望指點魯英難明之處。」

驢山老母含笑從虎背上向魯英伸出一招，魯英但感被一股極強的柔力牽扯着，身子不由便平平的向「白額虎」身前滑去。「白額虎」一見，歡喜得伸長虎嘴，親吻了魯英俏臉兒一下。虎鬚把魯英的嬌嫩臉

蛋兒刺得一陣發癢，她不由格格笑道：「虎兒，虎兒，你莫頑皮，魯英正拜求你的主人，切莫惹我發笑！」

驢山老母見狀，不由滿心歡喜，暗道：這女娃兒果然是研學「陰符秘經」的絕佳人選！其實也不必洛妃引薦，假如我驢山老母遇上這等人材，只怕必定收她為嫡傳女弟子也！可惜她已先拜洛妃為師。轉念又暗道：齊侯與夫人皆已隱世不出，天緣註定，魯英一生該拜兩次師，有兩個師傅，她的命數既然如此，便無論如何避不過去了！

驢山老母欣然一笑道：「魯英，你可知這『陰符秘經』，乃驢山老母的鎮山之寶？吾曾立下誓言，此經秘文只傳一人，此人必須是繼承我驢山老母一身本事的弟子。」

魯英絕頂聰明，她一聽，便明白驢山老母之意，當即重行拜了三拜，一如她當日拜洛妃為師的模樣，口中道：「徒兒魯英，拜見師傅驢山老母！」

驢山老母一聽，這才從虎背上一躍而下，伸手向「白額虎」頸上輕輕一拍，道：「白兒，你且自行消遣去吧，吾待會所論，非你所能領悟，聽之有害無益，因你亦屬雄性之物也！」「白額虎」一聽，心中雖不情願，但也不敢違逆，又羨又忌的瞪了魯英一眼，無奈的捲起虎尾

跑到遠處去了。

跑到遠處去了。

驢山老母伸手向魯英一托，魯英便感一般氣力把她托升起來，驢山老母含笑：「英兒，你既拜吾為師，吾既收你為徒，吾所學所識一切，於你而言，自然便不成奧秘了！你可知道？吾本姓姜，乃你師伯姜子牙的親親姜華的胞姐？因此啊，若論輩份，吾乃算是你師傅洛妃的姨媽，亦即你的姨婆，因此你拜吾為師，其實同出一門，並無分別，知道麼？」

魯英一聽，稍一思索，便即明白，笑道：「師傅洛妃既然千里迢迢，找上驢山，其中必有內情，原來你是師傅的姨媽，魯英拜你為師，師傅洛妃的輩份豈非低了一截？」

驢山老母大笑道：「英兒，你年紀小小，怎的如此老氣橫秋？吾輩中人，又豈拘泥於俗世的禮節？你別轉小心眼了，且說給師傅知道，於『陰符秘經』上，尚有甚難明之處呢？」

魯英這才知道，「陰符秘經」並非驢山老母遺忘留下，而是她故意作此安排，以考究自己的悟性。當下也不敢頑皮，忙問道：「是，師傅，那請問師傅，『陰符秘經』到底是誰悟創的呢？」

驢山老母聞言微笑道：「英兒，為甚如此着急其出處呢？」

魯英歎了口氣，道：「英兒曾與哥哥魯班賭約，說日後必學一種本事，比他的八卦玄機更高更強，起碼也可併駕齊驅！哥哥所學的八卦玄機，雖然乃師伯姜子牙悟創，但聽說其根源出處則是先聖伏羲大人，若『陰符秘經』的出源不及「八卦玄機」的名頭源遠，那豈非先就矮了哥哥一截了嗎？」

驢山老母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痴兒，天下奇學，能者而師，又豈可論其源流長短哉？你哥哥所學的『八卦玄機』，乃陽性之物，『陰符秘經』，乃專為陰性而設，一般皆當世奇學，無分彼此高下也！至於『陰符秘經』的源流，據吾所知，乃出自先聖黃帝之手筆，黃帝又從九天玄女處悟創，若論源流，卻也不比「八卦玄機」低矮些微也。」

魯英一聽，不由大喜道：「原來這陰符秘經源自九天玄女和黃帝，那果然是可以先聖伏羲的名頭相較啦！妙極了！那請問師傅，陰符秘經的精華又是什麼呢？」

驢山老母欣然一笑道：「好！英兒，你終於步入吾門中來了！你且進洞中，師傅這便開始向你詳釋此中的精旨！」

驢山老母說罷，伸手把魯英的小手兒一牽，便雙雙掠進洞中廳堂。驢山老母向黑石櫬躍上，盤膝

而坐；又讓魯英坐在她對面石上。

驢山老母笑容一斂，肅然的道：「英兒，這一部『陰符秘經』，乃萬世奇學，當年黃帝得九天玄女啟悟，創此天機秘錄，便一戰而勝蚩尤，為吾華夏炎黃子孫奠定萬世基業也！此書三百三十三字，字字皆珠璣！」

魯英聽到此處，忽地若有所思道：「師傅，例如『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生木』二十字之深意麼？」

驢山老母微笑道：「不錯，此二十字與後二十字相輔相承，便即『陰陽五行』的精華，徹悟此五行生克制化，則天地萬物自可洞悉於胸。」

魯英道：「這後二十字，便是『水能剋火、火能剋金、金能剋木、木能剋土、土能剋水』麼？果然是五行相生又相剋、相輔又相承呢？精妙之極，字字珠璣！」

驢山老母見魯英悟性如此高絕，不由欣然一笑，暗道：陰符秘經果然是為她而設！當下也不猶豫，向魯英進而啟示道：「陰陽五行，生剋制化四十字真言，乃洞悉天地萬物之精旨，固然精妙，但往下的二百九十三字，卻可定天、地、人、神之勝敗禍福，更精妙絕倫，吾窮畢生之力，亦僅可十悟其七、八而已。」



魯英不答，俏目中精光灼灼，十分神往。

驪山老母微微一笑，又啟示道：「陰符秘經，一述天地乾坤奧秘，二論富國安民之法，三示強兵制勝之道；皆隱含無窮天機奧秘，因此又稱為『陰符天機訣』，研學之人，一要悟性奇高，二要機緣巧合，三要心性堅穩、志趣超俗，三者缺一不可。英兒務須珍而重之也！」

魯英點點頭，道：「是，師傅，英兒知道！但未知英兒若有大成，需時多久呢？」

驪山老母一聽，不由呵呵笑道：「吾與你師伯生母姜華為姐妹，至今已歷多少個春夏秋冬？但尚僅能領悟十之七、八，未足稱大成，你道若要大成，還需時多久！才成？」

魯英一聽，不由微歎口氣，喃喃的道：「按師伯姜子牙的年歲，怕已近百，他的娘親自然更大，師傅是師伯娘親的姐姐，天！這豈非百多年了麼？百多年苦學，亦僅能十悟其七、八，那大成之日，豈非遙遙無期了麼？這卻如何是好？」

驪山老母見魯英悵然失望，微笑道：「英兒，為甚如此焦急、失望？」

魯英歎了口氣，道：「師傅啊！英兒雖然是與哥哥魯班賭氣，

欲學比他的八卦機更強本事，但其實是爲了憑此本領去救他脫困迷谷啊！他既懂八卦玄機，尚且受困，若要救他，自然要學一種更高更强的本事啦！可惜卻須花百多年尚未達大成，英兒又如何去救哥哥魯班脫險呢？若能見到師伯，求他出面救哥哥便好了！」

驪山老母一聽，微一沉吟，即含笑笑道：「英兒，不必焦慮，按你的悟性、奇緣，領悟陰符秘經十之三、五決非難事，而十之三、五，便足可判斷你哥哥魯班的吉凶禍福，屆時是否須你去解救，你自己自然可以作出決斷矣！」

魯英心中一動，暗道：假如可以由自己推斷哥哥的吉凶禍福，便大大勝於瞎猜瞎碰了！這陰符天機訣很妙啊！魯英心中轉念，便即決定，先留在驪山，待研悟陰符天機訣，進而判斷哥哥魯班的吉凶禍福再作打算。

自此，魯英便留在驪山，跟隨驪山老母，努力研學當世奇書——陰符天機訣了。

歲月匆匆而去，春花落，夏雨停，秋氣爽，冬雪消，周而復始，天地乾坤，不覺又旋轉了三次。

這一天，在魯國烏龜山三十里外的一條山路上，山菊夾道，秋高氣爽。山路上，一男一女，不徐不

疾的奔行。

男的年約廿一、二，目中精光閃爍，雖時加收斂，但運目凝注景物時，仍隱隱透出逼人的光芒，這是內功已達極高境界的徵兆。女的年約十八、九，比花嬌、比花俏，但也比花野，她的步履輕靈之極，內力似比不上青年男子，但輕盈卻猶有過之。兩人奔行於山菊夾道山路，秋風輕送，猶如一雙仙境俠侶。

此時，那少女向路側盛放的山菊瞥了一眼，忽地伸手摘了一朵，在掌心中一合，一朵菊花即化成碎片，向前一揚，菊花碎片即四散紛飛。少女格格笑道：「魯班哥哥！菊花完了，你可有辦法，令她復原麼？」原來少女剛才才掌心一合之間，已暗運內力，把菊花震碎了。震碎硬物，並不稀奇，但要震碎菊花瓣這等柔軟之物，卻非有驚人柔力不可。

青年男子見少女嬌野之性絲毫未改，不由微微一笑道：「雲彩妹妹！且看我如何還你一朵嬌艷山菊吧！」他說時，右手疾拍而出，又猛地一旋，再向胸前一收，一股強大的迴旋力，已捲着空中飛揚的菊花碎片，疾飛而回，落入青年男子的掌心中，竟一片不漏。以柔力震碎菊花，已非同小可，但連迴旋掌力，把空中紛揚的菊花碎片帶回，

這等功力，卻更令人吃驚。

更神奇的是，青年男子把菊花碎片於掌心中一合，便把手掌一攤，笑道：「雲彩妹妹，這不是還你一朵美艷菊花麼？」他的掌心中，果然托着一朵花瓣嬌艷的山菊，與原來一樣，毫無凋殘之狀。

這一雙男女，便是青年魯班和少女偃雲彩了。兩人在三年中，一直跟隨「洞察四面八方、洞悉天地萬物」的「四面怪人造父」，刻苦歷練。兩人視造父如兄如師，令造父欣慰萬分，重燃行將熄滅的生命之火。

這三年來，魯班和偃雲彩，到底在「四面怪人造父」那兒學到什麼？當世中誰也不知道，只有魯班和偃雲彩自己是唯一的例外。

偃雲彩一見魯班掌心中的菊花完好無缺，一般嬌艷可愛，不由拍手叫道：「好啊！魯班哥哥，你的『造物神功』又更精進了！」她忽然一頓，俏目灼灼，一霎不轉的凝注魯班，俏臉也忽地緋紅如花，也不知她忽然想起了什麼。

魯班被偃雲彩盯着不放，一派心神俱往的痴迷模樣，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含笑笑道：「雲彩妹妹，你根本不必羨慕，造大哥授你的『仙酒秘法』，便已天下無雙啊！」

偃雲彩一聽，心中這才一樂，她格格笑道：「不錯！造大哥說

過，這『仙酒秘法』，只傳授雲彩一人，又說憑此妙法，便足以把你牢牢綁在身邊永不分離了！妙啊！這樣吧，魯班哥哥，你只要用你的『造物神功』替我造一隻會飛的活鳥，我便給你釀製一種『仙酒』喝，或者送給你的爹娘享用，使他們身子壯健，長命百歲好麼？」

魯班見偃雲彩對他三年前的承諾，竟丁點不忘，牢牢記住，不由欣然笑道：「造活鳥是我三年前曾答應的，豈會反悔？不料你竟然還記得啊！」魯班一頓，向前面望了一眼，但見前面已現出一座形如烏龜的大山，一縷「近鄉情更怯」的心緒不由湧上心頭，微歎口氣道：「你雖然一番心意，欲釀美酒給我爹娘飲用，但吉兇未卜，連我亦未知爹娘妹妹是否可以逃過劫難呢！哎，師傅傳我八卦玄機，我竟然連爹娘妹妹的安危亦不能自保！」魯班孝心極重，他漸近兒時隱居之地，想起爹娘和妹妹的境況，不由歎息一聲。

偃雲彩自小喪父母，便沒這等依戀之情思，她不由笑道：「魯班哥哥，你爹娘不是隱居前面的烏龜山麼？好端端的，有甚兇險危難了？你若牽掛，不如走快幾步，不就可以立刻見到爹娘、妹妹啦！」偃雲彩想起魯班有一位妹妹，暗道：他的妹妹與我年紀必定差不多，

日後多了一位伴兒，這更好玩了！不由亦焦急起來，催促魯班道：「魯班哥哥，歎氣什麼？快走快見爹娘、妹妹啊！」

偃雲彩說着，身子輕縱而起，靈巧如飛燕，直向前面的烏龜山飛掠而去。魯班見偃雲彩喜歡與他的爹娘、妹妹相見，心中大樂，也縱身掠上前去。

魯班和偃雲彩，此時的內力輕功，均已達奇高境界，二、三十里山路，自然不消花片刻工夫，不一會，便見一座殘破的草屋，隱在形似烏龜腹的山中。

此時尚是早晨時分，往日便必見妹妹魯英在晨光中練功了，但此時卻靜悄悄的，連半點人聲人影也沒有。一種不祥之兆立刻襲上心頭，魯班忍不住連連內力叫道：「妹妹！哥哥回來啦！爹爹、娘親，你們老在嗎？」魯班此時連內力傳聲，休說咫尺距離，便二、三十里外，也可聽到。但一連叫了數聲，屋內依然毫無動靜，魯班心中不由大急，縱身便向草屋掠去。

就在此時，一位老婦，脚步蹣跚的開門而出，恰好魯班和偃雲彩已掠到她身前來了。老婦老眼昏花，目注魯班和偃雲彩一眼，臉上竟一片迷茫，喃喃的道：「你……你是誰？」

魯班見狀，知她必定是思兒心



魯班決定把兩種「妙寶」搬到烏龜山製造……



切，連眼也弄成半瞎昏花了，不由大悲，連忙一步上前，抱着老婦，連聲道：「娘親！娘親！是我，我是你的不孝兒魯班啊！」

老婦人果然是魯班的娘親魯大嫂，但此時她已老態龍鍾，大概三數年間的變故，把她折磨得蒼老了。魯大嫂一聽，這才猛然醒悟，她趕緊揉了揉眼睛，定睛細看，但見眼前的青年男子，長高長大長壯了，但依稀仍帶着兒時的模樣，不由又喜又悲，激動之下，又笑又哭，連聲道：「班兒！班兒！你回來了，可知爹娘望眼欲穿？你身邊的是英兒麼？天幸你把哥哥救回來了，怎的不上前讓娘親仔細瞧瞧你啊？」

魯班一聽，登時心中一痛，知妹妹魯英，必定是當日自告奮勇，去齊都臨淄城救他，因而至今未回了！他不想令娘親失望，正不知如何是好。魯雲彩一聽，卻毫不猶豫，走上前來，抱住魯大嫂，一口一聲「娘親」的連叫數聲。

魯大嫂眼雖然半瞎，但耳力猶存，她一聽便皺眉道：「你……你不是英兒，怎的叫我娘親？你到底是誰？」

魯班正欲解釋，魯雲彩卻笑着道：「我叫魯雲彩，已拜魯班為哥哥，他的娘親不就如我的娘親一樣麼？哎，我連娘親也沒機會叫上一聲。」

聲，幾乎連叫也叫得不好了！」末了，魯雲彩觸景傷情，感懷身世，不禁歎了口氣。

魯班連忙向娘親解釋。魯大嫂才知，魯班身邊的少女並非魯英，而是魯班在外面結識的義妹。不由又悲又喜，歎道：「哎，那英兒到底上哪兒去了呢？三年前她入齊都臨淄城，說是去救你，怎知便一去不回了！你爹爹日夜出去尋找，三年來不知走遍了多少地方，卻遍尋不獲，十日前他聞說泰山腳下曾出現過一位賣藝少女，年紀與英兒相仿，便不惜奔波百里，前去尋找了！人海茫茫，他又如何尋得着呢？」

魯班心中又悲又痛，怔怔的說不出話來，魯雲彩亦聽得一陣感傷，喃喃的歎道：「天下父母心！果然是天下父母心！可惜我魯雲彩莫說失蹤三年，只怕死了也無人問無人知呢！」

魯大嫂一聽，這才知魯雲彩身世也很可憐，又想起她既然已拜魯班為義兄，便是自己的半個女兒了，連忙安慰道：「雲彩姑娘，你既然是班兒的義妹，那班兒的家，便即你的家啦，你只管安心在此生活，魯家雖然窮困，但也並不少你一份口糧呢！快跟娘親進去，待娘親燒壺水泡茶你解渴。」

魯大嫂說着，牽着魯雲彩的手

兒，便向草屋內走去。魯雲彩心中又悲又喜，連忙半攙半扶，把魯大嫂扶進去了。當下魯大嫂摸索着，燒了一壺水，泡了茶，讓魯雲彩喝。又燒了熱水，着魯雲彩洗臉解疲，魯雲彩自幼便跟着爺爺八手過活，幾曾有娘親如此侍候過她？乍獲此溫暖，她幾乎忍不住掉出淚來了。

魯班進草屋後，不吃不喝，便坐在一旁，思索着什麼。他忽地從身上摸出他自十年絕谷帶出來的小石塊，連擲了六次，微一沉吟，便對娘親道：「娘親，爹爹快回家來了！可惜他是空手失望而回。」

魯大嫂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失聲道：「班兒，你又沒出屋半步，怎知爹爹快回來？你並未見到他，又怎知他失望空手而回？」

魯班沉默不語，魯雲彩此時視魯大嫂如親娘似的，不忍見她驚駭，便瞪了魯班一眼，嗔道：「魯班哥哥，怎不回娘親的話？娘親別理他，他這是故弄神秘呢！他是八卦玄機祖師姜子牙的徒弟，又在千年大禹谷中研悟了『大禹九鼎神通』，更遇上天地造物之父造大哥，學了『造物神功』，這等遙測卜算的小技倆，對他來說，早已不算什麼啦！」魯雲彩為安慰魯大嫂，忍不住便把魯班的神通本領一口氣說出來了。

魯大嫂卻根本不知什麼是「大禹九鼎神通」，什麼是「造物神功」，但魯班的師傅姜子牙的本事，她卻曾經目睹，因此這點頭道：「是啊，我倒忘了，班兒曾跟隨姜大哥他學師十多年呢，姜大哥本事驚人，班兒想必也學到一二了，因此可以卜算出來。」

魯大嫂話音剛落，一位老年男子，已神色倉皇、滿臉失落的匆匆走了進來，果然是魯班的爹爹魯牛，三年磨折，魯牛亦已蒼老了許多，尚幸根骨還非常硬朗。

魯牛一眼便認出魯班來了，他尚未說話，魯班父子情深，已一步步走近，抱着魯牛連聲道：「爹爹身子可好？你奔波百里，快坐下先喝口茶啊！」

魯雲彩乖巧，見狀便捧了一碗茶，遞到魯牛手上，含笑笑道：「義父請喝茶，魯雲彩拜見義父！」

魯牛原來滿心失望，此時卻又驚喜，不但見兒子魯班突然出現在他眼前，而且還多了一位俏麗如花的少女，這少女還「義父、義父」的叫得甚歡。魯牛驚愕之下，不禁以為自己在夢中，他伸手猛地一拍大腿，但感隱隱作痛，才知眼前的魯班、義女是千真萬確的了，不由失聲叫道：「班兒！班兒！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魯班把自己三年來的行踪，簡

砍柴的，均視斷木為最大苦活呢。」

魯雲彩又微笑着道：「那假如有一種工具，斷木時比斧頭快捷、輕鬆數倍，世人是否樂於使用？」

魯牛歎了口氣道：「若有此利器，世人只怕爭相搶用呢！但天下間哪來此等妙寶貝？」

魯雲彩含笑不語，忽然又輕聲道：「再請問義父，假如有一種東西，喝了會令人氣血暢旺、心悅神怡，世人又是否喜歡呢？」

魯牛一聽，不由大喜道：「好啊！若能令人氣血暢旺，首先是老年人的恩物啦！更令人心悅神怡，天下人只怕趨之若鶩也！但雲彩姑娘不是說笑吧？世上何來這兩大寶物呢？」

魯雲彩笑道：「若世上有，便非寶物啦！義父，憑這兩大寶物，便足令魯家發財致富呢！」

魯雲彩一頓，也不理魯牛滿臉驚愕，又續道：「義父，請你上鎮上市集，買一些火礮、錘子，以及一批谷麥回來，好嗎？」

魯牛驚奇的笑道：「雲彩姑娘，別胡鬧啊，你要這些東西作甚？」

魯大嫂也歎了口氣道：「雲彩啊！你知魯家現下僅剩少許活命錢物了，買這些東西哪來餘錢呢？」

魯雲彩想了想，忽地笑道：「

單的告訴魯牛，至於他三年來的奇遇，只一下帶過，沒加詳說，因為他深知爹爹並非江湖中人，便說出來也不會明白。魯牛也沒追問，兒子終於平安回來，這比什麼都重要，魯牛不由以手加額道：「天佑我魯家！不，乃姜兄弟堪點的『靈龜大龍脈』蔭庇，班兒你終可平安無恙！」

魯牛一頓，忽地又長歎一聲道：「哎！若知祖宗龍脈如斯龍氣蔭佑，當年便決不許英兒冒險入城去尋你了！如今班兒你平安而回，可憐你妹妹卻已失蹤三年了！」言下之意，魯牛自怨自責，痛苦難過之極。也不必他說出口，在場的魯大嫂亦知道，他此番百里尋女，必定又空手失望而回了！

魯牛嘮叨說了一會，見無人應對，不由大奇道：「怎的不問我是否尋着英兒呢？」

魯大嫂歎了口氣，道：「老頭子啊，你人未見，你的兒子便已判斷，你快回來，但可惜卻空手失望而回啦！果然如此，哪還問什麼？」

魯牛一聽，伸手一拍腦袋，喃喃的道：「不錯！不錯！我倒忘了，班兒是姜兄弟的嫡傳弟子也！姜兄弟有察天識地之能，班兒想必也有兩下子了！」

魯牛也不問魯班的近況，先就

急道：「班兒，你既有此神通本事，為甚不測算一下，你妹妹魯英到底失落何處呢？快！快測算、測算啊！」

魯班見爹爹焦慮痛苦的模样，又知道妹妹魯英是因救援他而失蹤，不由長歎一聲道：「爹爹，班兒剛才所卜之卦，不但揭示爹爹快回，且空手失望而回，更隱示妹妹的行踪極為神秘，似被一股強大之極的神秘力量罩着，竟連『八卦玄機』之力亦難確判她的行踪下落。雖然如此，但妹妹的生命倒絕對無碍，我所卜之卦，乃『騰龍等待』、『神秘莫测』之『否卦』，卦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意即一切皆糾纏不休也。」

魯班一頓，見爹娘皆一片迷惘，知彼等除父母愛子女之心外，根本難明卦中的含意，就算解釋也是徒然。他微一咬牙，決然的道：「爹娘放心，妹妹之事，乃因我捲入的劫數而起，亦必隨我的劫數而終。無論如何，我會把妹妹尋回！」

魯牛夫婦眼見兒子已經安然回來，且已學成一身本事，心中亦稍感安慰。當下一家人才互訴三年來的景況，魯牛夫婦當日依魯班的安排，自齊都臨淄城潛返魯國烏龜山隱居，三年來幸得從齊國帶返的少許財物過活。魯班自己的經歷，他

只略述一二而已。因為魯班深知，爹娘均絕非此道中人，知得太無益反害，他決不想把爹娘亦捲入那可怕的『血淫煞劫』中。

\* \* \*

魯雲彩見魯班家境如此清寒，心中充滿同情，她雖然自小喪父母，但跟着爺爺八手過活，衣食卻絕不少缺，根本不知人間尚有此苦況。她對魯牛夫婦極有好感，不由便暗地思忖，如何可令魯家的生活好起來呢？

魯雲彩探手入懷中衣袋，忽然被袋中的硬物一碰，那是魯班千年大禹谷中，精心製造的「石鋸」，魯雲彩竟視如珍寶，一直帶在身上，片刻不離。

魯雲彩的手兒被「石鋸」一碰，心中便不由一動，登時便有了主意。只見她忽地含笑問魯牛道：「義父啊，請問時下工匠，以什麼工具斷木料呢？」

魯牛微一怔道：「雲彩姑娘，這還用說麼，自然是用砍的斧頭啊！你問這怎的？」

魯雲彩微笑着道：「那這等斧頭斷木，是否好用？」

魯牛是用斧頭的大行家，一聽便道：「這須看什麼木料啦，遇上軟而幼的木料，自然也管用，但碰上硬而粗的木料，那就艱辛之極，砍半日也未必可以砍斷也！工匠與



是，是，義母，雲彩倒忘了魯家的境況了！這樣吧，明天一早，我與魯班哥哥上鎮上想辦法好了！」

魯班一聽，也不置可否，只是欣然一笑，因為他忽然發覺，他的雲彩妹妹，一副濟世救人的心腸呢！雖然他知道雲彩此刻亦身無財物，不知她如何想辦法弄那些東西回來，但知她聰明絕頂，料定她必有妙法可想，也就沒追問。

第二天一早，魯雲彩和魯班，果然便離開烏龜山，上魯國都城曲阜來了。從烏龜山到曲阜城，相距僅三十里地，雖然多半是山路，但對魯班和魯雲彩來說，區區的三十里山路，已完全不以為意。

當天早上，太陽尚未升上一丈，魯班和魯雲彩便已抵達魯國都城曲阜了。但見城中一片太平盛世景象，魯人多半衣食豐足。魯班曾聽師傅姜子牙論述天下諸侯，心道：魯國公果然是一位福將，把魯國治理得一片繁華呢！

兩人在城中逛了一會，卻什麼地方也不停留，逕直的走入一家打鐵鋪中來了。這是魯雲彩的主意，她請魯班於城中細察，哪家打鐵鋪和谷麥鋪有祥和氣象，魯班先判斷了一家大書「誠創記」的打鐵鋪，兩人便走進「誠創記鐵鋪」來了。

兩人走進一看，魯雲彩卻大大皺眉，因為鋪中水靜魚飛，靜得教

人吃驚，根本聽不到打鐵的半點叮噠聲。鋪中只有一位中年漢子，呆坐着，向一位婦人唉聲歎氣，隱約可聞他歎道：「娘子啊！再無人光顧，就連三個娃兒的口糧也斷了！哎，我魯誠也不知交了甚麼惡運，爹傳下的鐵鋪生意竟衰敗如斯！」

又聽那婦人低聲道：「孩子他爹，這只怪你做生意太老實、太守舊啦！你看，別家鐵鋪，哪像你白紙黑字貼出告示：童叟無欺、刀斧不利包換？而且為避血腥之氣，決不肯替人打造劍器等殺人之物。世人眼光勢利，見你這等老誠，必疑你所產之物古舊，是故光顧的人客便漸少了！」

魯雲彩聞聲，向牆上一看，果見上面白紙黑字，大書「童叟無欺、刀斧不利包換」等十個大字。她與魯班相視一眼，不由均會心一笑，魯雲彩悄聲道：「碰上你這位大神算，這姓魯的老闆便老實人有好報啦！」

魯雲彩說罷，也不猶豫，領先便向鐵鋪老闆夫婦大步走去。她走到姓魯的鐵匠面前，便微微一笑，道：「老闆，貴店可有來樣打造的生意做呢？」

這鐵匠姓魯名誠，是家傳生意手藝，魯鐵匠一聽，想也不想，衝口而出道：「來樣打造，自然可以，但須看姑娘打造什麼啦！若是

刀劍等殺人利器，姑娘便出多少價錢，敝店也決不敢承造！」

那婦人一聽，不由氣道：「你！你怎可如此固執？若再不接刀劍生意，一家五口只怕便要餓死了！」

魯班一聽，不由亦大奇道：「這位大叔，怎的不肯接刀劍生意呢？須知當今之世，戰火連綿，刀劍生意才興旺呢！」

魯鐵匠長歎一聲道：「這位兄弟，當今之世，刀劍生意暢旺，我魯誠豈有不知？但祖宗遺訓，吾魯家鐵鋪生意，不許沾上血腥之氣，刀劍是用來殺人的，因此決不敢接此生意。」

魯雲彩笑道：「但你若不做此生意，無錢買口糧，只怕便餓死了！」

魯鐵匠歎道：「姑娘有所不知，吾祖輩因精於鑄造刀劍，被各國諸侯爭奪，劇鬥之下，祖宗一家七口，只逃出一人，餘皆被殺！逃出的這一人，便是我的祖父。因此留下家訓，子孫後人，今後絕不許再沾血腥刀劍生意！」

魯雲彩望一眼魯班，只見他悶聲不語，知他心中必然甚為感慨，便不再猶豫，從身上摸出那把長條石狀的東西，向魯誠手上一放！笑道：「放心吧，魯大叔，這是請你打造的樣板，該絕不會沾染血腥之

氣了吧！」

魯誠往手上的長條石一看，但見長條石上，一面刻了一排牙齒狀的缺口，整體呈月牙狀，不由一陣發呆，喃喃的自言自語道：「這……這東西非刀非劍，非斧非錘，到底是甚麼東西呢？」

魯雲彩微笑道：「魯大叔別管它是什麼，我只問你，假如遇上一根粗硬的木料，世間的工匠，以斧頭去砍斷，是否艱辛之極？」

魯鐵匠想也不想，便斷然的道：「當然啦，工匠若遇上粗而硬的木料，以斧頭去砍劈，只怕勞苦一日，亦難砍斷一根呢！自然辛苦之極了。」

魯雲彩笑笑，又道：「那魯大叔以為，假如用鐵鑄造這樣一柄形如牙齒的工具，用來割削粗硬之木，又是否比用斧頭輕鬆呢？」

魯鐵匠一聽，不由便用手上的長條石往自己的大腿上一劃，他但感拉割之間，大腿一陣疼痛，幾乎被割傷了皮肉。他沉吟了一會，忽地伸手一拍另一條大腿，叫道：「好靈巧巧的心思啊！用這等工具割木，只怕勝於斧頭十倍、百倍也！當真巧奪天工！」他一頓，霍地站了起來，目不轉睛的盯着魯雲彩，道：「姑娘！這柄東西，乃巧奪天造化之神工利器，你是如何得到的？」

魯雲彩聽魯鐵匠大讚，心中大樂，就如讚的是她自己一般。她格格一笑，道：「魯大叔，你也先別問這東西的來歷出處，你只要據實回答，依此樣板，是否可以用鐵鑄造一柄出來？」

魯鐵匠道：「有樣板在此，並不太難，魯某人只要花點心思，自然可以造出一模一樣的鐵物。」

魯雲彩一聽，大喜道：「好極了！不過事先聲明，我並沒工錢造價付你，你願意造麼？」

魯鐵匠一聽，先是想，似略感為難，但終於歎了口氣，點點頭道：「哎，魯某人雖然窮困，但也不差了這幾文錢也！況且這柄東西造出來，必大大有益於後世，為天下工匠造福，魯某人又怎可以一己私利，斷送了此等奪天地造化的神工利器呢？便吃虧也只好認了！」

魯雲彩一聽，不禁欣然一笑，這才知道，魯班的判斷絲毫不差，這魯鐵匠果然是老實祥和之人，這便足夠了！當下魯雲彩決然的道：「魯大叔放心，我等雖然無錢付你的工價，但也絕不會讓你吃虧。這樣吧，這柄東西造出來，便拿到市集上出售，賣到的錢，一半便歸魯大叔便是啦！」

魯鐵匠一聽，忙道：「這等神工利器，世人必搶着出高價購買，

姑娘給我一半價錢，你只佔一半，豈非令你太吃虧了嗎？」

魯雲彩不料魯鐵匠如此老實，心中又好笑又好氣，正欲說話，不料魯大嬸已忍不住搶着道：「鐵匠哥啊！這是人家的一番美意，你便答應了吧！放着這大買賣不做，難道你真的想一家五口餓死嗎！」

魯雲彩也笑道：「魯大叔，這大買賣是我借你的人力、物力，你借我等的智計心思，彼此合作，各不相負，你放心吧！」她一頓，目注魯大嬸一眼，忽然又含笑道：「魯大嬸，我尚有一宗生意買賣，想與你合作，你可願意？」

魯大嬸一聽，大喜道：「姑娘智計心思超人，你想出的主意，必定絕佳，我又怎會不願意？如何合作，請姑娘坦白說出好啦！」

魯雲彩當下也不再猶豫，便把自己欲造一種令人「氣血壯旺、心悅神怡」的飲品出來，拿去市集出售，這一套生意大計說了出來，末了道：「魯大嬸，此事雖然神妙，但尚缺了主要材料谷麥等物，可惜我等身無財物，難於籌集。」

魯大嬸一聽，想了想，便欣喜的道：「雲彩姑娘，這也不難，我有一位堂叔，做的是谷麥鋪生意，先向他借一兩袋谷麥，他念我夫婦曾救過他，想必不會拒絕！」

魯雲彩一聽，不由向魯班格格

一笑，得意的道：「如何？魯班哥哥，一切不就妥善解決了嗎？」魯班見魯雲彩一副生意老江湖的神氣，不禁莞爾一笑。

當下又與魯鐵匠夫婦商定，為避人耳目，兩種「妙寶」均搬去魯家隱居之地烏龜山製造，造好了，才拿出去市集出售，以求賣到上佳的價錢。

不久，魯國境內的烏龜山脚，便悄悄的築起了兩座火爐。一座附設鼓風箱，一座加設控風箱。魯鐵匠夫婦，也早搬入烏龜山魯家了，幸好魯家的草屋雖然殘破，卻很大，足供魯家和魯鐵匠一家十數口人居住。

魯鐵匠負責有鼓風箱的火爐，自然是專門製造那勝於斧頭十倍的「神工利器」了，魯大嬸則負責有控風箱的火爐，協助魯雲彩，製釀那等令人「氣血壯旺、心悅神怡」的妙品，魯牛夫婦也絕不空閑，魯牛負責砍伐所須的柴薪，魯大嫂雖然半瞎，仍堅決負責所有的一日三餐，以及茶水供應。

直到此時，魯鐵匠夫婦才知道，魯班才是「神工利器」的創造者，更精於「造物神功」，因此魯班自然便成了總工程指導了。而那「鼓風箱」、「控風箱」，便是魯班從「大禹九鼎神通」中研悟搬移製造出來，單是這一具「鼓風箱」，便令魯

鐵匠欽羨不已，因為「鼓風箱」的風力可大可小，可猛可弱，運用起來，鑄造鐵器的火候，便可以靈活控制，得心應手。

很快，魯鐵匠便把魯班創製的「神工利器」打造出來。由於火候控制恰到好處，打造出來的「神工利器」，藍光湛湛，不必試用，已知其非同凡響。魯班卻堅持先行試用，用之割削粗硬之木，雖比斧頭砍劈，快了一倍，魯班仍不滿意，決要在「神工利器」的齒牙上下功夫。經近百次的試驗，經過一百零一天後，當世的第一柄「神工利器」終於定型了，但見藍光灼灼，睹之令人喜悅。

魯鐵匠手持「神工利器」，交到魯牛手上，讓他用來伐木。魯牛手執「神工利器」，選了一根最粗最硬的樹木，他預料用斧頭砍劈，起碼要花一整天工夫。不料以「神工利器」割削之下，短短的小半個時辰，最粗最硬的樹木，便攔腰被鋸斷，嘩啦一聲傾倒下來了！魯牛手執「神工利器」，好一陣發呆，嘴裏喃喃的道：「老天！就算力大如牛，用斧頭砍劈，起碼亦須辛苦一整天，不料這東西竟僅花了小半個時辰，而且輕鬆之極，連魯牛這等老年人，亦操控自如，那豈非勝於斧頭十倍、百倍嗎？這到底是甚麼驚人寶貝？」



魯鐵匠一聽，哈哈笑道：「魯大哥！恭喜！恭喜！」

魯牛道：「魯兄弟，這寶貝是你打造出來的，恭喜魯牛什麼？」

魯鐵匠笑道：「小弟只是依樣造葫蘆，算不得什麼，悟創此物的人，才是一等一的大功勞，一等一的大高手啊！魯某人平生極少讚人，如今也衷心向此人拜服了！你知此人是谁？他便是你的大兒子魯班啊！魯家門下，出了如此高人，還不值得慶賀麼？」魯鐵匠果然老實，半點不居功自傲。

魯牛一聽，心中亦不由大感欣慰，喃喃的道：「奇跡！奇跡！許是祖宗靈龜大龍脈蔭庇之功，亦是姜子牙兄弟堪點造就之德，魯家果然冒出一代高人了！」

## 騎鳥尋女 降落楚地

魯牛喃喃驚歎，魯鐵匠不由一陣驚奇，他根本不明白，魯家出了一位高人，與那什麼「靈龜大龍脈」到底有甚關係？但他心性忠厚老實，心想：魯大哥不肯說破，自然有他的道理，也就不去追問。

兩人正驚歎之際，魯班、偃雲彩、魯大嬌三人，已滿臉欣喜的走了過來。魯大嬌和偃雲彩，兩人手上各捧了一碗東西，小心翼翼的，也不知是什麼寶物。

魯大嬌捧着那碗東西，走到魯鐵匠身前，含笑道：「孩子他爹，連日打造利器，辛苦了，請先喝一碗『仙水』吧！」

偃雲彩也將手上的一碗「仙水」遞到魯牛的手上，格格嬌笑道：「義父啊！你砍柴供應炭火，也辛苦極了，這一碗寶貝，便當作補償慰勞品吧！」

此時魯班卻站在一旁，含笑不語。

魯牛、魯鐵匠二人，見魯大嬌、偃雲彩一番心意，雖然不知碗裏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也接過來捧起就大口的喝，就算是一碗清水，也十分欣慰，有情飲水飽嘛！不料魯牛已上了年紀，僅飲了三大口，便滿臉漲紅，捧着碗中的東西怔怔的發呆，再也捨不得再飲了。魯鐵匠正值壯年，因此倒忍不住喝了一半，但終於也驕地停下，他的頭上竟冒出絲絲白氣，臉上泛出紅光，與剛才的疲態簡直判若兩人，他也一陣驚呆。

好一會，兩人才不約而同的失聲叫道：「仙水？寶液？瓊漿？怪物？老天，這等東西一旦現世，管教天下人均如痴如醉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偃雲彩俏臉緋紅，神色欣然之極，卻不作聲，俏目瞟了魯班一眼，似在向魯班傳意道：「如何？」

找尋。

魯牛轉過一個山背，在一塊空地上，突然一陣發呆。只見在空地上面，魯班和偃雲彩均在，魯班身前，停放了一隻形狀似鳥的鐵木製造的東西，魯牛根本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因此只能以「東西」來概言之。偃雲彩手持一把古怪的東西，上面是用芭蕉葉砌成的圓形巨葉，下面則以木架支承，可收可放，撐開來時，恰好遮住了上面猛烈的陽光，人在下面勞作，想必舒服多了。

魯牛正想走出山背，忽聽偃雲彩格格笑道：「魯班哥哥，我這柄遮陽的小玩意，人在下面，是否蔭涼多呢？」

魯班笑道：「雲彩妹妹，人在下面，猶如置身屋內，自然舒服得很，幹起活來，也更有精神啦！」魯班說着，手卻沒停，把一支木架，插入那「鳥」的翼中，「鳥」翼便呼呼地撲騰了一下。

偃雲彩大喜道：「好啊！魯班哥哥，你的手藝，已足可比上爺爺偃八手啦！鳥翼已會撲動，想必很快便會飛上天去了！但不知是否可以載人飛行呢？」

魯班微笑道：「只要鳥翼的機關裝嵌好，不但可飛行千里，自可載負兩人同飛呢。」

偃雲彩一聽，樂得欲拍手，可

魯班哥哥，雲彩妹妹的主意不錯吧！」

魯大嬌卻忍不住了，歡悅的指着偃雲彩道：「魯大哥，可喜可賀！你這位義女雲彩姑娘，已創製出天下絕妙的『神仙水』啦！我僅喝了一口，便感氣血沸騰，疲困盡消，天啊！這可是神仙才會製出的妙品啊！」

魯牛喃喃的道：「不錯！不錯！這等神仙之水，的確令人氣血大旺，是普天下老年人的恩物！它的確令人疲困盡消，小弟百日來的辛勞，這半碗神仙之水，便重新令人生龍活虎了！若這等神效啊，當今世上，只怕無分男女老壯青，均大有裨益呢！」

魯大嬌忽然想起什麼，連忙轉身向偃雲彩，欣喜得合不攏嘴，連聲道：「了不得！了不得！這神仙之水雖以谷麥發酵製成，但必比谷麥更受世人歡迎，拿到市集上出賣，世人品嚐之後，必出高價，天啊，這可是百年難求的絕佳生意買賣呢？」魯大嬌一頓，又連忙道：「但凡拿出市集出賣，總該有個名堂，才好叫價，這『神仙之水』，名字太玄幻，難以取信於人，雲彩姑娘快想個絕妙的名稱啊！」

偃雲彩一聽，不由格格一笑，她料不到「造物之父——造大哥」所傳授的製「仙水」，當真如此神奇。

惜她此刻手持那遮陽的巨葉，不能鬆開，無奈只好頓足大笑道：「好極了！造好飛鳥，我與你遨遊天地，快活之極！噢？你為甚不高興？為甚忽然歎氣？」

魯班低聲道：「雲彩妹妹，你並不知道，我的妹妹魯英生死未卜，其實隱伏甚大兇險，是否可以避過劫數，尚未可預料呢！我怕爹娘擔心，沒敢說出來。因此啊，就欲遨遊天地，也先要尋着妹妹再說呢！」

魯牛一聽，不由猛吃一驚，接而又聽偃雲彩低聲說了一句什麼，魯班點了點頭，便不再說話了。魯牛心中不由一陣悲哀，暗道：班兒有了偃雲彩為伴，只怕早已忘記妹妹魯英尚在危難中了！看他與偃雲彩親熱的模樣，倒似一雙情人似的，一片柔情蜜意，哪還想到去解救妹妹魯英的苦難呢……魯牛心中抱怨，一氣之下，也沒走出去，靜悄悄的返回山脚的草屋去了。

直到吃晚飯的時分，才見魯班和偃雲彩，有說有笑的回來。魯牛心中有氣，也不理睬魯班，吃過晚飯，便獨自去歇息了。

第二天一早，吃早飯時，也不見魯牛出來。魯班不由大奇道：「娘親，爹爹身子不適麼？怎不見他出來吃早飯呢？」

魯大嫂歎了口氣道：「班兒，

但除了稱為「仙水」，該叫什麼呢？她一時卻並未想及。偃雲彩俏目亂轉，她忽地瞥見她用來發酵谷麥的瓦罐，呈長方形狀，不就成了一個絕佳的名號嗎？」

偃雲彩心思靈慧之極，她微一思忖，便格格一笑道：「此物既稱為『神仙之水』，那先取一個『水』字；又炮製此物的瓦罐呈長方形狀，取其形狀，造一個字形，不就是一個『酉』字？再把『水』和『酉』合二為一，豈非一個『酒』字嗎？這仙水拿到市集出賣，便稱為『酒』好啦！」

眾人一聽，皆不約而同的讚道：「一個『酒』字，集其形狀、特質、出處，當真是絕妙名堂啊！」

偃雲彩聰明絕頂，經她此時悟製命名，令天下震驚的「仙水」，便正式稱為「酒」了。從此，酒字便一直留傳萬世而不衰，偃雲彩當日在魯國烏龜山脚，輕輕的一句，便令天下人陡增無窮樂趣。

當下偃雲彩又把魯班教魯鐵匠依樣打造的「神工利器」所下的名號說了出來，那柄藍光灼灼，割木勝於斧頭十倍、百倍的「神工利器」，便正式有了名號，叫做「鋸」。鋸這一工具，極受天下的工匠歡迎，直到今日，雖已大大發展，但其基本原理——齒狀，仍離不開魯班當年的悟創。

三日後魯鐵匠夫婦把「酒、鋸」

你爹爹昨日砍柴回來，尋你不着，回來後便悶聲不語，到睡覺時，更喃喃自語，說有人貪新忘舊，只顧自己逍遙快活，作什麼神仙俠侶、遨遊天地，卻連自己的胞妹苦難亦拋在腦後了！他又歎道要救英兒，非要靠自己不可了！娘親也不知你爹爹有甚心事、打甚主意。今日一早，娘親起來做早飯，你爹爹已不見踪影了！哎，按道理他便是上山砍柴，也不會不吃早飯呢。」

魯班一聽，與偃雲彩面面相覷。魯班忽然明白了父親的苦惱，他長歎一聲，道：「娘親，爹爹他誤解班兒的一番苦心了！」

偃雲彩也接口道：「義母，魯班哥哥他近日忙着製造飛鳥，並非為了遨遊天地，而是為了千里尋妹妹魯英呢！他和我昨日才約定，待飛鳥最後製成，我把遮陽的工具造妥，安排好一切，便乘飛鳥，不惜千里奔波，前去尋魯英妹妹呢！」

魯大嫂一聽，亦恍然悟道：「原來如此，那你爹爹必定是忍不住，又獨自前去尋女了……他一把年紀，行動已大不如前，千里奔波，怎支持得住？哎，他為了英兒，想必是急瘋了！」魯大嫂一頓，又忙道：「班兒、雲彩姑娘，你倆製造的飛鳥、遮陽工具，何日可完工呢？」

魯班心神不定，沉吟道：「飛

魯班和偃雲彩二人，卻一連半月，不見了踪影，也不知兩人正忙着什麼。

一日，魯牛砍柴回來，欲與魯班商量尋魯英之事，卻四處不見，心中不由大急，便不顧疲困，四處

拿到市集出賣。甫出現便石破天驚，人人爭相圍觀。經人客試用、試飲之下，魯鐵匠夫婦辛苦背負出來的一批「鋸」和「酒」，便被當地人搶購一空了。得回的造價，魯鐵匠夫婦又在集上採購了大批的生鐵、谷麥等原料回來。造好了一大批，再拿去賣，依然被搶購一空。這樣造多少賣出多少，魯鐵匠夫婦甚至還被人客當活神仙似的求拜，冀求能買到這「鋸」或「酒」。

僅僅半年後，魯鐵匠一家五口，便生活大為改善，魯鐵匠感激萬分，堅決要拜魯牛為義兄。終於魯牛也答應了，於是，魯姓之人，從此便與「鋸」和「酒」兩大寶物，結下不解之緣了。

魯班見魯鐵匠已成了造「鋸」高手，他便樂於放手給他，魯班自己趁機忙其他事了。偃雲彩也把造酒的技術，毫無保留，傳授魯大嬌，她自己則樂得清閑，另想其他古怪奇妙的主意去了。魯牛夫婦，也因造鋸、造酒之事忙得團團轉，痛失愛女之傷，不覺也稍為淡忘了。



鳥大致已製作好了，可以昇天飛行，但尚差鳥翼的收控尚未完善，因此只可以飛，不能降落，假如此時飛升，便有危險了！」

魯雲彩也收起笑容，正經的道歉：「義母，雲彩欲製作的遮陽工具，是用來遮擋烈日暴雨之用，執於手上，可收可放，製成之後，天下的工匠、行人，便可免日晒雨淋之苦了！這不但爲了去尋魯英妹妹之用，而且也有益於天下勞作大眾呢！」

魯大嫂一聽，不由喜道：「雲彩姑娘，想不到你的心思如此好啊！義父他想必誤解你一番苦心了……這遮陽工具叫甚麼名堂？」

魯雲彩微一思索，便道：「按其形狀取字，就叫『傘』吧！不過尚有少許工夫未妥，待製作好，再造一把給義母使用。」

自魯雲彩當日按其形狀取字，她創製的遮陽工具，便叫做「傘」了，自魯雲彩創製出來，經歷代完善，發展至今，製作越發精巧，例如「自動收控彈簧傘」。不過，世上第一個悟創的，卻是嬌野俏麗的魯雲彩。

當下魯大嫂因義女魯雲彩的絕頂聰慧，心中欣喜，暗道：班兒與她結伴，是兒子的大福氣啊！私下間，魯大嫂甚至想到了魯班的終生大事，心道假如魯家娶到如此一位

聰慧的媳婦，那便是三生有幸了！魯大嫂怔忡間，心思亂轉，不由也忘了說話！

魯班一直默默沉吟，似在思忖甚麼，他把手中的飯碗一放，歎了口氣道：「不好，爹爹他只怕有危險了！」

魯大嫂一聽，不由猛吃一驚，她已確信兒子的本事，但經他判斷的，決無誤差，因此不由失聲道：「班兒……你爹爹有甚危險？」

魯雲彩也迷惑道：「魯班哥哥，現今魯國境內，魯國君治國有方，百姓安居樂業，天下太平，義父他便出去尋人，頂多空手而回，有甚危險呢？」

魯班歎口氣道：「我早就察覺，爹爹命宮位『食倉、祿倉』皆低陷，此乃終生勞碌奔波之命，原來以爲尚可保晚年平安，可惜近月爹爹的上唇『人中』命宮位，突現青黑之氣，青黑主煞，其色甚濃，甚爲兇險，且爹爹今年剛好五十一歲，運交『人中』，若現煞氣，則劫難必速也！我因此緊急製造飛鳥，以便自行出發尋救妹妹，助爹爹避過此劫，不料反而引發他的奇兇劫數……唉，魯班啊魯班，你自身的劫難磨折，爲甚連番累及家人也！魯班言下之間，唏噓難過，竟說不出話來了。

魯雲彩也不知說甚麼好，無奈

找話安慰道：「或許並非如此呢！魯班哥哥，義父他只怕很快便回家來了！」

魯班喃喃道：「但願如此吧！否則，魯家的劫數又加深一重了！」

魯班說罷，也無心再吃早飯，立刻便霍地站起，向山地那面走去，他打算盡快製好飛鳥的降落機關，然後便出發尋救妹妹，魯雲彩一見，也不說話，跟着魯班就走。

魯大嫂知魯班心思，他的孝心極重，又極愛護妹妹魯英，如今兩人均有可能出事，他哪能還坐得下去？因此也沒作任何阻攔。

魯班和魯雲彩向山地走去，距那山背空地尚有二、三里路，魯雲彩眼尖，忽地驚呼道：「不好了！魯班哥哥，那飛鳥不見啦！」魯班也沒作聲，只微歎口氣，兩人掠近一看，果然空地上，那飛鳥不見了，只剩下把以芭蕉造作的「遮陽傘」，孤伶伶的豎在原地上面。

魯雲彩大驚道：「魯班哥哥，誰人如此斗膽，竟敢潛入鳥龜山盜取『人造飛鳥』？飛鳥被人盜走，卻如何飛遍天涯海角救魯英妹妹呢？」

魯班苦笑搖頭，喃喃的道：「我倒寧願是外人把飛鳥盜走呢！可惜決非如此，此事必令爹爹的劫數忽然加速矣！」

魯雲彩一聽，不由一陣發怔，心道：怎的此事又牽連義父的劫數呢？

魯雲彩怔了一會，終忍不住，問魯班道：「魯班哥哥，飛鳥不見，與義父有甚關連呢？莫非你以爲是義父把飛鳥駕走了嗎？」

魯班苦笑道：「雲彩妹妹，你當日盜取爺爺的『大鵬機鳥』，是甚麼心思呢？」

魯雲彩道：「好奇嘛！而且我也極想遊一下天南地北，乘坐『大鵬機鳥』，便是最理想的工具啦！你問怎的？」

魯班道：「爹爹救女心切，又不明白我的用意，以爲我只顧自己快活，不理妹妹的生死，因此一氣之下，便決定偷駕飛鳥，獨自一人，闖蕩天地，救妹妹魯英去了，如此一來，他的處境，便危之極了！」

魯雲彩驚道：「爲甚麼？你這飛鳥不是很精妙麼？義父就駕着它，也不致有甚危險啊！」

魯班歎一聲道：「我創造的飛鳥，不錯已可飛天，且可日行千里，快捷無比，但可惜人造鳥翼收控機關尚未裝妥，不能收攝鳥翼，這便只能遠飛，而不能降落地面！你試想想，爹爹年已老邁，體力必難久支，他在飛鳥上面，高處倍寒，憑他的體力豈能支持？飛鳥高

飛可達百丈，萬一從飛鳥上摔下來，便有粉身碎骨之厄了！」

魯雲彩一聽，不由跌足歎道：「這便壞了，義父他必定兇多吉少了，魯班哥哥，快想辦法解救啊！」

魯班喃喃道：「爹爹一生勞苦，我豈會坐視他遇險不理？但飛鳥日行千里，隔了半日，爹爹必已遠在五百里外了！」

魯雲彩大驚道：「飛鳥如此神速，只怕連仙神也追他不到，卻如何是好？」

魯班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唯今之計，只有循飛鳥的方向追蹤，伺機救援，事不宜遲，我這便回去告知娘親一聲，安排一下，即要動身了！」

魯班說罷，不再猶豫，疾速轉身，施展輕功，便向山脚的草屋那面掠去了，魯雲彩已發誓決不離開魯班半步，自然也緊隨而回。

魯班、魯雲彩返回家中，魯大嫂忙著張羅午飯，此時魯家三人，加上魯鐵匠的一家五口，一日三餐，也夠魯大嫂忙的了。

魯班見娘親忙碌的樣子，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枉我魯班已學成一身本事，卻仍要爹娘、妹妹受苦，他也不忍令娘親擔心，只好告知娘親，他決定即日起程，前去尋救妹妹魯英，魯大嫂知兒子的本

事，並不擔心他的安危，讓他早去早回。

魯班本來欲托魯雲彩留在鳥龜山照應一切，但魯雲彩若與他一道，做甚麼也行，但要與她分開，決不答應，魯班其實也不捨與魯雲彩分開，見魯雲彩死活不肯，也就答應與她同行。魯班轉而請求魯鐵匠夫婦，代他照顧娘親，魯鐵匠夫婦毫無二話，一口便答應了，反勸魯班不必擔心，彼此是一家人，他夫婦二人必定悉心照應。

魯班稍作安排，不敢遲緩，立刻便與魯雲彩出發了，兩人離開鳥龜山脚，便風馳電掣的一路向南面掠去，不知不覺，已奔行了近百里路了。

魯班內力精湛，半點不覺疲困，但魯雲彩女孩兒家，內力又比魯班差了一截，因此不覺已呼呼喘息了。

再奔行了一段，魯雲彩見魯班仍然一路向南，漸而已越出魯國境內的泰山，開始進入南蠻楚國的地域，沿路有山翻山，有水涉水，絕不偏離向南的方向，也並無歇息的念頭。魯雲彩心中不由又嘆又氣，心道：這見鬼的魯班小子，必定是急瘋了，連人家疲困也不知道了……但又不敢喊累，怕魯班趁機趕她回去。

魯雲彩無奈，只好繞了個彎

兒，氣喘吁吁的忽然問道：「喂！魯班哥哥，你這般東、北、西不走，偏要向南，趕鬼似的，爲甚麼呢？莫非你已知悉義父的下落了麼？」

魯班想也沒想，便決然的道：「爹爹的下落雖仍難判斷，但他必定是向南而去了！」

魯雲彩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忙道：「爲甚麼必定是向南而去？義父難道不會向東、向西、向北麼？」

魯班道：「不然，我設計的飛鳥，取其御風飛行之利，只有順風，才可發揮其日行千里的威力，爹爹駕飛鳥而行，必然被風牽制而行，而目下吹的是北風，北風必然向南，由此可以判斷，爹爹所駕的飛鳥，必定是向南飛了！」

魯雲彩一聽，不由又喜又氣，喜的是她這位魯班哥哥，臨危而不亂，處事越發縝密從容了，氣的卻是他這見鬼的小子，自恃自己內力精湛，半點不體諒她這位女兒家的雲彩妹妹！

魯雲彩又嘆又喜之際，忽然掌心一熱，原來她的小手兒，已被魯班握住了，隨即一股渾厚的熱氣，從她的手腕中直傳入體內，她不知道，魯班哥哥面冷心熱，其實無時無刻在關懷雲彩妹妹，因爲魯雲彩

早已從「造物之父——造大哥」口中獲悉，世上有一種助人的功夫，叫「經脈輸氣」，內力高強的人，只要向內力弱的輸送真氣，便立刻可以化弱爲強，持久奔行而不倦了。

魯雲彩不由欣然低笑一聲道：「謝謝你，魯班哥哥！」

魯班亦輕聲道：「你謝我甚麼？」

魯雲彩笑道：「謝謝你以內力助我趕路啊，原來你也牽掛着我的，是麼？」

魯班見魯雲彩笑靨如花，俏目如水，心中亦不由一蕩，含笑道：「是又如何？」

魯雲彩格格笑道：「我很喜歡啊！」

魯班面上不由一紅，在男女私情這等事上，他比不上魯雲彩的爽直，掩飾的笑道：「其實是魯班該謝你的。」

魯雲彩道：「你爲甚麼謝我？」

魯班道：「此行是救我爹爹，連累你辛苦奔波，不該謝你麼？」

魯雲彩道：「甚麼謝不謝的，你這位神通廣大本事的魯班，不趕我小妹妹回去，我就感激不盡啦！」

魯班忍不住衝口而出道：「其實我又怎會捨得與你分開……哎，不說這些啦！」

魯雲彩耳中終於聽到魯班一



句「私情話」，她不由樂得格格大笑，心中一派得意，也忘了說話，兩人一路風馳電掣，向南面的楚國腹地掠去。

此時，距被中原諸國視為南蠻的楚國都郢城（今湖北省江陵縣）三十里外的拾回橋上，有兩位「玉面妖艷」、「千面幻變」的女郎，正在橋上漫步而行，兩人神態似十分悠閑，但視線卻不時瞟向天際，似乎正等著甚麼天降之物。

略一會，那「千面幻變」的女郎，忽地低聲對另一女郎道：「旋波姐姐，你判斷的今日必有奇物，自北而來，從天而降，刻下已過午時了，爲甚麼毫無動靜？莫非其中有甚麼差錯麼？」

「旋波姐姐」微哼一聲道：「天降奇物，必可取悅楚侯熊繹這莽夫，吾已算準，豈有差錯！千月妹妹稍安毋躁，不久自有分曉！」

原來這「旋波姐姐」，便是善於「玉面妖艷神功」的姐姐，此時已化身爲「旋波仙子」。而「千月妹妹」自然便是精於「千面幻變神功」的玉姬，此時也化身爲「千月仙子」。姐妹二人，奉師傅東夷姥姥之命，爲「復有蘇國大計」，不惜再度犧牲色相，入南蠻楚地，在楚侯熊繹身上大做功夫，終於把楚侯熊繹迷得如痴如醉，對她姐妹二人言聽計

從，近日，姐妹二人，又接到東夷姥姥（化身爲黑白婆婆）的密告，洩露齊國將生內變，令姐妹二人積極策劃一項驚人行動……因此緣故，「旋波姐姐」和「千月玉姬」姐妹二人，才秘密潛出郢城，在三十里外的拾回橋上守候。

就在此時，北面天際，忽地順風飄來一物，其形似鳥，比鳥大數十倍，其色黑中摻白，雙翼撲騰，御風飛掠滑翔，其怪異奇特，令人目瞪口呆。

千月玉姬目力不差，她乍睹一下，亦不由一怔，隨而衝口而出道：「旋波姐姐……神機妙算哩！奇物果然飛臨了！天啊，這可是甚麼仙神所製之物？」原來千月玉姬亦已發覺，於天際飛翔而來的，絕非天然活鳥，而是不知甚麼「仙神」造出之物。

旋波姐姐已目注天際，盯着那「天鳥」，她的神色亦一陣驚詫，暗道此物果然亦非天然活鳥，因其飛行比活鳥稍呈呆滯，活鳥身子忽高忽低，迴旋掠飛，但此物卻只能御風而行，且不能升降，始終保持距地面百丈左右，但正因並非天然活鳥，便更令人驚駭，當世人中，誰能製出此驚天飛行器具！

旋波姐姐已驚異之際，千月玉姬忽地低叫道：「不得了！旋波姐姐，這『大黑鳥』上，竟有人乘騎

呢！天啊，那人莫非真的已成『仙神』麼？當真驚人之極！」

旋波姐姐已沉吟不語，神色冷峻，忽地冷哼一聲道：「不錯，的確可以載人飛行，千月妹妹，假如吾等擁有如此神物，用於攻防窺探敵情，是否可以天下無敵！」

旋波姐姐已微一思付，又目注天際越來越近，也越來越大的「黑鳥」，默算一會，忽冷笑一聲，道：「放心！千月妹妹，吾擔保它很快便會停降下來了！」

千月玉姬奇道：「爲甚麼，旋波姐姐，如此高度，就算合我二人之力，只怕也難令它停降下來呢！」

旋波姐姐已微微一笑，忽地伸手指橋側的大樹，道：「你看，樹上枝葉，擺動是否已緩慢輕微了？」

千月玉姬聞言忙轉向側面大樹一看，點點頭道：「是啊！旋波姐姐，樹枝原來亦猛然搖擺，此時卻只剩下樹葉在輕搖晃了，這說明甚麼呢？」

旋波姐姐已道：「這說明北來之風，行將停矣！那異物須靠御風而飛，風若停止，異物必降，只要降低至三十丈距離，它便休想再遁走了！」

千月玉姬一聽，大喜道：「姐姐神機妙算，今日合該獲天降奇

寶，有此奇寶相助吾等行事，便當真如虎添翼矣！」

千月玉姬說時，從北吹來的勁風，果然越來越輕微，最後戛然而止，樹上的細葉，也紋絲不動了，此時，天際的「黑鳥」，也恰好飛到拾回橋上空不遠。

「姐姐！妙！妙！那大黑鳥果然開始向下降沉了呢！」千月玉姬喜得低叫道。

旋波姐姐已凝運內力，盯着「大黑鳥」不放，此時不待千月玉姬話落，忽地沉聲道：「快！千月妹妹快蓄積內力，準備助我圍住天降異物！」

千月玉姬一聽，不敢怠慢，當即默運「千面幻變神功」，以便準備接應助力。

此時天際的「大黑鳥」，已緩緩的開始沉降，它果然全靠御風而飛，一旦風力減少，以至停頓，它便頓失承托，不但難飛，反而沉降下來了。它初離地面足達百丈，漸而降下二、三十丈，它的身形也越來越大，上面已清楚見到，有一位粗布衣的老人正騎乘著，但似乎已驚得失了自制，身子亦左搖右擺，驚險萬狀。

旋波姐姐已一見，立刻沉聲喝道：「快！你我同施神功，罩住『大黑鳥』，令其緩緩而降……千萬不能讓它摔壞了！」

旋波姐姐已凝運「玉面妖艷神功」，忽地向半空的「大黑鳥」拍出一掌，她的內力真氣破空而上，嗤嗤有聲，凌厲之極，但上升了二十多丈，便似乎力有不逮，嬌俏的身軀亦搖晃起來，千月玉姬一見，不敢絲毫遲疑，立刻運力拍出一掌，按在旋波姐姐的背上，送出她的「千面幻變真氣」。旋波姐姐已正感吃力之際，驟獲助力，心神一振，她與千月玉姬相處之密，早已兩位一體，心亦如靈犀互通。於是「千面幻變神功」與「玉面妖艷神功」相匯，威力陡增，嗤嗤破空之聲再度轉厲，嘯嘯直上，呼地一下，觸着半空的「大黑鳥」了！

只見「大黑鳥」的巨大身軀忽地搖了幾搖，似欲掙脫從下而上的吸力，但吸力異常強烈，又無風可御，因此「大黑鳥」的雙翼雖仍在撲騰，終於抗拒不了，黑色的身軀向下加快沉降了！

「大黑鳥」越向下，越接近地面，它所受的吸力便越大，更無法脫離「吸力」的牽制，它距地面越來越近，五十丈、三十丈、二十丈、十丈……終於轟隆一聲，降落在橋面上了。

「大黑鳥」上的老人，此時受地面的撞擊力一震，才驚醒過來，他睜目四顧，但見一切皆十分陌生，在他面前，卻佇立着兩位神秘的艷

女郎，他不由失聲驚呼道：「好厲害的黑鳥啊！天！它到底把我載乘到甚麼地方來了？」

老人面前的兩位艷女郎，自然便是旋波姐姐和千月玉姬姐妹，只見旋波姐姐已忽地伸手一擺，阻住千月玉姬上前，向老人溫柔的笑笑道：「老人家，你這隻『大黑鳥』很厲害啊！竟然可以於空中飛行，但爲甚又忽然降下來呢？」

老人迷惑的搖搖頭道：「姑娘，老朽怎知道……它的確飛行了好遠一段路，但見身下山、水飛渡，已不知距起飛地有多遠了……但到了此地，忽然靜止，再而竟降了下來，休想再前，向上飛行啦！天，這兒到底是甚麼地方？姑娘又是誰家女子？哎，老朽倒似做了一場大夢也！」

老人說時，千月玉姬俏目緊盯着老人家的「大黑鳥」，神色充滿垂涎，不由又欲上前，以便盡快攬獲，據爲己用。但耳際忽地傳入「密音」：「千月妹妹，切勿輕舉妄動！若令這老傢伙生疑，吾等欲以此器具作復國應用大計，便盡數落空了！」

千月玉姬一聽，猛吃一驚，亦以「密音」道：「爲甚麼？旋波姐姐！」

旋波姐姐已道：「吾觀此『大黑鳥』絕不簡單，其製作之精妙，天

下無出其右，就連傳說中的『機聖——偃師』，只怕也不外如是也！如此奇物，據爲己有不難，但能爲我所用，便非要弄清其性能機關不可，因此一切須着落於此老傢伙身上呢！萬萬不可令他生疑也！」

千月玉姬一聽，登時不敢妄動，心道：旋波姐姐已到底心思縝密，否則惹怒了這老傢伙，便得物無所用啦！

此時只見旋波姐姐已款款上前，向「大黑鳥」上的老人福了一福，柔聲細氣道：「老人家想必嚇着了，又或者是饑寒難耐，這樣吧，奴家先扶你下來，到寒舍添衣進食，再行上路，如此好嗎？」旋波姐姐已施展她的「玉面妖艷神功」的魅力，令人幾乎難於抵抗。

「大黑鳥」上的老人，雖然已上了年紀，心性比年輕人堅穩，但也不由心中一蕩，在迷惑中添了幾分驚喜，只見他咧嘴一笑道：「姑娘心腸甚好啊！老朽的確於高處不勝寒，可惜卻無法令『大黑鳥』降落，幸而到此地時，終能降臨姑娘所在地！」

他一頓，忽然又想起甚麼，連忙問道：「請問姑娘貴姓芳名？此地又是甚麼地方？」

旋波姐姐已微微一笑，輕聲道：「奴家旋波，這位是我的妹妹千

月，此地乃楚國都郢城三十里郊外，奴家姐妹二人郊遊，恰好遇上老人家自天而降！」

老人一聽，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喃喃的道：「天啊！此地是中原人稱爲『南夷』的楚國，那距我故地豈非遠遠千里麼？但我其實只是在『黑鳥』上過了一天而已！這『黑鳥』當真神妙之極！」

旋波姐姐已一聽，神色一陣驚奇，隨又若無其事地道：「噢！那老人家原來來自千里外的中原地域了？那是甚麼地方呢？一日飛行千里，這『黑鳥』奇妙極了！奴家請問老人家你貴姓？這『黑鳥』是否你所製造的？」旋波姐姐已在笑意盈盈，令人絕不經意中，忽地打探起節骨眼的事兒來了。

老人一聽，果然毫不起疑，歎了口氣，道：「旋波姑娘，實不相瞞，老朽來自千里外的魯國，姓魯，小名小牛，乃一心爲尋小女兒而來也！這『黑鳥』卻並非老朽所造，老朽不過是偷偷乘而出遊吧了！可惜如今流落於千里之外，只怕有家歸不得啊！」

原來這「粗布土衣老人」，便是魯牛，他今早天未亮，便悄悄起來，潛到空地，騎上了「黑鳥」，又依昨日所見，魯班擺弄「黑鳥」的動作，居然被他成功飛上天空，又一直向南疾飛而去。魯牛起初尚大感



得意，心道：班兒只顧與他的雲彩妹妹柔情蜜意，把自己的胞妹魯英忘了，哼！我魯牛也不必靠你去尋她，乘着這「黑鳥」，居高臨下，還怕尋不着英兒的踪跡麼？但「黑鳥」御風風馳電掣，眨眼便向南飛出數百里，到此時，魯牛才忽然醒悟，自己根本不懂駕御，更無法令「黑鳥」降落，如此一來，便尋着英兒也無法救她回家啊！

魯牛心中又悔又怨，悔自己事先不打探清楚駕馭「黑鳥」之法，怨魯班不念兄妹之情，只顧與他的雲彩妹妹快活，漸而魯牛感肚子餓，肚子一餓，身上也越發發寒，他這時才知道，自己已身處百丈之上的天際，高處不勝寒，如此下去，便不餓死、凍死，也必定支持不住，跌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了……魯牛懊悔自己太衝動，也太魯莽，可恨他已無能為力，只可任由運命擺佈！

直到此時，魯牛終於平安降落地面，遇上旋波、千月兩姐妹，他才猛地醒悟，自己的兒子魯班，經三年歷練，不但學成一身神通本事，且心思縝密，他所思所做的一切，已非自己所能領悟了，想到此處，魯牛不由又長歎一聲道：「哎！都怪魯某人莽撞誤事！班兒失了這「大黑鳥」，卻如何去尋救他妹妹魯英呢？」

旋波姐已一聽，心中一動，猛

地便勾起她昔日一段刻骨仇恨，她的俏目中亦不由精光一閃，寒光灼灼，觸之心寒，但她的臉上，依然笑意盈盈，輕聲道：「噢！原來這「大黑鳥」是你兒子魯班的，未知是否他所造的？」

魯牛長歎一聲道：「小兒魯班的本事神通，連我做父親的，也幾乎不認識，當世中除了他外，只怕也無人可造出如此奇物來了！」

旋波姐已俏目中寒光更盛，但笑意也更迷人，只聽見她柔聲道：「魯伯伯原來有一位如此高明的兒郎，當真三生有幸呢！但未知他這等神通本事，乃師承何人？」

魯牛一聽，他本就心中自怨自艾，神思激蕩之下，也不考慮其他，竟衝口而出道：「小兒原來師承一代八卦玄機祖師姜……姜兄弟，但後來另有奇遇，他師承何人，連老朽亦不知道。」魯牛說時，忽地一頓，把「姜子牙」的其中二字除去，因為他想起姜子牙已隱退多年了，不好再向外人暴露。

不料「八卦玄機」四字，就足夠令旋波、千月姐妹二人心中狂跳了！因為她姐妹二人，按年紀可與魯牛同輩，只因有「神功護顏」，才貌如少女，二人一聽「八卦玄機」四字，「姜子牙」三字，猶如三柄利刃，立刻向兩人心胸直刺……復國大計被毀滅之仇，雖歷經數十年，

亦一樣刻骨銘心。

千月玉姬再也按捺不住，她就連旋波姐已的用意也忘了，俏目中寒光凜冽，盯着魯牛，厲聲道：「你姓魯？你的兒子魯班，是否姜子牙此人的徒弟，快說！」

魯牛一聽，見千月姑娘忽然如此凌厲，心中吃了一驚，但魯牛生性固執，吃軟不吃硬，他不由微感不悅，愛理不理的沉聲道：「噢？這位千月姑娘，你怎知「姜子牙」三字？老朽說又如何？不說又如何？」

千月玉姬忍不住氣，正欲發作，旋波姐已暗地向她身上彈了一下指氣，千月玉姬身感微痛，這才醒起旋波姐已的用意，不得不勉強收斂，沒有出手傷魯牛。

旋波姐已已接口道：「魯伯伯不必多心，姜子牙乃齊國侯，天下誰不知曉呢？我妹妹千月，乍聞姜字，吃驚之下，失態衝撞，魯伯伯務請見諒。」

魯牛見旋波姑娘和顏悅色，這才消去心中的不悅，他呵呵一笑道：「倒是旋波姑娘善於體諒老朽，有些事實不便出口，也望兩位姑娘見諒。」

旋波姐已微笑道：「旋波怎會怪你？但依魯伯伯剛才所言，這「大黑鳥」，竟是你兒子魯班所造，神妙之極，的確令人欽佩，魯伯伯

是否可以引見令郎，讓我姐妹二人拜會呢？」

魯牛一聽，不由大感為難，心道：我誤解了班兒一片苦心，偷乘他的「黑鳥」出來，又尋不着英兒回去，有甚顏面見他？況且此地距魯國遠達千里，我如何可以搬運「黑鳥」回去？他心中為難，不由長歎一聲道：「旋波姑娘一番美意，本來不好拒絕，但老朽一時魯莽，偷乘班兒的「黑鳥」出來，可惜卻跌落此地，不但女兒難尋，連兒子的神物亦失落了！這教老朽如何有顏面見兒子？更何況此地距故居遠達千里，老朽饑渴難支，又身無分文，如何回去？只怕在路上便餓死了！」

旋波姐已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老傢伙所言，似發自肺腑，要他誘引擒捉他兒子魯班，教授駕馭「大黑鳥」之法，那是很難了。況且千里迢迢，去到魯國，吾姐妹二人力有不逮，反為不美。何不先把這老傢伙一併運回郢城，再設法誘引魯班自投羅網呢？

旋波姐已心中轉念，便不再追問下去，反而同情的安慰魯牛道：「原來魯伯伯尚有這等為難之處，那便日後再說吧！魯伯伯既暫時無法回故居，不若且到我府上暫住，準備妥當，我再派人護送你回去好麼？」

魯牛見旋波姐已一番美意，教人不能拒絕，不由大為感激，忙道：「如此甚好，但老朽與姑娘素不相識，怎敢受此大恩德呢？而且姑娘府上在何處？若距離得遠，如何能把「大黑鳥」搬運回去？若把「大黑鳥」遺落此地，老朽又不大放心，寧願於此守候算了！」

旋波姐已一聽，不由呵呵笑道：「魯伯伯擔心「大黑鳥」的安全，寧願在此守候，足證其珍貴萬分，我又怎會任由它遺落於此？實不相瞞，我姐妹二人，乃楚國郢城的富戶，今日郊遊，剛好碰上魯伯伯你降落此地，吾姐妹二人又怎會坐視不理呢？」

魯牛一聽，不由大吃一驚，連忙向旋波姐已一瞧，但見她一派雍容華貴，果然絕非普通人家，不由驚喜道：「旋波姑娘原來是千金小姐，難怪心腸如此良善，魯牛有幸遇上，當真幸甚啊！今日打擾姑娘，又蒙姑娘答應護送，老朽感激不盡，日後如何圖報姑娘大恩呢？」

千月玉姬眼見在旋波姐已的誘引下，魯牛已步步進入局中，不由欣然笑道：「這位老人家，你欲圖報我姐姐，還不容易麼？你只須令你兒子魯班……」千月玉姬說到此處，忽然戛然而止，原來旋波姐已已見她說溜了嘴，連忙又向她彈出

一道指氣，制止她說下去。

果然魯牛迷惑道：「千月姑娘，是欲令小兒魯班如何呢？」

旋波姐已眼看功敗垂成，心中又急又氣，狠狠的瞪了千月玉姬一眼，連忙嬌笑一聲道：「我妹妹千月口沒遮攔，急着拜會令郎，強人所難，魯伯伯休怪，此時魯伯伯與令郎遠隔千里，又身受饑寒之苦，又怎能不體諒其中的難處呢！此事魯伯伯也不必放在心上，日後有機會再說好了！目下當務之急，是請魯伯伯隨吾姐妹回郢城，調理好身子，準備妥當，再派人護送魯伯伯回故居便了！」旋波姐已一口一句「魯伯伯」，柔聲細氣，令人不可抗拒。

魯牛不由欣然點點頭道：「旋波姑娘一番好意，老朽便恭敬不如從命啦！」

旋波姐已一聽，心中不由嘿嘿一笑，但嘴裏却立刻對千月玉姬道：「千月妹妹，留魯伯伯一人於荒野，我不放心，我留下來陪着他，你趕回城中，召集車馬人手，助魯伯伯把「大黑鳥」一道先運到城中保存，日後再一併護送回他故居吧！」

千月玉姬一聽，也不敢遲疑，答應一聲，便輕邁蓮步，款款而去，待轉入樹林後面，才猛地運氣，施展輕功，快如閃電的向楚國

都郢城掠去。按她此時的身手，尋常的富戶千金小姐，哪能相比一二？

不消一個時辰的工夫，拾回橋的南端大路上，便見一隊車馬飛馳而來，為數車輛達十輛，人達百名，均精壯的大漢。千月玉姬坐在當先的一輛馬車上，飛馳而近，向旋波姐已笑道：「旋波姐姐，一切安排妥當，這便請魯伯伯上路吧了！」

也不待魯牛答應，那百名大漢便奔到「大黑鳥」前，七手八腳，小心翼翼的把它抬上一輛大車子上。

魯牛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又喜，心道：旋波姑娘不料竟如此富有，立刻便可調集如此大隊人馬車馬，便當日的齊侯姜子牙夫婦，亦不外如是呢！莫非其中有蹊蹺嗎？但她們似乎一番好意，又並無提出任何要求，有她相助，不但可以安然運返「大黑鳥」，更可求她相助，尋回英兒一道返家也！呵呵，這便不枉我魯牛奔波一番呢！

魯牛心中轉念，也就再無異議，欣然坐上為他安排的馬車，與運送「大黑鳥」的大車馬一道，風馳電掣的奔向楚國都郢城去了。

三天後，沿路向南追蹤而來的魯班和偃雲彩，便抵達楚國都郢城三十里外的拾回橋上了。兩人灰塵

滿臉，衣衫不整，顯然日夜奔馳，無休無歇。三日三夜奔行千里，魯班竟毫無倦意，他的內力之高，顯然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了。

偃雲彩內力稍弱，但她路上有魯班相助，不時向她輸送魯班融匯「八卦」與「九鼎神通」的「八卦九鼎真氣」，天下無雙，雄渾之極，因此偃雲彩此時雖然滿臉風霜，但身心卻半點不感疲困。

魯班領先掠上拾回橋上，便忽地戛然而止，不再移動分毫，視線直直的射向橋側的一塊空地上面。偃雲彩隨後而至，她見狀不由一陣驚奇，循魯班的視線望去，只見那是一塊空地，空空如也，根本沒有甚麼驚人的事物。

偃雲彩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魯班哥哥，你盯着一塊空地瞧甚麼？那只是一塊空空無物的山地啊！」

魯班沉吟不語，忽地縱身一掠，躍向那塊空地，伸手一指道：「雲彩妹妹，你看，那是甚麼？」

偃雲彩順魯班手指一看，只見那是一叢被壓倒的山草，不由好笑道：「被壓倒的山草！有甚好看？」

魯班沒有答話，右手突伸一指，沿被壓倒的山草周邊，嗤嗤的射出一縷真氣，指氣射翻泥土，很快便現出一個圖案出來，魯班隨即輕聲道：「可以分辨清楚了嗎？」



優雲彩向地上現出的圖案一看，她的俏目不由閃出亮光，驚喜的低聲道：「魯班哥哥！這不是你創製的大黑鳥的形狀麼？噢？我明白了，這兒便是大黑鳥降落的地方！山草便是被大黑鳥壓倒！看來還完好無缺，為甚竟可安全降落？降落後，又為甚不見了呢？乖乖！這裏面懸着一串悶葫蘆啊！」優雲彩不由尖叫一聲。

魯班微微一笑，忽地又伸手指向橋前的地上一指道：「雲彩妹妹，你再看看那是甚麼？」

這次優雲彩一看，便立刻醒悟了，她不再思索，便斷然的道：「地上印有車馬的痕跡！而且決不止一輛一人一馬，是一隊頗大的車馬隊從這兒駛上橋去呢？噢？魯班哥哥，你斷定已有人運送大黑鳥麼？但義父呢？難道他也甘心被人運走大黑鳥麼？他若反抗，他又不識武功，決非來人的對手，如此一來，義父豈非遇害、被人毀屍滅跡了麼？哎呀！魯班哥哥，你也別傷心難過，雲彩只是胡亂猜罷了！」優雲彩說時，忽地發覺魯班臉色一沉，似被刺傷了心，連忙掩了掩小嘴，添了一句道。

魯班卻微一搖頭，異常肯定的道：「不，雲彩妹妹，我並不擔心爹爹在此被害！」

優雲彩道：「為甚麼？」

才，楚人如此待客，實乃將與大旺之兆，中原諸侯若等閑視之，那是大錯特錯了！」

說話時，已走過城關通道，忽見城樓側面，圍了一羣人衆，吵吵嚷嚷，向牆上貼着的一幅告示榜指指點點，有人道：「不得了！若懂駕御此神物，賞賜黃金萬兩……天啊，這大筆錢財，吾等做生意的商販，便十世也掙不到呢！」

有人笑道：「當然啦！這神物乃人工製造，單是造出此神物之人，已非同小可了，更何況精於駕御？簡直非人是神仙啊！我等凡夫俗子，那是想也休想了！」

有人歎息道：「可惜我並非巧手妙匠，否則這萬兩黃金，便是囊中之物啦！」這人說時口沫橫飛，顯見垂涎之極！

優雲彩耳尖，遠遠聽見，忍不住對魯班笑道：「魯班哥哥，你是否巧手妙匠？」

魯班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優雲彩道：「不是便無話可說，若是啊，眼前有黃金萬兩，正等你去拿取呢！我等身無分文，何不拿來用用！」

魯班笑道：「雲彩妹妹，你窮瘋了麼？天下間哪有黃金萬兩垂手而得？」

優雲彩笑道：「你欲取，那便

魯班道：「按我的判斷，爹爹雖然不懂武功，但身體尚強壯，若有人加害，無論如何會反抗，但此地並無任何反抗的痕跡，也並無任何身體受損的血跡等遺落；而且車馬的痕跡，與『大黑鳥』降落的地方不遠，四周尚有多人踩踏的腳印，這顯然是有人把『大黑鳥』搬運上馬車，爹爹也是在毫無反抗，心甘情願下，跟隨這班人上車去了！」

優雲彩欣然一笑道：「魯班哥哥所算自然不差，看來義父可暫時無礙，但運走大黑鳥的人，為甚如此好心腸，一併把義父接走，又不加傷害……彼等到底把義父和大黑鳥接到甚麼地方去了？」

魯班沉吟不語，他俯身細察地上留下的車轍，微一思付，便決然的道：「馬車從此處過橋，必向南馳去，並無刻意掩蓋去向，因此順車轍追跡，便不難尋着爹爹的下落了！我等再辛苦一會，向南追尋好麼？」

魯班擔心優雲彩太疲困，口氣略感猶豫，優雲彩格格一笑，輕聲道：「魯班哥哥，你不必問我，你但認為該走的，便只管走下去便了！」

魯班道：「你為甚不加反對？」優雲彩笑道：「這有甚奇怪？雲彩不是早就說過，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你也休想把我撇開了！」

跟雲彩妹妹來吧！」

說時，優雲彩已拉着魯班，向人羣中走去，又設法擠到前面，伸手指一指牆上的告示榜，低笑道：「魯班哥哥，如何？」

她忽然一頓，驚奇的低聲道：「噢？榜上所示，這會飛的神物，是否你那『大黑鳥……』」她忽然又一頓，原來魯班正輕輕用手指戳了她手心一下，然後又在她掌心急速寫道：「告示榜所說會飛神物，看來必乃『大黑鳥』無疑！又出重金招聘懂駕御之人，顯然爹爹也落在榜人手上了！」

優雲彩吃了一驚，也在魯班手心中寫道：「為甚作此判斷？」

魯班寫道：「搬運大黑鳥的車轍，入城而沒，顯然已運進城中，又爹爹可能已被騙，吐出內情，對方知悉，才貼出榜文，表面乃招聘駕御之人，實則欲引誘吾等自投羅網呢！且此乃王榜，足證對方的實力強大極了！其中只怕有甚詭計陰謀！」

優雲彩大驚道：「若義父落在楚王手上，以此要脅，若你不答應替其駕御，對方豈肯放人呢？這卻如何是好？」

魯班的手指停在優雲彩的掌心不動，似在沉吟思索，好一會，才決然的寫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決闖楚侯府！」

麼！」

魯班一聽，臉上不由一熱，喃喃的道：「魯班怎會撇下你不理？只是太辛苦你了！」魯班話音未落，忽地又伸出手去，握住優雲彩的小手，微一運氣，身形驟起，牽帶優雲彩，掠上拾回橋，一路向南掠去。

魯班和優雲彩掠行的方向，恰恰是旋波姐已所率的车隊方向，因此不到片刻，一座高城便在山嶺圍繞中陡現出來了。

魯班判斷，車馬的痕跡，必定已駛進城中，也就毫不猶豫，向這座高城疾掠而去，近處一看，但見這座高城三面有山環繞，一面有九道水流，曲折蜿蜒，直向城中流去。不由驀地一頓，失聲歎道：「好一座三屏拱衛、九水迴環的風水大格佳城啊！」

優雲彩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低聲道：「魯班哥哥，這是甚麼時候了，怎的有空審察這等玄秘地脈之學？」

魯班微歎口氣，道：「魯班師承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絕學，有心週遊天下，堪點名山大川貴格龍穴，為世人造福，可惜運途多舛、災劫重重，毫無餘暇達此心願……此時此地，乍睹此風水大格城池！不由便勾出心中未了之願來了，也未知何日方可達成！」

優雲彩大驚，寫道：「如此貿然闖去，必中對方圈套，豈非兇險極了？」

魯班不再逗留，轉身而出，優雲彩未知他如何打算，連忙跟了出來，魯班見四下沒人留意，便決然對優雲彩道：「爹爹之難，因我魯班而起，又怎能畏難不前？我決意闖一闖楚侯王府矣！但雲彩妹妹切勿跟來，你且在城中找個地方落脚，留意動靜，若一切順利，三個時辰未見我回來，你便速離城去，不必以我為念，免遭兇險！知道麼？」

優雲彩見魯班救父心切，知不可阻攔，無奈微歎口氣，道：「魯班哥哥，你放心吧，雲彩自會照顧自己！不過，若等不到你安全回來，雲彩也決計不會獨自離開這楚國都郢城！」

魯班深知優雲彩的脾性，她若固執起來，那是決難動搖的了，無奈亦只好安慰道：「放心，魯班自知尚無人可以把我困住……你一切小心在意，切勿輕舉妄動，待我回來，便可以一道安然離去矣！」

話音未落，魯班已按告示王榜所示的方向，向城南深處疾奔而去，優雲彩怔怔的瞧着魯班的背影，見他一派毅然決然，義無反顧的樣子，不由微歎口氣，暗道你爲了救父，可以不顧一切兇險；你若

優雲彩滿心喜悅道：「好啊！魯班哥哥，你這大心願妙極了！待救出義父和英妹，雲彩必定隨你週遊天下名山大川，堪點那甚麼富貴大龍穴！至於是否可以造福世人，我不知道，但起碼好玩有趣極了！」

魯班不由微微一笑道：「我與妹妹魯英，小時候曾遭地脈之『犁頭符』邪法相害，幾乎生命不保，幸得師傅降臨烏龜山，妙施風水破煞大法，才救了魯班和妹妹的生命，你說這是否可以造福世人呢？但此事待日後再說吧！」

兩人說話間，已走近那座「風水大格城」，向路人打聽，才知這便是楚國都郢城，魯班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楚國被中原諸侯視為「南夷」，甚有輕蔑之意，不料其國都卻有如此風水大格，日後必有大成，倒絕不可輕視了！

走近城樓，卻沒有任何阻攔，守門的兵士對入城之人，均和顏悅色，無任歡迎。魯班和優雲彩大搖大擺而進，兵士不但不加留難，反而向二人含笑笑道：「兩位想必是遠道而來，遠方的客人，楚人歡迎之至！」

優雲彩大樂，對魯班笑道：「這楚國之人，甚為好客啊！」

魯班含笑點頭道：「但凡國之將興，必向外開放，以招納各方人

遇險，我優雲彩爲了救你，又豈會畏縮不前？哼，若楚人敢對魯班哥哥你下毒手，優雲彩管教他楚國翻天覆地！」

優雲彩心中狠狠的立定主意，便舉步向一家飯館走去。她心思靈巧之極，也不知她在飯館老闆面前弄了甚麼法子，那老闆竟點頭哈腰的把她奉為上賓，殷勤招待，優雲彩也不客氣，四平八穩的坐着，便開懷大吃起來。

此時魯班已向城南疾奔了二、三里路，突見一座巨大的府第，聳立於城南正中，門口的匾額上書「楚侯府」三個金漆大字。門口左右分別十名武士，手執鐵槍長矛，禁衛森嚴。

魯班毫不以為意，大步走近，為首的武士厲喝道：「何方小子？甚麼地方不去，竟敢闖到楚侯府來了？」

另一名武士卻笑喝道：「城中甚多熱鬧去處，你想必是遠方來客，不知規矩，快走開，免招殺身之禍！」

魯班毫不理會，依然大步走近來，也不作聲，形如啞巴，不知他打甚麼主意，為首的武士性子暴躁，見魯班毫不理睬，不由大怒，也不發話警告，手中長矛猛地一沉，當胸便向魯班刺去，疾如電奔，決計躲不開這致命的一擊。他



大概奉了主人之命，凡擅闖侯府者，格殺勿論，因此出手絕不留情，另一名剛才笑喝武士，不由歎道：「你這小子，想必嫌命長了！看你走開，你偏闖進鬼門關來！你這不是找死麼？」

不料武士話音未落，魯班已疾伸二指，夾住了長矛尖刃，長矛猛然抖顫中卻休想往前移動半分，魯班默運「八卦神功」中的「火風鼎」一式，內力真氣形如熔爐烈火，沿指尖噴射而出，再傳入武士的長矛中，執矛的武士，忽地如遭電殛，雙手一鬆，閃電般的扔開矛柄，就如他手執的長矛，又化作一條擇人而噬的毒蛇。

長矛便反而落在魯班的手上，只見他二指仍夾着尖刃，尖刃卻如遭烈火熔煉，赤紅一片中後面的矛桿，卻已變得焦黑，就如遭烈火焚燒一般，又聽魯班嘿的一聲嘯喝，長矛便從矛尖起，到長長的矛桿，化作寸寸的斷條，撲撲地掉到地上了。

原來魯班自在千年大禹谷中，悟悉「大禹九鼎神通」，再融匯他本身的「八卦神功」，合二為一，遂一舉飛躍為「八卦九鼎神功」，他以此為根基，再施展「火風鼎」一式，威力比他當日迎擊田家無氏四勇士，何止大了十數倍？簡直可與仙神的「點石成金神通並駕齊驅了」。

魯班露了這麼一手神功，眾武士均呆如木鷄，驚駭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連那出手欲斃魯班的為首武士，亦臉如土灰，神色怪異之極，顯然受了極大的震駭。好一會，這名為首的武士，見魯班並無進一步的動作，才鼓起勇氣，咬緊牙根道：「你……你意欲何為？」

魯班微微一笑道：「這位大哥，相煩進去通傳一聲，就說有懂駕駛神物的人求見楚侯爺！」

為首的武士一聽，面色又不由一變，此時是由土灰變作青白了，他喃喃的抱怨道：「你……你怎的不早說清楚了？楚侯爺早有旨傳下，令小人等，但有懂駕駛神物的人求見，不分男女老幼，均無任歡迎，決不許加以留難啊！」他一頓，又瞥了魯班一眼，輕聲道：「這位小哥哥，吾感佩你雖然神功蓋世，卻並不咄咄逼人，存吾生命，因此有句話奉勸！」

魯班微笑道：「大哥有話但說無妨。」

為首的武士道：「實不相瞞，自王榜貼出去後，自稱懂駕駛神物的人很多，但均被那萬兩黃金迷昏了，進楚侯府時活生生的，出去時卻是直挺挺的了，你知道為甚麼嗎？」

魯班笑容不變，道：「為甚麼？」

為首的武士道：「楚侯爺果然熱心招賢納士，廣聘天下人才，但有真本事者，必獲厚待，但亦最恨那等財迷心竅，欲蒙混過關的奸詐之徒，一經考證虛偽，必殺毋赦！小哥哥神功雖然蓋世，但那神物非同小可，有等自稱會駕御的巧手名匠，鬍子白了，也難逃掉腦袋之厄哩！小哥哥年紀輕輕，若自付有不及之處，趁早離去，免自招其禍啊！這為首的武士，有感於魯班的寬厚，說時神態誠懇，絕非惡意的，與剛才的暴躁，已判若兩人似的。」

不料魯班卻從容一笑，道：「多謝大哥指點，但仍請進去通報一聲便了！」

為首的武士沒法，只好親自進內通傳去了，不一會，他便神色複雜的疾步而出，向魯班道：「小哥哥，侯爺有請……哎，這未知是禍是福呢？」

## 為救生父 勇鬥姐己

不一會，魯班便被武士引領進侯府的正殿，亦即楚侯熊繹與羣臣商議國事的大殿，大殿正中，高懸了一隻風乾了的大老虎，炮製的技巧想必甚精，這大老虎張牙舞爪，虎目圓睜，猶如活虎一般無異。老虎的下面，擺了一張虎案，

兩張鳳案，左右夾護虎案，坐着一位虎背熊腰的王者，魯班心道：這必定是楚侯熊繹無疑了。但虎案兩旁的鳳案，卻令魯班暗吃一驚，因為坐着的，竟是兩位女郎，衣飾華貴，似乎是王妃的身份，但兩人臉上，竟罩着一層神秘的白光，俏艷露於外，但內裏卻密不透風，難窺其秘，這是魯班出道以來，首次在世上人的身上，發現如此神秘的罩體白光，因此不由令他暗吃一驚。

虎案、鳳案的四周，環立了近百名精猛勇士，眼中精光閃爍，太陽穴高聳，顯然均武功深不可測之輩。

此時，引領魯班進殿的武士，見魯班挺立不動，不由暗驚，連忙悄聲提醒魯班道：「上面便是楚侯熊繹大人，左右是楚侯妃，你快上前跪拜！」

魯班微微一笑，大步上前，在距虎案十丈遠處停住，卻不下跪，僅向楚侯熊繹俯身一揖，道：「草民拜見楚侯爺！」

喂！年輕人，見了寡人，怎不跪拜？」

魯班朗聲道：「草民平生只拜三人，一拜師、二拜父、三拜母，若不在此三人之列，便請饒恕草民無禮。」

楚侯熊繹一聽，大笑道：「呵呵，你自稱懂駕御神物，年紀輕輕，想必拜了一位了不得的師傅，因此拜師那是千該萬該的！又父母生你育你之身，自然該拜，你拜此三人，與寡人倒不謀而合也！好，寡人不怪你便了！」

魯班一聽，不由目注楚侯熊繹一眼，但見他虎背熊腰，濃眉環目，口大鬚密，不怒而威，且印堂帶紫，貴氣洋溢，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楚侯爺大有王者之格，難怪他得坐如此風水貴格之都城也！但為甚他有此王者貴格，處事卻流於陰狠狡詐呢？當真奇怪也！

魯班轉念之際，楚侯熊繹又道：「年輕人，你眞的懂得駕御會飛上天際的『神鳥』麼？」

魯班一聽便知「大黑鳥」必定落在楚侯熊繹手中無疑，既然「大黑鳥」在他手上，那爹爹的下落，也就不問而知了！魯班心有思忖，便坦然的點點頭道：「不錯，草民的確可以駕御『神鳥』直上藍天！」

楚侯熊繹就喜歡魯班的從容勇氣膽色，此時一聽他確懂駕御神

鳥，不由大喜，忙道：「好極了！來人，快搬出神鳥到此，待寡人一開眼界，見識、見識！」

魯班卻立刻接口道：「楚侯爺，草民演練駕御之術時，卻先求恩准草民一個要求！」

楚侯熊繹心癢難熬，連忙道：「是甚條件？快說！金銀財寶，寡人無不答允！」

魯班淡然一笑道：「非也！楚侯爺，草民只求先見一見與神鳥同降之人，若此人安然無恙，草民才有心思演練駕御之術呢！」

楚侯熊繹一聽，想也不想，便又大聲道：「這有何難？來人，把與神鳥同降楚地之人帶來殿上！」

「等一等，侯爺！」就在此時，熊繹左面鳳案的妃子，忽地嬌喝一聲。

熊繹不由一怔，隨又向那妃子含笑道：「旋波美人，你又有何高見？為甚等一等呢？」

原來熊繹左右鳳案後面坐着的妃子，便是旋波姐己和千月玉姬，兩人自入楚宮作侯妃，施展渾身解數，早已把楚侯熊繹迷得如痴如醉，對她姐妹二人言聽計從，甚至准姐妹二人參議朝政國事，旋波姐己和千月玉姬，自把「大黑鳥」和魯牛運中城中，已把魯牛關於一座石牢中，衣食不缺，但欲想走動，那便比登天還難，旋波姐己又施展妙

計，說動熊繹，貼出王榜，以重金作餌，引起天下人注目，以便把魯牛的兒子魯班誘來，因為旋波姐己已深知，若不懂駕御，那「神鳥」亦如廢物矣！

此時旋波姐己見熊繹如此魯莽一下便相信了殿上的小子，更欲把魯牛帶出來，不由大驚，暗道：假如這小子真的是魯班，他的神通本事，必可令熊繹信服，甚至允他父子安然離去，那便如放虎歸山，日後必成自己復國大計的心腹大患了！在旋波姐己的算計中，不但要把「大黑鳥」作為復國工具，設法學懂駕御之術，又要把製造此物的人毀滅，這才算得上是天下無雙；同時更要趁機把姜子牙的傳人除去，以免再次被其破壞復國大計，旋波姐己的妙計，一箭三雕，縝密周詳之極。

她因此立刻便發聲阻止熊繹的魯莽了，只見她向熊繹嬌媚的一笑道：「侯爺，你想想啊，假如這小子不懂駕御，只是虛張聲勢，欲救神鳥上之人，那豈非一切落空了？神鳥亦因而得而復失，臣妾可是為侯爺的安邦定國大事着想啊！」

熊繹一聽，不由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該先問清楚，否則被人愚弄，寡人便被中原諸侯笑話也！」

熊繹一頓，即向魯班道：「

喂，年輕人，你說善駕神鳥，可有甚憑證？」

魯班並不知熊繹身邊妃子是誰，他只發覺兩位妃子的身上，均有一層白光罩住，難窺其秘，此時一聽左面的那位妃子「旋波美人」發話，熊繹即刻立刻狐疑起來，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這位「旋波姐己」好厲害啊，楚侯熊繹竟對她言聽計從，如此看來，今日的對手並非楚侯熊繹，而是他的兩位妃子了，這比楚侯熊繹本人，似乎更難對付。

魯班心念電轉，便不敢猶豫，決然的露了一手，他的目的已不在乎得回「大黑鳥」，只要能以「大黑鳥」救出父親，他就心滿意足了。因此他朗聲回道：「楚侯爺，草民知道，神鳥形似大鵬，其色黑，雙翼可撲騰而高飛，是麼？」

熊繹自己對「神鳥」亦不甚了了，因此含笑向旋波姐己道：「旋波美人，是否如此呢？」

旋波姐己一聽魯班的陳述，心中突突一跳，雖然是簡單的數言，但已足以證明，殿上之人，必定是魯牛之子魯班無疑了，因為「神鳥」的形狀特性，除當日在場的魯牛、千月和自己三人外，便只有製造「神鳥」的人才會知悉，而且準確無誤，比自己更為透徹，旋波姐己確證了這一點，便更不能讓魯牛露面了。



只見旋波姐已向熊繹嬌媚的笑道：「侯爺啊，這小子所說雖大致準確，但也並不足以證明他確會駕御神鳥呢！其中只怕有奸詐之處，為防萬一，此事由臣妾處置好麼？」

熊繹觸着旋波姐已的笑容，其中已隱含了她的「玉面妖艷神功」，不由心中一蕩，原來的招賢納材之心，不由便被消融了。他呵呵笑道：「旋波美人既肯為寡人代勞，好啊，依你所言便了。」

旋波姐已微微一笑，眼波驀地射落魯班身上，不動聲色的道：「嗯，你所說的神鳥形狀，果然被你說中，但也並不出奇，只能證明你會見過神鳥一面而已。」

魯班不知旋波姐已打其主意，不由道：「為什麼？」

旋波姐已道：「因為你必定是姓魯名班，乃與神鳥一道降落在楚地之人的兒子，你既然是此人的兒子，自然便有機會目睹神鳥的形狀啦，是也不是？」

魯班心中不由又一凜，暗道：按她所言，爹爹必定受她迷惑，把所知的內情均洩露了，今日之事只怕更添困難重重，魯班無奈點點頭道：「不錯，草民姓魯名班，乃乘神鳥之人的兒子，但這又如何呢？」

旋波姐已微微一笑，道：「那

你此行，必定是為救父而來啦？」

魯班眼見旋波姐已着着搶佔先機，自己的心思已被她一口喝破，無奈又只好道：「不錯，魯班的確有此打算。但為人兒子，千里救父，乃天經地義，並不為過啊！」

熊繹畢竟尚有幾分清醒，聞言便呵呵笑道：「很好，兒子救父，人之常情，寡人甚為欣賞你的孝心，但你也大可放心，寡人已下令善待你的父親，他好端端的完好無缺也，只要你教會寡人使用神鳥，便不但容你父子安然回去，且重重有賞，決不食言。」

魯班見熊繹意態絕非作假，心中便不由又一動，暗道：按楚侯熊繹的運格不差，大有王者風範，亦有招賢納材之心，他處事之糊塗，似乎是受了外來的誘惑，這外來的誘惑又源自何處呢？

魯班因對熊繹有幾分好感，便不欲令他太難堪，他微微一笑道：「楚侯爺，魯班斗膽請問一句，為甚欲使用神鳥呢？神鳥雖然可以高飛天際，但高處不勝寒，當中隱伏兇險，侯爺又何必冒此大險呢？」

楚侯熊繹呵呵大笑道：「吾祖宗有訓，弱法者非熊氏子孫，死後亦不得入太廟，吾何懼兇險哉？寡人只要獲此神鳥相助，千里來去，一日可至，且高高在上，洞察天地

萬物，則天下於吾掌中矣，中原諸侯，尚敢輕視我大楚之國，視為『南夷』麼！」

熊繹一頓，目中精光灼灼，投射魯班身上，道：「魯班，假若你肯為寡人效力，替寡人駕御神鳥，即吾楚國之大功臣，寡人決不會虧待於你，黃金萬兩、錦衣美食、榮華富貴，均可任你選求也！」

魯班一聽，不由微笑道：「楚侯爺，魯班來此目的絕非追求這些，僅是為救父而已。而且駕御神鳥，須有先決條件，否則雖懂駕御亦不能展翅高飛。」

熊繹不由一怔道：「是甚條件？你且說說！」

魯班道：「實不相瞞，此神鳥絕不可沾染血腥之氣，若以之來遨遊天地，遍賞名山大川、風光形勝，則自然無遠弗屆，勝任自如，自若以之來征戰爭殺，被血腥之氣衝撞沾染，立刻便會自行降落，甚至銷解毀滅，人鳥同亡，可怕之極啊！」

熊繹虎眼一瞪，不悅道：「魯班，你怎知道神鳥不可沾染血腥之氣？吾大楚國以攻伐而自立，豈能不涉征戰殺伐哉！」

魯班毫不畏懼，從容一笑道：「此神鳥乃魯班親手製造，豈有不知之理？我奉師訓，當日製造，便已立下重誓，此神物若他日沾染

血腥殺伐，必鳥毀人亡，絕難倖免！因此若楚侯欲以之來征戰殺伐，招惹血腥，則教授駕御之事，不但魯班怨難從命，且於楚侯而言，亦非吉祥福兆啊！請楚侯三思。」

熊繹半晌無言，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吾大楚國被中原諸侯虎視眈眈，若不以征戰殺伐立國，以攻取為自保，則必亡於中原諸侯之手也，若不沾殺伐征戰血腥之氣，則吾得此神鳥又有何用哉，不如賞個人情，把人、物交還你帶走便了。」

魯班一聽，不由微感意外，心道：若如此善了，足證楚侯熊繹尚大有王者風範，日後有機緣，倒該助他一臂之力啊！魯班對熊繹心存感激，正欲有所表示。

不料就在此時，卻聽旋波姐已冷笑一聲，道：「嘿！侯爺，你被魯班欺騙了。」

熊繹一怔道：「他意態甚誠，似非虛言，有甚欺騙寡人呢？」

旋波姐已微微冷笑道：「魯班這小子，所謂神鳥不可沾染血腥之氣，乃另有目的，欲借此來拒絕讓神鳥為侯爺拓展大計效力罷了。」

熊繹怒道：「這魯班敢如此輕視寡人嗎？他吃了豹子膽不成？」旋波姐已冷笑道：「他有甚不敢？侯爺知否他是誰人的嫡傳弟

可以出這一口惡氣。」

魯班一聽，便知今日之事，決難善了。因為他此時已可確判，楚侯熊繹雖有王者之格，亦坐踞風水貴格都城，日後楚國必有一番作為，足與中原諸侯鼎足而立。可惜熊繹本身殺伐之氣太重，又受兩位「神秘妃子」的迷惑，兩位「神秘妃子」的意圖、野心極大，熊繹受此影響，必成一代亂世諸侯，於天下百姓蒼生，只怕決非福祉也。

魯班心中轉念，他原來對熊繹的好感不由大減，他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楚侯爺，魯班所言，決非虛詐！吾造神鳥之旨，乃造福世人，為後世傳下『天工造物』。因此若為遨遊天下形勝，志氣高潔，魯班可助達成心願；若為征戰殺伐，遺禍蒼生，則魯班決難從命。」

熊繹怒道：「魯班，你的父親尚在吾手上，難道你連父親的生命也不顧嗎？」

魯班微歎口氣，慨然道：「魯班確為救父而來，但若因此而貽禍天下，塗炭蒼生，所救的僅吾父一命，斷送的卻是萬千生靈，又豈能捨大而取小呢！」

熊繹道：「你不怕寡人連你也殺了？」

魯班淡然道：「魯班自知天命，師訓難違，區區個人生死，豈可與天下蒼生相比。」

熊繹嘿然冷笑道：「魯班，寡人知你身負上乘武功，你進門所露的一手，吾已接報，但任你神功蓋世，亦決難生離楚地！」熊繹見魯班富貴不能動，生死不可搖，頑強之極；又知他是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來歷不凡，心中不由又愛又恨，他極欲把魯班收為己用，但若不成，也決不想他留在世上，日後與己為敵，因此他此時心中矛盾，尚未決定如何處置。

魯班淡然一笑道：「天地育生萬物，萬物皆有繁衍生息之權利；上至王侯，下至平民百姓，亦不外如是！」

熊繹眼見魯班果然已置生死於度外，決不會屈服，不由恨得牙癢癢的，若因此而下令擒殺，又有點難捨，心中矛盾極了，半晌無言。

就在此時，忽聽右面的妃子千月玉姬一聲冷笑道：「侯爺，千萬莫上此人惡當，依臣妾之見，他不過是故作姿態，虛有其表罷了！」

熊繹正感為難，不知如何處置魯班，聽千月玉姬開口發話，不由道：「千月美人，你有甚主意？」

千月玉姬嘿然冷笑道：「此人是否如此厲害，一試便知，難道侯爺麾下百大勇士，亦難降服區區一名草野小子嗎？」

熊繹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不錯，魯班這小子大概仗乃師之威，狂傲之極，何不以實力令其懾服呢？熊繹主意已定，便忽地呵呵一笑，對魯班道：「好，魯班，你既然是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想必大有能耐，你若肯展露一二，寡人或可酌情赦你不敬無禮之罪，你是否敢於應戰？」

魯班一聽，心中不由又暗歎口氣，暗道：世人爭雄鬥勝之心，果然難於逆轉，吾雖不欲以武力示人，但世人皆以武力定勝負，決難難，看來吾亦難於倖免也！魯班心中轉念，便微歎口氣，道：「既楚侯執意如此，魯班無奈也只好答應也，但未知如何比決呢？」

熊繹正欲下令，旋波姐已忽然接口道：「侯爺，魯班既然是齊侯姜子牙的傳人，想必能耐不限於武功，依臣妾之見，可以三種比試定奪。」

熊繹大感興趣道：「旋波美人所言甚是，依你之見，是那三種比試？」

旋波姐已微微一笑道：「侯爺，臣妾素聞姜子牙精於天機八卦之學，又善於兵略攻防之術，更兼神功蓋世，則其弟子想必不會徒有其名吧！因此三種比試，第一種乃比試兵略攻防之術，第二種乃比試天機神算妙法，第三種才比試武功，如此三場，當可令其原形畢露

只見旋波姐已卻從容一笑道：「不錯，魯班確然乃姜子牙的嫡傳弟子也，此乃他的生身之父魯牛所透露，豈會有假，臣妾為楚國大業着想，早就打探清楚明白了，因此侯爺試想想，魯班既為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亦即齊國之人，齊國乃中原諸侯之首，歷來對我大楚國不懷好意，久欲併吞，他又怎會甘心讓侯爺得此超凡神物去威脅中原諸侯呢？由此足證魯班之險惡用心了。」

熊繹一聽，不由驚怒交集，恨恨的道：「魯班，寡人以誠待你，不料你竟如此欺騙寡人，你便不答應寡人的所求，也無須編此藉口來愚弄寡人，寡人若不懲戒你，如何



也！

熊繹一聽，興奮中又為難的說道：「比武功這一場不難，不但百大勇士皆可應戰，寡人亦足應敵，但這『兵略攻防』、『天機神算』比試，卻教寡人為難，何處去尋此等人才呢？萬一勉強應戰落敗，豈非被中原諸侯耻笑吾大楚國麼？」

千月玉姬此時已知旋波坦己的用意，她欲趁此機會顯示她的神通，以達至她一箭三鵰的妙計了。於是便向熊繹嬌笑道：「侯爺啊，你身邊便有此等絕世人才，只是侯爺你忽略罷了。」

熊繹心癢難熬，急道：「此人是誰？千月美人快告知寡人。」

千月玉姬欣然笑道：「此人便是旋波坦姐姐，實不相瞞，吾姐妹二人，自幼便得名師授藝，旋波坦姐天資聰慧，盡得師傅真傳，不但精於兵略攻防之術，且善於天機神算之法，臣妾也略懂一二，若合吾姐妹二人之力，必可挫敗魯班這狂妄無禮小子也！」

熊繹大喜，高興得連連搓手道：「若兩位美人有如此神通本事，則寡人何懼中原諸侯哉！好，便依兩位美人之意而行吧！」

熊繹一頓，又轉向魯班道：「魯班，你意下如何？若知不敵，趁早服輸，只要答應替寡人駕御神鳥，助寡人稱霸天下，則寡人尚可赦你狂悖無禮之罪！」

魯班卻淡然一笑，毫不驚怯，他既已下決心懾服楚國好戰之心，便絕不退讓了。只見他笑容一斂，肅然道：「楚侯爺，然則魯班若敢應戰三場，且分勝負，卻又如何處置魯班父子呢？」

熊繹決然的道：「若你三場比試皆勝，或勝二負一，寡人亦決不再為難於你，任由你父子二人，帶同神鳥離去吧，但若敗下陣來，你便即罪上加罪，當任由寡人處置，或囚或殺或為奴，你亦不許有半句怨言，你知道麼？」熊繹畢竟尚有愛才之意，因此雖在盛怒之下，對魯班亦留餘地。

魯班心道：熊繹此斷，亦不失公平合理，若他非受兩名「神秘妃子」誘惑，便必定不至於如此糊塗了，但事到如今，雙方均已成水火之勢，絕難善了，非要分勝負不可了，因此魯班不再猶豫，決然的點頭道：「很好，便依楚侯爺的裁決吧！但君王無戲言，尚祈楚侯爺莫違此雙方定約。」

楚侯熊繹見魯班如此自負，似勝算在握，心中不由又驚又恨又喜，他猛瞪虎眼，慨然道：「寡人言出必行，決不違諾，你大可放心施為便了！」

熊繹說罷，隨即對魯班道：「第一場比試，乃武功相較。吾麾下

有百名勇士，為首者乃熊氏四兄弟，彼等出手皆合四人之力，但你若自知不敵，亦可選擇其他武士相比，甚至可選擇寡人與你比拚，你意下如何？」熊繹如此容讓於魯班，也甚為少見，因為他深知合熊氏四兄弟之力，當今之世決難抵禦的了。

不料魯班卻淡然一笑道：「魯班所學，乃無極玄功，多多益善，少少無拘，任憑尊意吧！」

熊繹驚喜的大笑道：「好一個『多多益善』，少少無拘的無極玄功，魯班，假如你言過其實，那便是自取其辱了！」他一頓，即大聲下令道：「熊神、熊勇、熊無、熊敵四人聽令！」

熊氏四兄弟一聽，當即一躍而出，向熊繹躬身道：「熊氏四兄弟聽令！」

熊繹道：「你四人且代表吾大楚國，與這魯班小子比試武功，但無須置他於死地，略為懲戒足矣。」

熊氏四兄弟均應道：「吾等遵旨。」

熊氏四兄弟話音剛落，身形驟進，猶如風雷爆發，又如四股狂風，呼嘯一下，便捲到魯班身前一丈了。四人倒甚有大將之風，齊向魯班拱手道：「小兄弟，請賜教！」

魯班微笑道：「熊氏四英請發

招攻魯班便了！」

熊氏四兄弟的老大熊神奇道：「小兄弟，吾四兄弟平生從未聯手應一人之挑戰，你竟敢只接招不出招麼？」

魯班微笑道：「魯班謹奉師訓，行武功之道，均只求自保，不求傷人，一人來攻如是，十人、百人來攻亦如此。四位不必顧忌，只管使出絕招便了！」

熊氏四兄弟一聽，均不禁微微一怔，暗道：天下哪有這等只守不攻的武功？久守必失，此乃武學要旨，更何況集吾四兄弟之雷霆一擊，你魯班又如何可以抵禦？

原來熊氏四兄弟，所練武功甚為奇特，乃集身體為武器的精華。例如老大熊神，精於「鐵頭功」，頭如鋼鐵，石砸不破，刀砍不裂，厲害無比。老二熊勇精於「鐵拳功」，他的雙拳，已練成鐵錘一般堅硬，曾以雙拳擊破紅之鐵來鑄鍛神劍，劍成他的雙拳依然完好無缺。而老三熊無則精於「鐵掌功」，人說「掌利如刀」，但他的「鐵掌」只比刀劍更硬更鋒利。老四熊敵，擅長「鐵腿功」，他腿力之勁，曾經一脚踢爆了猛虎的頭骨。

熊氏四兄弟出道以來，雖然四人合一才能發揮最大的威力，但從來遇上足令四人合一的強敵，就算是來自「天子王朝周家武士」，熊氏

四兄弟亦僅以兩人之力，便足令對手門志全消。如今魯班面對四人合一的威力，竟然只守不攻，那簡直是自尋死路了。

熊氏四兄弟心意互通，眼見魯班年紀輕輕，竟有如斯膽氣，均暗存留力之意，四人均只出四成功力，分從四面向魯班攻來，四成功力於熊氏四兄弟來說，便已足令石破天驚了。

但見楚王府大殿上，突起一陣雷鳴，熊氏四兄弟身形驟變，如鐵頭、鐵掌、鐵拳、鐵腿，四股無堅不摧的鋼鐵，分從四面，籠罩八方，向魯班砸來。魯班就算硬如磐石，亦必定被砸碎了，而且出手快如閃電，四面八方，形如四面銅牆鐵壁，向魯班合攏，魯班便有三頭六臂，亦決躲避不了。

熊繹尚不忘「神鳥」的奇妙，極欲魯班作他的「駕神鳥御者」，絕不想魯班就此命喪當場，因此見狀知道厲害，連忙發聲叫道：「熊氏四人！不可傷其生命！」

不料熊繹話音未落，熊氏四兄弟已怪叫連聲，因為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魯班竟然消失了，他的身形太快，以至熊氏四兄弟收招不及，老大的「鐵頭」，撞到老三的「鐵掌」上；老二的「鐵拳」，卻砸到老四的「鐵腿」上，只聽「轟！」、「隆！」的兩聲震响，大殿也似乎為

之晃搖，四人合擊之力，果然驚人。此時熊氏四兄弟各接了自己兄弟的一招，均蹬蹬蹬的各自退了三尺。幸而四人均心存憐意，未出全力，否則撞正之下，不能傷敵，四人反倒自傷了。

熊氏四兄弟怔了一會，老大不相信的齊聲道：「魯小兄弟，你如何避得吾四人的雷霆一擊？」

此時魯班的身形，自上而下，又活生生的站立於熊氏四兄弟面前了。

只見魯班從容一笑，也不加隱瞞掩飾，坦然的道：「四位熊氏大哥，小弟使的乃是師門『八卦玄功』之『地風升』一式，僥倖避過如此威猛雷霆一擊。」

原來魯班的「八卦玄功」，師承八卦祖師姜子牙，但經他三年大禹谷歷練，悟悉「大禹九鼎神通」，兩者融匯、相輔相承，已一躍而成「八卦九鼎神通」了。例如「火風鼎」一式，與魯班在齊迎擊田氏四勇士時，威力何止大了數倍？此時就計算子牙現世，亦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感慨，而「地風升」一式，則是魯班把「八卦玄功」之十四式與「九鼎神通」融匯後，精縮成「八卦九鼎神功」十六式的其中第十二式，其威力有如地風，又瞬間衝天而起，化有形為無形，神妙之極。例如魯

班悟創的「大黑機鳥」，其基本原理亦以此「地風升」一式為根基。

當時在熊氏四兄弟雷霆一擊之下，亦唯有精妙絕倫的「地風升」一式，可以避開。而這等不可思議的「神功妙招」，在魯班演練之下，乍現於世，自然令人驚駭了。而後世的絕頂輕功，例如少林派的「踏葉渡江」，武當派的「梯雲縱」，甚至現代的高科技「垂直升降機」等等，無不源自魯班悟創的「地風升」神功原理。

當下魯班雖坦然直道，但在場中人，包括武功蓋世的熊氏四兄弟，均難明魯班這一式「地風升」的精妙奧秘，因此也就絕對難以分出勝負了。

熊繹見熊氏四兄弟，均怔怔的發呆，魯班亦一派從容淡靜，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這算什么？到底誰勝誰負了？」

熊氏四兄弟回答不了，亦不想回答，因為四人均極自負，素以為合四人之力，當可天下無敵，但不料如此雷霆一擊，連魯班的影子也碰觸不了，這到底算是勝還是負？雖然四人均暗暗心驚，剛才若非留力，全力一擊之下，擊倒的不是魯班，而是自己四兄弟非死即傷了，這其中似乎隱含某種「挪移幻變、化有形為無形」的精妙武學奧秘。熊氏中的老大熊神，先就隱隱發

覺，但要他在如此尷尬的時刻，坦然道出，他卻決沒有這等氣量。

魯班也含笑不語，似乎對勝負渾不為意。

大殿上沉默間，旋波坦已卻忽然冷笑一聲道：「魯班，武功之道，重攻不重守，你這般一味閃避，不敢接戰，便是輸了。」

熊繹不由亦大聲道：「是啊！寡人欲觀精彩的比試，似這等不戰不鬥、不勝不負，怎可分出高下呢？」

魯班一聽，不由微笑道：「武功之道，攻與守均為上乘之學，攻即防也，防即攻也，又豈分彼此？若世人以為攻必定勝於防，魯班不自量力，便大膽以防迎戰吧！」

旋波坦已冷笑道：「魯班，這可是你說的，既然如此，你便不要閃避啦！」

魯班慨然道：「魯班所學，乃武功中的防守之道，既然以防迎攻，自然不加閃避也！」他轉而又向熊氏四兄弟拱手道：「四位大哥，既然必欲分出勝負，那便請以全力攻我，不必存憐憫之心了！」

熊氏四兄弟一聽，知魯班已睚出，剛才四人出手並未盡全力，心中均不由又驚又奇，暗道這小子果然鬼神莫測，似已洞悉自己的武功根底了！這魯班到底有多厲害呢？四人均不由萌生全力試試魯班斤兩



的念頭，只見老大熊神向三人目視一眼，熊勇、熊無、熊敵三人均微一點頭，熊神便向魯班道：「如此，魯小兄弟小心了。」

話音未落，四人即身形驟變，四人竟合四為一，大殿之上，只見一片「鐵頭、鐵拳、鐵掌、鐵腿」的晃動，瞬即化作一股猛如風雷的威力，向魯班湧至！這是熊氏四兄弟平生第一次施展「合四為一」的功夫，果然石破天驚。

魯班一見，也不敢大意，隨即以「八卦真氣」護住全身經脈要害，身形一動，瞬即化作一個「鼎」狀，屹立原地，渾身冒出絲絲熱氣。原來這片刻之間，魯班已進入「八卦九鼎神功」中的「火風鼎」一式，身如「小鼎」，迎接熊氏四兄弟的「合四為一」的驚天威力。

熊氏四兄弟的「鐵頭、鐵拳、鐵掌、鐵腿」，分明已觸着魯班的身影，卻無聲無息，只有無數驚人的熾熱火花閃爍，就像鋼鐵被投進熔爐，兩者相拚、火花激濺。

原來魯班的「八卦九鼎神功」十六式的「火風鼎」，在他的手下，威力倍增，他渾身上下，四面八方護體真氣瞬間已化作一座威力無比的熾熱熔爐，熔爐裏熾紅的鐵水沸騰，足以銷融被投進去的堅硬鋼鐵。

熊氏四兄弟的「鋼鐵神功」威力

驚人，但魯班的「火風鼎」卻恰恰是它的剋星。因為熾熱的熔爐可以融化任何熔鐵，攻守之間，但看彼此的功力如何，此消則彼長，彼長則此消，「鋼鐵神功」遇上「火風鼎」的防守，就看誰的內力持久強盛。這既是一場攻防之戰，亦是比拚內力，魯班的「防守」，已把對手的「攻」亦化作「防」了。

熊氏四兄弟此時亦已明白這一點，無論熊神的鐵頭、熊勇的鐵拳，還是熊無的鐵掌、熊敵的鐵腿，均感自己最犀利的武器，碰上了最厲害的「防守盾」，這面「防守盾」不但柔韌如水，刀砍不斷，且熾熱如熔爐，足以銷融任何堅硬的「鋼鐵」！

熊敵是四人中內力稍弱的一個，他先就感到自己的「鐵腿」尖端，已開始隱隱生疼，接而已緩緩銷融！

熊勇雖然是老二，但他的「鐵拳」，由於困熱而集中，碰上「熔爐盾」，便比老三的「鐵掌」更快遇險，已開始吱吱冒煙了，老三熊無，亦不好過，他的「鐵掌」雖然散熱較快，但指尖恰好最弱的部份，他此時有如火灼，痛切心脾。

老大熊神的「鐵頭」，雖仍完好無缺，但他已知今日碰上大剋星了，因為他碰上的「熔爐盾」，不但足以銷融四兄弟的「鋼鐵攻擊武

器」，更可怕的是會導熱，熔爐的熱量，沿他的「鐵頭」絲絲鑽入，已從頭部直抵他的心胸了，熊神深知，只要對手的「熱力」再加猛三分，他的心胸必被燒成焦炭，心胸被毀，他的「鐵頭」也便成了「死人之頭」了，可怕！可怕！這到底是甚麼功還是仙法？熊神心中不由哀叫一聲。

就在此時，熊神耳際忽地傳入一縷細如蚊蚋的尖音道：「熊大哥，功力所限，此刻我只能對你一人傳音，若在平日，當可一音分傳百耳也，你若聽到，便把頭搖一搖便了！」

熊神心中駭然，他已知此尖音乃對手所發，雙方猛烈比拚內力之際，他一人應戰四大高手，竟仍有餘力傳出「密音」，這等功力，簡直非人是神仙了，熊神至此已再無絲毫傲氣，深知碰上如此威力的對手，他四兄弟勢必無一可以倖免，因此連忙把「鐵頭」左右一搖，以示會意。

立刻，他的耳際又有尖音傳入：「很好！熊大哥既已會意，便即明白，今日攻防之拚，實兩敗俱傷的慘烈局面，我不想楚國痛失護國精英，上了奸人惡當！欲尋一個彼此皆可接受的退身辦法，你等只要加催三分功力，作猛烈一擊，則吾便可以脫身了。」

熊神一聽，連忙又點了點頭，

雖然他大感驚駭，因為魯班此時面對的，已是他四兄弟的七成功力，若再加多三分，他是否可以抵禦如斯威力？但此刻已不容他細思，否則便是四兄弟皆化身飛灰湮滅的厄運。熊神危急中連忙向其餘三人傳意，四人心意互通，均不敢存任何留力之想了，蓄勢待發，以作最後的雷霆一擊。

魯班卻緩緩收攝功力，先迎熊氏四兄弟的狂力一擊，雖然他自知如此一來，他自身兇險極了，但為存楚國的護國精英，他寧願自己冒險。

突地，只聽熊氏四兄弟轟然一聲怒嘯，身如四道風雷閃電，向魯班再一次撞擊。這一次卻似乎平淡多了，只見魯班悶叫一聲，身形已退彈出十丈以外了。但也奇怪，熊氏四兄弟不但沒有趁勢追擊，反而原地不動，身形晃搖，四人均臉色蒼白，微微喘息。

熊神一見，不由又驚又喜又奇，忙道：「熊氏四人，汝等已贏了麼？」

熊神向魯班一望，但見他挺立於十丈之外，雖然面如金紙，顯然剛才他的借力反彈脫身，已受創，但身軀依然紋絲不動，顯然功力絲毫未損。如此相形之下，熊神不由長歎一聲，向楚侯熊繹道：「回楚

侯，剛才一戰，攻亦即防，防亦即攻；因此退亦足進，進亦是退！結果則是吾等未勝，魯班未負呢！」

熊繹大奇道：「為什麼？寡人分明見魯班已被汝等雷霆一擊震退十丈，兩軍相逢，進即贏，退則負也！」

熊神道：「不然，實不相瞞，吾等兄弟四人，剛才實已陷生死一線的境地，吾等之『鋼鐵神功』，碰上的卻是當世無匹的『熔爐』，結局只能是慘被銷融，魯小弟兄存仁義，容彼此全身而脫離兩敗俱傷的結局便了，根本算不得勝或負也，望楚侯明鑑。」

楚侯熊繹向熊氏其餘三人問道：「是如此嗎？」

熊勇、熊無、熊敵皆齊聲道：「確是如此！」

熊繹深知熊氏四兄弟的威力，如今四人皆異口同聲，足證所言不虛了，他不由盯着魯班，愛恨交集，喃喃的道：「魯班，魯班，單憑你與熊氏四兄弟不勝不負的結局，你便足可以成為楚國的大勇士了，為甚你硬要拒絕寡人的一番好意，不為楚國稱霸天下效力？」

魯班淡然道：「這是人各有志的緣故吧。」他一頓，又朗聲道：「第一場既不分勝負，尚有兩場比試，魯班已準備接戰矣。」

熊繹無奈道：「第二場乃『兵略

攻防』之戰，非武功所能定奪輸贏，旋波美人此仗只好由妳出戰了。」

旋波姐已一直留意魯班與熊氏四兄弟的比拚，她越瞧越心驚，到最後比拚雙方終於全身而退，無勝無負，她便更添恨意了。因為旋波姐已已窺悉魯班的功力，與他師傅姜子牙相較，已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能不令她心驚，視為大敵。而且旋波姐已尚有另一番心思，她深知楚侯熊繹麾下有大勇士，但真正的護國棟樑，卻是熊氏四兄弟，這亦是旋波姐已尚存顧忌的主要原因，若把熊氏四兄弟除去，或者廢其武功，則自己在楚國便無所畏懼，為所欲為了，因此她極欲熊氏四兄弟與魯班鬥個兩敗俱傷，一箭雙鵰，除掉兩大心腹之患，不料卻雙方皆可全身而退。

旋波姐已不由更恨魯班，在心中狠狠的叫道：「魯班，吾姐已今日不殺你，日後必成吾心腹大敵！」旋波姐已心念電轉，便決然的一躍而起，道：「不錯，這一仗，旋波便代楚國出戰吧！」

於是旋波姐已走下鳳案，與魯班分站一張城池沙場兩面，比試驚人的「兵略攻防」妙法。兩人面前的城池沙盤，設有城牆、城牆，以及各種用於進攻或防守的器具模型，小小沙盤，實即一個攻防戰場。兩

人的比試，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因此不但殿上的武士目灼灼的注視，就連熊氏四兄弟與熊繹本人，亦忍不住走下虎案，站於沙盤前面，留心審察。因為楚侯熊繹，祖宗家訓，三年不出兵，視為耻辱；五年不戰，死後不得進祖宗廟堂，因此對這等「兵略攻防」之法，他豈會掉以輕心忽視？

\* \* \*

此時魯班與旋波姐已相距不足一丈，他趁機目注內力，向旋波姐已射去一縷目力，但見她身周果然罩着一層淡淡的白光，憑魯班此時的功力，亦僅可透穿白光的一小片，魯班不由心中一凜，暗道：此乃「運命玄光」，非修煉上百年，難達此超凡境界，而旋波姐已貌似青春少女，她怎能修煉到如此境地？

魯班心中生疑，但他的目力僅可窺透她的「運命玄光」一小片，尚難判斷她身潛的奧秘。魯班無奈，只好暫時拋開弄清旋波姐子來歷的念頭，集中精神，應付了這一場「沙盤戰場」再算了。

魯班沉吟不語之際，旋波姐已忽然發聲道：「魯班，你欲如何比試呢？為了公平，吾許你提出辦法便了。」

楚侯熊繹喜道：「好啊！旋波美人果然甚有大將之風範呢！既然如此，魯班，寡人准你自提比試之

法吧！」

魯班的「兵略攻防」之學，源自師傅姜子牙的教授，已非同小可，足以為百戰百勝之將材，再加上他在大禹谷中，悟悉大禹親傳的「九鼎神通」，上有大禹集洞天悉地而匯聚的精華，魯班的「兵略攻防」之學，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足以統御王者之師了。

只見魯班從容一笑，道：「比試之法，簡單之極，可分九試便了。」

旋波姐已道：「是何九試？」

魯班道：「首四試此攻彼守，後四次此守彼攻，最後一試可以兵略而斷判之，旋波姐子以為如何？」

旋波姐已見魯班從容之極，憑她的「神機妙目」，竟難窺透魯班的虛實，無奈只好點點頭道：「首四中四後一，各分攻防，如此比試尚算公平，便依你之法吧！」旋波姐已一頓，暗道：你魯班精於防守，吾偏要你先暴其短，於是接而搶先道：「比試之法由你先提出，攻防之道便該由我先選也，我旋波便選防守吧！」

如此一來，魯班在首四次比試中，自然便只能選擇攻堅之法了。旋波姐已以為逼魯班先暴其短，以收先聲奪人之效。不料魯班卻欣然道：「很好！



那魯班便斗膽先攻也！」

魯班說罷，即毫不遲疑，伸手取來沙盤上的各等小工具，飛快的擺弄嵌裝，很快便造出一具精巧的器具，形狀奇特，莫悉其用。

旋波姐已嘿嘿笑道：「吾防守之城牆高達四丈，你如何攻我？」

魯班從容一笑道：「吾之攻城器具，以大木為床，下裝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許；中置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為屏障，內以人推進，不畏箭矢；抵城牆下，則起飛一梯於一梯之上，合二為一，高達四丈五尺，居高臨下，足可攻破四丈之城牆也！」

魯班突以此攻城器具，天下無雙、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旋波姐已不料魯班心靈手巧如斯，不由一陣發怔，說不出破解的法子。

楚侯熊繹在圍觀的武士驚歎聲中，不由睜得眼花，他也不理這攻城器具是對手魯班的怪創，就如娃娃見了喜吃的糖果，那管你何處而來，他不由拍掌道：「好極了！好一座攻城工具啊！妙，妙之極了，就算你城高牆堅，一樣可以立刻攻破，這當真是攻必勝守必敗啊！」

楚侯熊繹乃一國之君，他這般一叫，便即作了裁決，首仗比試，是魯班的「攻」勝，旋波姐已的「防」敗了，再無人敢有異議。

楚侯熊繹又興致勃勃的道：「很好，魯班，你這攻城器具叫甚名號？」

魯班也不隱瞞，坦然道：「此物用於登城進攻之用，高可入雲，便稱『雲梯』也不為過。」

魯班此言一出，在場楚侯熊繹，以至熊氏四兄弟為首的楚國勇士，均大聲喝采道：「雲梯，雲梯，當真是攻城必勝守城必敗的神利器啊！」

就因魯班當日與旋波姐已的「沙盤妙鬥」，他首創的「雲梯」，便成為當世以至後世的攻城器械，無數城池的被攻克，皆由此而引致，這或許是魯班當日所始料不及。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

當下魯班聞喝采聲只淡然一笑，並不為「勝」喜，亦不以「敗」憂，神態悠然之極。

旋波姐已亦不料魯班心靈巧手如斯，原來她以為魯班只精於「八卦玄機」，於這等實戰的「兵略攻防」妙法上必定是門外漢，她又如何知道，魯班身負「大禹九鼎」上所載的造物神通？但此時旋波姐已已騎虎難下，唯有傾全力與魯班一「拚」了。

只見旋波姐已嘿嘿一聲冷笑，忽然道：「哼！你那什麼神利器『雲梯』，也絕非攻無不勝，吾自有妙法以破之！」

熊繹一聽，亦大喜道：「吾楚國之軍，不但善攻，亦須善守，旋波美人既有妙法破此攻城利器，快說出來寡人聽聽！」

旋波姐已得意的笑道：「吾之妙法乃用一種守城器具，名曰『叉竿』，製法乃於木竿上裝一鐵製橫刀，使用之時，既可抗拒敵之利用雲梯爬城，於敵雲梯靠近城牆之時，用叉竿的橫刀順着梯把將其推倒，更可沿梯把向下切割，把敵手切斷，則雲梯攻城，亦足可抗拒守城也！」

熊繹一聽，撫掌大笑道：「好！好一柄『叉竿』，果然是剋制攻城雲梯的利器，魯班，攻防第二場，乃旋波美人勝啦！」

魯班微微一笑，隨即伸手往沙盤把「雲梯」拆了，再造了一個奇特之車。車分五層，下裝八輪，每層有梯可供上落，車頂有天橋，車下有撞木，外面以厚牛皮披覆，內裝各種武器，形態古怪奇特之極。

熊繹一見，大奇道：「魯班，這是什麼？可破旋波美人的『叉竿』利器的麼？」

魯班從容一笑道：「叉竿可破高處攻城的雲梯，但亦不足阻吾攻城。吾此車乃上下攻城之用，攻城時，把車子推至城腳，利用車上天橋衝至城上殺敵，下面則以撞木撞毀洞穿城牆，如此上下夾攻，無論

城多高固，亦一樣可以攻破城池。」

在場中人一聽，不由又發一陣喝采聲，皆道如此上下夾攻的攻城器具，當真厲害之極，決不能抵禦。熊繹作出判決，攻防第三場比試，是魯班的「五層車」勝了。從此，魯班悟創的「五層車」，也就成了後世的攻城利器。甚至現代的攻城裝甲車，其攻防結合的特點，亦與魯班的「五層車」原理一般無異。

打後的五場比試，由熊繹裁決，旋波姐已勝三負二，魯班則自然是負三勝二。不過，八次以相易位攻防的比試，依然是四比四，不勝負的局面。

魯班對勝負似乎渾不為意，一派從容鎮靜的神色，旋波姐已卻沉不住氣了，她目灼灼的盯着魯班，一字一句的道：「魯班，第九局乃『兵略』，一局定輸贏，你敢應戰麼？」

魯班微微一笑道：「也無不可，旋波姐子請出題目比試吧。」

旋波姐已等的正是魯班這一句話，如此她便可以搶佔先機，立於不敗必勝的地位了，只見旋波姐已嘿嘿一笑，隨即大聲道：「魯班，吾現有雄兵百萬，攻你十萬弱兵，以泰山壓頂之勢，看你如何應戰。」

旋波姐已此言一出，在場中人

均不由微歎口氣，暗道：你魯班不幸讓對手搶佔先機，定下必勝題目，你已必敗無疑了，試問你十萬弱兵，又怎可與百萬雄師抗爭呢？旋波姐已此難題，也未免有太刁鑽之嫌。

就連楚侯熊繹，亦呵呵一笑道：「呵呵！魯班，這百萬雄師，有如吾之楚國軍力，用以攻取僅兵力十萬的弱國，你就算有通天本領，亦決難抵禦，這一局你已然必敗無疑矣！」

不料魯班卻從容而笑道：「楚侯爺，只怕未必。」

楚侯熊繹大笑道：「好！若能於此絕對不利之局，你能反敗為勝，寡人便判你無罪，放你父子安然離去吧了！」

魯班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隨即朗聲道：「吾面對百萬雄師，僅得十萬弱兵，表面看來身處絕境，必敗無疑。但戰場之上，瞬息萬變，一切皆在於靈活調動也，當其時，魯班決不會與敵硬拚，而從十萬兵力中，抽出二萬，二萬再分作二十隊兵馬，每隊千人，分四面八方與敵百萬雄師週旋。」

魯班話音未落，旋波姐已已冷笑一聲道：「魯班，汝十萬弱兵，本來兵力已極微，再分出二萬，又分為二十隊，每隊千人，去迎戰吾之百萬大軍，這豈非以卵擊石，自

尋死路麼？」

楚侯熊繹亦感駭然道：「魯班，你竟如此膽大包天，區區每隊一千人，去迎戰百萬雄師嗎？這不是白痴便是瘋了！」

魯班卻從容道：「不然，吾十萬大軍，雖然分出二萬，再分作二十隊，每隊千人，去迎戰敵之百萬大軍，表面看來，此乃以小戰多，必敗無疑，但實際上決非如此也。吾以二十隊千人之小軍，引動敵之百萬兵力，敵為應付吾之二十隊千人小隊，必亦分作二十路軍，如此則敵以五萬兵力為一隊矣。當其時吾再以餘下的八萬大軍，集中攻其一路五萬兵力，則成八萬合擊五萬疲兵之局，必可消滅。然後吾再尋機再滅其另一路，假以時日，必可大舉消滅敵之有生力量，而吾之十萬兵力則日益壯大，最後化弱為強，盡殲來犯之強敵也。」

魯班朗朗道來，楚侯府大殿上，好一會陷入寂靜，似乎人人均在思忖其中的「兵略」奧妙，到底楚侯熊繹先就按捺不住心中的驚喜，大聲道：「魯班，你這是什麼奇謀妙計？」

魯班微微一笑道：「這或許便是以弱勝強的兵略吧！」

熊繹忙道：「有何奧妙？」

魯班道：「此乃集中全部，分散強敵為小部，再以吾之全部擊敵之小部，積小成多，當可化弱為強。」

此時，大殿上才又騰起一片讚歎聲，似乎直到此時，包括楚侯熊繹在內的在場中人，才明白魯班展示的「兵略」的神妙。

楚侯熊繹也沒多言，他忽地目注魯班，衷誠的道：「魯班，憑你之材，足可為相為帥，吾有兩個辦法，解決今日之爭，其一是我即日拜你為楚國統兵大元帥，楚國百萬雄師，均由你統轄，榮華富貴，即日可就！」

楚侯熊繹此言一出，眾皆聳然動容，因為「統兵大元帥」之位，至今仍由熊繹自任，他竟肯賜給魯班，足證他對魯班的激賞了。

不料魯班仍毫不動容，淡然道：「第一個辦法呢？」

熊繹一聽，不由微歎口氣，道：「這第二個解決辦法，寡人委實不願提出，但吾有諾，不可反悔，無奈而行吧，吾即放你父子安然離去，但你須依吾一個條件。」

魯班道：「是甚條件？若涉征戰血腥之氣，則恕難從命。」

熊繹道：「非也，恰恰相反，吾只要你答應，日後諸國之爭，你須答應永不助別國攻楚國，嚴守中立和平，你只要答應，則立刻可以讓你父子安然離去矣！」

魯班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熊

繹果然尚有幾分精明，他的意思即是吾既不肯為楚國效力，則吾亦不可為任何第三者所用。雖然流於偏激小氣，但也是為他楚國利益着想，也無可非議也！魯班這般轉念，又暗道自己反正也決不願涉及血腥爭鬥，便答應亦無妨啊！

不料就在此時，千月玉姬卻忽然發聲道：「侯爺，萬萬不可！」

熊繹一聽，一怔道：「為何什麼？千月美人！」

千月玉姬道：「侯爺，你想想，魯班不但是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更是魯國之人，因此他對齊、魯兩國有難，必不肯坐視不救；而齊、魯兩國，為中原諸侯之首，日後必與楚國為敵，雙方爭鬥一起，你以為魯班尚會嚴守中立嗎？屆時或明或暗，必助齊、魯兩國，則侯爺今日放他離去，豈非放虎歸山成後患嗎？」

熊繹一聽，不由又狐疑不決了，他沉吟的道：「那如何處置也？」

千月玉姬冷笑道：「剛才不是約定，三場定勝負嗎？第一場算是不分勝負，第二場也算是魯班勝了，但尚有第三場，比試神機妙算，勝負尚未可預料，怎可便放魯班父子離去也。」

楚侯熊繹一聽，無奈的歎了口



氣道：「不錯啊，魯班，千月、旋波彼等堅要與你比試第三場，既已約定在先，寡人亦無話可說，你便先行應戰再行裁決吧！」

魯班一聽，也並不驚怒，因為他早已預知，今日之事，決難善了，爹爹的危難未消，怎會如此輕易便得解決呢，他淡然一笑道：「既兩位妃子欲比試第三場，魯班也無法拒絕，這便比較一下吧！」

熊繹見魯班並不拒絕，大喜道：「妙極了，寡人正想見識一下你師門絕學八卦玄機也，這便各出神機妙算，比試一下便了。」

熊繹話音剛落，旋波姐已即刻接口道：「魯班，你欲如何比試？是面對面比試？還是各自獨處靜室？」

魯班一聽，不由心潮一陣激蕩，他對師傅的尊崇極深，別的皆淡然處之，但涉及師門榮譽，則便勢必全力維護了，只見他濃眉一抖，傲然道：「吾之師門技法，博大精深，光明磊落，又豈須於靜室施為？面對面比試可也！」

旋波姐已一聽，心中不由一聲冷笑，暗道：你魯班果然極重師道之尊，豈能不中吾計，原來旋波姐已早就伏下一條剋制魯班的妙計了。

只見旋波姐已不動聲色道：「好極啦，魯班，吾便與你面對面比

試好了。」

說時，千月玉姬早就指揮武士，安排了兩個座位，彼此相距不到五尺，這個距離，便氣息也可相聞了。

旋波姐已微微一笑，已坐上左面的座位，魯班無奈，也只好坐上右面的座位。兩者相距僅五尺，果然可以氣息相聞。但旋波姐已置體的「白光」依然嚴密，魯班於此咫尺距離，亦僅可射穿白光的一小片位置，憑此小片透視對方的奧秘，那是十分艱難的。

兩人相對僅一會，旋波姐已便忽然嬌笑一聲，俏目中媚光大熾，觸之令人心旌搖蕩。但魯班內力深厚，依然神色安詳之極。旋波姐已心中微微冷笑，暗道吾之「妙物」一出，你便是金剛也被融化了，但口中卻微笑道：「魯班，吾已可判你的奧秘也！」

楚侯熊繹此際心癢難熬，連忙道：「是甚奧秘？旋波美人不必有任何顧忌。」

旋波姐已果然近年「神算之術」更為精湛，只見她目注魯班一眼，即微微一笑道：「魯班，你的姻緣線已動，近日必已遇上一位心愛的女子，且彼此已心心相印，彼此傾慕了，是麼？」

魯班一聽，眼前不由浮出優雲彩的倩影，心中一蕩，接而又暗吃

一驚，心道：不料這旋波姐亦如此精於神鑑之術，連吾命宮奧秘亦被她窺破了，在心神震蕩之下，他不由點了點頭，喃喃的道：「是，不是，是亦難言，不是亦不好說，就算乃如此吧了！」

魯班如此神態，無疑是向人承認，旋波姐已的推算無誤了。

楚侯熊繹不由大笑道：「妙！妙之極了，旋波美人神算準確，但算出的亦是美好美事啊！魯班，輪到你演示神機妙算了。」

魯班一聽，也沒作聲，此時猛地浮出優雲彩的倩影，不由令他更心急斷此事。他連忙收攝心神，默運「八卦真氣」，聚於目中，然後驀地向旋波姐已的身上射去。但見視線依然受「白光」遮蓋，只露出小片內在形狀。魯班無奈，只好激催功力，凝聚於那小片洞口，沿旋波姐已的秀髮開始，一路滑落，移到她的身上。這就如一面聚光鏡，逐片逐片的透視對方。

映入魯班「目力聚焦鏡」中的，先是旋波姐已的秀髮，只見她的秀髮長而密，且髮尾捲曲如鎖。按「八卦玄機」的「人間道」，魯班心中不由暗道：髮長而密者，主女人權慾心極重，為求滿足此權力慾，勢必不擇手段，而髮尾捲曲如鎖，則主其一生劫難重重，直至終逝，均難逃此困鎖也！而她的運命，又因

極重的權力慾而加重劫難，其中兇險重重，令她憂患而終。

魯班師承的「八卦玄機」果然乃不世奇學，單憑旋波姐已的頭長秀髮，便可窺其運命過半了。但魯班尚有未明之處，例如她的身世來歷，便決非單憑秀髮可以判斷了。魯班無奈，只好凝運內力、收攝心神，向下滑落。卻只見旋波姐已的臉上忽然「白光」暴熾，竟把魯班的「目力聚焦鏡」亦反射而回，魯班無法在她臉上審察，只好再往下移落。

忽然，魯班渾身一抖，神色突變迷惘，原來他的目力往下移落，滑過旋波姐已的頸部，抵她的胸部時，旋波姐已的「罩體白光」忽然驟斂，因此魯班的目力，便可透窺其胸部，魯班的「八卦真氣目力」根本來不及收攝，一幅他不想亦不該見的誘人圖景，便驟然攝入目中了！

那是一幅足令天下男子心旌搖晃的圖景，雪白的玉胸上面，一對粉紅雪白的女子玉乳，在上下跳蕩、搖曳生姿，魯班平生未見如此誘惑圖景，又正值血氣剛盛之年，如何能抑壓氣血的沸揚？他的心也突突的狂跳起來了。

就在此時，魯班與旋波姐已相距不及五尺，氣息可聞，一股淡淡的幽香忽然從旋波姐已的玉胸內散

發出來，直射魯班的嗅覺。魯班本已心神浮蕩，乍聞此神秘「幽香」，不由更火上加油，他但感一股強猛

的熱氣，自腹下丹田騰衝直上，直入心胸，登時熱血沸騰，連臉孔也漲紅了。

這一切均落入旋波姐已的眼中，亦全部在她的算計之內。原來「白光」驟盛驟斂，故意讓魯班窺其女人之秘，再發「幽香」，一切均是旋波姐已的「玉面妖艷神功」施為。「幽香」也非同小可，名為「玉魂散」，是旋波姐已當年迷惑商紂王，特意練製的，塗於體內，無影無形，但凡男子聞嗅，即會慾念大熾，更高深的功力，亦難抑止。更厲害的是，男子嗅聞之下，若不能發洩，便會熱氣攻心，必定血盡氣斷而亡。

魯班此時，便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了，擺在魯班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不顧一切，借女體來發洩，而大殿上，與他最接近的便是旋波姐已，他只要走出一小步，便可達到，但如此一來，魯班便犯下「辱妃欺君」的彌天死罪，而且勢必被天下視為「禽獸」一類，另一條路便是任由自己經脈盡斷而亡了。

就在魯班生死兩難、渾身劇震之際，他的耳際，忽地已鑽入一縷軟綿綿的甜蜜音響：「魯班，吾千月勸你，莫再頑固抗拒了，只要你

答應為吾姐妹的復國大計效勞，你立刻便可獲得解藥，當可令你重出生天。」

魯班在極度痛苦中，知此乃千月妃所發的警告，他心中不由大駭，暗道：原來旋波、千月兩妃，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均為了一個「復國」的目的，她姐妹二人，拚命迷惑楚侯熊繹，目的亦不外如是，既然如此，由楚國發難，則天下戰禍必起，百姓蒼生危矣，我魯班又豈能再助紂為虐？

魯班心念電轉，他猛一咬牙，決意趁自己尚有三分自制力，自行了斷，以免墮入旋波姐已姐妹的可怕圈套，魯班心意已決，右手疾伸，向自己的天靈蓋猛拍而下，他此時尚殘存的三分功力，這一拍之下，他的天靈蓋必定碎裂，一代天機聖手也就從此消逝了。

旋波姐已、千月玉姬姐妹，已窺透魯班的心意，但卻沒攔阻，因為兩人已目睹魯班的驚世神通本事，眼下只是猝不及防，誤中圈套，若他逃過此劫，日後便必定是自己復國大計的最可怕障礙了，兩人心思如此，又怎會出手制止？

楚侯熊繹對魯班又恨又愛，他愛他的才華本事，極欲收為己用；但恨他不為榮華富貴所動，甚至封他為「楚國大元帥」亦不屑一顧，因此他又容不得他為別國所用。因此

他雖已發覺魯班有異，心中左右為難、矛盾之極，也沒有出手救助。

但就在此時，熊神、熊勇、熊無、熊敵四兄弟，見狀大喝一聲，四人分四面向魯班發出一股「鋼鐵神功」。魯班此時已失去任何的抵抗力，身體乍遇「鐵頭、鐵拳、鐵掌、鐵腿」四股勁力，登時被打翻飛出三尺，但如此一來，他向自己天靈蓋拍下的掌力，也使拍偏了，僅拍落肩上，這數重打擊，令魯班立刻便昏死過去了。

千月玉姬大怒，盯着熊氏四兄弟，厲聲道：「放肆，誰叫汝等出手？」

熊神凜然道：「回千月妃，吾等曾敗於魯班之手，此恨難消，誓要與他再行比拚，又豈能容他自盡而死，誓要保住他生命，以便日後比試，誰敢暗中殺害他，便和熊氏四兄弟作對，這一口惡氣，便要發洩到其人身上了。」

熊神這一大吼，不由便把千月玉姬震懾住了，熊氏四兄弟的「鋼鐵神功」，畢竟十分可怕，連旋波姐已亦忌他三分，千月玉姬自然不敢輕舉妄動了。但她心中又不甘，轉向楚侯熊繹道：「侯爺啊，快下旨把姓魯的小子殺了。」

楚侯熊繹此時卻長長的吁了口氣，暗道：如此一來，三場比試，魯班一和一勝一負，畢竟是不勝不

負的和局，寡人便不必守諾放他離去，但亦決不可殺他，只要把他困在楚國，日後再想辦法令他降服便了。

熊繹為尋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而高興，只見他呵呵笑道：「千月美人，魯班殺不得亦放不得也。」

千月玉姬恨恨道：「為甚放不得又殺不得？」

熊繹大笑道：「三場比試，魯班和一勝一負一，合計即和局，寡人與他定下的條約，自然作廢，一切重新再議定也，魯班確有將帥之才，寡人極欲收為楚國之用，因此自然便不能放亦不能殺啊！」

熊繹畢竟尚有三分精明，他已瞧出旋波姐已、千月玉姬姐妹二人，似十分忌恨魯班，便斷然的下令道：「熊氏四人聽令，魯班便交由你兄弟四人看管，既不可放他，又不可殺他，汝等好自為之，若少了魯班一根毫毛，寡人必嚴處。」

於是，魯班便被困在楚都郢城的熊府中，雖然身子慢慢康復，生命已無大礙，但在熊氏四兄弟的日夜嚴密監管下，卻也不能動彈半步。後事如何？那是「天機聖手魯班傳奇故事」的另一部內容了。





黑影鄭重地道：「你錯了，小白龍的狠辣，不是什麼『據說』，是事實，破長日、挑黑水、戰七雄、斬五霸，聽清楚，他連寸鐵都沒有用過，若是宰了大的，留下小的，嘿，那就等於留下了追命奪魄的閻王爺。」

幽靈恭敬的道：「是，您萬安，在下仍能安排一次『暗算無常死不知』的！」

黑影冷冷地應了一聲，道：「希望你，現在你可以走了。」

幽靈恭敬的應了一聲，轉身舉步，又飄呀飄的飄出彎巷。

\* \* \*

正二更，黑雲低壓着眉頭，天黝黑，伸手不見五指，一個魁梧的大漢出現在「岳家船貨行」大門外，他看似三十稍過，濃眉環眼目光閃輝，有些威嚴。

他在門口微一停步，接着邁向石階，兩名守門壯漢自暗影中走出，橫臂相攔。魁梧漢子沒等壯漢們詢問，立刻抱拳拱手道：「煩請兩位大哥，上陳貴幫岳幫主一聲，就說黑虎幫雷猛，代父赴約拜會岳幫主來了！」

「請稍候！」左側壯漢轉身奔向內院。剎那，壯漢返回，向雷猛拱手道：「敝幫主恭請雷少幫主移駕內廳。」

雷猛微笑作答，抱拳為禮，坦

步進了岳家船貨行，他沒有回顧，因此並不知道岳家船貨行大門口這時已集結了數十名武林人物，一個半百老者似是首腦，當雷猛背影剛剛消失在巨大「隱避牆」後時，他笑對守門壯漢道：「這位大哥，我們可隨做少幫主進去嗎？」

壯漢怎料及此，點頭道：「當然可以，請！到了裡面自會有人照應的。」

老者笑謝，率眾坦然而進，奇怪的是，這隊人物中，竟還混有一個年不足十歲的男孩子。

雷猛尚離廳內數丈，已由廳中傳出「金龍幫主」「莽金龍」岳震天的開朗朗笑聲，接着一位看來年紀只三旬稍過，模樣兒十分英俊挺拔的中年人，隨開朗長笑聲出現在內廳門口，雷猛緊行幾步，拱手為禮道：「雷猛給岳幫主請安！」

岳震天大步下階，雙手箕張，握住了雷猛雙臂，一陣搖晃，哈哈大笑道：「雷老弟何又來這一套啦，再客氣，就不夠交情了，裡面請！」

雷猛方待舉步，眼前一亮，一位美艷嬌媚無與倫比的佳人，蓮步款擺走出廳外，倚立於岳震天身邊，狀如小鳥依人，但她那黑溜溜的大眼睛兒，却瞟在雷猛那雄壯的胸膛上。

雷猛頭一低，一咬牙，岳震天

龍虎鳳羣雄錄故事之一 / 石中蓮·文  
可飛·圖

## 龍爭虎鬥風雲變



### 中人奸計

秋風蕭蕭，細雨綿綿。天低低的，緊緊的壓在人的心頭；地沉沉灰暗，看不到丈八遠。初更天，大街上已少有行人，隱隱若現在暗影中的那兩盞「岳家（龍記船貨行）」的八尺大燈籠，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昏慘慘的，遠遠看去絕對似是兩團鬼火在搖曳着，擺動着，發出「吱、吱」的單調聲，而使人聽了毛骨悚然。

沙！沙！沙！硬底靴子微擦地面細碎的步伐聲，由遠而漸漸的近了「岳家船貨行」後側的彎巷，終於隱無踪跡。

適時，那兩團鬼火般的大燈籠下，閃過了一條由岳家船行中出來的人影，人影快過流矢，詭譎如同幽靈，飄呀飄的飄過了那條彎巷！

彎巷中極暗的地方，突然有人陰森森的開口道：「什麼人？」

幽靈般的人影停步低聲回答道：「光陰過客，閣下是……」

「不必多問，你祇能回答問題。」

「這……」

「你不服？」字重如山，聲沉如雷！

幽靈般的人影一抖，應道：「日月無光。」

### 雙雄血戰

彎巷暗影道：「天昏地暗。」

在兩句怪異答問下，黑影和幽靈會於一處。

黑影不帶半絲熱氣的問道：「事情順手？」

幽靈答話恭敬道：「托福如意。」

黑影嘿嘿的笑了，說道：「該出場的人幾時可到？」

幽靈道：「準時到達。」

「我要聽詳情，講！」

「是，出場的人，不會誤事，在下安排他們在黑虎幫少幫主後面，然後乘機下手。」

「這是好主意，祇盼你能言行如一，那就功勞大焉，但若萬一有誤的話，你該明白，沒有人能維護你的安全！」

「在下明白，所以作此巧妙的安排，使任何人也想不到，保無萬一失。」

黑影讚道：「好的，的確是十分高明的辦法，記住，事成祇算是成功了一半，懂嗎？」

幽靈受讚，也哈哈笑了，道：「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何況那『小白龍』據說比這條『莽金龍』還狠辣上五分，怎能留他活命。」



又待肅客，突然雙眉一挑，問雷猛道：「雷老弟，背後這些朋友面生得很。」

話沒說完，那不足十歲的小孩子，快三步的走了上來，邊跑邊張開兩條小手臂，笑嘻嘻好甜的對岳震天高呼道：「岳叔叔抱我，抱我。」

一聲「岳叔叔」叫得岳震天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話聲由此中斷，心中念頭快過閃電，若有所悟，記得曾有談及自己道義之友的老哥哥，那「黑虎幫」幫主「黑虎」雷聲遠的一件事，說另有「金屋」暗「藏嬌」，多年啦前曾生得一個孩子，莫非此子……

他心中想着，雷猛可也正聽了那半句什麼「背後朋友面生得很。」的話，轉頭回顧，果然背後不知何時竟多了十幾號武林人物，微頓間，小孩子大叫着「岳叔叔」已奔過自己身邊上了石階，雷猛誤當背後那些人是岳震天的親友。

岳震天也錯料了事，小孩子可已跑上了石階，哎喲，小腿不知怎麼一絆，往石地摔了下去。

岳震天此時不容多想，閃身而到，伸臂把小孩子抱了起來，起身時頭正抬，啊，恰好看到半百老人一掌切向雷猛の後腦門上，祇見雷猛身軀搖搖欲倒。

岳震天沉聲道：「大膽，竟敢

在我金龍幫裡下手動我的貴客，你們……啊……」

雷猛雖即時昏迷，却聽到岳震天說的這些話了，包括最後話聲突斷，變為淒厲無倫兩聲慘叫，他知已生變，可惜再難支持，撲通一聲摔倒地上，人事不知。

\* \* \*

醒了，雷猛醒了，眼睛一睜，竟是倒卧在自己「黑虎幫」的後門口，怪！

他搖搖頭，摸摸後腦，後腦上腫了，他雖然醒了，可也糊塗了。掙扎坐起，遠遠射來兩道黃光，緊跟着一個人喝道：「什麼人，火速報上名來，答話。」

話到人也矯捷趕到，是兩名勁裝大漢，內中之一「噢」了一聲，驚道：「怪，這不是少幫主嗎？」

另一人扶起雷猛，自後門回轉幫中。

雷聲遠前天受了些風寒，在將養中，今天接到岳震天請柬，約三更稍過，金龍幫中商談合營航運事，才諭令愛子雷猛代表赴約，但他對商談的結果十分掛懷，曾問幾次，皆因雷猛尚未歸而作罷。

巡夜幫眾於後門救起雷猛的事，誰敢隱瞞，報了上去，雷聲遠不顧腰酸背疼，立令召來雷猛，詳詢內情。

薑畢竟是老的辣，雷聲遠聽完

雷猛的述說，臉色大變，馬上召集已安睡的愛女游姑，囑其看護乃兄，嚴守本幫重地，加派巡哨，他自己則整裝徒手，率幫眾七虎十二銀刀，飛騎馳向「金龍幫」！

晚了，他來得太晚了，「金龍幫」三友中的三爺李斌，在門前謝拒，紅腫的雙目，等於告訴了雷聲遠這惡耗，李斌聲言已遭不幸，內情複雜，敬謝任何人的叩拜，隨即緊閉上了大門。

雷聲遠老淚縱橫着回到了他的「黑虎幫」，一連下了三道令諭，令諭使人十分驚心動魄，第一道是：茲後黑虎幫兄弟，外出不得帶有寸鐵，違則以叛幫論罪。

第二道：途遇金龍幫幫友，若遭侮辱，立即返幫，不得抗辯，不得動手，違則處死！

第三道是：七虎十二銀刀，日夜分隊巡察幫內幫外。弟兄們外出，必須有外出符牌。無符牌者不得出大門一步。強行外出者，格殺勿論。

游姑心裡不服，無人時向老父抗議，雷聲遠嘆出聲道：「傻丫頭，岳老弟死得冤，死得屈，那天中午，咱們接到的請柬是假的，有人嫁禍並施一石二鳥之計，妳哥哥人在金龍幫中遭暗襲昏迷，醒來身無他傷，人在本幫後門，說將出去，天下那個會相信，由妳哥哥述

說當時情況，當時種種事情看來，兇手恰是隨妳哥哥走進金龍幫的，又在妳哥哥身後，丫頭，調個立場，妳能不認定這是黑虎幫幹的好事嗎？」

游姑傻了，驚問道：「爹，咱們該怎麼辦？」

雷聲遠掃了愛女一眼，以一聲幽長嘆聲，當作回答了。

\* \* \*

人死入土為安，岳震天死了，但沒入土！

一口水晶棺材，使用了秘藥，屍不腐，停在內正廳上，四面緊圍着黑絲厚幔，每面八名幫中兄弟把守，若有所待。

寒霜染白了天地，刺骨勁風令人寒顫，一雙銀絲蟠龍快靴，踏在亮銀鎗上，順那疲憊的玉龍駒四蹄起落擺動着。

數千里奔波，心胸一團復仇烈火，使名震白山黑水年僅二十五歲的小白龍，獨騎入關，闖進中原。

到了，昏沉天際，隱約出現津沽形影，玉龍駒上的小白龍岳震宇，嘴角掀起了一絲殘酷的冷笑，當他接獲了三友報兇噩耗時，連片刻都沒耽誤，催馬加鞭離開了他的「銀龍幫」，他發過誓，血債血還，有一個算一個，他哥哥是怎麼死的，兇手、主謀、餘黨，也非怎麼死不可，他要辦的，他自信一定

能夠辦到。

不過他也曾默默祈禱過天上胞兄的英靈，他要本着俠義本色，不殺一個無辜，除非有人圖謀害他！

想到「有人圖謀自己」這件事，他笑了，無邊的冷酷，也是無邊的淒涼，雁行折翼，苦痛何堪，他緊咬着牙，不止一次的告慰着天上的胞兄說，他會找到兇手、主謀，他會復仇，一定會雪復此仇！

玉龍駒雖是日行千里不見月，夜行八百天不明的寶馬，雖是岳震宇素日所心愛的，但這次他却鞭之策之日行夜趕，料不足，歇不夠，金剛也要磨層皮去，何況是匹馬，目的地是到了，可是玉龍駒可也搖搖欲倒了。

突然，半枯黃紗帳中傳來了聲响，聲响極弱，再加上黃昏秋寒風緊，誰能聽得清楚？

岳震宇毫無覺察，馬乏人困，在「撲嗒撲嗒」的蹄聲中，緩慢地晃過了黃紗帳的一半，突地寒光疾閃，數十股歹毒的暗器，分四面八方射向了岳震宇一人一馬。

「哼！」岳震宇沉哼一聲。

他雙目突睜，亮過閃電。看，他雙膝夾着玉龍駒，一人一馬凌空飛起，一躍三丈，蟬集的暗器襲空，玉龍駒安然落地時，鞍上已失去了岳震宇的人影。

只聽黃紗帳內，慘號聲起，一

聲接一聲，血腥隨慘號飛濺，殘肢血腥凌空飛過，一剎那，聲停、人靜，玉龍駒上又出現了岳震宇的形影。

他才待催馬，亂蹄飛騰由遠而近，他笑了，停馬在路中，等！等即將來到的送死人。

人馬近了，前頭一人已揚臂高聲呼道：「前面可是震宇弟？」

岳震宇也認出了來者，是亡兄盟弟三友中人率十騎來迎。

他和三友范威、高韜、李斌分別已四年了，但形貌並未變，非常好認，客套了兩句，岳震宇立即轉入了正題，手指馬後殘肢及黃紗帳中的斷屍道：「辛苦三位，去看看內中可有認識的人。」

高韜諛笑道：「二弟，放心吧，這事讓我來！」

岳震宇冷冷的哼了一聲：「且慢，先兄死後可有遺命何人承接幫主大位？」

范威肅容答道：「幫主突遭不測，未立有遺命。」

岳震宇一字字如金鐵交鳴般脆响，沉重地說道：「很好，震宇對此有所聲明，在未能偵獲兇手內情時，我要暫代此位發號施令，三位可有異議？」

高韜猶豫未答，范威正要開口，李斌已搶先說道：「這是應該，怎有異議。」

岳震宇掃了李斌一眼，再次轉問范威、高韜道：「兩位怎麼說？」

范威笑了笑，說道：「這還用說，是順理當該的事。」

高韜也接話道：「我贊成。」

岳震宇領首道：「好，名份既定，請各按司職稱呼，現在可去驗看死者了。」

李斌要去，高韜却道：「三弟陪着二幫主，這件事由我來！」

話聲下，高韜已是飛身到殘屍堆中，在黃紗帳內驗看起來，片刻後，他手中緊握着四件黑黝黝的東西走了出來，遞交岳震宇道：「二幫主請過目，這是殘屍身上之物。」

岳震宇目光射向手中之物，赫然是四塊「黑虎」鐵牌，他劍眉一挑，道：「竟會是黑虎雷聲遠門下？怪！」

高韜問道：「二幫主，這些人……」

岳震宇道：「是隱身黃紗帳內，暗中偷襲我的下場。」

范威恨聲怒罵道：「他媽的，這羣東西的膽子可……」

岳震宇突然接口道：「范司櫃，我記得飛簡報喪的是你的筆跡，可對？」

「是，是我寫的。」

「報喪遼東的事，有幾個人知道？」

范威道：「回二幫主，誰都知道，這怪我未能料及有變。」

「算了，今後司櫃處理事務，要加些小心，先兄什麼都比我高明，就是太大意了些。」

三友肅然無聲，羣馬蹄動，大家奔向「金龍幫」而去。

\* \* \*

「范司櫃，這是誰出的主意，擺酒接風？」

范威漲紅了臉，沒敢答話。香風襲人，岳震宇不由回顧，劍眉一挑，話到舌尖尚未吐出，嬌聲已先他而發道：「二兄弟，這接風酒是我吩咐他們擺的。」

聲嬌、人更嬌，正是岳震宇身遭暗算前的利那，那個偎依在他身畔的佳人，如今洗去鉛華，換上素衫，却越發顯得楚楚可憐。

岳震宇被佳人一聲「二兄弟」喊破虎膽，慌忙退步，回顧范威道：「司櫃還不代我引介！」

范威道：「二幫主，這位叫媚娘是幫主的身邊人。」

身邊人絕對不同於「未亡人」，岳震宇自是聽出端倪，表面上雖沒現形色，暗中却有難以描述的痛恨。

引介已過，媚娘笑道：「二兄弟，可是我這酒席擺錯了？」

岳震宇沒抬頭，沉重地說道：「萬里奔兄喪，岳震宇吃不下這



接風酒。」

媚娘一聲幽嘆，道：「二兄弟，聽說前途你幾乎遭了暗算？」

「不值一提。」岳震宇立即封住了話鋒。

媚娘又嘆道：「二兄弟，你當我有這好的心情，擺酒接風？」

岳震宇哦了一聲道：「莫不成這酒還有說處？」

媚娘哀怨領首道：「正是。」

岳震宇振聲道：「事關亡兄？」

「嗯！」

「如此……請！」

如此之後，岳震宇本要加個稱呼的，但無適當的可叫，只好接上個「請」字。

接風酒，飲盡酸苦，酒前話，陳述變情，是機密，話聲，酒香，隨岳震宇的一聲斷喝而終。

原來媚娘本是青樓中清倖人，出身苦，命更苦，班主愛黃白物，接了黑虎幫少幫主雷猛的大把金銀，灌醉了媚娘，悄悄領進雷猛登床，天不作美，媚娘房中大姐不明所以，疑是偷兒，大叫大嚷，還真巧，雷聲遠從客「雙彩樓」，貴客正是岳震天，樓旁「倚紅館」，呼叫聲驚動了岳震天、雷聲遠兩位大爺，等分清內情，媚娘早已驚醒，雖未失身，却有後怕，哭陳於地，雷聲遠怒責雷猛。岳震天豪舉為媚娘贖身，於是媚娘鐵了心，跟定岳震

天，不求名份，不計得失，所為者就是那麼一個人。

岳震天遇難，適雷猛夜拜訪，兇手羣隨行雷猛身後，小孩子曾呼「岳叔叔」，不久雷猛亂中失踪，小孩子也不見了影兒，岳震天倒臥地上，雙目已失，眼眶裡插着一對遍體烏黑的五寸鋼針，這就是內情。

雷猛夜訪，可疑者一，何來孩童？可疑者二，兇手隨雷猛身後是可疑者三。有人劫殺岳震天可疑者四，遠因種自媚娘身上，近因可能互爭地盤，岳震天斷喝聲中有了決斷。

\* \* \*

拂曉，冷雲低，寒霜濃，行十丈，衣履已然半濕。

岳震宇一襲銀衫，腰橫麻索，靴縫白布孝服，在冷雲低霧裡，挺起胸膛，大踏步直向「黑虎幫」堂口走去。

「黑虎幫」總堂口，座落在「沈莊子」的兩側，正如巨虎之踞河海口，吞天靈地氣，得昌隆旺運。

岳震宇單人獨身寸鐵未帶，立於「黑虎幫」總堂口大門前，先冷眼視察四方，好威風，好殺氣，春面含秋霜，銀衫泛紅光，一大步，登上花岡石階上。

兩個人，四條硬臂膀，攔住了進路，道：「是作什麼的？講！」

寒光一閃，八寸銀帖翻出，岳震宇並不開口，以武林中禮，左手五指輕扣自己右腕上，右手五指持帖，拇指之下，餘四指在上，穩穩地往兩名守門壯漢面前一遞。

壯漢也沒開口，更不敢失禮，半躬身，雙手接，帖奉過頭頂，然後轉身，大步捧將進去。

岳震宇暗中點頭，「黑虎幫」不愧為當地與「金龍幫」併駕的大幫口，手下兄弟們，確是見過世面。

銀帖送進，門前又多了一個，手叉在腰間，用一種輕慢而又輕蔑的眼光掃着岳震宇，內中一人黑黑兩聲道：「好樣的，真叫俊。」

誇讚英雄人物，叫一聲「真俊」，也是天大的侮辱，男子有不屈的氣概，女子有嬌美的風範，以俊稱男兒，叫岳震宇實難忍耐，但他却忍了下去，強忍了下去。

第一句沒出毛病，叫「俊」的小子第二句又來了，道：「活像個老姑娘。」

「老姑娘」這三個字，放到其他處，大概是指沒有出嫁過了青春期的「好女人」而言，換到當地，津沽一帶，却是另有講究，把「老」字當「小而美」來解釋，就沒有錯了。

直比岳震宇像個「美俊的小姑娘」，岳震宇不含糊，又忍了下去，那小子第三句又出了口，道：「白白淨淨似個熟透的『小白梨』」

嘛！」

岳震宇雙目暴射出殺人的寒光，正逢大門裡一聲斷喝：「幫主親迎岳翁俠駕」，寒光暴斂，步履聲動，雷聲遠快步而出，漩姑相隨於後。

大門口岳震宇抱拳躬身道：「武林末學，遠東銀龍幫岳震宇問候幫主金安！」

雷聲遠笑扶起道：「雷聲遠得會老兄弟，不虛此生。」

客套已畢，肅客正廳，落座獻茶，雷聲遠不待岳震宇開口，首先說道：「岳二弟，不論你有什麼事和話，可否容我先辦件私事再談？」

岳震宇道：「敢不恭從前輩令諭。」

雷聲遠微一皺眉，回頭揚聲說道：「召刑堂司規！」

刑堂司規的七虎中的老五，「雙翅虎」齊東山，他聞召報名入，躬身肅立，靜待示下。

雷聲遠冷冷地說道：「你可曾聽到那些侮及岳幫主的話？」

齊東山道：「屬下等已查實，是七弟手下的焦剛。」

雷聲遠沉聲道：「辱客於前，敗幫規於後，說，該當如何刑罰？」

齊東山道：「斷一肢，殘舌！」

雷聲遠厲聲道：「就聽外驗身

施刑！」

齊東山恭應，焦剛被拖到廳外，正是剛才口沒遮攔的那個小子，銀刀飛，左臂失，三寸斷，廳內鴉雀無聲，直到焦剛被拖走，仍然無人敢喘大氣。

突地，座上的岳震宇，哈哈一陣震天狂笑響了起來，百數十隻眼睛，都不由怒睜岳震宇身上。

岳震宇視如不見，侃侃而言，道：「好威嚴的幫規，賞罰分明，只可惜若能早些提訓，不使他們那般狂妄，則比事後加刑又高明得多了！」

這話，雖是實情，却傷了黑虎幫上下所有人的心。

姑娘漩姑首先不耐，杏眼一翻，尚未開口，廳中雷聲遠已冷冰冰地說道：「誰敢慢客，老夫將親手刃之！」

漩姑硬生生把已到舌尖上的話，給吞回口中，其餘的人，自更噤如寒蟬，作聲不得。

岳震宇暗服雷聲遠規嚴威尊，表面上却有心冷嘲的說道：「雷前輩位尊威嚴，規嚴法隨，不論所判是或否，皆令出則行，若是亡兄得能如此，又何至為宵小所乘，慘遭不測。」

又是一句諷言，雷聲遠無動於衷，坦誠真摯的說道：「提及岳賢弟不幸事，內中有些詭秘，老夫正

要開誠與岳二弟一談。」

岳震宇哦了一聲道：「所謂詭秘事，可是指雷猛兄適往拜訪，後突失踪，或是有關於憐弱質的媚娘呀！」

這兩句話夠重，大有直指雷猛主謀令人行兇之意。

漩姑惱了，不由吭聲道：「岳幫主，天下事，不能憑一己之念而下斷定，家父剛剛正為這些，要向岳幫主解釋，內中所謂詭秘，非岳幫主所能想象。」

岳震宇冷眼掃過漩姑，一笑作罷，那笑意內，誰都能夠看得出，是存了「不與女子鬥」的嘲弄。

漩姑還要開口，雷聲遠喝道：「為父在座，那有妳說話的餘地，還不後站。」

漩姑不敢抗命，恨恨而退於乃父身後，但那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却直盯着岳震宇，不忿不服之意顯露無遺，岳震宇十分乖巧，視若無睹。

雷聲遠接着說：「岳二弟，你當真誤會了猛兒？」

岳震宇坦然道：「末學不敢相瞞前輩，少幫主當日的行止，的確是太令岳震宇難理解，就算巧合，也未免太過巧合了些。」

雷聲遠道：「岳二弟既然已存此念，老朽若再多言，就是『失言』了，不過老朽有二句話，不吐不

快，一是老朽跟令兄，那不只是道義友，更是忘年交，老朽此心可質天日，信否任由岳二弟了，再者，老朽還發覺，令兄遇刺，內幕複雜，有人心存嫁禍江東之意，並行一石二鳥之計，此非無的放矢，盼岳二弟能冷靜的三思再三思。」

岳震宇笑道：「先亡兄與前輩交深一節，晚輩知道，其餘因未目睹，只有存疑，說到存疑，晚輩現有一事，正想請教前輩台前，望能坦誠賜示。」

雷聲遠道：「老朽知則言，言必盡實。」

岳震宇探手囊中取物，黑虎七兄弟及漩姑，不由人人向前一步，暗護住雷聲遠，岳震宇裝作未見，攤手處，四面虎牌，扔在几上，道：「前輩過目，這可是貴幫主的虎符令牌？」

不用細看，雷聲遠已知符牌真假，十分冷靜的對岳震宇道：「岳二弟，老朽現在要多說幾句話了，但盼岳二弟能容我說完，更盼能沉着冷靜的分辨是非。」

岳震宇真的冷靜下來，冷靜到連話聲都透出寒氣，說道：「是，晚輩從命，但求解釋合情合理。」

雷聲遠沒有答話，却回首揚聲道：「齊東山何在？」

齊東山聞喚而出，恭立聽諭。雷聲遠道：「將現在廳中每個

人領用的符牌呈上，然後去取總簿名冊，快！」

岳震宇心頭一驚，急忙說道：「且慢，晚輩也在遠東開山立櫃設堂授徒，不能不知仁義所在，這總簿名冊，晚輩不敢妄窺。」

雷聲遠哈哈的豪放笑道：「岳二弟見外了，若不如此，不足釋疑，所以……」

岳震宇道：「不，只要前輩說話出口，晚輩則深信不疑！」

雷聲遠突然長嘆出聲道：「有件事只怕岳賢弟尚未能夠通知二弟，遠在半年多前，老朽曾與岳賢弟秘密聚會於『楊柳村』鎮，已定原則，龍虎二幫合而為一，定名『雙義』，下設『龍虎』二堂，以應外患，而結堅城，老朽虎幫名冊，岳老弟早已過目。」

岳震宇接口問：「外患何來？」

雷聲遠說道：「其來源，尚未偵知，但已發現不少身懷平奇功夫的外鄉人，時時往來，有所圖謀。」

岳震宇以一聲淡笑，和一個「哦」字，表示出他難以相信的心意。

雷聲遠沒有反問，故作不知。沉默了刹那，齊東山已將到場者身畔符牌收齊呈上，它竟和岳震宇取出的四面完全相同。雷聲遠此時手指岳震宇取出的



符牌道：「岳二弟，這種符牌，是虎幫在岳賢弟身遭不測前所用的東西。」

岳震宇接口道：「前輩如此說來，牌是真的了？」

雷聲遠遠搖頭道：「不！它是假的，偽造的，但是真的，偽造到已和真的完全相同。」

「是乃奇談了，若真偽造到一切相同，請教前輩，又如何去分它的真偽呢？」

「老朽能分別出來，他人不能。」

「敢問其詳。」

「符牌有號數，偽牌號碼與總名冊不符，這也是老朽堅請岳二弟一覽名冊的緣故，也正因有這名冊，才足以證明陰謀之士，一切雖作最巧安排，仍然留下漏洞。」

岳震宇僅僅領首，沒有答話，這道理十分簡單，雷聲遠說得固然有理，但這陰謀之士，就是虎幫中人的話，自然會留個漏洞，在必要時，譬如現在，這漏洞就可以取為釋疑之用。

雷聲遠是老江湖，暗情暗嘆，岳震宇對虎幫誤會已深，斷非一時間三五言所能改變其觀念的了。他並不怕岳震宇誤會虎幫，是怕恰中陰謀者詭計，使兄弟操戈，令親者痛，仇者快！

不管岳震宇態度如何，雷聲遠

仍然繼續解釋道：「在岳賢弟出事後，老朽曾下三令，並秘密收回所有符牌，換上如今所用的這一種。」

岳震宇接話道：「晚輩懂了，前輩真是用心良苦，只是先兄出事前利那，少幫主適巧深夜來拜，的是太巧了。」

漩姑忍不住，把內情說出，更取出一紙信柬，交岳震宇過目，正是當天中午岳震天具名相約雷聲遠的原信。

論字，八分像真跡，稍草了些，岳震宇此時才有兩分相信黑虎幫並非殺兄的主謀，但對雷聲遠的疑念，仍未盡釋，於是，話鋒一變，隨口問道：「對了，怎麼不見少幫主的俠駕？」

雷聲遠道：「因滄州有事，派去處理，三五日內必可歸來，歸後老朽當令其回拜岳二弟。」

岳震宇聞言已有打算，微笑以應，隨即告辭，雷聲遠親自送出大門，互揖而別，但彼此心中皆十分明白，未來凶吉，難以判斷，全是心事重重，方寸不安。

\* \* \*

深夜，仍是那條「岳家船貨行」後側的彎巷中，難見人影，只聞低低語聲。

一人道：「事有八分了，小龍兒自黑虎幫回來後，日夜巡行自滄

州返津沽的必經路上，我推斷一場龍爭虎鬥，是在所難免了。」

此人聲音好熟，正是幽靈般的人兒。

又一人，是那黑影，冷冷地接話道：「你的推斷那個能信，你曾說過安排個『暗算無常死不知』，結果呢？枉送上八條漢子，哼！」

「這你可要就待，沒想到，這條小龍那般扎手的。」

「哼！我記得曾警告過你。」

「是是，兩件事我祇辦成了一件，不過……嘻嘻，那也不容易了。」

「少得意，你有什麼好辦法？」

「辦法不是沒有……但是你必须出頭才行。」

「講下去，說清楚。」

「我想，當龍虎相爭的時候，你暗中下手，不論除掉小龍或者是小虎，全可收『借刀殺人』之功。」

「辦法可以用，不過你別太小看了雷黑虎，那是條老狐狸，就算死的是小虎，他也不定明門小白龍。」

「不錯，可是你別忘了七虎等人，當真小虎一死，那丫頭怎肯算完，必報殺兄之仇，七虎又豈能坐視，於是結果嘛……嘻嘻……如我所願！」

暗影沒有接話，似在沉思此計

是否可行。

幽靈接着又說道：「你請三思，這辦法有百利而無一害。」

黑影說道：「擬定法不是法，我可以答應你到時候進去，但並不一定出手，除非我能一擊成功，否則打草驚蛇就得不償失了。」

幽靈諛笑道：「那是當然，其實你只要伸手，就憑這一龍一虎，還不是死定了嗎？」

俗語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黑影中人實叫人難弄，幽靈人物好好的恭維話，竟惹翻了他，他陰冷哼了一聲道：「我要有這份把握，要你何用？哼！」

幽靈馬屁拍在馬蹄上，連個哼哈全沒敢出。

黑影話鋒一頓後，接着又道：「其他工作進展如何？」

幽靈道：「正按計劃行動，俗語說『慢工出細貨』，雖多些日子，但是成功可期。」

「哼！你是想掩飾什麼？」

「沒有呀！沒有什麼可掩飾的嘛！」

「沒有，你別以為我在暗處，就錯當我什麼也不知道，雷老兒那裡你安排的內綫有消息嗎？」

「你真聖明，沒有消息送出來，雷老兒他媽的精靈過猴子，我那內綫身份又不夠高，連大門全沒辦法走出來！」

黑影中冷冷地一笑，道：「這才對，辦好了就是辦好了，沒辦到的就直說沒辦到，再要方的圓的堆在一塊兒數着玩，可別說我不懂你有苦勞。」

幽靈連聲應是，黑影沉默下來。

片刻之後，黑影似是想起了什麼事來，又道：「那座秘寨的工程怎樣了？」

幽靈道：「再有十天八日就好了。」

黑影聽了一聲道：「有人注意你的行動嗎？」

幽靈聞言一驚，不由問道：「你可有什麼發現？」

黑影突然笑了，道：「一連兩晚，你全沒有在自己臥房裡睡覺，到那裡去了？」

幽靈放落了懸心，道：「是在……」

奇怪，他竟沒有把話說完。

黑影突然伸手一拍他的肩頭，道：「這兩夜，滋味如何？聽人說她那套玩意兒，是萬中選一，對不？」

幽靈恍然大悟道：「這難說，要自己試過才行。」

黑影打蛇隨棍上，道：「捨得？」

幽靈作得大方，道：「這是什麼話，你要是有興趣……」

黑影嘿嘿一笑，說道：「興趣嘛，是有，不過……」

拉長了「不過」二字的尾音，使識趣的幽靈很快的接話道：「現在可好？」

幽靈搖頭道：「今夜晚了，明天吧！初更，你房裡會，祇是太偏勞你了！」

幽靈打個哈哈道：「不不，這事要你自己勞動的。」

黑影被這句話引笑了，再次拍拍幽靈肩頭，說了句「明夜見」，身形一閃消失無踪。

幽靈目送黑影消失於夜色中後，突然仰頭天際，幽幽歎息出聲，好漫長的一聲嘆息，似欲把胸中的一切鬱悶憂愁一掃而空。

他的頭低了下來，接着又是一聲長嘆，緩緩無力而沉重的拖步向前，邊走邊以低如耳語的聲調道：「唉，我這是貪圖些什麼？」

彎巷空了，三五戶緊閉着五顏六色的門，一堆堆枯草殘瓦碎石，殘木斷磚，死寂寂地不見活物。

突然，「吱」的一聲，一條溝渠老鼠，從一堆高及人膝的碎石磚瓦中竄了出來，一溜無踪，接着一條人影，自碎磚石後站起，彈彈衣衫上的塵，悄沒聲的，緩慢地試探着出巷而去了。

這人走出彎巷，步履變重，坦步由「岳家船貨行」高挑着的兩盞大

燈籠下，走進大門，燈光浮影，竟李斌，李斌自彎巷走出，到步進大門，全沒脫過一個有心人的監視，不過李斌却並不知情。

天下事往往庸人自擾之，但也多巧合，就在李斌由彎巷回轉「金龍幫」所設之「岳家船貨行」的總香堂後，可巧岳震宇從街頭一端出現，他是佇立大路之上，等待雷

猛，等空之後轉回，最近兩天，早、晚兩趟，成了他日常的功課。李斌從彎巷走出之事，岳震宇並沒有看到，他祇是見到李斌在大門燈

下的形影，心中毫無疑念。妙的是那位監視李斌的有心人，却錯想了事，認定李斌出彎巷等情，已被岳震宇發現，疑心生暗

鬼，再加上天性涼薄和有我無人的作爲，這有心人頓時起了不論李斌是否動疑，也必須立刻殺之滅口，寧可殺錯，不能留下個惹禍的種子。

李斌住在內宅的西樓上，至今仍未有家室，由一名童兒侍候，今夜歸來，心情沉重，既怨自己爲什麼好事好奇，又恨對方因何故那樣毒辣陰狠，如今本可坦然的心胸和平靜的腦海，却狂興波濤，事態嚴重，他非常之清楚，想及當初，自己獨行江湖，爲了年輕好勝，也爲了任俠好義，竟然不顧一切後果，揭發了江南名捕人稱「仁義君子」簡

璞田的偽善惡跡，簡璞田終於爲同道迫死，而自己也簡氏子弟逼得走投無路。

一次陷入對方陰謀中，以「殺官」罪名在津沽被捕，多虧素昧生平的岳震天，力挽狂瀾，救自己於不死，並結義盟，創「金龍」一幫，如今恩兄遭難，自己已發現了真相，以情以義，都該立刻通知岳震宇，但這樣一來，慘變立生，後果實是自己所難以擔當，若故作不知，心田怎安，焦煩下，以酒消

愁，醉休醉休！斤半酒下肚，忽聞扣門聲，沒多想，起身開門，門啓三寸，祇見他臉色突變，雙唇顫抖着竟難發聲，胸口上，一柄尺半匕首，已透

心而過，昏沉下，耳邊聽到熟悉透頂的話聲道：「別怨我，你死在太奸管閑事上，來生仍能爲人，千萬別忘記了這次教訓，少瞞別人的隱私，夜深黑巷更去不得，嘿！」

李斌雙手從門沿上滑了下來，死在房中近門口地方，他那名童兒，先他一步斷魂堂屋，他們死得冤枉，死得不值！

岳震宇接獲兇信噩耗時，天已五更，他冷靜的檢視着李斌的傷痕，並將那柄匕首攜回房中，對李斌遭刺而死的事，他一言不發，范

威和高韜，却淚一把哭一聲，恨恨地直指兇手爲「黑虎幫」中的高手，



岳震宇沒有批評半個字，整了下半衫，跨下白龍玉駒，馳出了金龍幫去。

陰沉沉滿天的低雲，被昨夜三更後捲起的狂飆，吹散了也升高了許多，騰躍而出的金輪、閃金黃色的光芒，透穿低空，射臨大地。

風由疾漸緩，但仍能使人感覺到透骨冰寒，遠遠的大道上，馳來一騎，馬體通黑，額前一撮白毛，毛長數寸，順風擺動，馬上人，正是那由滄州公幹歸來的雷猛。

雷猛到滄州處理事務，尚未完全妥當，但在接獲嚴父令人快馬傳到的「速歸」諭令後，問知來人內情，立作歸計，日間令人回報歸期，他三更動身飛騎而返，如今已達津沽入口。

雄偉彪悍的雷猛，在外表上看來，是屬於粗獷一類典型人物，快意恩仇，話沒遮攔，想到就做，敢作敢為，極易中人所設陷阱，其實，他幼承嚴父家訓，更拜得名師，是位磊落豪放，膽大心細的少年郎，遇事從不莽撞，脾氣稍躁，這是他的短處。

當接下嚴父催歸諭令，問明來者是岳震宇銀帖拜山等詳細情況之後，已拿定主意，要和岳震宇解說清楚當日事，並願與岳震宇坦誠相結，共偵主兇之謀。

旭日光輝中，他突見遙遠的前

途上，出現了一道雪白的玉龍駒，並隱隱看出，馬上人也是一襲銀衫，心中一動，暗忖道：「莫非是他！」

相向而行，飛馳奇快，瞬間，已僅距五丈，雷猛勒韁，烏斑豹馬長嘶停蹄，對方玉龍駒恰好勒住，兩人在兩丈不到的距離見了面。

玉龍駒上，正是岳震宇，首先開口道：「閣下可是黑虎幫少幫主雷猛？」

雷猛一笑，坦然說道：「是我，朋友是『小白龍』？」

岳震宇冷冷地說道：「不敢當，在下岳震宇，恭候大駕多時。」

雷猛發現岳震宇神色嚴肅，話鋒陰冷，暗中皺了皺眉頭，說道：「請問朋友，等待我雷猛有何見教？」

岳震宇直接了當的大聲說道：「岳震天是先胞兄。」

雷猛嗯了一聲道：「雷猛知道。」

岳震宇道：「少幫主知道的話，似乎應該有什麼表示才對。」

雷猛不解，道：「應該有什麼表示，請問，岳兄究係何指？」

岳震宇道：「少幫主，非讓在下問出來不可嗎？」

雷猛有些不悅的說道：「這當然，雷猛是一個粗魯漢子，打不慣

啞謎。」

「哼！少幫主既然這麼說，恕在下不客氣了，在下是為胞兄遇刺事，向雷少幫主你問個明白，希望……」

「岳朋友，雷某已知朋友銀帖拜山的事，有關令兄不幸事情，相信家父已有解答。」

「不，令尊是令尊，你是你！」

「這話是什麼意思？」

「亡兄身側，有位媚娘，聽說與你少幫主很熟悉。」

「那段事早已過去了！」

「少幫主請聽下去，媚娘的事是過去了，我岳震宇兩腳剛剛踏上津沽，就有人羣起刺殺，這事也過去了，亡兄死前利那，少幫主大駕曾降臨金龍幫，當然，此事也過去了，不瞞少幫主說，岳震宇萬里間關，就是為了這些已經過去了的事而來。」

「好吧！你問，我知必答。」

「少幫主，恕岳震宇狂妄，『知必答』怕還不夠。」

「哦，那你要怎麼樣才能滿意？」

「知必答，答必是實。」

「岳幫主，雷某知道你『小白龍』的威名，曾令遼東山搖地動，但你若侮辱到雷某的人格，任你是座油鍋，雷某也敢闖，也敢動你。」

帶混過了一年半載的人，沒有人不知道的，不錯，當初雷猛入了迷，幾乎陷身沉淪不可自拔，萬幸有令兄這樣一位益友良師，不計清譽，使我猛醒。

「不對吧！我聽人說，為此你曾一再傳言亡兄，欲與亡兄一搏生死。」

「有這件事，那是在我未明內情真相的一時衝動，你既知有傳言約搏之事，怎會不知雷猛深悔自慚之下，負荆請罪於令兄之前的事呢？」

「你會赴荆請罪？真的？」

雷猛怒聲道：「信不信由你，請讓路，我忍夠了。」

岳震宇劍眉緊鎖，道：「且慢！」

雷猛哼了一聲，一抖絲韁叩馬闖關。

岳震宇報以一聲冷笑，橫馬相攔。

雙馬交錯間，雷猛所握的絲韁垂餘三尺梢頭突地擊向岳震宇坐騎右耳，岳震宇冷嗤出聲，手中一探已將絲韁抓住，目射嘲弄光采，看着雷猛，雷猛掌中握刀，沉聲喝道：「岳震宇，你當真要阻我去路？」

岳震宇冷冷地說道：「話還沒有說清楚，事也沒弄明白，你想走只怕很難！」

雷猛惱了，右手一翻，抓向岳

「好說，這才不愧為黑虎幫的少幫主！」岳震宇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少幫主，岳震宇為剛才的話致歉，敬請坦誠以答所問。」

「可以，你問吧！」

「亡兄在死前利那，少幫主往訪，究竟因何事呢？」

「很抱歉，閣下問錯了題目，那夜是雷某父子於午間接得令兄東召，適家父患病，諭令代行，據令兄東上所寫，商談兩家聯合經營航運事。」

「少幫主是一個人去的？」

「不錯，一個人。」

「如此說來，那十幾名兇手，不是少幫主的人？」

「不是，那些人究竟是怎麼樣混進貴幫，並恰好走在雷某身後的事，雷某是毫不知情的。」

「這我都可以告訴少幫主，據敝幫守門弟子說，那些人以少幫主隨從的身份，要求進入敝幫的。」

「也許是這樣，據家父判斷，這是有人嫁禍，那約束恐亦是不實，彼等用心，十分險惡，並非祇是嫁禍，而且並存一石二鳥借刀殺人的心意。」

「少幫主，他們是否借刀，尚需查証，但『殺人』的事實，却辦到了！」

「岳幫主，對令兄之死，敝幫上下皆感傷痛，請你相信。」

震宇緊握自己韁繩的右腕，岳震宇沒躲沒攔，於是被雷猛抓了個結結實實。

抓實之下，雷猛暗加五成真力，道：「岳震宇，你再說聲不讓。」

「不讓！」岳震宇答得乾脆。

雷猛沉臂甩腕抖手叱道：「那就有請你下馬了，去！」

一聲「去」，五成真力變作七成，雷猛認定岳震宇非被甩震馬下不可，詎料岳震宇僅僅身軀微微一晃，沒被拋下馬來，心中不禁一涼。

岳震宇適時沉聲道：「姓雷的，這可是你先動手！」

羞加惱，使本性剛強的雷猛，說出了氣話：「我先動手又怎麼樣？」

岳震宇臉色一變，暴翻右掌，反抓住了雷猛的手腕，冷嘲道：「不怎麼樣，請你下馬一搏。」

話聲中，腕沉臂揚，將雷猛拋起馬鞍之上。

雷猛再加一成力，緊扣着岳震宇的手腕不放，終於雙雙縱落馬下，黑、白二駒確是可人，竟蹄聲得得的躲開大道當中。

雷猛既已怒從心頭起，自不等待，掌出直擊岳震宇面門，勁勢強猛下了殺手。

岳震宇冷笑出聲，右手微拂，

狂笑聲停後，岳震宇冷冷地問道：「少幫主，江湖上有句『光棍怕調個』的話，你我若互換一下立場，那些話你少幫主能夠信嗎？」

雷猛語塞，當那天他自後門小巷中醒來時，自己都深覺奇怪，奇怪到不合情理，繼之傳來岳震天遇刺喪命的消息，他頓知跌入了別人的陷阱中，如今果然，自己實在沒辦法能解釋清楚內情，鐵青的臉色

「在下一向該信的信，少幫主，據說亡兄死時，少幫主本在當場，但利那之後，竟突失踪，奇變下，敝幫人手出動與兇手搏戰，始終沒有見過少幫主離開，請問，這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雷猛憶及當時發生的事，不由嘆息着，道：「我會告訴你的，祇怕你不相信。」

「若少幫主要說的，是被人由身後擊昏，醒來已在貴幫後門的這段話，那就不必了。」

「岳幫主，但這是事實。」

「少幫主堅持說它是事實？」

「本是事實。」

「何人可証？」

「這，岳幫主，這太強人所難了。」

岳震宇哈哈的笑了起來，是侮慢的冷笑，也是含有挑戰的意味的嘲笑，雷猛一張臉，寒成鐵青色，雙目閃着忍無可忍的怒火！

狂笑聲停後，岳震宇冷冷地問道：「少幫主，江湖上有句『光棍怕調個』的話，你我若互換一下立場，那些話你少幫主能夠信嗎？」

雷猛語塞，當那天他自後門小巷中醒來時，自己都深覺奇怪，奇怪到不合情理，繼之傳來岳震天遇刺喪命的消息，他頓知跌入了別人的陷阱中，如今果然，自己實在沒

辦法能解釋清楚內情，鐵青的臉色

越發難看，緊咬着牙關，祇有一言不發。

岳震宇含有怒火殺氣的鋒利目光，掃過雷猛的臉，接着又道：「亡兄不該為媚娘贖身，這種『橫刀奪愛』的事，為江湖大忌，但在下深信亡兄是日心中別無他念，僅此惜孤憐苦。」

雷猛濃眉一挑，接口道：「岳幫主，何故提起此事？」

岳震宇坦然的說道：「在下疑心此為亡兄遇刺的遠因之一，至於近因，目下尚在偵查。」

「岳震宇，我雷猛念及家父與令兄莫逆之交，更念及你萬里天涯代兄復仇的情義，才敬重你高看你，願意忍受你的諷言嘲語，以求揭破事實的真相，不料你却用一個人盡可夫的淫娃，來輕視我雷猛，侮辱我雷猛，岳震宇，雷猛忍耐已到了極限，不願再和你談下去，讓路！」

「住口，你可知媚娘是亡兄的什麼人？你這一句『人盡可夫』的指罵，必須還個公道來。」

「笑話，媚娘當面，我也敢這般批評，老實告訴你，她並不是令兄的什麼人，而是任何人的『什麼人』！」

岳震宇心頭一動道：「你怎麼知道？」

雷猛冷冷地說：「凡在津沽地



掃向雷猛手腕的五指，雷猛認出竟是上乘的「天拂手」，心頭一寒，慌不迭鬆指退丈外。

岳震宇得理不饒人，閃身追上，一連五招，招招都是點、拿、指、打雷猛要穴，雷猛頓被逼退八尺，仍未佔得先機。

雷猛暴怒，在岳震宇一招「巧分陰陽」雙手左右交攻兩脅時，一式「童子拜觀音」穿向岳震宇雙掌中間，行險着，拚却受此傷擊，更不惜兩敗俱傷。

那知道岳震宇功力招法大大出人意料，「童子拜觀音」穿臨胸前時，岳震宇一聲哈哈，右掌倏忽一收，一絞一掌，將雷猛攔得轉了個方向，右掌適時印到，牢實地打在雷猛左肩頭上，將雷猛打出五步。

在北六省中，雷猛算是一流高手，津沽一帶，包括以好武為名的「滄州」地區，以拳腳掌法來論，雷猛一向只服已死的岳震天，不想今天在岳震宇手上，竟然走不了一回合，這份羞怒已到極點，一聲暴吼，翻身撲上，展開手法，捨命般狂攻不已。

岳震宇一招獲先，僅是技巧上佔了便宜，當雷猛以剛猛的「黑虎神拳」猛攻時，岳震宇再也用不上巧勁，不知不覺真功夫硬架硬拚，雙方全用上了看家本領，此起彼落，你退他撲，先時，還能分清人

的面目和所出腳拳招式，打到後來，僅見一黑一白兩條人影，在大道上飛騰翻轉，片刻之後，變作半黑半白一團，已到了生死存亡於一髮的血戰關頭了。

黑白翻騰滾飛的怪影，時時傳出痛吼、怒吼和冷笑的聲音，此時，自遙遠的城鎮路上，突起馬蹄雜沓聲，轉瞬間蹄聲已近了许多，一條灰龍，隨馬蹄聲起空，蜿蜒移近了搏戰的地方。

就在這個空當，黑白影中暴然傳出了一聲慘叫，那黑影倏忽被彈起空中，掙扎着，滾翻着，直向大道旁的阡陌中投落下去。

接着，亂馬到達，蹄聲未止，一條紅影已疾射而出，直撲滾翻下落的黑影。當黑影即將落地時，紅影恰一步趕到，空際援手，斜落丈外大道邊沿，現出那一身玫瑰衣衫的「虎女」漩姑和被攙扶着正口噴鮮血的雷猛。

再看岳震宇，從容立於搏戰原處，雙目精光暴射，直逼灰龍下沉而現露出來的「黑虎幫」中十數高手。

漩姑已將乃兄放置地上坐好，取出傷藥為乃兄服下，手一揮，兩名黑虎幫中好手縱到，左右扶起了雷猛，漩姑低沉的吩咐道：「先送少幫主回去，並傳諭廣集人力，我要和這姓岳的一拚。」

話罷，不容手下開口，再一揮手，人却移步向岳震宇走去。

兩名高手互望一眼，扶着雷猛才待舉步，岳震宇已沉聲喝道：「站住，放下他。」

漩姑冷哼一聲接了話：「姓岳的，有姑娘我在，有話衝着我說一樣。」

岳震宇冷冷的搖頭道：「不一樣，姑娘！」

漩姑怒道：「笑話，凡是姓雷的事，姑娘我全敢擔當！」

岳震宇道：「姑娘才是在說笑話，你能擔當令兄因失媚娘而引起殺心，你能擔當令兄死前令兄率眾謀刺的惡行？你能？能嗎？」

漩姑語塞，急紅了粉臉，道：「岳震宇，你這些全是『欲加之罪』！」

「姑娘，這些全是事實。」

別看姑娘一個女流，性格的剛強遠勝過男兒，語塞下好不容易有了回答的話，不料又被岳震宇幾個字說啞了口，她犯了脾氣，嬌喝道：「好，你說罷，要怎麼樣？」

岳震宇手指雷猛道：「我要這個人隨我回去金龍幫。」

「辦不到。」

「只怕姑娘非辦到不可。」

「姑奶奶偏不信這個邪。」

「姑娘，亡兄死得太慘，雷猛作為可疑，岳某請他前往，可以保

證在事態未明朗之前，不傷他半根毫髮，並立刻為他治傷。」

「住口，家兄已被擊傷內腑，你却仍說不傷他半根毫髮，想騙那個？」

「這不同，姑娘，剛才只是公平決鬥。」

「公平？你技藝功力本就高過家兄，還能算公平？」

岳震宇劍眉一皺，道：「多說空話是沒有用的。」

漩姑冷冷地說道：「那要如何？」

岳震宇道：「話只一句，人給我留下。」

漩姑道：「若是不呢？」

岳震宇道：「我要強留。」

漩姑銀牙一咬，怒喝道：「那你就留留看。」

岳震宇哼了一聲，大步奔向正攙扶着雷猛，剛剛歸入大隊的兩人走去，漩姑橫身阻住了他的去路。

岳震宇停步沉聲道：「岳某不願與姑娘交手，請讓路！」

漩姑冷冷地說道：「有本領就闖過來！」

「哼！」一聲冷哼下，岳震宇步逼中宮，漩姑閃退五尺，撒劍出鞘，閃退間，一聲哈哈傳到，岳震宇以高絕凜人的身法，已到了漩姑的身後。

漩姑臉一紅，青鋒一揮，斜削

而出，岳震宇早已飄到了「黑虎幫」大隊前，出手鎖拿雷猛的肩頭。

兩名高手怎容岳震宇得手，銀刀閃飛，上下交攻到了岳震宇雙腕，岳震宇突一聲沉喝，飛腕翻，十指拿，鎖住了兩柄銀刀厚背，內力一吐，雙腕一抖，銀刀上揚，電光石火，兩掌已印在黑虎幫兩名高手的胸上。

那兩名高手身形震飛出去，撞入隊中，口中鮮血滴流，顯然已受重傷，雷猛暴然狂吼道：「姓岳的，我和你勢不兩立！」

岳震宇冷笑伸手，再次抓下。黑虎幫一眾高手，業已大怒而前，四柄銀刀一雙金劍，刺、劈、削、扎而到了，漩姑身形猛地縱落，一把抓起雷猛，隨即飛身上馬，疾馳狂奔而去。

走了雷猛兄妹，惱了小白龍岳震宇，他揚聲喝道：「岳某不願與汝等動手，再不躲向一旁，就怪不得我了！」

一眾高手已起了公憤，無人答話，紛紛撲上，一場以寡敵眾的血戰，頓即展開。

岳震宇功力雖高，以一敵眾，總是艱苦，他本心又真的不想殺傷無辜，因之搏戰久勞而無功，岳震宇再下警告，仍無人理會，他怒極之下，施出殺手鐮，片刻已傷四人，死一人，又剎那，只有三名黑

虎幫高手浴血而戰了。

內中一人，目光一掃另一同伴，揚聲道：「天勇，你火速回去報訊，我和劉兄纏住片刻，快！」

莊天勇聞言知意，撤退而逃，岳震宇厲聲叱道：「歸去告訴雷聲遠，就說岳某馬上到達，親向他索人！」

莊天勇話都不答，急催坐騎，片刻不容的急馳遠去。

漩姑與雷猛已先行回轉了黑虎幫，雷聲遠聞報，不由色變，勃然大怒下，傳令集眾，準備與師問罪直叩金龍幫。

集眾間，莊天勇浴血而回，黑虎幫中七虎十二銀刀全動了怒火，雷聲遠也決心拚却黑虎幫不要，一心和岳震宇分個生死存亡，為避不幸，雷聲遠立即令四名門下，送雷猛到其一個秘密地方療傷，然後調兵遣將，等待小白龍岳震宇！

岳震宇到了，直闖黑虎幫大廳，雷聲遠早在等候。

雙方見面，雷聲遠緊盯着岳震宇，一言不發，岳震宇也寒着一張臉兒，冷冷地說道：「前輩！」

雷聲遠沉聲喝道：「岳幫主，老夫交成莫逆的岳震天，你閣下，老夫不認識，前輩二字，休再出口。」

岳震宇冷冷一笑，道：「這樣也好，省得岳某心有顧忌。」

雷聲遠喝問：「閣下何故中途截殺雷猛，並傷及老夫手下？」

岳震宇道：「這一問不嫌多餘嗎？」

「哼，日前你來，老夫一忍再忍，只為顧念好友慘死，你情急可諒，別時並相約當雷猛歸後，即往回拜，你竟中途傷人，已失道義，復擅闖黑虎幫堂口，岳震宇，你也太目中無人了。」

「雷幫主，岳某中途相候令郎，只為一探內情，不料令郎竟然先出手，岳某總不能不加抵抗，束手待斃。」

「岳震宇，你這一張好靈巧的利嘴！」

「雷聲遠，你更有一副奸詐的內心。」

這一句話惹起了黑虎幫高手的憤怒。一人指罵，十人相應，事態本已無法善罷，於是戰火挑起，漩姑先時受窘，早已不耐，此時嬌叱一聲，仗劍攻上！

雷聲遠明知愛女決非敵手，自然上前接應，黑虎幫七虎兄弟更快過漩姑一步，紛紛撲到，刀劍齊下。

岳震宇面對整個黑虎幫的高手主力人物，毫無所懼，更沒有取用他那人皆知但却罕有人見過的奇絕兵刃，徒手應搏，施展了極為普通的「太極雲手」，加上三十六式飛

鷹擒拿，在數般兵刃寒光勁風劈削交錯之下，如穿花蝴蝶，空手而入白刃。

七虎技藝功力算得上一流，漩姑更不弱，雷聲遠既能名震津滄州等地要鎮，當然非浪得虛名，這麼多的好手，非但沒能很快的收拾下岳震宇，七虎兄弟中，反而已有三人各被掌拍傷了肩臂。

雷聲遠剛才憤怒之下出手，等搏戰已起，心已後悔，不論怎麼說，他和岳震天是莫逆之交，忘年之友，今以全部好手的力量，來對付一個為探索殺兄仇家的至性少年，總太過份，只是疾矢已經脫弦飛去，此時收轉已無能為力了，又見岳震宇穿梭百刃之中，神猛氣壯蓋羣倫，心中不由十分矛盾，七虎兄弟受傷，使雷聲遠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並非岳震宇真有萬人之敵，而是己方人手過多，又全是以兵刃為主，不論是刀或劍，必須留有五步至少三步的空隙，始見威力，如今人人猛攻，早無空隙可言，於是刀劍受己方人手所制，難以發揮本來的精招威力，再加上岳震宇確是勇武，終致己方苦戰無功。

看出內情後，雷聲遠稍稍後退，脫出戰圈，漩姑慧心，亦看出原因，又見老友邊戰邊退而脫身出來，那所餘的空處，非但不顯破綻，七虎兄弟反而攻勢更猛，於是



也稍縱退後，此舉果使岳震宇在閃避出掌之下，比先前困難許多了。

這時七虎老大「飛天虎」林四海，虎頭銀鉤狼掄，左手鉤直點岳震宇的面門，右手鉤「橫江飛索」，掃到小腹，是全力的一招猛攻。

二虎「跨海虎」杜三連，鋸齒狼牙八環刀突破中宮，與大虎配合成天衣無縫的攻勢，迫使岳震宇非退步不可。

岳震宇身後，恰是五虎齊東山，左後側是四虎英雄，右後側是六虎劉天成，三股兵刃，一由上劈落，二橫掃背心，岳震宇頓成進不得退不能避無門的形勢，勢迫如此，只有一條路可走，岳震宇毫不猶疑，騰身高騰而起。

這是黑虎幫的大廳，並非廣場山野，雖雖高，雖有五丈，往高處騰起，自然會被事物所阻，這正是「飛天虎」林四海的本意，他要迫使岳震宇高拔，再下毒手。

高拔後的岳震宇，自知一凌空，對方必有殺手，且已準備，這時林四海一聲斷喝：「老三，射！」「射」字出口，十二支「紅羽毛」手箭「巧佈七星」陣式電射而上，人在高空兩箭圈內，休想能夠脫身。

詎料岳震宇一聲哈哈大笑傳到，右手凌虛向樑頭一推，借真力反震之勢，快過石火閃電，倒飛於

三丈以下，十二支甩手箭，全皆擊空！

倒飛後的岳震宇，目光自然的掃過廳門空隙地方，瞥見一人探首對面房脊之上，向廳中猛一揮手，他已聽到雷聲遠突然慘叫，他本身也正好隨自然下墮的形勢落於廳門的附近。

身形乍穩，業已看到漩渦緊扶乃父雷聲遠，一支「蛇頭鋼矢」插在雷聲遠左胸上，血由傷處流下來。岳震宇眼珠一轉，於是疾射出廳，追向僅他一人看到的那名怪客，直追出半里路外，也沒有發現人影，搖搖頭，心懷極端不安，轉回了「金龍幫」。

目下他就住在乃兄昔日的獨立小花園中的雅軒內，當他剛剛踏進小花園那月亮園門時，多年苦練武功技神功所訓練出來的奇異能力，使他立刻認定軒內已有人在，心中警兆頓生，腳步依然絲毫未變，腦海閃過如何應變的各種方案。

他並沒有掩飾腳步，登階、推門。妙，室內並無人在，大踏步到內房，房中後窗洞開，金帳緩晃，證明在片刻前房中曾有人自後窗而去。

雅軒位於小花園正中心，此人逃走於轉瞬之前，要想追趕，必能見及形影，因為這不是深夜而是白天。

不過，岳震宇並沒有去追，只是關好後窗寒着臉，冷哼出聲，何必追呢？由房內尚在散發的香味來斷，他使知道除了媚娘之外，不會還有別人，媚娘乘自己外出，潛入房中，意圖何為，莫非是……

他決定換個地方作自己的住室了，雅軒本是亡兄所居，媚娘自然會曾經居過很久，也許是有些什麼私人物件，因他突然到達，選中雅軒暫居，至媚娘未能取出，今朝才前來取回，祇是當真如此，似乎沒有由後窗而去的道理，況媚娘弱質女子，跳窗而走豈不是危險？

想及此，心頭又是一動，出軒至後窗，目光掃處，再次冷哼一聲，近兩三天來，天陰細雨，今晨霧氣濃濁，園地鬆軟，一個毫無武功的女子，若是從高及三尺地方跳下，地上必有夠深而清楚腳印，現在後窗的地面上，毫無足跡可尋，目光再移，緩掃二丈附近，亦無腳印，岳震宇暗自慚愧，如非經此小事，自己幾乎看走了眼，把一個身懷武功的婦人當作弱質女子。

他再次回轉雅軒，極為小心的搜索各處，沒有人，也沒有發現有人留下什麼可以傷害自己的東西，懸心放落，但疑念未去，正好時當午飯，遂更衣外出，在大街上「雨花台」酒樓，要了份香酥雞、炒三絲、巧伴鴨舌，自飲自斟。

李斌之死時，已恍悟一切，彎巷逗留，是有心引人注意，現有所覺，所以欣慰含笑，一臉偽裝，旨在使那暗中監視自己的人，疑心生暗鬼，如此也可以使之露出破綻，甚或作出莽撞事來，則元兇即有所遁形了。

果然，岳震宇的作偽，收到了使敵人疑神疑鬼的作用，卒使事態突然明朗。

范威和高韜，都立於門前，恰好迎上了岳震宇，不待岳震宇開口，范威已搶先說道：「午間我和老高才接獲二爺你獨闖黑虎幫，路阻雷猛的事，生怕有了什麼事情發生，又不敢遠離堂口，必須嚴防對方突襲，二爺平安回來就好了。」

岳震宇冷冷地答了一句，道：「大清晨發生的事情，兩位直到午後才知道，這就難怪我們行事處處落於人後，導致家兄慘死了。」

范、高二人神色尷尬，岳震宇已接着說道：「兩位請自管用飯吧，我吃過了，人很倦，得早睡啦！」

范、高二人應着聲，目送岳震宇轉向雅軒，才互相望了一眼，步進內廳。

這些日子，從岳震天身中暗算而死，到岳震宇乍到津沽就有人行刺，銀帖拜訪黑虎幫，拂曉會羣雄，獨闖黑虎幫等事，早已傳遍各處，人的名兒樹的影，岳震天的名頭，在津沽一帶的是太响了，也太大了。岳震宇更勝乃兄一籌，何況人英俊絕倫，衣衫獨具一格，雨花獨飲，頓使學座驚心，笑語喧嘩，猜拳行令聲，立即由昂轉低，低而寂然無聲。

岳震宇發覺此事，不由抬頭，目光掃過樓頭一千酒客。酒客大半和他的目光一接，立即旁移低首避閃，間或另有三兩人，以笑臉領首相迎，岳震宇亦報以微笑，但心中却猛與波濤，無法平靜了。

匆匆用過酒飯，彳亍於河畔，苦思種種疑處，直到近黃昏，這才決定，大步踱向「綺紅院」而去。走出「綺紅院」時，華燈初上，他這次是失望回師，「綺紅院」徒勞無功，並沒有打聽出媚娘的真正身份。

心頭煩悶，找了家茶樓，要了份點心，品茗深思，想及雷聲遠父子所說，事誠足以採信，岳震宇雖年輕，經閱却足，先時為復兄仇，未免躁急了些，致與黑虎幫交惡成仇，如今冷靜下來，發現從頭至尾的種種遭遇，已是清楚而真實，清楚到已直指誰是殺兄主謀，真實到

巡丁乍過假山，祇覺脖子一緊，眼前一柄鋒利匕首已橫於頸間，身邊傳來低聲喝問道：「說，岳震宇住在那裡？」

巡丁魂已飛，魄更散盡，顫抖的伸出手來，指着雅軒道：「在……那……」

話沒說完，後腦一痛，已被擊昏人事不知！

絳色倩影騰身而起，撲到雅軒竹簷門，臥伏不動，側耳靜聽，片刻後，如狸貓，若猿猴，閃挪到了雅軒後窗。

輕試窗櫺，岳震宇太過大意，竟未關扣，倩影巧推尺許，身形倏忽如蛇般蜷作一堆，輕巧而越，悄悄將窗放落。

放落窗戶，躲於角落，目光掃視，更妙，正是臥房，岳震宇側臥沉睡，背對絳色倩影，不知大禍經已臨頭。

倩影悄沒聲的拔出匕首，躡足而前，揚臂直對岳震宇後心扎下，疾如閃電，穩狠無倫比。

床上側臥的岳震宇，倏忽向裡一滾，手起，抓住倩影持刀的手腕，一聲輕笑：「卿本虎女，怎作刺客？」隨着笑聲，他挑落了絳衣倩影的幪面紗巾。

赫然正是黑虎之女淑姑，俏臉上竟然有淚痕了。

絕對不必再加推敲的地步，正因為這樣，岳震宇現在看出了一絲破綻，引起疑念了。

雷猛夜訪亡兄，率人乘機謀刺，事態清楚萬分，但退一步想，以黑虎幫的力量，真要不亡兄時，又何必叫雷猛出頭。作賊的故意現形，這說不過去，雷聲遠所說的，有人嫁禍，一石二鳥，可信！

亡兄死時，竟無一人看到是何人以何物下的手，那主謀元兇計劃雖然完善，完善到無破綻可尋，但正因如此，才足證雷猛並未下手，自三友口中聽出，事發後雷猛突然失蹤，在元兇來說，是有心這般安排，誘人誤認雷猛得手後而潛去，却不知自己發現亡兄死於極近的人一種暗算之下。那夜，幫中弟子在場的不少，雷猛人在階下，亡兄立在階上廊道中，以此推論，當非雷猛所為，既非雷猛所出手，而雷猛竟然失蹤，豈非可疑，再往嫁禍方面推想，一切恰合，事態漸漸明朗開來。

自己也曾詳問過當夜出事在場的弟兄們，異口同聲咸稱來人十數名之多，除雷猛外，餘皆陌生，金龍、黑虎同立津沽，素有往來，彼此見過而互不知名姓的事，平常，但若根本陌生，則這十數兇手，斷非黑虎幫兄弟已是不爭的事實。

黑虎謀刺亡兄，磊落到由雷猛

率眾前來，所率却都是面生的人，豈非「掩耳盜鈴」，不通不通，現下已有足夠的証據證明有人行刺，嫁禍黑虎幫，行一石二鳥之惡計無疑。

事之發生，完全在於黑虎幫所接約晤三更的偽來，偽來自己見過，認得是亡兄筆跡，具名亦對。是誰能夠偽造如此亂真？一句話，這人除非是十分接近亡兄，交已有年，否則斷難做到。

尤可疑者，信柬有「金龍積善」四水印字的暗紋，這種信箋，是亡兄專用之物，並非偽造，由此推斷，立謀者或元兇之一，必是金龍幫中頗有身份的人物，否則這種信箋，就休想能弄到手。

轉念及此，想起了李斌突遭不測，定是發現了什麼，對，想起來了，李斌死前，自己曾在門前路上見過他，他似由一條巷中走出。

岳震宇霍地起坐，催算茶賬後，疾步而回，找到了接近金龍幫的那條彎巷，緩緩踱進去，這情形，使一名暗中監視他的人膽寒心驚。

彎巷自然找不到可疑人及物，岳震宇明知是虛此一行，但仍然在彎巷中逗留甚久，出巷時，神色帶有欣慰的微笑，似是獲得了些什麼。

其實，當岳震宇於茶樓中憶及



岳震宇鬆了手，漩姑寒着臉，兩個人互望，全沒開口，最後漩姑一聲幽嘆，道：「我知道不會成功的。」

「不！我嘆惜是慶幸你沒有睡成功，姑娘惜嘆？」

「哦？這倒令人不解了。」

「我本來就不想殺你，你傷了家兄，又派人暗算了家父。」

岳震宇道：「姑娘，暗算令尊的人，並非我的朋友。」

「這話去騙小孩子吧！」

「不錯，這話很難使人相信，正像令兄所說，亡兄出事之際，他被人擊昏，醒來時人在黑虎幫後門巷中一樣的難使人信。」

「家兄說的是事實話。」

「對，在下剛才說的也是實話。」

「算了，實話也好，假話也罷，我失手被擒，隨便你怎麼辦吧！」

岳震宇又是一笑，推開室門，作個恭送客的手式道：「姑娘請，請回府去吧。」

漩姑微微一愕，星眸一瞥岳震宇，咬了一下唇角，移步出門之際，一轉身，粉面低垂道：「假山旁有個人被制，麻煩你了。」

岳震宇才待接話，漩姑突然抬頭嬌然一笑，頓足飛身疾躍而去。

岳震宇搖搖頭，步向假山，救醒巡丁，發諭不得喚嚷，巡丁走後，他並未回房，停立假山側，呆呆的想着心事，怪，他並非是想乃兄的事情，也沒回想發生過的一切，而是腦海中有一條倩影，倩笑着，又嘆惱着，這影兒越來越大，揮之不去，猛搖頭，倩影也隨之擺動不已。

他不知停立了多少時候，被一縷寒光驚醒，閃身舒手，捏住了一粒寸大石子，石子入手猶溫，並有絲絲幽香拂面，這香氣幽雅高雅，不似日間在房中嗅到的那樣刺鼻生厭。

他頓知是誰，突抬頭，絳衣倩影還在數丈，正向他招手，他領首為應，縱步而前，倩影竟也拔身而起，撲向後宅一座花廳。

他暗覺奇怪，但並未止步，直追進了花廳，倩影停在廳中那鑲於牆上的古玩架前，他緩步而近，才待開口詢問所以，倩影示意噤聲，接着輕巧的在古玩架頂端一處微按，整個古玩木架，悄無聲的自動裂開，露出一條不長的通道和一座門戶。

岳震宇心頭大驚，呆傻的看着倩影。

倩影附耳低聲道：「僥倖發現此事，引君前來，以報剛才不罪之情。」

一點火光，在空中突降，點着了案上燭燈，現出岳震宇煞神般的面孔，也映現出左腕已斷落昏倒在地上的媚娘。

另一邊有座衣櫃，櫃門半開，

「砰！」秘室厚門被岳震宇一掌震碎，裂開，高韜臉色一變，右手一抖，已將燭火熄滅，室內頓成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吱！」一聲輕响。

「哼！」一聲怒叱！

緊接着，勁風壓下，隨即聽到高韜一聲淒厲的慘叫。

「沙！」不知誰邁動了一下，一聲冷笑，傳出岳震宇話聲道：「要命的就站在原處，再動半步，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沙，沙。」又是兩步。

一聲奇刃砍帶出的風嘯劃過暗室，媚娘咬啞出聲，左腕已斷，血噴如注，人已摔於地上，滾翻不已。

突然有一重物飛向岳震宇所立之牆角，當岳震宇全力出掌，凌虛擊向他飛來的重物時，已知上當，那是剛才死於岳震宇手中的高韜屍體，被范威悄悄抓起，拋向岳震宇，范威自己却已乘虛由另一秘門逃之夭夭！

情。」

話罷，未等岳震宇追問其詳，身形閃移，已飄出花廳，再次騰身隱於暗處。

岳震宇輕步進了通道，人剛踏臨地面，古玩木架已自動回原處，將他關在通道這極暗的地方。

他並不着急，更沒懷疑這可能漩姑的惡毒念頭，因為此地是在金龍幫中。虎女漩姑不可能巧妙安排此等地方，漩姑附耳之言，尚在腦際中盤旋，不必問，他已明白這秘密暗室之中，盡都是亡兄舊部、心腹兄弟。

日間經過冷靜的思索，業已發覺中人之計，步向他人為己所設的陷阱中，幸而覺悟尚早，雖有錯幸未鑄大，不過仍然不知設謀者誰，叛徒者又是那個。

今夜漩姑行刺失手，被釋而歸，巧遇人潛進金龍幫，追而躡之，發現了古玩架的奧秘，引來岳震宇。

岳震宇在極暗的通道中，已能鐵定室內盡皆叛徒了，否則金龍幫中有此秘室，早該有人告訴自己。

於此，岳震宇有些心驚，金龍幫三友乃除亡兄外最具威勢的人物，這秘道斷無不知的道理，知而不向自己言明，其用心就不問可知了。

側耳門上，施展出「天視地聽」神功，室內人語已如同面對般清晰。

高韜一顆人頭壓扁櫃門下，紅血白腦濺了一地，岳震宇劍眉挑飛，抓起媚娘，首先代她封住穴道止血，繼之拍了兩掌，使她醒來。

醒後的媚娘，業因失血過多奄奄一息，但仍然說出岳震天被刺的內幕實情。

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下期刊出之「龍騰虎鳳戰三王」。

（完）

楚。

正好有人開口，聽出那是高韜語聲，道：「這可怎好，再不下手，事若洩露，老大，你我又怎生逃命。」

老大竟是范威，道：「老二，當年主意是你出的，如今，當該怎樣，大小還是你拿個主意吧？」

高韜道：「我又不是沒出主意，有人不願意照辦，我又能怎樣？」

媚娘這時接了話道：「喲！我說高老二，你這是明指着我是說我。」

高韜沒好氣的說道：「正是說你，白天你幹什麼去了？人到了雅軒，竟沒有成功。」

媚娘冷哼一聲，道：「還怪我，我去雅軒你們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連卡子全沒派，眼看就可能把東西藏好了，岳老二步回雅軒，我還敢留在房中嗎？」

高韜語塞，仍然強詞奪理的道：「他早一步趕回來又怎樣？妳怕他些什麼？」

「喲！高老二你是『吃燈草灰長大的』說話不費勁，他早一步趕回來不怎麼樣，就祇是能活剝老娘的皮，我不怕？我怎麼啦，長着銅頭鐵身子，能不怕他？哼！」

「別吵了！」范威喝止二人道：「如今想辦法還不算晚，老二你

怎麼說？」

室內沉默了片刻，接着話聲又起，是高韜，他道：「老大，他既然無緣無故的走進彎巷，相信一定有了發現，那夜死鬼李斌，很可能已洩露了什麼，所以……」

范威道：「不會，我下手很快！」

「砰！」秘室厚門被岳震宇一掌震碎，裂開，高韜臉色一變，右手一抖，已將燭火熄滅，室內頓成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吱！」一聲輕响。

「哼！」一聲怒叱！

緊接着，勁風壓下，隨即聽到高韜一聲淒厲的慘叫。

「沙！」不知誰邁動了一下，一聲冷笑，傳出岳震宇話聲道：「要命的就站在原處，再動半步，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沙，沙。」又是兩步。

一聲奇刃砍帶出的風嘯劃過暗室，媚娘咬啞出聲，左腕已斷，血噴如注，人已摔於地上，滾翻不已。

突然有一重物飛向岳震宇所立之牆角，當岳震宇全力出掌，凌虛擊向他飛來的重物時，已知上當，那是剛才死於岳震宇手中的高韜屍體，被范威悄悄抓起，拋向岳震宇，范威自己却已乘虛由另一秘門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 好馬不吃回頭草

歐陽雲飛 著

白吃教教主張小仙和副教主錢多多成親，豈料洞房花燭夜新娘子被掉包，變了個刺客。同時，張小仙的雙親亦被人綁票，禍事頻生。

全書三集 HK\$90

## 尼姑的女兒

歐陽雲飛 著

武林奇葩曾妮武功深不可測，江湖上對她神秘的身份產生種種傳言。憲宗皇邀她與密使阿寶搜集鎮西王李思通敵叛國的罪証，故事高潮迭起。

全書兩集 HK\$65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 上文提要：

方寶玉與洪老刀來到一家酒舖，却無酒可飲，當洪老刀發現酒罈時，却被罈裡的小蛇咬傷，方寶玉將小蛇斬死，氣壞了酒舖的胖掌櫃，洪老刀痛飲罈中酒竟解了蛇毒，皆因那酒是釀了十二年的藥酒。方寶玉自以為逃脫了那可憎的胖掌櫃，却還是被胖掌櫃帶回酒舖，那胖掌櫃一拳可轟碎一塊千斤大石……



美女來相伴 倒吊可練功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圖

## 白眉太監



胖太歲「嘿」一聲：「你若真的不想睡覺，千萬別勉強自己。」

方寶玉心中大罵胖太歲，但嘴裏只得投降認輸：「不勉強，半點也不勉強……」

胖太歲又再「唔」一聲，道：「既不勉強，睡著的夢也會香甜些，你隨我來吧。」方寶玉只得跟着他走。

胖太歲帶着方寶玉來到酒舖後的一間大屋，那酒舖又殘又破，但酒舖後的這間大屋卻寬敞整齊，建造材料也頗為上乘。

胖太歲把方寶玉一直帶領到大屋內的一所房間，只見屋內空空如也，既無床鋪被褥，也無一椅一桌，若說房中還有什麼事物，恐怕就只有屋頂垂下來的一根繩索。

胖太歲向那根繩索一指，道：「這就是你的床！」

方寶玉這一驚非同小可，心想：「死胖鬼是個瘋子，他要用這繩索吊老子的頸！天大地大，不及自己的性命大，如今小命有危，豈能束手待斃？這胖太歲武功不賴，方少爺是萬萬打不過他的，唯一之策，只有走為上計。」

當下連忙大叫：「我要去小便。」也不管胖太歲是否准許，急急掉頭便跑。

這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當然也是絕不中用的，但除此之外，方

寶玉已再無任何法寶可施。

他走不了三步，已給胖掌櫃一手抓了回來，方寶玉又驚又怒，心想：反正再也活不了，這死胖鬼如此可惡，縱使臨死也要把他罵個夠本。

豈料他連一個字也未曾罵出，胖太歲已「先發制人」把他的啞穴點住，方寶玉心中叫苦連天，除了手脚拚命掙扎亂動之外，唯一可以「反擊」胖太歲的方法，就只有「放屁」可也！

但屁之為物，並非等如奴才，可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屁若來時，縱要強忍，往往亦「破關」而出，反之屁如無意外洩，也同樣是欲放而放不出的。

此刻方寶玉連放屁也放不出來，倒是兩行眼淚直淌而下，但這等淚水，對胖太歲自是毫無半點功用。

胖太歲一手抓住方寶玉，另一隻手抓向繩索，方寶玉暗嘆：「想不到，老子一世英雄，今天竟然命於此！」至於他「老人家」算是什麼英雄，只怕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

以胖太歲這等身手，要把方寶玉處以「絞刑」，自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方寶玉突覺乾坤逆倒，上下扭轉，原來整個人竟給胖太歲倒提起來，變成了腳在上頭在下！

方寶玉驚恐之餘，又感詫異，

心想：「死胖鬼在搞什麼花樣？莫非倒吊老子，讓老子連吊頸也得不能不賴，不三不四？但吊頸如何能夠吊得倒轉過來，這竅門可不易明白。」

再過片刻，方寶玉已成為一個「倒吊之人」，但所「吊」者，並不是吊着他的脖子，而是吊着一雙腳。

給人倒吊着雙腳，滋味當然很不好受，但和吊頸相比，卻又大有天淵之別，生死之分。

方寶玉暗鬆一口氣，慶幸性命暫可保住，但胖太歲如此對付自己，分明是存心把自己狠狠折磨，忍不住破口大罵：「死胖鬼倒路屍，明人不做暗事，你有什麼陰謀陽謀，快快從實招來，老子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將來還可留你一條全屍……」罵了一會兒，猛然記起自己的啞穴已給封閉，何以忽然又可照罵如常？

胖太歲卻不住地點頭，喃喃道：「倒吊神功，血氣逆轉，奇效無窮，但卻還是未曾料到，甫經倒吊，竟能藉此逆轉血氣之力，把被封閉的穴道立即解開……唔……真是神妙！神妙！」

方寶玉越聽越覺是冒火，但平時冒火，總是由胸腹間引發怒火向上衝往腦門，但此刻他頭在下腳在

上，這股怒氣卻不是向上衝，而是直往下湧，如此「怒火下湧」之下，登時頭昏腦脹，難熬之極。

胖太歲乾笑兩聲，說道：「時候不早，你要早早睡覺啦，這張繩索太床，天下無雙，你千萬不要辜負我家主人的一番美意！」

方寶玉怒道：「快放老子下來！」

胖太歲道：「要是片刻之間便放你下來，那又何必多費功夫把你縛上去？嘿……真是狗屁不通！貓屁豬屁也不通！」一面搖頭，一面掉頭關上大門，任由方寶玉大叫大罵，一概置之不理。

方寶玉雙腳被倒綁，要是一般武林人物，只須略懂三四流武功，來一記彎腰抓腿之類的功夫，要解開繩索倒也不是什麼難事，要是武功一流之輩，腿上一稍一運動，那條繩索更會給震成粉碎，但方寶玉雖會練過武功，但恐怕連第八流的境界也趕不上，如此給人綁住，立刻無計可施，和一隻羊羔毫無分別。

常人給這樣倒吊着，不但滋味絕不好受，而且頗有性命之虞，只要時候拖得長久，血氣不斷湧向腦門，就此一命嗚呼，絕不為奇。

方寶玉給倒吊着，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陡然白白浪費力氣。過了一會，也就不再叫喊，還是讓頭腦保持冷靜要緊，怎麼說也非要想

個辦法脫離險境不可。

但此情此景，除非有神仙搭救，否則就算想破了腦袋，只怕也是一樣無法可想，無計可施的，他如此這般抵受着倒吊的煎熬，不但想不出什麼妙計，而且越來越覺頭昏腦脹，但覺天地萬物，齊齊天旋地轉，胸口鬱悶欲吐，但卻又什麼也嘔吐不出來。

又過了半個時辰，方寶玉的腦袋彷彿隨時都會爆裂，神智更是迷糊不清，就在此際，忽然有人在他臉上輕輕吹一口氣。

方寶玉雖在暈迷邊緣，卻也感到這一口氣又溫暖又芳香，所謂呵氣如蘭，大概也是這般無異。

方寶玉陡地精神一振，用力睜開眼睛，總算瞧見一條翠綠的裙子，但在他臉上吹一口氣的人究竟是何模樣，卻是無法可睹。

方寶玉乍然看見有人進入屋中，恍如在極度黑暗之中看見一點光明，而且來者穿着翠綠裙子，不管是老是嫩，也決不會是那個胖太歲，今番能否化險為夷，只怕全在此人身上。

方寶玉本欲開口求助，豈料全身血氣湧向腦袋，一張臉早已變成紫醬之色，縱然還能活着，一張嘴巴已無法說話，那倒不是因為胖太歲曾經點了他啞穴之故。

就在此刻，方寶玉聽見那人嬌

柔的聲音說道：「真的很對不住，我知道你很難受，但這也是為了你好，師兄常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熬其筋骨……』可是……你若真的熬不過去，說不定會有性命之憂……」

方寶玉心中大怒：「小娘皮囉唆不休，說來說去，還是不理老子死活，他媽的袖手旁觀。」他聽這聲音，斷定來者是個年輕少女，但這少女是美是醜，模樣如何，卻是無法可以瞧得清楚。

過了片刻，又聽見那少女自顧自地說道：「師兄固然是個大大的好人，但老師兄上次教我釣魚的時候，卻說師兄處事，往往拘泥不化，欲速則不達，陡然浪費力氣和人命……」

「力氣浪費掉，也還罷了，但人命關天，一旦浪費掉，就再也救不回來……這個……這個就真的可怕麼了……」少女越往下說，語氣越是顯得頗為擔心。

方寶玉卻是越聽越焦急，心中大叫「小姑奶奶快快救命，要是她真的不顧而去，自己能否活到明天，實在難以逆料，再說，縱使真的可以熬到天亮，但一直如此倒吊下去，始終還是死路一條！」

但他連話也說不出口，想到「救命」也是有心無力，唯有咿咿唔唔，呻吟不已。



那少女嘆息一聲，又道：「我是很想把你放下的，但師兄若知道了，一定會大大不高興……」說到這裏，竟然轉身離去。

方寶玉雖在迷糊之中，仍可瞧見她的脚步正在遠離自己，顯然是不會把自己放下來了，他心中急得要命，但卻是完全無可奈何，又急又氣之下，頓覺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方寶玉才悠悠轉醒，他一睜開眼睛，便看見了一張又甜又美的臉孔，只見她穿着一襲淡綠衣衫，正是那個胖太歲的師妹。

方寶玉吁一口氣，突然眨眨眼說道：「怎麼你也死掉了？是不是你的那個胖師兄殺性大起，連你也一併幹掉？」

綠衫少女先是一怔，繼而「噗嗤」笑了起來，說道：「你以為這裏是陰曹地府嗎？」

方寶玉又眨眨眼：「難道不是？」

綠衫少女笑了一笑，笑容甜美得難以形容：「當然不是，我活得很好，你也活得很好，你瞧外面的陽光多麼燦爛？」說着，伸手向右邊窗戶一指。

直至此際，方寶玉才環顧四周環境，只見自己正躺在一張十分舒適的大床上，在右邊有一列雕花窗

子，窗外陽光明媚，綠草如茵，景色十分雅麗。

方寶玉吁一口氣，道：「我這條老命，總算是給你救回來了。」

綠衫少女卻不住的在搖頭：「你這兩句話，全都錯了，第一：你比我大概還要年輕一點點，只能算是『小命』，決不能算是什麼『老命』。第二：昨天晚上，我只是瞧着你說了幾句廢話，自始至終，並沒有把你從繩索上解脫下來。」

方寶玉一呆：「是真的？」

綠衫少女道：「當然都是真的。」

方寶玉道：「既不是你，又會是誰把我救出險境？」

綠衫少女道：「解繩還須繫繩人，是誰把你倒吊上去，也就是誰把你放下來！」

方寶玉一愕，臉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但隨即聽見一個人冰冷的笑聲在屋中響起，不就是那個把他倒吊得死去活來的胖太歲。

胖太歲走到大床邊，伸手便把綠衫少女推開，一雙細小的眼睛直盯着方寶玉的臉，冷冷說道：「你要做一個活的店小二，還是要做一個死得不能再死的倒路屍？」

方寶玉瞧見他這副惡狠狠的模樣，不禁為之膽怯，但那綠衫少女就在旁邊，卻也不甘示弱，立時冷哼一聲，說道：「老子今天龍游淺

水，落在你的手裏，要剛要殺，悉隨尊便，若是稍一皺眉，便不算是英雄好漢！」

小美人在旁，方寶玉這幾句話說得鏗鏘有聲，頗有骨氣，但胖太歲的模樣實在令他寒而不慄，說話雖然十分響亮，但眉頭早已皺得不能再皺，什麼「稍一皺眉，便不算是英雄好漢！」云云，這兩句話未免顯得大不相襯。

但那綠衫少女似是渾然不覺，見他勇氣十足，對胖太歲這個師兄也敢出言頂撞，不禁目露讚許之色，但在讚許之時，卻也暗暗為他擔心。

方寶玉一鼓作氣把話抖出來之後，胖太歲只是一味乾笑着。綠衫少女正想說話，卻給胖太歲揮手阻止，截口說道：「小媽，這裏沒有你的事，出去吧！」方寶玉聽了，立刻把「小媽」這個名字牢牢记住，但他只知道那個「小」字的模樣，至於那個「媽」字，他識字有限，自是不知其字究竟如何寫法。

胖太歲喝令小媽離去，可說是威嚴十足，方寶玉料想這小姑娘非耍乖聽命不可。豈料小媽拚命搖頭，說道：「我不走！」

胖太歲一愕，臉上怒意陡生，厲聲道：「你敢不聽我的話？」

小媽道：「你若不胡作非為，我一定聽你的話，但這一次，你差

點害死了這……這個小兄弟，我非要好好……監視你不可！」

胖太歲聽了，臉上驚愕的神色更甚，突然舉起又胖又大的手掌，似是要向小媽迎頭擊下。

方寶玉大吃一驚，連忙叫道：「掌下留人！」話猶未了，胖太歲已一掌重重擊落，但卻不是擊向小媽的頭頂，而是拍在一張紫檀茶几上。

那紫檀茶几的木質極其堅實，但胖太歲掌力雄渾，連河邊那塊二三千斤的大石尚且給他一拳轟碎，他這一掌拍落，這茶几又豈還有完整之理？

但天下間事，往往無法逆料，胖太歲這一掌固然是威勢驚人，但那茶几居然紋風不動，雖被重重掌擊，但卻連半點崩裂也沒有。

胖太歲陡地一呆，但隨即明白其中原委。

原來在這屋子之中，不知何時已溜進了一個人，而這一個人的手掌，竟比胖太歲的手掌還要肥大一些！

一般而言，人若肥大，手掌也自當比常人肥大一些，胖太歲人肥手大，但眼前溜進房中之人，一雙手掌居然比胖太歲肥大一些，即以整個人的身子計算，也是比胖太歲「猶胖一籌」。

這房子本來相當寬敞，但前後

來了兩個如此肥胖的人，登時令人有地方擠逼之感，方寶玉一見之下，不禁暗嘆「蔚為奇觀」！

原來這個比胖太歲還要肥胖之人，是個三十來歲的胖女人，但凡肥胖女人，倘若皮膚粗黑，多半不美，但有些肥胖女人，卻是皮細肉滑，相貌甜美動人，而眼前這個胖女人，正是屬於後者之一類。

胖太歲那一掌，原本結結實實拍在那張紫檀茶几上，但胖女人卻及時以反掌之勢，一掌在紫檀茶几之下托住，立刻把胖太歲的掌力完全化解。

胖太歲驚然看見這個胖女人，不禁驚呆住了，一張嘴正張得比飯碗還要大，過了半會才舌頭一伸，叫出了兩個字：「春花……」

胖女人倏地喝道：「別胡亂叫我的名字，我姓冷，你只許叫我冷小姐！」

方寶玉心中暗暗失笑：「這個冷春花，好不威風！」暗暗失笑之餘，忽然又想起「白眉太監」冷森嚴，這兩人都姓冷，但一個是茶毒天下蒼生的閹宦，一個是肥肥白白的胖女人，除了都是姓冷之外，似乎怎麼說也拉不上什麼關係。

胖太歲一遇上冷春花，立刻好比老鼠遇上大貓，連忙點頭躬身作揖，疊聲說道：「冷大小姐說得是！冷大小姐說得是！」

冷春花瞪了他一眼，又喝問道：「你是不是發了大財？因此視錢財如他奶奶的糞土？你姑奶奶個熊，可知道這張茶几值多少錢？」

胖太歲給她喝問得瞠目不知所對。隔了半晌才喃喃道：「好像……值得……五六兩銀子吧？」

冷春花大吼一聲：「什麼？五六兩銀子？五六兩銀子可以買這一張紫檀木茶几？你是不是吃錯了老鼠藥？這張茶几，少說也值三千兩銀子，要不是你姑奶奶眼明手快內力精湛，這三千兩銀子早已他媽的化為烏有！」

胖太歲給她臭罵得滿頭是汗，卻再也不敢出言反駁。

冷春花一開口就把胖太歲痛罵得狗血淋頭，方寶玉心中大感痛快，但最妙不過的，是這個肥胖不堪的女人，居然跟自己志同道合，是個專門講粗話的大行家，駭然一聽之下，實在是說不出的親切、過癮！

要不是方寶玉身邊有一個小媽姑娘，他早已大聲喝采，甚至加添三五七句粗話「助興」！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也是不可不提：那張紫檀茶几，價值決不止五六兩銀子，那是半點不假，但卻也萬萬值不上三千兩，但冷春花厲言疾色，硬說它值三千兩銀子，分明是要把胖太歲壓得抬不起頭來！

果然，胖太歲給她這麼一說，真的垂下了頭，大半天也抬不起來，方寶玉目睹此情此景，不禁在痛快之餘，又是感到說不出的驚訝。

胖太歲噤若寒蟬，方寶玉一時間還是摸不清這胖女人的底細，只有小媽姑娘，終於忍不住「吃吃」的笑了起來。

只見冷春花顫抖着一身肥肉，一步一步走向大床邊，目注着方寶玉，看了大半天，才皮笑肉不笑地說道：「這小二看來還算不錯。」

方寶玉忙道：「冷太小姐明鑒：我叫方寶玉，可不是什麼小二小三！」

冷春花「噴噴」連聲：「小胖子要怎樣整治你，跟我是沒有半點相干的，雖則小胖子性子急，人又糊塗兼且他媽的十分蠢鈍，每年都害死了好幾個什麼小二小三，但那也天意，實在怪不了誰！」

胖太歲立刻忍不住大叫「冤枉」，叫道：「今年我只打死了一個，其餘的只是斷了七八根肋骨……或者只是打掉了二三十枚牙齒……」

冷春花嘿一笑：「你祖奶奶個熊，說夠了沒有？」

胖太歲立時又再噤若寒蟬，模樣怪怪地站在牆角動也不動，方寶玉看了，忍不住臉露得意微笑。

冷春花卻又瞪着他，冷冷道：「小混蛋，有什麼鳥值得這樣好笑？我是他的心上人，他是我的賤奴才，賤奴才和他的心上人要花槍卿卿我我，幾時輪得着你來多管閒事？再不正正經經，看你姑奶奶敢不敢一刀把你闖掉，然後送你進宮去做個小太監！」

方寶玉還沒說話，小媽已驚叫起來：「春花姐姐，你千萬不要把他變成……小太監……」

冷春花陰惻惻一笑，把整張肥頭大耳的臉龐湊到小媽的鼻尖，笑道：「他又不是你的老公，他做不做太監，又關你什麼事？」

小媽登時滿臉通紅，急得連眼淚也掉了下來。

小美人居然為自己流淚，此事當真非同小可，方寶玉膽氣陡增，喝道：「死肥婆，別恃着擁有一身肥肉，便可以欺負弱小，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你想對老子怎樣，儘管擺明車馬，老子怕你的就不是他媽的一條好漢！」他一面說，小媽一面在旁跺腳搖頭擺手，示意他不可再說下去。

但說話猶如潑水，既已潑出去，又豈能再收回來？

冷春花立刻寒着臉，冷冷道：「你算是什麼英雄好漢？就算是狗熊，也只是一隻微不足道的小狗熊！」



小媽又忍不住叫了起來：「士可殺不可辱，這位小兄弟只是年紀輕，武功不濟事，縱使不是英雄好漢，也不能罵他是個……小狗熊！」

冷春花立時鼓起了腮，卻也並未對小媽再說什麼。

小媽連番在語言上為方寶玉支撐助陣，方寶玉既是感激，又是高興，心想：「這小娘皮對老子居然情深義重，頗有資格做老子的第一個老婆。」他年紀雖小，但素有「大志」，正是男兒當自強，創基立業在江湖中大大露臉，固然是頭等大事，但擁有三妻四妾隨僕如雲，更是今生必須達成的願望。

冷春花默然片刻，忽然向胖太歲招招手，胖太歲立刻急急迎上前，恭聲道：「大小姐有什麼吩咐？」

冷春花道：「玉不琢，固然是難成大器，但若亂琢他奶奶的二十四，只會琢得玉碎珠沉，徒然暴殄天物，這個道理，你老兄明白不明白？」

胖太歲忙道：「以前不明白，如今茅塞頓開，一切都已明明白白！」

冷春花滿意地點了點頭：「很好，既然明乎此理，這小子能否成為大器，就全靠你這個冤家大頭了！」

胖太歲道：「大小姐敬請一千個一萬個放心，老實說，鄙人三番四次失敗，主人早已大不耐煩，要是再失敗下去，說不定這小子還沒變成太監，鄙人已給主人一刀闖掉！」

冷春花陡地怒容滿臉，怒道：「你是本大小姐的男人，誰敢把你闖了？你少在姑奶奶面前放狗屁！」

胖太歲給她狠狠一罵，立刻又再緊緊閉上嘴巴，但臉上卻浮現出甜膩興奮的笑意。

方寶玉心中暗罵：「沒出息，昂藏七尺男子漢，竟給一個胖婆娘弄得連骨頭都又酥又賤，」心中雖在痛罵胖太歲，但回眸眼角一瞧小媽姑娘，卻是連自己的骨頭也酥了大半，但到底是「又酥又賤」，只怕很難獲得證實。

忽聽冷春花在耳邊大喝一聲，直似焦雷平地響起，把方寶玉整個人嚇得從床上跳了起來！

冷春花一手抓住方寶玉的下顎，冷冷笑道：「瞧你賊頭賊腦的，心中打什麼壞主意？」

方寶玉給她這麼一抓，痛得連淚水也直標出來：「我……我是砧板上的一塊肉，又還能打什麼壞主意？」

冷春花啐了一口，怒聲道：「放屁！什麼叫砧板上的一塊肉？你

若只是一塊他媽的什麼臭肉，胖太歲何必費盡心血教你練功？」

方寶玉乾咳兩聲，道：「他……他只是把我倒吊起來，又幾時教過我一招半式武功來着？」

冷春花「呸」一聲，突然正正

反反在他臉上連續打了幾下耳光：「你連半點內功也沒有，別說是教你一招半式武功，便算是把三萬六千招天下間最神妙最厲害的武功都傳授給你，又有個屁用？要是只練一些花拳繡腿，練成了恐怕連一隻三腳貓也打不過，倒不如乾脆此刻便把你剝為肉醬，用來做肉包的餡子！」

方寶玉聽得連耳朵也直豎起來，過了半晌才道：「胖太歲又不是我的師父，他為什麼要教我武功？再說，他倒吊着我老……老人家，便算是教我武功嗎？」

冷春花「哼」的一聲，冷冷笑道：「天河倒瀉，逆轉乾坤，把你倒吊起來，乃是練就『逆轉大挪移神功』的基本法門，如此倒吊，只是神功初階段，再練下去，還有『九蒸九曬』、『火鳳凰生死變』等等境界，如此神功，天下間無數人夢寐以求欲練而不得，唯獨胖太歲的店小二們有此機緣，正是造化不淺，你這小混蛋如今適逢良機，又夫復何求？」方寶玉聽得瞠目結舌，疑幻疑真。

胖太歲倏地長嘆一聲，道：「主人對我恩重如山，要是我能夠把主人的神功流傳於後世，就算是粉身碎骨也是在所不計的。」

方寶玉道：「你主人是誰？」

胖太歲道：「我家主人的名號，豈是可以隨便對外人說的？你若要知道他老人家的名號，那也不難，只要你練成了他老人家流傳下來的絕頂神功，屆時自然會讓你知曉。」

方寶玉道：「既是你主人的絕頂神功，何以不叫你主人親自來傳授？」

胖太歲道：「其中原委，此刻還是不能對你這個黃口小兒直說，除非……」

方寶玉冷冷一笑，道：「除非老子練成了你主人的絕頂神功，對不對？」

胖太歲點了點頭，道：「正是如此！」

方寶玉「哼」一聲，暗罵了一句：「還不是一句屁話！」

冷春花一直目不轉睛地盯着方寶玉的臉，突然也嘆了一聲，道：「要是小胖子能夠練成主人的絕頂神功，也用不着如此費功夫，可惜要練成這一門神功，極不容易，十萬人中，也不見得會有一人可以練到第九重境界！」

方寶玉吸一口氣，道：「練到

第九重境界，是不是要經過『九蒸九曬』？說到這裏，心中暗自驚惶：「九曬」倒也還罷了，但『九蒸』卻又是怎樣的情形？蒸肉蒸魚聽說得多也吃得多了，但練功之人，又該當如何蒸法？此事當真是匪夷所思，難以理解之極！」

只聽見冷春花嘿嘿冷笑：「練成『九蒸九曬』，只是第五層境界，跟第九層境界相比，差之遠矣……但只要練到這等地步，江湖上已罕逢敵手。」

方寶玉心中冷笑，付道：「既然練到第五層境界，已是罕逢敵手，那又何必再練到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層境界？這胖婆娘的話，只怕是他奶奶的不大可靠。」

就在此際，忽聽門外有人敲門。

這人只是敲了三下，堅實的桃木大門竟給他敲穿了三個大洞！

冷春花眉頭一皺，對胖太歲說道：「我師父來了！他老人家對你瞧得並不順眼，我若不乖跟他回去，說不定今晚會用你的屁股肉來煮菜！」

胖太歲登時臉無人色：「多謝大小姐關顧，請回！請回！」

冷春花又是一聲嘆息，忽爾在胖太歲的臉頰上親了親嘴，隨即飛奔出門而去。

方寶玉但見兩大肥男肥女的肥

臉孔忽然靠在一塊，雖然算不上驚天動地，倒也蔚為奇觀，堪稱「此家獨有，別家所無！」

胖太歲給冷春花突如其來地親了一下，自是受寵若驚，少說也怔呆了一頓飯時光，臉上表情比一隻八百斤重的大呆鵝還要呆上八百八十倍。

方寶玉可沒興趣瞧着「其呆無比」的胖太歲，一雙眼睛不住骨碌骨碌地在小媽臉上掃來掃去，小媽給他瞧得連耳根都紅透，本想奪門而出，但胖太歲一直呆呆地攔住了大門，恐怕就算是三十頭黃牛也沒法子把他撞開半尺。

方寶玉簡直不把胖太歲當作是人，就算是人，也只是個木頭人，甚至是個死人。

在他眼中，小媽姑娘委實是「可觀之極」，他曾聽人說過一句什麼「秀色可餐」的成語，但直至如今，才能深切領略這句話的真正滋味。

小媽姑娘當然是很好很好的，但她的兩個師兄，一老一胖，只怕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尤其是這個死胖鬼，專門折磨店小二，就算他本來「用心良苦」，但店小二們個個都給他折磨得半死不活，甚至有些真的弄掉了小命，由是觀之，這死胖鬼實在是他媽的一無是處，縱然「用心良苦」，到頭來還是店小二統

統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方寶玉瞧着小媽，本也是瞧得又痴又呆，胖太歲是大呆鵝，他是小呆鵝，一間房子裏大呆對小呆，中間還夾着一個俏俊的小姑娘。

但方寶玉只是呆了一會，又再省悟到此地不可久留，大門雖給胖太歲阻攔着，仍可自窗戶逃竄出去，當下連連向小媽姑娘以眼色示意。

小媽尚未拿定主意，方寶玉已拉着她的手，要和她一起逃離此地。

說來倒也難以置信，這對少年男女，竟然真的就此逃離房子，那胖太歲兀自在那裏呆呆地出神，大概靈魂出竅遠矣，尚未歸來兮……

方寶玉拉着小媽的手越走越遠，這一次，方寶玉不再走向河邊，反而一味向山上直跑。兩人翻過了一座小山，又再越過幽谷，小媽忽然問：「咱們往哪裏？」她這一問，方寶玉陡地愣住。

小媽幽幽的嘆了口氣，坐在一根枯木上，眼神一片茫然，彷彿天下雖大，卻無容身之所。

方寶玉也跟着她嘆了口氣，說道：「你的胖師兄，平時對你怎樣？」小媽眼睛眨動，說道：「他脾氣雖然古怪，但從來沒有對我這個小師妹怎樣……」

方寶玉「哼」一聲，冷冷道

：「但那些店小二，全都給他折磨得不似人形！」

小媽點了點頭，但立刻又再不住的搖頭，「那並不是折磨，只是……當頭棒喝，用意原本是很好……」

方寶玉立刻截口道：「好一個當頭棒喝，要是一棒迎頭便打得肝腦塗地，你說這該算是什麼用意？」

小媽怔了半晌，不再說什麼，方寶玉捏了捏她的鼻子：「你不是生氣了？」

小媽卻真的點點頭：「不錯，我的確是在生氣，但卻不是生你的氣。」

方寶玉大奇，道：「這裡只有咱們倆，你不生我的氣，難道自己生自己的氣嗎？」

小媽又再點點頭：「你又說對了，我是在自己生自己的氣。」

方寶玉越聽越奇，小美人心情不愉快，他自然是要查個水落石出的。

小媽卻不等他追問，便自說道：「我只恨自己是個女兒家。」

方寶玉一怔，隨即哈哈一笑，道：「是女兒家又有什麼不好？自古以來巾幗不讓鬚眉，想當年穆桂英、梁紅玉、花木蘭、大腳珍，又有那一個比男子漢大丈夫輸虧了？」



穆桂英、梁紅玉、花木蘭這三位女將的英勇事蹟，一直家喻戶曉，小媽自然不會對這些名字感到陌生，但大脚珍究竟是何方神聖，小媽卻是聞所未聞。

只聽得方寶玉接着又說道：「穆桂英屢破金兵，梁紅玉擊鼓打勝仗，花木蘭更是高明，竟可代父從軍，寧願打仗也不再燒飯洗衣服，真不愧是一代奇女子。」

小媽連連點頭：「這三位女中豪傑，都是令人欽佩萬分的，但那個……大脚珍又是什麼來歷？」

方寶玉乾咳兩聲，清理清理喉嚨才煞有介事地說：「大脚珍者，揚州人氏也，年十六，嫁入豪門……門下一位將軍為妻……」

小媽大奇：「豪門富戶門下，怎會有位將軍？他是大財主的兄弟子姪嗎？」

方寶玉不住的搖頭：「非也非也！這位將軍，跟員外主人非親非故，此人來自廣東，因嗜賭成性欠債累累，避債避到揚州，再投靠在彭員外門下謀生，他本姓梁，他自稱是『伙頭大將軍』據說那是廣東人對廚子的稱呼，和真真正正在沙場上殺敵的大將軍、小將軍以至不小不小的將軍，人大大有分別！」小媽總算明白過來。

方寶玉又乾咳兩聲，才緩緩地接道：「大脚珍嫁給這伙頭將軍，

不到兩年，便已身懷十二甲。」

小媽聽得一呆，忙道：「是身懷六甲。」

方寶玉「嗤」的一聲怪笑：「這個嘛，你小姑娘可有所不知了，尋常人一胎一嬰，自當說是『懷六甲』，但大脚珍不但脚大，肚子更大，原來她姑奶奶的，雖則初為人母，但卻功力十足，居然不生則已，一生便是雙胎，正是有數可計，二六一十二，那不是『身懷十二甲』嗎？」

小媽不禁為之啞然失笑，明知道他這樣說是不對的，但一時間卻也難以和他爭辯明白，唯有一笑置之。

方寶玉臉露得意之色，接道：「大脚珍在柴房產子，首先生下一個男嬰，姓梁的伙頭大將軍在門外聞訊，大聲叫好，其時他老人家正在吃炒粉，便把這個兒子取名為『炒粉』，大脚珍大怒，立刻把丈夫罵個狗血淋頭！」

小媽早已笑得彎腰流淚，過了這一會才強忍住笑，說道：「天下間豈有父親為兒女取名為粉粉麵麵的，這位大將軍該當推罵。」

方寶玉立刻臉露不以為然之色，道：「揚州最有名的戲子上官粉紅，不也是以『粉』字為名嗎？」

小媽道：「粉紅」這兩個字太有意思，『炒粉』二字的意境，和

者最少相差十萬八千里。」

方寶玉道：「『炒粉』這個名字，的確不雅，因此咱們的大脚珍姐姐，嚴令老公把個『炒』字改掉！」

小媽聽了，不禁黛眉一皺：「來來去去，還是用上那個『粉』字？但叫做『梁粉』，總比叫『梁炒粉』好多了。」

方寶玉搖搖頭道：「非也！我是說，她改掉了那個『炒』字，並不是把中間的一個字完全刪除。」

小媽又是一愕：「她改了一個什麼字？」

方寶玉道：「大脚珍把『梁炒粉』這個名字，改為『梁雞粉』！」

小媽又呆住了：「那是什麼意思？」

方寶玉道：「大脚珍說：用肥雞來炒粉，自當比乾炒粉豐富得多，那是因為她最喜歡吃雞肉鴨肉之故。」

小媽聽得不住搖頭：「這真是十分豈有此理……」

方寶玉道：「你又不是梁雞粉的娘親，此事無權置評。」小媽只好再一笑置之。

方寶玉接着又說道：「過了大半个時辰，大脚珍又再產下一個女嬰，這一次，做母親的搶着要為女兒起個名字，就叫『梁有鼓』！」

小媽一怔：「這又是什麼意思？」

思？」

方寶玉哈哈一笑，道：「別看大脚珍平時粗魯，在這等關節上卻是毫不含糊，當年梁紅玉擊鼓退金兵，博得千古傳誦，名垂青史，所靠者乃是一個大戰鼓，兩條打鼓棍。要是當時無棍無鼓，梁紅玉這三字恐怕已沒有什麼人還會牢牢記住。因此，大脚珍不假思索，立刻把女兒命名為『有鼓』，可見她實在獨具慧眼，目光遠大，早早已為女兒的未來作出打算！」

小媽聽得半信半疑，心想：世上豈有如此怪誕的父母，但瞧見方寶玉說得活靈活現，額上青筋凸起，倒也不敢就此肯定他正在胡說八道，捏造事實。

方寶玉說到這裏，用手勢比劃了一下，接道：「大脚珍又高又大，所產下的一雙男女也是不比尋常，不到三年，梁雞粉、梁有鼓兩兄妹已威震揚州，聲名大噪！」

小媽大大不相信，道：「這對孿生兄妹就算再神通廣大，又怎能在三歲不到的年紀威震揚州，聲名大噪？」

方寶玉哈哈一笑，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既有人大器晚成，也有人少年得志。既有人少年得志，也就不難有一對孿生兄妹在三歲之前揚名立萬，威震神州！」他越說越是神奇，初時還只說這對

森嚴！

其時，在東廠督主之下，設千戶掌刑，百戶理刑，役隸則取於錦衣衛，役長稱為大檔頭，以下再分二檔頭、三檔頭等。

方寶玉敘述梁雞粉、梁有鼓孿生兄妹之事，小媽一直當作是笑話來聽，及後說至彭員外舞刀弄棒，也不覺得怎樣，但「東廠老太監」一出場，小媽立刻為之不寒而慄，嬌俏的蛋臉上再無半分笑意。

方寶玉又接續說下去：「東廠來了一個老太監，此事當真非同小可，彭員外立刻換上了另一副臉孔，恭恭敬敬地要好好款待，但老太監不吃這一套，說道：『我是奉了上頭之命來抓人的。』彭員外更是吃驚，連忙追問要抓什麼人？老太監道：『我是老太監，要抓的人是一個三十歲的壯年太監。』彭員外六神無主，說了一句：『我……我不是太監。』老太監道：『彭老爺三妻四妾，兒孫滿堂，當然不是太監……但這一次要是不能把那個自京城逃離到此的太監抓回去，說不定只好要彭老爺改行了。』彭員外一呆：『改行幹什麼生意？』老太監道：『跟我這個年老命苦的人一樣，做個褲襠內空空如也的太監！』彭員外不禁魂飛天外，大叫饒命……」

小媽早已聽得滿臉火紅，方寶

玉卻說得口沫橫飛，毫不在意。

略頓片刻，方寶玉接着說：「彭老爺忙道：『寒舍之中，只有家人及奴僕，何來太監？公公可查清楚了嗎？』老太監冷冷地道：『東廠查案辦事，向來清清楚楚，彭老爺這是什麼意思？』一句太監官腔打將下來，彭老爺為之心膽俱裂。

「老太監乾笑連聲，接着說：『府上有個姓梁的廚子，他頸際右側有一條疤痕，是也不是？』彭員外忙道：『不錯，確有其人，他叫梁文武……』

「老太監搖搖頭：『你錯了，他並不姓梁，而是姓武，名中樑，他說自己是廣東人，其實是河南人，但卻在廣東住過幾年，所以懂得煮廣東菜，說廣東話！』彭員外在東廠的老太監面前，本已不欲再加辯詞，以免惹禍上身，但那梁文武就真真的改名換姓，也決不能是個太監，當下便把此人已為人父之事向老太監詳細稟告。

「彭員外說道：『這廚子若是太監，又怎會娶妻？娶妻也還罷了，又怎能令老婆懷孕，產下孿生兒女？』照彭員外看來，還是認定東廠的老太監弄錯了。」

小媽年紀尚輕，對男女之事只是似懂非懂，太監不能娶妻生子，她是聽人說過的，但太監為什麼不能娶妻生子，其中關鍵她可不怎麼

孿生兄妹威震揚州，說到後來，「揚州」變成「神州」，若以地方大小來計算，恐怕最少相差超過幾千倍。

小媽也沒有再加挑剔，與其問長問短，不如洗耳恭聽，反正此事和自己無關痛癢。

只聽方寶玉接着說道：「且說有一天，彭員外正在演武廳上練棍。彭員外年逾五旬，四十歲前手無縛雞之力，不知如何，在四十歲生辰之後，拜師在『揚州獅王』秦真師傅門下，繼而天天舞刀弄棒，據說只要有一天不曾練武，就連飯也嚥不下。」

小媽眉心一緊，道：「這彭員外練武，又跟梁氏兄妹有什麼相干？」

方寶玉道：「本來是沒有相干的，但正當彭員外把棍法舞得潑水不入之際，忽然來了一個老太監。」

小媽越聽越奇，怎麼這故事左兜右搭，到後來居然和朝廷的一個老太監扯上了關係？

方寶玉嘿一笑，道：「彭員外練棍十年，自以為一手『天衣無縫五行棍法』真的天衣無縫，無懈可擊了。正當他把棍法舞得出神入化之際，忽然眼前出現了一張冷冰冰，神態極是不屑的老王八臉孔，不禁怒氣陡生，喝問那人：『你是

從那裏鑽出來的？』老太監冷冷一笑，只說出了兩個字，立刻就彭員外嚇得屁滾尿流，冷汗如雨！」

小媽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立時便追問：「老太監說出了怎樣的兩個字？」

方寶玉道：「東廠。」

小媽一聽，也不禁當場呆住。明太祖朱元璋一統江山，為駕馭羣僚而躬治天下。他為求鞏固帝位，不惜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專設都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監察百官，採取以小官馭大官的手段。

而東廠之設，則始終成祖。因成祖能得帝位，全憑朝中宦官為其耳目，於是即位後，即設東廠於東安門北，重用宦官以作酬答。

乃至武宗，太監劉瑾專權，入掌司禮監。明朝宦官衙門，共分十二監、四局、八司，而司禮監乃宦官之首。

劉瑾執掌大權，以邱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淫威之盛，一時無兩。

劉瑾最後的收場，是被判決以謀反大逆之罪，於獄中凌遲處死。但這個滿手血腥的閹宦，已殺害無數官員百姓，其中極多冤獄，都是由東廠、西廠一手炮製。

劉瑾雖已伏誅，但東廠仍存，這二十年來，提督東廠之督主，正是威名赫赫，人稱「白眉太監」的冷



明白。

雖然不明白，卻也不敢向別人問個清清楚楚。

這種事，就讓它一輩子不明不白算了。

只聽見方寶玉繼續說道：「彭員外自以為自己的看法決不會錯，豈料老太監冷冷一笑，問彭員外：『你脫過他的褲子瞧過嗎？』彭員外陡地呆住。」

「老太監寒着臉，繼又說道：『武中樑在府上一直裝傻，其實是極厲害的腳色，可惜此人膽大妄為，竟與朝廷欽犯勾結，我奉了督主之命，要緝拿此人歸案，你若不想被牽連，最好便跟咱們合作！』」

「老太監言詞之間軟硬兼施，彭員外早已魂不附體，況且那廚子跟他非親非故，當然犯不着包庇他而惹禍上身，於是乎一條毒計，就此謀定下來……」

「翌日，彭員外命令廚子大排筵席，宴請揚州城內二十幾戶商家。梁廚子自是立刻忙得不可開交，但就在他忙碌得要命之際，侍婢雲氣急敗壞地回來報告：『大脚珍在賭場輸了二百兩銀子，把雞粉、有鼓兒妹兩抵押給金眼獸，再借三百兩銀子，豈料又輸個清光……金眼獸說……銀子不用還了，就把這兄妹倆賣掉抵數了，就把這兄妹倆賣掉抵數了，就把這兄妹倆賣掉抵數了……』」

吧……」

「那姓梁的廚子聽了，又驚又怒，不由分說，提起砧板上的菜刀，便撲向賭場找那金面獸算帳。」

「金面獸的賭場，在一條狹長胡同後面，姓梁的廚子提着菜刀直撲而至，但只是疾奔到胡同中間，已給數十人前後重重圍困。」

「這數十人，有些是東廠太監，有些是錦衣衛，也有十幾個是見錢眼開，六親不認的江湖大盜，姓梁的廚子一見這等陣仗，便曉得自己中了毒計，這決非金面獸所能佈下的天羅地網……」

「這幾個太監、錦衣衛、江湖大盜，人數雖然衆多，但沒有任何一個人發出半點聲音，彷彿全都是啞巴。」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戰有多慘烈，只知道這姓梁的廚子，憑着手裏一柄生鏽菜刀，獨力激戰五六十人。」

「這是沉默的一戰，姓梁的廚子接戰之後，很快便掛了彩，他左肩上插了一柄小斧頭，右臂中了毒弩，小腹中刀，雙腳給地堂刀法劃破了三四道長長的口子，其中有一兩道口子深可見骨……」

「在如此狹窄的胡同裏，居然有人能施展十分精妙的地堂刀法，後來終於真相大白，這人竟是蘭州『刀中君子』連勝侯！」

「連勝侯俠名早著，為人頗有君子之風，豈料竟然在這一戰甘心為朝廷閹黨賣命，實在大大出人意表……」

「姓梁的廚子雖然身受多處重創，但卻有打不死精神，敵人個個一聲不響，他也一言不發，屢屢中招劇痛攻心，但仍然咬緊牙關，連一聲悶響也沒發出來。」

「連勝侯刀法潑辣兇悍，『刀中君子』簡直變成了『刀中瘋子』，似乎與這姓梁的廚子有着深仇大恨。」

「按照常情，一個人以寡敵衆，兼且甫接戰不久便已身上傷痕累累，此人勢必很快便完蛋大吉，但這姓梁的廚子，竟然越戰越勇，他一面與敵人拚命，一面以極快速手法，自腰間一個布囊中取出金創藥，這裏敷一把，那裏又再敷上一把，而且竟可在激戰中迅速止血，真正匪夷所思，神奇之極。」

「如是者雙方激戰超逾一頓飯時光，胡同之內，死傷枕藉，雖未致血流成河，卻也血漬斑斑，十分可怖。」

「姓梁的廚子雖然不斷殺傷強敵，連那個『刀中君子』連勝侯也給他一刀劈掉了半邊腦袋，當場斃命，但姓梁的廚子終究力氣不繼，招式越來越緩慢下來。」

「再戰下去，他必敗死無疑，但也就在這危急萬分之際，一人仿

似飛將軍從天而降，一出手使用尖刀刺死兩名武功相當不俗的錦衣衛，正是大脚珍掩殺而至！」

「大脚珍乍聞姓梁的廚子在胡同中遇襲，匆匆提刀便來搶救，她絕不是去了賭坊，更沒有把梁雞粉、梁有鼓兒妹抵押給什麼金面獸，這都是東廠宦官佈下的毒計。」

「姓梁的廚子見大脚珍趕到，臉上的神情不喜反怒，他獨力苦戰羣奸，雖連番受創而悶聲不響，但大脚珍一出現，他就咆哮如雷，怒聲大罵起來！」方寶玉說到這裏，雙眉倒豎，漲紅了臉，似乎連他自己也在惱怒不已。」

小媽聽到這裏，一張俏臉一陣青一陣白，到這時候忍不住問：「大脚珍姐姐好意相救，他怎麼還要大發脾氣？」

方寶玉嘿嘿一笑，道：「江湖中事，世情險惡，個人的生死榮辱，又算得上什麼！」

「當時姓梁的廚子破口大罵：『爛婊子，這是白眉關賊的奸計，你要救的不是我這個寺人，而是大公子和二公子！』」

小媽一怔，忍不住又再問：「寺人是什麼人？是不是寺院裏的人，也即是和尚？嗯，不對，他是大脚珍的丈夫……也不對，因為又有人說他是個……太監……啊！我明白了……」

(未完·四)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 / 西門丁 · 文  
可飛 · 圖

# 銀杏山莊

殺手喬裝擋路 制服追問因由

## 上文提要：

丁毅爲了追上柳露蓮，不分晝夜策馬疾馳，却一直未能追上，終於在一條河邊發現柳露蓮的踪影，適逢殺手正要暗害柳露蓮，幸虧丁毅及時趕至，雖使柳露蓮脫離了死亡的威脅，但她仍然身中鋼針，直至找到一家客棧住下後方取出暗器。爲了應付不斷出現的殺手，丁毅決計訓練柳露蓮打鬥經驗與技術……

這次柳露蓮首先發動攻擊，可

「你少貧嘴！昨天才被我罵得狗血淋頭！」

是完全佔不到便宜。丁毅那種捨生忘死，出乎意外的劍術，使柳露蓮在他面前仿如一個小孩子，不過十多招，又「死」一次！

丁毅不厭其煩地指點，一個上午，柳露蓮已「死」了七次！

「有點進步了，下午再練，明天教你別的，嗯，你有否學過發暗器的手法？」

「學過一點，粗淺得很。」

「好，明天便先教你發暗器！」丁毅說罷，忽然手臂一揮，劍尖已指在柳露蓮喉頭上，「你再『死』一次！」

柳露蓮又羞又怒，默不作聲，兩人並肩走了十來步，她倏地翻腕駢指，向丁毅腰上戳去！不料，丁毅滑開三尺，手腕一振，劍已在手，同時刺向其胸膛，「你已『死』九次了！偷襲別人，也得提防別人不死，會作反擊！」至此柳露蓮才真正佩服了，「當日我說過，天下最難解決的五十名高手名單內，沒有田驚飛的份兒，如今你服不服？」

柳露蓮輕嘆一聲：「看來我以前所學全是繡花功夫。」

次日，丁毅既教柳露蓮發射飛刀，又再試其反應，效果非常好，丁毅忍不住讚道：「你真是塊美玉，一經雕琢便露出光彩！」

「好，回去先買兩套水靠再說，明天咱們到河邊去！」

第四天，改由柳露蓮教丁毅泳術，丁毅的成績，同樣大出柳露蓮之意外，祇半天工夫，便已掌握，也因為他有內功基礎，所學又雜，得以觸類旁通，兩人泡在河裡，一個學一個教，難免肌膚相觸，關係又親密了幾分，在沒找到丈夫之前，柳露蓮已將其當作一種依靠。

下午一個獨自習泳，一個獨自練飛刀，直至黃昏方離開，柳露蓮含嬌問道：「明天你教我甚麼？」

丁毅見她嬌靨如花，似嬌似嗔，幾乎看痴了，「你真美！難怪人人均說英雄難過美人關！」

柳露蓮紅着臉嗔道：「你又胡說甚麼？哼，我問你的話，你還沒回答哩！」

丁毅沉吟了一下才道：「不必



等明天，今夜便教你……」  
柳露蓮斥道：「你又胡思亂想，你把我當作甚麼人？」

「我今晚便教你一些簡單的易容術，明天教你如何借物掩飾身形，明晚教你一些簡單的下毒手法，以及分辨毒物。後天再練習飛刀術及反應，大後天咱們便上路，祇是我有點擔心……」

柳露蓮截口問道：「你擔心甚麼？」

「我擔心以你為餌，萬一有甚麼閃失，我今生可沒有老婆了，你可知道我壓力有多大！」

柳露蓮啞了他一口，「我已再三告誡你，不許對我胡說八道，不得胡思亂想，你又犯病了，下次看我饒不饒你！」

「這是我的心聲，你可以不接受，卻不能不聽，柳露蓮，我說的可是真心話！」丁毅不能自制地拉着她的柔荑，祇覺又酥又軟，柳露蓮輕輕一掙，未能掙脫，一顆心突突亂跳，有如鹿撞。

過了半晌，她才用力掙脫其手掌，低聲道：「我是有夫之婦，下不為例。」

「你放心，我會守禮，剛才那一握就權充是劑治單思病的良藥，待你覺得我可憐，才再替我治一次病！」

「你幾時變得油腔滑調的？你

這樣，那有一個女人會看上你？」其詞若有憾焉，其心不無欣慰。

吃過晚飯，丁毅教柳露蓮易容術，經常手把手，柳露蓮不再掙扎，任由他「治病良藥」，一個專心學習，另一個卻心癢難搔。

次日依計劃教柳露蓮借物掩飾身形，潛伏殺人等技倆，黃昏前，又印證了一陣劍術，每次都是丁毅得勝，但柳露蓮之劍法經他指點及薰陶，已比前大為狠辣，且在峨嵋劍法中能稍加變化，已增加殺人威力，見機行事之能力大為提高，使得丁毅連聲讚好。

柳露蓮輕啞他一口，「若再跟你十天八天，恐怕我會變成一名女殺手了！」

「那咱們才算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丁毅未說畢，柳露蓮粉拳已抬起來要打他，丁毅忽然叫道：「有人來了！」柳露蓮不由一怔，卻讓丁毅拉着她，跑到一棵大樹後匿了起來。

俄頃，祇見來的是一對夫婦，男的肩扛鋤頭，女的手提茶壺斗笠，一望便知是莊稼漢。柳露蓮祇道丁毅騙她，正想罵他，不料丁毅卻將她嘴巴掩住，身子不斷內靠，連呼吸也閉住。

那對夫婦向左右看了幾眼，女的急道：「當家的，咱們且坐下來

歇歇。」男的唔了一聲，在田埂上坐了下來，抽出插在腰帶上的旱烟，敲火石抽吸，女的則仍不斷張望。

這時，柳露蓮也看出奇怪之處，農人之田地，一般在家附近，且要歇息也祇會在自己的田邊休息，既然起程，必然一口氣走回家，何況他倆一來年紀不大；二來又非負重物，何須休息？

丁毅見她不動，便鬆開了手，附耳輕聲道：「小心，這兩人極可能是著名的殺手！」他乘機在她左頰，輕輕香了一記，由於強敵在旁，她不敢發作，祇能拿眼瞪着他，丁毅抱拳拱手賠罪。

忽聽那女的道：「老莫，那兩個人到底在何處？咱們找了兩個時辰都找不到人，是否消息錯誤？」

男的道：「你幾時這般沉不住氣？咱們找一個人，往往要花兩三個月，今才花兩三個時辰，算得了甚麼？」

「也是，咱們是頭一次合作，希望馬到功成，將來買賣愈來愈多，小妹再幹他兩三年才要退出江湖，對啦，老莫，你賺了這許多錢，為何還不退休？」

「我已退休半年多了，是次被強拉出來，幹了這一宗，便永不再幹！」姓莫的說話十分簡潔，似乎天生不喜說話。

「原來如此，他怎樣迫你出去？」

「七娘，你問得太多了！你我以前祇有兩面之緣，從無交往，你還想知道我甚麼事？」

七娘哈哈笑道：「小妹祇是無聊問問而已，我打聽你的私事，有甚麼用？」頓又笑嘻嘻地問：「人均說你絕不好色，這幾天小妹算是領教過了，但還有人說，你不能……」

「荒謬！有需要時，老子一夜可以動三四個女人，不過我不會打你的主意，你還是趁早死了這條心吧！」

「那是小妹姿容不堪入目了？」

「那是因為你是『蛇蝎美人』，老子沒興趣！」

「蛇蝎美人」四個字一入耳，丁毅身子便不由自主地震了一震，心中付道：「這叫莫老大的，莫非是『鐵石心腸』莫焦？哼！這兩人湊在一起，我可得加倍小心！」

「你又不是要娶我，左右不過是圖個方便，貪點快活，你怕甚麼蛇蝎？祇要是美人就行了！」

莫焦冷冷地道：「我怕會死在你肚皮上！」他敲掉烟灰，又道：「走吧！」尤七娘提起茶壺，一副農婦的模樣，跟着「丈夫」往前走。

丁毅又往內挪了一挪，兩人擠在一處，幾乎連對方的心跳聲也聽

見，直至那兩人去遠，柳露蓮才閃

開：「夠啦，你還賴着不走？」

丁毅席地而坐皺眉思索，半晌才道：「咱們不回去了，這就走！」

「你不是心愛你那匹寶馬嗎？」

「馬再寶貴，也不比人命珍貴！這兩人找不到咱們，一定會到客棧等咱們！你不知『鐵石心腸』及『蛇蝎美人』之厲害？他倆在殺手榜上，排名在我前面！尤其是莫焦，殺人花招不但又歹又毒，而且本身武功底子十分深厚，稱得一流高手！」丁毅言畢拉着她起來，向東南走去，「咱們走一夜，明天改乘舟，可避耳目。」

「你不是要用我來引他們現身嗎？為何又改變主意？」

「這兩人非同小可，我實在擔心保護不了你。」

柳露蓮嘆道：「左怕右擔心的，能成得了大事？看你那有點男子漢的氣概！」

「萬一你有甚麼損失，我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柳露蓮芳心一震，一股異樣之感襲遍全身，因為丁毅那句話，說得真誠無比，鐵石的人也聽得出，那的確是他肺腑之言！

丁毅忽然將柳露蓮拉住，她一顆心跳得更快，「咱們不走了，還是回小鎮去吧，但不進客棧。」

「這是甚麼原因？」柳露蓮聲音

帶顫地道：「你要回去盜馬？」

「不，他們既然可以跟踪咱們，咱們為何不能反跟踪他們？直至有利之地形及時機，咱們才猝然下手，相信仍有成功之希望。來，咱們先易容再回去。」

柳露蓮祇道他又糾纏自己，卻原來他想的卻是正事，又羞又愧，又有點失望，直至丁毅用藥膏在她臉上塗塗捏捏，她也有點陶醉，丈夫幾曾這般待過自己？

丁毅自己亦迅速改變一下面容，接着自懷內掏出一套男人的衣服來，道：「快換上！」

「這是甚麼衣服？」

「我替你易成男人的模樣，從今開始，你得學男人的動作及說話，而你我則以兄弟相稱，我叫周大財，你叫周小財，是小商人，專營藥物販賣。」

柳露蓮到林內換了衣服出來，丁毅看了幾眼道：「你全不像男人，來，我來指點你！」

兩人返回小鎮，正是黎明前之黑暗，他倆蛇行鼠伏，不敢直接進客棧，而是匿在斜對面之屋脊後。

丁毅在她耳畔輕聲道：「你且運功調息一下，我來監視！」他練就一對夜眼，黑暗中視物如同白晝。祇見四周杳無人影，靜得像死城一般，祇偶然在遠處傳來一兩聲雞

啼。

客棧大門緊閉，黑燈暗火，毫無動靜。不久，天色便逐漸亮了，柳露蓮及時散功，伏了下來。

半晌，遠處傳來一陣搖鈴聲，有人推着糞車過來，居民紛紛把門打開，提出馬桶來，客棧也開門了。

丁毅見柳露蓮捏住鼻子，閉住呼吸，心裏暗暗好笑。客棧大門打開，店小二捧出好多隻馬桶，臭氣薰天，柳露蓮連忙轉過頭去，丁毅仍無所覺地盯着對面。柳露蓮對他添了幾分佩服。

良久，糞車終於走遠，街上亦開始有人走動，也有人在開店門，一日之勞作又開始了。兩人已匿伏了個多時辰，日上三竿，客棧裡仍無可疑的人物出來，柳露蓮猛覺腰酸背痛，正想下去，卻又被丁毅拉住，低聲在她耳畔道：「說不定尤七娘他倆不住在客棧，而住在下面。」

「那咱們下一步如何走？」

「我悄悄進屋看看，若久無動靜，你便想辦法溜下去，但不可讓人看見，然後進店取馬及東西，再出城東行，我自然會跟上你！」丁毅待她聽清楚後，又道：「要小心！膽大心細！」他悄悄溜進院子裡，先打量了一下形勢，便竄進內堂。

走廊上有血跡，丁毅一顆心立即懸起，放輕腳步，凝神靜聽，他聽到兩個輕微的呼吸聲，分別在兩間臥室，丁毅心頭一動，閃進另一間房，由門縫內向外窺視。

過了一陣，忽聞一個女人低聲道：「老莫，你看見沒有？有個人拉馬出店，那匹馬是柳露蓮的。」

「看到了，奇怪，為何不見丁毅那小子？七娘，你先跟着他，若老夫沒有看錯，這小子其實是柳露蓮假扮的！丁毅去了何處？他們分手了嗎？」

不料尤七娘卻道：「莫老大，每次都由姑奶奶做先鋒，這次該由你先走了！待老娘守候一陣，若丁毅沒有出現，姑奶奶自會跟上你，你記得沿途留下記號。」

莫焦冷哼一聲，「你還跟我爭這種閑氣！也罷，我先走一步，姓丁的可不是好吃的果子，你須小心！」

尤七娘格格笑道：「放心，姑奶奶正想會會他，他憑甚麼擠進十大殺手之列！」

莫焦沉聲道：「千萬別輕視他，你可知近來有多少個人已敗在他手中？你是生是死都不打緊，卻別打亂老子退休的計劃！」

門板響動，一個步履聲愈來愈重，終於去遠，鄰房傳來尤七娘輕哼的歌聲。丁毅心頭一動，「今日

柳露蓮芳心一震，一股異樣之感襲遍全身，因為丁毅那句話，說得真誠無比，鐵石的人也聽得出，那的確是他肺腑之言！

丁毅忽然將柳露蓮拉住，她一顆心跳得更快，「咱們不走了，還是回小鎮去吧，但不進客棧。」

「這是甚麼原因？」柳露蓮聲音



若能將她制服，說不定能套出點線索來。」

殺人容易，生擒困難，何況對方是位排名在自己之上的名殺手？還有一件事令丁毅擔心的，便是若時間拖得太久，又恐莫焦已向柳露蓮下毒手！

正在沉思間，尤七娘已開門出來，喃喃地道：「那老不死的，居然想指揮姑奶奶，哼，真是好笑！姑奶奶行走江湖十年，有那次失手的！嗯，不知這家有沒有東西吃？我若去燒飯，萬一丁毅來過，追上莫焦，事後不是要被恥笑！罷了罷了，姑奶奶還是忍耐一下吧！」

丁毅知她已重新進房，便又閉住呼吸，悄悄閃了出去，他不敢開後門，亦不敢翻牆，恐衣袂聲驚動尤七娘，仍由灶房後窗鑽出去。

剛走出小巷，祇見一個胖漢踏着醉步走過來，手上還提着一把宰豬的尖刀，便將他攔住，「大哥，前面那小院，主人是誰？」

胖漢睜大雙眼，粗聲道：「是俺拜把弟黃貴，你問這個作甚？你跟他是甚麼關係？」

在下剛才經過，見到一個女飛賊跳進牆去，又聞裏面有慘叫聲，恐怕裏面發生命案了！」

胖漢叫道：「豈有這種事？你別騙我！」

在下一個人膽子小，不敢進

去，是以請你打頭陣，稍後你拍開門後，俺便自你背後跳出去，來個左右夾攻，便不怕她飛上天去了！」丁毅道：「若在下騙你的，便輸你五兩銀子！快，要不她搜齊了財物，便要溜了！」

那胖漢這才答應，走到後門，用力敲打。丁毅在他身後道：「把門踢開，你這不是要打草驚蛇嗎？」

不料尤七娘竟把後門打開了，罵道：「誰在外面鬼嚎？」

胖漢見是一位農家少婦開門，怔了一怔，問道：「你是誰？」

「我是此間主人的親戚，你又是誰？」

「俺是黃貴的拜把兄黃超……」

胖漢話未說畢，丁毅已一掌推出，胖漢猝不及防，大叫一聲，握着尖刀，向尤七娘撞去！

「你找死！」尤七娘手臂一抬一甩，以四兩撥千斤將胖漢推開，冷不防一柄長劍自胖漢腰部射了出來，直刺向丹田。

待尤七娘發現已來不及了，千鈞一髮之間，扭腰一閃，避開丹田要害，但劍尖仍由腰肢刺了進去！

這一劍又急又重，劍尖幾乎透體而出！丁毅一拔劍，帶起一片血珠，猛見一把梅花針迎面射來，他身子一側，滾落地上，同時脫手射出三把飛刀！

尤七娘一手捂住腰肢，拔腿便跑，聞得背後暗器破空之聲，忙轉身將之磕飛！

說時遲，那時快，就這樣稍一阻滯，丁毅已自地上竄起，長劍急絞其小腿！

「死賊，你到底是誰？」尤七娘腰上血流如注，每動一下，傷口便如火燒一般，閃開那一劍，她長劍反捲，將丁毅上身罩住。

丁毅大喝一聲，「再吃老子一把飛刀！」

尤七娘重傷，已失去平日之冷靜，聞聲手上緩慢，丁毅劍勢大熾，衝破劍網，直起身來，冷冷地道：「我昨夜一直在你身邊，想不到你居然不知道！」

「胡說，你到底是誰？」

丁毅冷冷地道：「你不是要找死嗎？我在你面前都認不出來，還敢口出狂言，不怕讓人笑掉大牙！我亦想不通，你為何能在殺手榜裡，排名前十名！」

「原來是你！」尤七娘這一驚非同小可，她深知丁毅之狠辣，今日自己又已身受重傷，他豈肯放過自己？其實對手根本不必冒險進攻，祇需困住自己，時間一長，自己失血過多，必死無疑！

「我跟你沒有仇？」

尤七娘喘着氣道：「當然沒有仇，但你也知道咱們祇要錢，不問

原因，不管是非黑白……」

「我祇想知道是誰派你來殺我的？原因何在？」丁毅誠懇地道：「祇要你肯說出來，在下必放你一條生路！」

「你一見面便給我一劍，教我如何能相信你！」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為今日你沒有第三條路可選擇！七娘，你賺了這許多錢，不享用一下豈不冤枉！江湖上很多人認為你是淫婦，但祇有我知道，你還是處女！可惜啊可惜，枉你生得貌美如花，卻還不知男女之愛、陰陽交泰之樂，就這樣死去，你以前之努力、拚命，上天對你的眷顧，不全是白費了嗎？」

這幾句話，似乎有極大之魔力般，祇見尤七娘嬌軀顫動，淚花在眼眶內亂轉。又聽丁毅道：「你到處挑逗男人，祇是想早日找個歸宿而已，並非淫賤，可惜你用錯手法，也嚇壞了男人……」

「丁毅，你不要說了，我告訴你實情！」

丁毅立即住手，雙眼瞪着她，提防她使詐。尤七娘跌坐於地，不斷嬌喘着，她邊駢指封住穴道止血，邊道：「迫我來殺你的是徐飛羽！」

丁毅微微一怔，問道：「他憑甚麼迫你？你為甚麼要聽他的？他

又為甚麼要迫你殺我？」

「他為何要殺你，我不知道，但我有把柄落在他手中，是以不得不聽令，否則殺你一命，怎會才值一千兩銀子！」

他是在何時何地強迫你殺我的？」

「十天前在徐州城外，後來我才知道莫焦亦是被人所迫，才重操故業！不過是誰迫他的，我便不知道了。」

丁毅道：「我且相信你，你快走，若讓徐飛羽知道你供出一切，他一定不會放過你。」

「小丁，我要退出江湖了，將來有空，請到普陀山，在觀音堂留個字條，便會與你相會，屆時咱們再好好聚一聚。」

「多謝七娘坦誠相告，在下正要救人，先走一步了。」

「且慢！」尤七娘道：「你此去必會與莫焦碰頭，他不好對付，不過我知道他有缺點，對自己太有信心了，你要殺他，需在這上面下功夫。」

丁毅不禁問道：「他還有甚麼缺點？」

尤七娘想了一下才道：「若還有缺點，便是他有點固執、古板，腦袋不夠靈活。」

「多謝，請珍重！」丁毅抱一抱拳便閃了出去，他返回客棧取回自

己坐騎，便放馬往東急追，他心懸柳露蓮之安危，恨不得齊生雙翅，立即飛至柳露蓮身旁。

丁毅馬快，但他還想不到殺莫焦之計劃，他自知武功、經驗、資歷均遠不如對方，但這一仗關係到心上人之生死，以及自己愛情方面之前景，又祇許勝不許敗，一顆心當真又急又亂又驚！根本沒法定下神來思考徐飛羽買兇要殺自己與柳露蓮之原因。

柳露蓮突然又揮鞭催馬，直把牛車甩掉，她突然撥轉馬首，馳進小路，由於小路兩旁全是樹木，十分隱蔽，不虞被人發現，直至她認為安全的地方，才停馬控韁，然後奔至大路口附近，匿在樹上觀察。

不久，那輛牛車仍然不徐不疾地駛了過來，到了小路口，牛車突然停住，自竹篷內鑽出一個人來！那人看來四十多歲，身子十分健壯，但一副農夫之打扮，祇見他向駕車的青年道：「小路子，你且

在這裡等等愚叔，待我解了手再上路。」他匆匆跑了過來，先向四周看了幾眼，便提腿往前跑去。

這一跑便露餡了，因為這是上乘的輕功，「八步趕蟬」！柳露蓮暗叫一聲好險，「這莫焦果然厲害，他怎會猜到姑奶奶轉入小路？」

剛想至此，她心頭又是一動，忖道：「不好！這厮見馬上無人，必會再尋路找過來，我可得換個地方！」

牛車上有人監視，出大路到對面去，必定暴露，心急之餘，突然想起，丁毅曾教過自己借物掩飾身形之法，恰巧自己穿着一套湖水綠的衣衫，便悄悄溜下地去，射進一叢灌木中去，匿伏着不動。

忽聞馬匹希律律一陣長嘶，柳露蓮心頭一沉，未幾即見莫焦又急掠過來，她不敢大意，忙伏着不動。

車上那青年道：「客官，俺也要去解手，你替我看住牛車！」

莫焦道：「你去吧！坐了半天，俺腰有點痛，先散散步再上車！」那青年進林之後，莫焦便在四處走動起來。好幾次已走近距柳露蓮一丈內，把她嚇得一顆心幾乎跳出口來，幸而莫焦似乎沒有發現，又轉到別處去了。

車夫走了出來道：「客官上來吧，咱們還得趕路！」

莫焦應了一聲，爬上牛車，牛車又慢慢向前進發。柳露蓮暗暗感激丁毅教自己本領，她直等到牛車去遠，才敢爬出來。

再跑出大路口一望，牛車已經去遠，她見周圍無人，便飛身向林內跑去，祇見坐騎口吐鮮血，躺倒於地，早已氣絕！

馬身上沒有傷痕，顯然是莫焦以重手法擊斃牠，柳露蓮不由咋舌，就在此刻，她突然覺得附近有股迫人之殺氣！心頭一跳，「莫非莫焦去而復返？」仍故意喃喃地道：「奇怪，我去解個手，這馬好端端的，怎會吐血而亡！莫非是累死的？真氣人，咱還要趕路哩！」她表現出一副焦急無奈之模樣，磨了一會才抬步向大路走去，「這不是要本公子自己走路？真是可恨！」

柳露蓮邊走邊留意周圍之環境，人影不見，但殺氣始終不散，她表面上輕鬆，實則芳心緊張得如同一張拉緊的弓弦！心中又暗罵丁毅：「那臭賊為何還不來？」

短短的路程，似是「萬里長城」般，但即使「萬里長城」也有走盡的一天，柳露蓮還沒走盡，便見到大路口站着一個人：莫焦！

莫焦就那樣閑閑地站着，眼睛似乎沒有望着她，但她卻感覺到有一對比刀鋒還凌厲的目光盯着自己！



「走不走過去？要如何應付？」柳露蓮不斷問自己，終於她直向莫焦走去，「大叔，請讓讓路！」莫焦並不走開，亦不開腔，祇偏身稍微讓開一點。

柳露蓮又為難起來，若自他身前經過，他要偷襲，自己祇能後發，十分危險且被動，若穿林而出，莫焦必能瞧出破綻，而自己已暴露了。

心念未了，雙腳不停，終於走至莫焦身前，莫焦忽然叫了一聲，柳露蓮大驚閃身，長劍「刷」地一聲離鞘而出。

莫焦吃驚地道：「小哥，你作甚拔劍？」

柳露蓮冷冷地道：「我以為你是攔路賊哩！」

莫焦哈哈大笑，柳露蓮退開幾尺，怒道：「你笑甚麼？」心頭忐忑不安。

「你害怕甚麼？我祇是個無拳無勇的莊稼漢，你手持利器還怕我？還有，你身穿男服，但竟發女音，哈，真是奇怪！」

柳露蓮甚窘，惱羞成怒地道：「你管得了我！」言畢一扭腰便走。

莫焦不知她是否柳露蓮，在背後慢慢跟着，柳露蓮回頭怒道：「你跟着我作甚？九成是歹徒！」

「小娘子是哪裡人氏？怎會一

個人獨自上路？這路上甚不安靜，你男人因何不跟你一道走？」

柳露蓮心頭一動道：「我男人半路跟我分散，祇好獨自回娘家！你看來似農夫，但聽你說話，卻全然不像，你又是甚麼人？」

「某姓焦，雙名大義，實不相瞞，某練過幾年武功，但一個人走這條路不放心，是以改裝遮瞞。小娘子夫家是誰？要去何處？」

柳露蓮道：「我丈夫是楊子超，公公是楊寶瑜，不知你會聽過沒有？」

「啊，大名鼎鼎的楊家堡堡主，某武功雖不濟，也如雷貫耳，原來你是他小兒子的媳婦兒，真是失敬了！我曾聽人說，楊子超岳家在揚州，你可是去揚州？」

楊子超跟田驚飛是好友，故柳露蓮在丈夫口中曾悉楊家堡情況，聞言暗罵一聲狡猾，說道：「非也，我娘家在泰州！」

「啊，對對，泰州駱家『槍中劍』獨步武林，我倒忘了！」

「想不到你知道的倒挺多！」柳露蓮拿話罩住他，楊家堡勢力龐大，雖是一座堡，勢力卻不亞於一幫一派，而泰州駱家在當地亦是首屈一指之武林世家，希望莫焦不敢妄動。

果然莫焦猶疑了一陣，又問道：「你怎會跟丈夫分開？是路上遇

到仇家嗎？」

「那倒不是，他沿途都有人請他喝酒作樂，我一怒之下便留言，自己先走了！」

「原來是小夫婦吵嘴，平常得很！諒他會追上來找你。」

「哼，諒他不敢不追來，且我在泗陽已留下暗號，他不知輕重，我爹可不會輕饒他！」

莫焦心中忖道：「這娘兒雖然可疑，但楊家堡及駱家莊可不是好惹，萬一弄錯了，露出風聲，老子日後可難安穩，萬萬不能孟浪！」

唔，不知七娘為何還未跟上來？莫非此人真的是駱小姐，我跟踪錯了？聽她說話毫無破綻……哎，難道七娘發現真的柳露蓮，是以她另外跟上了？不錯，難怪她迫我先出動！好個「蛇蝎美人」，連老子也着了道兒。」

柳露蓮道：「喂，你我素不相識，你一直跟着我，莫非不懷好意？」

「不，我表弟病重，我急着去見他最後一面，他家在揚州，我想咱們有一段路是相同的，不如結個伴走！有楊家及駱家的招牌，諒那些強盜也不敢為難你，俺便借借光。」

「不，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不許你跟着我！」但莫焦心中已有計較，乃抱拳

道：「孤男寡女的確不宜一道，後會有期！」言畢向旁邊之小路走去。柳露蓮走了一回，回首不見莫焦跟着，這才暗中噓了一口氣，要她獨力跟莫焦周旋，她實在沒有半分把握。

精神一鬆弛，她又想起丁毅來，這臭賊到底去了哪裡？莫非怕死溜掉了？此念一起，另一個念頭又將之否定了，「他不像是怕死的人，也不會騙我，除非他遇到敵人，莫非被尤七娘纏上了？」

想着想着，忽然發現前面一塊石頭上，坐着一條壯漢，滿臉于思，手執大刀，見到柳露蓮走前，霍地站了起來，喝道：「小子，放下買路錢，便饒你不死！」

柳露蓮強自鎮定，抽出長劍，沉聲道：「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收買路錢！你要錢，便先問問我這伙記！」

壯漢大笑，「俺歐陽漢在這道上數年，還未試過收不到買路錢的！小子，你先把本領露一手，若是高手，俺自然會識相，放你過去！」

柳露蓮寶劍暴長，直奔壯漢之胸膛，這一招出其不意，去勢又疾，不料那斯輕嘆一聲，居然輕輕跳開，橫刀格住，「哈！想不到你比做賊還不講規矩！」

「放你娘的屁！」柳露蓮索性撕

破面皮，長劍一招緊過一招，峨嵋劍法中，夾雜着丁毅傳授的殺着！

壯漢雖然祇有招架之功，但不見狠辣，哈哈笑道：「你還有甚麼絕招，還不盡快施展！」

鬥了四五十招，柳露蓮發現對方根本未盡全力，不由十分奇怪，「他怎地似乎在試探我？攔路賊有這等功力，還不出名？」她心中不由動了疑，更加暗中留意對方之反應舉止，忽爾心頭一跳，暗叫一聲，「這厮莫非便是莫焦假扮的？不好，這下可要露餡了！」

仔細一望，果然發現那厮臉上的鬍子是假的，臉上皮膚油膩光滑，似塗過藥物，心中更是雪亮，可惜她知得太遲了，壯漢已開始反擊。

他刀法一展開，緊不透風，而且氣勢磅礴，堪堪然有名家風範。形勢立即扭轉，變成柳露蓮祇有招架之力，「你不是攔路小賊，你是殺手莫焦！」

那厮身子微微一震，卻道：「俺不知道你說甚麼！莫焦是誰？」

「哼，裝得倒挺像！」柳露蓮冷哼一聲，「可惜你已露出馬脚！」她故意喋喋不休地說着話，左手在腰下一振，一柄小飛刀向壯漢丹田要穴射去！

壯漢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祇見他左臂一沉，曲指

一彈，飛刀已摔落地上，「你還有甚麼本領，盡管施展！」

「姑奶奶給你錢，你是不是可以住手？」

「何必這般麻煩！殺了你，老子不會自己取！俺早已說過，數年來，俺從未試過收不到買路錢的！哈哈……你丈夫在哪裡？妍頭在哪裡？」

柳露蓮又驚又怒又急，左手不斷發射飛刀，雖然傷不了對方，卻將其攻勢稍為壓制下去，否則形勢更加惡劣！

遠處塵頭飛揚，似有一隊騎客急馳而來，壯漢心中暗道：「夜長夢多，老子不下殺手，祇怕不便！」主意打定，刀法一變，辛狠毒辣，奇招迭現，大刀專在劍網中突破，柳露蓮香汗淋漓，不斷後退。

突見壯漢左掌一推，一股罡風湧起，把地上之沙土刮起，向柳露蓮面門襲去。柳露蓮猝不及防，不由自主地閉一閉雙眼。

說時遲，那時快，壯漢左手已掏出一把鋼針來，正要施毒手，忽又聽他怪叫一聲：「是誰偷襲！」回身反手將鋼針向後拋去！

猛見一道人影，抱劍向壯漢射去，「莫焦，今日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所！」

莫焦斜退兩步，橫刀護胸，冷

冷地道：「這又何必！」他一退即進，刀掌齊施，立即發揮出驚人之威力來，來者連退兩步！

柳露蓮見來的果是丁毅所扮，精神大振，重新加入戰圈，一前一後將莫焦圍住，長劍專抽冷子莫焦極大之威脅！

壯漢終於露出面目來，「丁毅，你終於現身了！」

「尤七娘已死，少爺當然要來找你！」丁毅忽道：「柳姑娘，你快跑，別管我，我自有辦法對付他！」

柳露蓮見他左支右絀，哪裡肯相信，「胡說，你有甚麼辦法？」

「辦法豈能當敵人面說出來？」

「咱們合力殺死他就是！」柳露蓮雖是女子，但義氣不遜於男子，豈肯在這種情況下獨自逃跑！

丁毅急道：「你再不聽話，我以後便不管你了，快跑，遲則來不及了！」

柳露蓮見他說得情急，不由有點猶疑。就在此刻，莫焦已在丁毅左肩上劈下一大片皮肉來，鮮血立即將衣衫染紅！

柳露蓮更捨不得走，「丁毅，你振作一點！」

莫焦冷哼一聲，「今日你倆都得死！」那隊騎客已愈來愈近，有人不斷吆喝，叫他們閃開！

利那間，馬隊已衝至，丁毅似乎被嚇了一跳，手脚稍慢，莫焦豈肯放過此良機？大刀一揮，立即砍中了丁毅！祇聽他大叫一聲，身子彈起，摔下！

說時遲，那時快！騎客已衝至，由於前面有人，馬兒吃驚，人立而起，希律律地長嘶着！

柳露蓮見丁毅倒地，大驚之餘，又向莫焦後背射出兩柄飛刀！

莫焦一轉身，揮刀去擋！就在此刻，倒在馬腳縫裡之丁毅，突然上身欠了一欠，左手輕輕一提，「嗤嗤」兩聲，向莫焦射出兩枝袖箭！

人叫、馬嘶聲中，莫焦之聽覺大受影響，當他磕飛飛刀，改向柳露蓮撲去，突感右腿一陣疼痛，接着一陣酸麻！他是老江湖，當知着了道兒！祇見他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拳直搗而出，把騎客打飛，那馬兒吃驚，往前竄出，眼前再無阻擋！

祇見丁毅站立在他面前六尺處，似笑非笑地道：「莫焦！你何必自尋死路？再妄動，毒氣攻心，就算我有解藥，也救不了你！」

莫焦祇覺利那之間，一條右腿便已完全麻木，暗驚毒氣之猛烈，不由住了脚，雙眼似欲噴火地瞪着對方。

丁毅對在一旁呆立的騎客喝道



「你們還不滾蛋，便休怪少爺無情了。」那幾個騎客才如夢初醒，扶起同伴狼狽而逃。

「你身上縛了幾層牛皮？」

「四層！」丁毅輕嘆一聲：「你功力果然不錯，四層牛皮全穿，還把表面也削破了，真是好險！」

「老子也不得不承認，你是位可怕的對手。」

「這次我能成功，還得多謝尤七娘……」

莫焦厲聲問道：「她告訴你，有關某甚麼事？」

「也沒說甚麼，祇說你有缺點，便是你自信心太強，又固執，是以在下千思萬慮，最後才想到我用你這些缺點來收拾你！」丁毅笑道：「真是得道多助，連老天爺也保佑我，無端端來了這隊馬隊，使我之計劃完美地完成！」

莫焦道：「我不想聽你放屁，快把解藥交出來，否則老子……」

「你別吹牛皮！如今你下半身已全麻痺，舉步維艱，奈得了我甚麼何？相反，我要取你性命，真是易如反掌！」丁毅沉聲道：「你要解藥，便得先答覆我幾個問題！」

莫焦吸了一口氣，問道：「甚麼問題？」

「是誰僱你殺我及柳姑娘的？我知道你本不會說，但一來我知你已退出江湖，不存在職業道德的難題；二來你若不說，便得毒發身亡，還有甚麼顧忌？老莫啊，你這輩子賺了這許多錢，卻未好好地享用過，連女人也未碰過，就這樣毒斃，花得來嗎？」

莫焦臉色一變，冷哼一聲：「小丁，算你狠！老子便從實告訴你，但你不可不食言！」

丁毅道：「祇要你肯實話實說，丁某保證不會讓你毒發身亡，如有違，我自己他日也被人毒斃！」

莫焦見他一臉正經，且自己保命要緊，正如丁毅所說，他半輩子刀頭舔血，從未享受過，所為何事？是以答得很乾脆，「是徐飛羽迫老子殺你的，代價祇兩千兩銀子！至於殺你之原因，你也知道，他那種人絕不會吐出半個字來！」

「兩千兩殺兩個人，你真大方，居然肯接受。」

「有把柄在手中，免費也得殺！」莫焦道：「可惜我祇知道這許多，相信尤七娘也祇能告訴你這幾句。」

「不錯！證明你沒有隱瞞！不過我還想問你一句：徐飛羽在何時何地找上你的？」

「半個多月前在信陽找上我的，那是莫某退隱後之居所。」

「他連半點兒口風也沒洩漏？」

莫焦一副無奈的模樣，道：「

傷得很重嗎？」

「沒問題，找個地方敷敷藥，過幾天便沒事了。」

「你殺了尤七娘？」

「不知為甚麼，自從認識了你之後，我便不想殺人了！是以，剛才我還在想，放過莫焦，到底是對還是錯。」

柳露蓮心頭一陣甜蜜，半晌才道：「能不殺人最好，我相信他不會再來找你們的麻煩。」

「不說他了！咱們下一步去何處？」

「我沒有江湖經驗，你怎反來問我？」

丁毅沉吟道：「咱們先到揚州，若有尊夫之消息，便再去找他，若沒有咱們便找徐飛羽算賬！」

「你知道他在何處？」

「若我沒有猜錯，下次他會親自出馬！是以這一路上，咱們要小心，這人十分可怕！」

「他在殺手榜上排第幾？」

「殺手榜沒有詳細的名次，但他必在前三名之內！」

柳露蓮忽然道：「還有一個人，你可以去找他……」

丁毅微微一怔，問道：「誰？」

「便是叫你殺我的人！你不是說你一向有一個替你拉線的人嗎？你可以找他，也許他知道一點蛛絲

沒有，莫某也不敢多問，小丁，你的解藥快拿來。」

丁毅道：「我有點擔心，若我給你解藥，你立即又跟我作對，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莫焦臉色一變，怒道：「你要食言？」

柳露蓮接口問道：「發誓的是小丁，不是我！徐飛羽也要你殺我嗎？我想來想去，與世無爭也會有仇家。」

莫焦臉色再一變，冷冷地道：「徐飛羽要我協助尤七娘殺你，不說原因，你倆若要食言必須付出代價。」

丁毅道：「你別緊張，我若要食言，根本不用跟你商量！我祇擔心解了你的毒之後，你會不會追隨在後，暗中殺我！」

「我為何要殺你？二千兩銀子根本不在我心上！」

「因為你有把柄在徐飛羽手中！其實你有甚麼把柄在他手中，你跟尤七娘不一樣，你祇是害怕徐飛羽不讓你好好過日子罷了！他祇是拿你之安危作威脅而已，相信我沒有猜錯。」

莫焦喉頭一陣聾動，「你果然很聰明，你的毒藥甚麼時候會發作？」

「我心中有數，絕對不會讓你斃命！其實最安全的辦法有兩個：

名，但丁毅相信這不是他的真名。

丁毅缺錢用，或悶得慌，可以主動聯絡他，他若有生意，也會主動聯絡他，全國各大城市，他們都有秘密聯絡點。揚州是繁盛之地，當然不例外。

丁毅寫了一封信，交給永香餅店的掌櫃，他祇須說，請轉給阿密，阿密便能收到信。

丁毅知道阿密手底下不祇他一個殺手，他是視情況而找不同特點的殺手，更相信阿密有一個龐大的組織，和完善的信鴿聯絡網，否則如何找到他？不過他絕大多數數在江南走動，很少過江，儘管下手的目的，有的遠至關外，但他仍不過江。

丁毅到永香餅店遞了信之後，便到處閑逛，老實說，他已四五年未來過揚州，今日乘機到處瀏覽一下，可是他一到人多的地方，便抽身返回客棧，生恐徐飛羽找上門去。

他獨自一人關在客棧內，一直凝神靜聽，鄰房亦毫無動靜，顯然徐飛羽既沒有來，柳露蓮亦沒回來。一想及她，他心情便不能平靜，她走了這麼久，為何尚未回來？不會在路上遇險吧？他想出去，又恐柳露蓮萬一回來找不到自己，又生事端，是故祇好耐住性子。

(未完·四)

一是將徐飛羽殺掉；二是改頭換面，躲在深山野嶺裡，我不信他能找到你！你再來纏我也沒有甚麼好處，在下相信你會想得通！」丁毅自懷內掏出一顆藥丸拋給他，「服下之後，找個地方休息一下，一個時辰之後一切便復原。」

丁毅拉着柳露蓮走了幾步，回首對莫焦道：「老莫，下次若有緣相見，希望彼此是朋友，而不是仇人！告訴你，我已退出江湖。」

莫焦道：「小丁，你帶着她，不可能平靜。」

丁毅走進附近樹林裡，拉出他那匹「寶馬」來，問道：「你那匹馬呢？」

「被莫焦殺死了！」

「那祇好同乘一匹馬了，快跑！若被那斯知道，後果堪虞，剛才那一刀其實我傷得頗重！」

「他不是中了毒嗎？」

「袖箭上塗的是麻藥，不是毒藥！」丁毅亦跳上馬鞍，兩腿用力一夾，馬匹便乘風向前急馳。

一陣風吹來，丁毅鼻端嗅到一股醉人之香氣，美人又在身前，心頭不由一盪，恨不得伸手抱住她蠻腰，但他暗自告誡自己，深深吸了一口氣，制止意馬心猿。

柳露蓮不敢回頭，她第一次跟丈夫以外的男人這般接近，心頭怦怦亂跳，連聲音也變了，「你真的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 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54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692.00  
一年港幣\$1,081.00 一年港幣\$1,3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59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一年港幣\$1,180.00



## 上文提要：

陶克四人將了無大師救出，去仁愛藥舖找了大夫治理，陶克四人便往劉家莊去，告知劉莊主發現淫賊出現在劉家莊內，原來劉莊主的侍妾牡丹和人私會，劉莊主捉姦幾乎挨刀，幸得陶克四人協助，不致受害，和牡丹私會的人正是鐵石心，他和牡丹是老相好，欲奪劉家的財物，陰謀暴露，盡成泡影……



文圖 霍可 去病飛

# 棒打江山

強詞奪理欲訛詐 迎頭痛擊逞兇賊

劉莊主招呼陶克四人快坐下，接着他沉聲的罵：「娘子娘們真無情！」

陶克道：「那騷女人在你莊上住了快三年？」

劉莊主道：「娘的，她還說要替我生個比我那被害的女兒還漂亮的女兒，這話才幾天呀！」

陶克道：「莊主，你差一點全家性命不保！」

劉莊主道：「這是幾位大力相助，我劉一龍混蛋，差一點把好人當惡漢！」

陶克淡淡一笑，道：「老實說，我還真失望！」

劉一龍道：「沒有殺了他二人，是嗎？」

陶克道：「如果那姓鐵的是我找的淫賊，就好了！」

劉一龍點點頭，已明白陶克四人為何目的了，原來人家在找那淫賊，而桐城縣衙門的章飛……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於是，冬瓜唐把杜牡丹的小包袱擱在劉一龍的面前，道：「莊主，這應是你的東西！」

劉一龍當場打開看，只見華光四射，金光閃閃，又是金元寶還帶幾把珠寶玉石！

劉一龍怒道：「娘的，我只送了她幾件，一大半是她偷的，這女人太可惡了！」

冬瓜唐道：「大老婆縫縫補補上灶房，二老婆花容月貌擡上床，大莊主，你愛色她愛財，當妾的都是一模樣，你就用不着生氣傷身子！」

劉一龍臉一紅，嘆口氣道：「我劉一龍總算醒過來了，娃兒他娘自從這騷女人進了我劉家莊，每天三次上香，也真苦了她了！」

於是，酒菜擺上桌了！

陶克幾人已多天未曾如此大吃大喝了！

哥兒四個每日裡只啃槓子頭，已經三天半未曾腥葷一番了，這時候也不客氣，酒菜上桌一馬掃，立刻吃個精光！

陶克四兄弟這一頓酒菜吃到天亮，那劉莊主已吩咐大掌鞭桂三元，快把廂房打掃乾淨！

除了殷勤招待，劉一龍命帳房包來五百兩銀子！

劉莊主這時候苦笑着開口了！

「四位，這是劉某一些心意，切莫嫌棄！」

陶克一看，哥兒四個正缺少銀子，便也不客氣的照單全部收下，更何況了無大師還在襄陽城的「仁愛藥舖」治病，也需要銀子花費！

陶克收起銀子，那劉一龍又開口：「四位，你們救了我劉一龍一家，也救了劉家莊，這是大恩，不知如何方能表達出我的回報，可恨

兄慢慢的吃，吃飽了咱們再上路！」

大車停在茶棚外，茶棚裡面只簡單的兩張舊木桌，八張板櫈之外，便甚麼也沒有！

趕車的要了兩張大餅捲大葱，稀飯來上一大碗，那稀飯太熱，趕大車的喝了半碗已是滿頭大汗！

他在棚內喝稀飯，從外面的西南方，有五人並肩大步的往這邊過來了！

這五人就快到茶棚外面的大車邊了！

大車上的陶克忽然雙目一厲，他似是怔住了！

成石只一看，便立刻轉頭去看來的五個人，不由得咬牙，道：「真是冤家路窄！」

陶克道：「沉住氣，咱們只當沒看見！」

於是，五個人過來了！

五個人走過大車，就要進茶棚了，突然，走在前面的大漢側過臉來一瞪眼！

「他媽的，今天只你兩個呀！」

陶克仍然不開口，他的嘴巴被他閉得泛青色！

成石當然也是一副冷漠的樣子。

那大漢嘿嘿笑起來了！

另一提雙刀的惡漢只一看清大車上坐的陶克，便也冷笑連聲的道

那杜牡丹，我把她從洛陽帶回來，當時也花了不少銀子，想不到她是個女強盜，江湖上的『洛陽花魁狐』竟然在我身邊三年，有一天死了還不知道被誰坑死的！」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也許是我老伴的對神虔誠，感動了上天，才有你四位前來解救，只不過，我劉一龍也不敢再要求甚麼，只希望能在我莊上作客十天半月，且等我的護莊武師來到，各位再走，如何？」

陶克道：「莊主，實不相瞞，我們還有一位長輩，正在襄陽城中養病，他需要我們去照料！」

劉莊主道：「方便，我這裡派輛大車，去把你們的長輩接回來，如何？」

陶克想了一下，道：「也罷，恭敬不如從命，我兄弟就在貴莊打擾這十天半月！」

陶克轉而對成石又道：「小弟，你隨我進城去，把了無大師接回這裡，二弟三弟就在莊上別去了！」

冬瓜唐道：「要去大家一起去呀！」

陶克道：「不行，萬一咱們都走了，姓鐵的再回來，咱們怎麼對得起劉莊主！」

冬瓜唐不堅持了，因為留下來也許任務更重要！

大掌鞭命人套了一輛雙轡馬車，車上坐着陶克與成石，趕大車的漢子對陶克兩人十分恭敬！

所有劉家莊的人誰不稱陶克四人是英雄！

劉莊主前院的消息傳入後院後，劉小龍他娘便拉着他的小手，跪在佛前直叩頭！

劉夫人已經三年未走出後院了！

自從劉一龍把個『洛陽花魁狐』杜牡丹接回劉家莊以後，劉夫人再也不走出後院一步！

當陶克四人打跑杜牡丹與鐵石心兩人之後，劉夫人才走到前面來，聽說陶克已上了大車，劉夫人匆匆拉着小兒子也到了莊門口！

她推着兒子劉小龍：「代娘向二位恩公叩頭！」

陶克聽趕大車的說是莊主夫人，忙拉住小弟跳下車，兩人攔住劉小龍對劉夫人道：「夫人，我等還得在此打擾數日，我們還要謝謝夫人方便，大家多禮，便顯得拘束了，是不是？」

劉夫人道：「上天有眼，派來四大天王救了我們，俠士，當初那女人來到我莊，我已看出她人不正經，迷惑了莊主，如今他應該清醒了！」

陶克嘆口氣，道：「色不迷人

人自迷，夫人，我的女兒就是被人姦殺的，我們同病相憐啊！」

提到女兒被姦殺，劉夫人掩面大哭，拉着她的小兒子回身走回後院了！

陶克當然也想哭，而且痛哭，他不但失去女兒，便是他的妻子也因女兒的淒慘遭遇而死掉，他應該比劉夫人更傷心欲絕！

然而陶克只是咬咬牙，他相信，終有一天，他會抓到那頭色狼！

大車馳往襄陽城，陶克與成石坐在大車上，兩人的心情很複雜！

成石緊閉嘴巴想心事，那陶克更懷念埋在桐城外的妻女二人！

趕大車的見兩人說話，他還以為兩人不高興呢，他怎知這兩人才真正是可憐人！

前面有個茶棚，茶棚之內兼賣早點小菜，趕大車的回過頭，衝着陶克兩人笑笑，道：「兩位，在這兒吃些早飯吧，咱不到中午就趕車進城了！」

陶克道：「我們不餓，五更天我們就吃飽了！」

趕大車的道：「噢，原來二位已吃過了，我還沒吃，兩位等等，我下車買兩個大餅！」

原來這位趕大車的還沒吃早飯，陶克道：「不急，不急，你老



：「娘的，那個用扁擔的傢伙呢？老子永遠也忘不了他在我肩上海那一記狠的！」

原來這人正是三水幫兩大殺手之一的「雙刀將」王大剛，他老兄被常在山狠狠的打了一扁擔，幾乎把肩骨打裂，痛了十幾天才好過來！

陶克看看車下五人，他一共認識兩個人，這兩個人正是那日過江以後在岸上幹的三水幫兩大殺手「神刀」李良與「雙刀將」王大剛兩人，餘下的三人，他一個也不認識！

但從穿著上看，其中一人的打扮不一樣！

這人的打扮很簡單，夾衣黑褲赤着雙足，腰裡插了一把殺魚刀，大腳丫子皮粗肉白，顯然時常在水中泡！

另外兩人就不一樣，頭巾脖子腰帶，完全一副三水幫的人應有的打扮！

這兩人的手上也拿着刀，有一人的髮辮長，一大段纏在脖子上！

那李良挨過陶克的打，這時候他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那說話的聲音就不一樣！

他的聲音像風洞吹來的風聲：「王八蛋，還賴在大車上不下來呀！」

陶克對成石道：「兄弟，人說江湖路難行，這話一些不假呀，咱們只一露面，就有那些不怕死的找

上咱們，咱們本不殺人，奈何人家不放過咱們！」

成石道：「大哥，江山是殺出來的，沒有人雙手捧着江山讓人的，看樣子，人說的『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你以為咱們應了那一句？」

陶克道：「咱們二者兼有了，我的小弟！」

成石哈哈一笑，道：「大哥，我們還等甚麼？」

這二人，車上一個大彈身，兩條人影分別落在大車的兩面，便把木棒拔在手上了。

「神刀」李良與「雙刀將」王大剛二人知道陶克的功夫了得，見陶克落下地，便立刻左右抄過去。

那李良對另外三人吩咐：「我把那小子交給你們三人了，死活不論。」

不料他此言甫落，那赤足的漢子已笑笑，道：「老爺，你們邀我入夥，我總得有所表現吧？」

李良道：「好，帶着大功入幫，幫主自然另眼相待了。」

赤足漢子笑對另外二人道：「二位大哥，你們一邊涼快吧，看我拿下這小子。」

兩個人提刀一邊站，成石已冷笑連聲，道：「娘的，聽口氣，你好像吃定你家成爺了。」

赤足漢子臉皮一緊，道：「黃

口小兒，也敢稱爺，不怕夭壽呀！」

成石道：「我後悔，我不屑於當你爺，我說兒，咱們別多費口舌了。」

赤足漢子手持殺魚刀，道：「正是我要說的。」

他的殺魚刀又尖又利，雖然不長，但仍呼咻帶風，「咻」的便指向成石的胸口來了。

成石的鋼刀斜削，暴退半步之後，立刻運刀如風的罩過去了。

這二人只交上手，那赤足漢子的臉色便也在變了。

他變得十分吃驚的樣子。

陶克的木棒在掌上激旋着，他既不看李良，也不瞧王大剛，那副傲岸的樣子，直如氣拔山河。

王大剛的雙刀一上一下擺好了出手架式。

李良也緩緩的移動着身子。這三人各自打着一定的主意，但有一點是他們三人心明明白的，那就是只一交上手便將立分勝負。

正因爲如此，三個人誰也不先發招。

茶棚中趕大車漢子急得直跺脚，這是在玩命了，就因爲自己停下來吃早飯，如果有什麼不幸，如何回去向莊主交代？

他老兄急得直叫天，他也抓住一張板櫬要拚命了！

茶棚內還有七八人在吃東西，這時候全都站在茶棚門口瞧熱鬧。

那年頭，自從洋人來到中土以後，人心大變，不少人唯恐天下不亂，一旦有人打架，都會一旁看熱鬧。

兩個伙計也擠在前面直瞪眼。

那正是靜如止水，動若脫兔，只見李良抱刀大吼一聲：「殺……」

刀芒中人影乍現，刀芒中也有另一條人影暴閃，三把刀那麼狂妄的把敵人的形罩住了。

那無數條光焰流竄中，便聞得好一陣「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

隨之便是「彭彭碎碎」之聲暴響，三條人影立刻往三方面分開來。

只見，嘩，陶克的上衣已破，鮮血自他的肩頭連上背後，他的左大腿也流血，使他痛得幾乎站不穩。

那「雙刀將」變成單刀將了。

王大剛以刀拄地，右手捂住左脅，因爲那兒在冒血，他很想用手把鮮血捂住，但鮮血却自他的指縫往外冒……

李良的刀掉了，他雙手抱住頭半爬在地上，光景是頭皮破了，血也在流，好像傷得真不輕。

三個人果然一招之間分輸贏，其實誰也沒贏。

陶克傷得也不輕，自一開始他就看出來，李良二人一心要他的命了。

此刻，兩個三水幫的漢子忙奔過來，一人架住一個，而陶克……

却趕趕大車的奔上前：「天爺，你傷得不輕……」

陶克笑笑，道：「別爲我擔心，伙計。」

就在這時候，那赤足的漢子跳出圈外了。

他大聲的喊叫着：「等等！」

他當然是叫成石等等別殺了。

成石心中可急壞了，因爲他也看到大哥受了傷，而且還在流血。

成石怒罵：「等你娘的老皮，老子宰了你這狗……」

他揮刀狂殺，赤腳漢子左右閃。

赤足漢子邊閃邊仍叫：「等等……」

李良似乎又可以動了，他大聲的叫：「毛家兄弟，你快殺了那小子，再把這姓陶的幹掉，三水幫我保你進內堂，快殺了他！」

赤足的漢子只裝做沒聽見，他叫成石等一等。

陶克見成石拚命，便叫道：「兄弟，看他說些什麼，你再動手不遲。」

成石握刀怒視着赤足漢子，道：「有屁快放，老子急不及待的要宰人了。」

李良大叫：「毛家兄弟，還等什麼，殺呀！」

赤足漢子猛回頭，道：「別叫，我有話要問！」

他轉而問成石，道：「朋友，你剛才使的刀法，是從何人學的？」

成石一愣，道：「你問這幹什麼？」

赤足漢子道：「朋友，我用的殺魚刀，只不過，你且看我的出手招式！」

說着，他舞了十招收住手。

成石怔怔的道：「了無大師……你……」

赤足漢子忙把尖刀插入腰上，道：「是的，了無大師，我這刀法就是大師傳授的，我的兄弟。」

成石道：「真是不打不相識呀！哈哈……」

兩個人都笑了。

兩個人忙奔向陶克，成石對那漢子道：「也是了無大師傳授的武功，是我大哥，他叫陶克。」

陶克雖然痛得直冒冷汗，但臉上一片愉快之情：「兄弟，你姓毛？」

「我叫毛汾水。」

「正是你，大師對我們提過你

的名字，想不到會在這兒見面了，我……」

他看看傷口，又苦笑道：「刀挨得值得，哈……」

成石忽然叫起來：「大哥，他們跑了。」

陶克抬頭看，李良與王大剛二人被兩個大漢扶着往外邊奔去，跑得真快。

陶克道：「他們當然逃，不逃是傻瓜。」

成石道：「我去追他們。」

陶克道：「何必趕盡殺絕，放他們走吧。」

他伸手拉過毛汾水，又道：「走，上車去見了無大師去，他在城中休養。」

毛汾水大喜，扶着陶克上了大車，趕大車的放心了，因爲這是去城中仁愛藥舖，受了傷有大夫醫，自然也就無大礙了。

大車上坐着三個好兄弟，這一路，由成石把幾個好兄弟相遇之事對毛汾水講了一遍。

「他奶奶的，我在我的破船上過日子，三水幫每天來找我嘯嘛，他們一心要我加入三水幫，先是兩個頭目找我，我拒絕了，後來他們過幾天送些米麵糧食，我不收又不好，昨日這兩個人又帶着東

西上我的小船，嘯，實在不知那天在水面上露了一手，被三水幫的人瞧見，今天若不是遇上大哥，小弟只怕已投入惡人圈了。」

陶克十分安慰，他對毛汾水道：「總算咱們五個兄弟會合在一起了，了無大師一定十分高興。」

成石道：「往後，咱們也不怕三水幫找咱們麻煩了，咱們不孤單，兄弟五個一條心。」

毛汾水道：「兄弟一條心，石頭變成金，大哥，這就是道理。」

陶克高興得幾乎掉下眼淚。

大車停在藥舖門口，成石扶着陶克，急急的走入藥舖裡面，只見丁大夫剛自後面走出來。

丁大夫見陶克受傷，立刻迎上前，道：「年輕人，愛惜自己吧，我不願賺這樣的銀子！」

陶克苦笑，道：「你費心吧，大夫！」

成石把陶克扶在椅上，忙問丁大夫道：「了無大師呢，他好些了吧？」

丁大夫指指後面，道：「你們若不來，老人家打算過午就要離去了。」

成石拉着毛汾水，兩個人便往藥舖二門走，毛汾水的心中很激動，好像就要看到久別的親人似的！



二人來到一間小廂房，只見白髮老人家正盤膝坐在床沿上，雙目微闔，十分平靜的樣子。

成石已歡叫道：「大師，你老人家看誰來了？」

毛汾水楞然，他以為自己認不得大師。

了無大師滿頭白髮，一副老態的樣子，想起幾年前的大師，步履輕快，雙目有神，拿刀時候一片莊嚴，與此相比，實在難令人相信。

但他已聽說大師被囚在地牢的情況了，便不由得一陣唏噓的走上去。

了無大師長吁了一口氣，原來他正以氣功配合着丁大夫的藥物療傷，此時睜眼一瞧，立刻伸手摸着毛汾水的手臂，道：「是你，汾水啊！」

毛汾水道：「大師，這幾年不知你的情況，我在江面上很注意，可是我不見你的影子，想不到……」

了無大師點點頭，道：「這幾年我除了同他在一起過了一年之外，我的日子過得很苦……」

他指着成石，又道：「我那師妹太令我操心了！」

成石接道：「就是那老尼姑呀！」

了無搖頭一嘆，他似是有難言之隱。

三人緩緩走到前面，丁大夫正給陶克醫傷，了無一見，臉色十分悲痛的道：「陶克，你要多多保重啊！」

陶克道：「大師，雙腳踩在刀口上，這日子是不好過，不過，陶克非抓住那淫賊才甘休……」

他命成石快去請來修面的，又命毛汾水去辦幾套衣褲鞋靴，如今陶克有銀子，總要先給了無大師整整門面，換套好的僧衣，哥兒幾個的衣裳也要換一下，還有毛汾水，既然學了大師的刀法，也得弄一把趁手的刀。

成石與毛汾水匆匆的上街趕辦去了，不旋踵間，有個剃頭的挑着擔子走來。

「這兒有人要剃頭？」

陶克招呼剃頭的，先給了無大師整門面，果然，了無大師把白髮剃光之後，露出一副神采奕奕樣子，陶克更清楚的看到十幾年前的了無大師風采。

這時候，成石與毛汾水也回來了，二人抱着兩大包衣服，雖然不是什麼綾羅綢緞，倒也是時下不錯的細洋布。

那時候已有洋人進口洋布料了，其實在這光年間就已經有了！了無大師換上黃色僧衣，足蹬僧鞋，看上去飄逸似神仙，比之剛自地牢中救出來，幾乎判若兩人。

陶克很感謝了大夫，立刻取出二十兩銀子放在桌面上，道：「丁大夫，十分感激，你收下吧！」

丁大夫也不客氣，馬上又取了幾包刀傷藥交在陶克手上，道：「兩天換一次，三天之後會好的。」

陶克把藥交在成石手中，這才與了無大師、毛汾水幾人出得藥舖大門，劉家莊趕大車的伙計侍候着四人上了他的大車，出城便往劉家莊趕回去了。

劉家莊莊主劉一龍早就擺下酒席了，另外，他也命大掌鞭桂三元特別爲了無大師備下精美素齋一份，熱烈的招待了無大師與陶克哥兒五個。

冬瓜唐見多了一個毛汾水，雖然陶大哥受傷令他不快，但多了毛兄，他依然十分愉快。

哥兒五人論年紀，陶克仍是老大，常在山比毛汾水大一個月，他便成了二哥，毛汾水老三，冬瓜唐老四，成石當然成小弟了。

了無大師看看自己雲遊中調教的幾個後輩，如今全部聚在一起，心中那份高興，就甭提了。

偏就陶克幾人均是貧寒出身，每個人已無牽無掛，更是了無大師心中所同情的江湖孤兒！

如今一個個都成器了，而且又對他十分孝順，怎不令他大爲感動！

動！

劉莊主一見莊上住了這幾位武功高強的年輕人，真想把陶克幾人永遠留在莊上。

但他又知道陶克不忘女兒慘死，就如同他一樣，把女兒慘死之事，經常派人往各衙門打探一樣，十分焦急，只不過陶克如果抓淫賊，等於也在爲他報仇。

劉莊主對陶克，便更爲熱情的款待了。

陶克五人每日陪着了無大師在屋內閒話，了無大師想起師妹的行爲，便不由得分分憂感，只是他不說出來，陶克幾人也不便多問。

夜晚虫鳴到三更，此時二更天剛過，劉家莊附近都已沉寂得宛如幽冥世界。

太靜，總是令人覺得不舒服。陶克的傷好了，但這五天多他睡的時間特別多，此刻反而睡不着了。

陶克瞪着兩眼往上看，他好像看到虛空中有人影在浮現，在向他表示，那是兩個人影。

漸漸的，他好像發現是桂花與小娟攜手向他飄來，他很清醒，這不是做夢，爲了能多看桂花與小娟，他甚至屏住呼吸。

於是，影像漸漸近了，那兩團

幻影果然真實，只不過當陶克自床前的窗口望出去看得更清楚的時候，他一挺而起，立刻拍醒同住的冬瓜唐。

「老四，醒醒，別驚動大師！」

冬瓜唐正在打鼾，被陶克叫醒還未開口，另一張床上傳來了無大師聲音：「如果是青蓮庵來的，你們當心她們的毒粉！」

陶克聞言，道：「原來大師也醒了。」

「老納醒來多時了，陶克，他們來了不少人啊！」

陶克吃驚的道：「我只發覺兩個女的。」

「老納估計，他們來了近十個。」

陶克道：「大師，我們還等什麼？」

「快，暗中把常在山他們叫起來，今夜劉家莊怕有危險了！」

陶克示意冬瓜唐，暗中溜進常在山、成石與毛汾水三人的房間，立刻把這三人叫起來了！

哥兒五個在房內正商量，就見前面大院內跳進五個人影，五個人的動作真快，兩三個平飛便落在正門的前廊上了。

五個人之中一個矮小身形走在前面，只見她把手左右一指，另外四條人影便分開來了。

四條人影分兩邊，嬌小的人影

已大膽的去推大廳的正門了！

「劉一龍，你還不出來，出來迎接你口中常說的『最美麗的女人』，我杜牡丹回來了。」

只這幾句話，二樓上的燈亮了，二樓上也有了冷叱聲：「好個花魁狐，妳還有臉再回來。」

話聲中，只見劉一龍仗劍走下二樓來了，便在這時候，大掌鞭桂三元也率領十多個莊丁從兩廊奔出來了。

這些人只一出來，劉一龍便大聲的叫：「站在一邊緊緊圍着，且看這些賊人想幹什麼？」

正廳的門拉開了，劉一龍在燈下戟指欲走進門的杜牡丹叱道：「說，你想幹什麼？」

杜牡丹果然來了，也果然被劉一龍猜中，而且杜牡丹也把「四山八怪」中的寇遠大、尹洪、王二天找來了，當然這是鐵石心的主意。

此刻，鐵石心就望着劉一龍奸笑不已。

杜牡丹左手伸出來，道：「拿來。」

劉一龍道：「你要什麼？」

杜牡丹道：「劉一龍，老娘陪你睡覺三年了，沒有功勞有苦勞，你找樂子我圖錢，合着你暗中找了幾個潑皮對付我，那天夜裡把老娘我三年積蓄也奪走了，你看，我該不該回來找你？」

劉一龍冷笑一聲，道：「怎不說妳與那個野男人設計在謀我劉某人？」

杜牡丹大吼，道：「不是野男人，若論前後，你排在他的後面啊！」

劉一龍道：「真不要臉！」

杜牡丹道：「也是你這有銀子人的下場！」

劉一龍道：「妳想怎樣？」

杜牡丹得意的道：「除了賠我那個包袱之外，另取銀票一萬兩，否則，今夜就血洗劉家莊。」

劉一龍心中既驚又喜。

驚的是這女人果然沒忘了再回來要錢，如果不是自己有預知，豈不慘了！

喜的當然是這幾天陶克幾人在此住着，今夜正是宰這惡女人的最佳時機。

劉一龍心中很篤定，他屹立在正廳門上，不爲所動的道：「你這女人心腸太毒了，妳以爲會得逞？」

杜牡丹尖酸的道：「姓劉的，你的床上功夫不夠爽，你的手上功夫更不行，還有……」

她把頭兩邊看，又道：「劉家莊我能不能清楚？都是一羣大飯桶！」

劉一龍氣得臉皮也白了，却在此時，黑暗的房中傳來陶克的聲

音，道：「也包括我兄弟在內嗎？」

此言一出，杜牡丹第一個轉頭看。

另外，四個大漢也忙往中間聚一起，却又聽得陶克開口，道：「劉莊主，叫人掌燈，咱們先認識一下，來的是何方牛鬼蛇神！」

劉一龍大叫：「快點燈！」

真快，四盞燈籠點上了，把前院也點得似白天。

於是，陶克當先走出來了，他手中的木棒在旋轉。

常在山、冬瓜唐、毛汾水與成石，魚貫的也是走出來了。

陶克站在院當中，「怎麼，傷全好了？」

杜牡丹尖聲罵起來：「姓陶的，我與你何仇何恨，爲什麼一再攔是非，江湖規矩何在，斷人財路就是仇，你知不知道哇？」

陶克淡淡的道：「陶某妻女俱死於淫賊之手，我這是暗中找那賊子的，偏就碰上妳同姓鐵的通姦燕好在劉家莊，初時我們還以爲淫賊又找上劉家莊來了，也是爲了救妳呀，妳如果追根究底，娘的，妳應該感激我們的！」

鐵石心就守在杜牡丹身邊，聞言大吼一聲，道：「感激你個屁，奶奶的，你把老子當淫賊呀！」

陶克叱喝：「你比淫賊還可惡，我問你，你們打算如何坑劉家

四條人影分兩邊，嬌小的人影



莊？又為何一等三年呀？」

鐵石心咬牙道：「媽的，今夜老子們再來，就是要改變方法，今夜姓劉的不交出他的窖藏寶物，老子們決心血洗劉家莊。」

杜牡丹道：「姓陶的，如果你們一邊站，三成就是你們的，怎麼樣？又不用你們出手搶。」

陶克哈哈笑道：「可惜呀。」

杜牡丹忙問：「可惜什麼？」

陶克道：「可惜我們不是貪財的人！」

另一邊，寇遠大與尹洪、王二天三人早就不耐煩了！

寇遠大嘿然抖着尖杆，怪吼道：「老鐵，牡丹狐，別費心在逗了，他們不是枱面上人物，說了也是白說。」

王二天道：「對，早晚免不了，一場殺，還費他娘的什麼唇舌。」

鬼頭刀虛空「咻咻」響，尹洪也怪叫：「殺吧，老鐵，還等什麼？」

「對，早死早投生！」

這話出自冬瓜唐之口，大伙一聽就知道是在吼。

「喂，那個玩大杆的，咱們今天接着殺，誰要先溜就操他媽！」寇遠大火大了，他舉着巨杆就開罵：「老子砸扁你這矮冬瓜。」

這二人真的又幹上了，燈光之下殺得凶，二人已把在場的人全忘了。

\* \* \*

成石曾吃過王二天幾皮鞭，他那白淨的臉皮上，至今還有兩條鞭印子，如今仇人再見面，不用誰吩咐，他已抱刀奔過去了。

「奶奶的，你還認識小爺嗎？」

王二天早就發覺成石了，他也早就在對着成石吃吃的冷笑不已。

「小王八蛋，又找來挨皮鞭了！」

前院地方雖然大，王二天的皮鞭朝天抽得「叭叭」響，都把莊丁們嚇得往後閃。

這二人只一瞧上面，成石一頭

鑽進王二天的懷裡，他的鋼刀左右殺，宛似附骨之蛆一般，逼得王二天暴閃不迭，那皮鞭便也難以回抽，因為成石挨過鞭以後，這幾天他在暗中琢磨，唯一的方法就是貼身幹！

如今他採的便是近身肉搏，殺得王二天身上冒出鮮血來了。

王二天挨刀在什麼地方？夜間看不清楚，當王二天振臂拔空的時候，半空中一把短刀射來：「死吧，兒！」

成石抬頭正要追，他唯恐王二天逃掉，却發現一點寒星射來，忙把上身後仰，「嗤」的一聲，尖刀扎過右大腿外側，却也把成石嚇一跳，他想不到這傢伙身上還帶有一把小刀子。

再要追，王二天早已越過圍牆逃走了。

劉家莊的莊丁們，就沒有一人來得及出手攔，眼看着王二天往外躍！

\* \* \*

大院子裡動上手，鐵石心與杜牡丹二人直撲劉一龍，很顯然，二人只要拿住劉一龍，以劉一龍的性命做威脅，劉家莊一樣會答應他們的條件。

他們本來沒有這項計劃，只因為陶克五人突然出現，鐵石心便暗中對杜牡丹示意了。

兩個人併肩對劉一龍撲上去，却不料突然一團黑呼呼的影子打橫穿出，便也傳出兩聲「哎呀！」

杜牡丹與鐵石心二人隨着一聲叫，雙方又退出門外，兩個人各挨了一掌，不重，但足以把二人又擋在門外面！

那鐵石心猛一看，歪着身子厲聲道：「和尚，是你！」

不錯，了無和尚也來了！

「你們的陰謀我大概已經知道了，又何必再找上此地？施主，回頭是岸！」

杜牡丹道：「這老禿驢何人？」

「老尼姑師兄！」他說得很不自然。

「你好像對我說過，不是囚在地牢中了？」

「又被這幾個王八蛋救出來了！」

「壞事呀！」

「所以我們急着叫白玉郎他們四個盡快趕來呀！」

「今晚怎麼辦？」

鐵石心咬咬牙，道：「殺……」

陶克在此時撲過來了！

「姓鐵的，虎子狼心，想挾持莊主呀，我看還是咱們比個高下吧！」

鐵石心已發現王二天受傷越牆逃了！

那面，寇遠大正與冬瓜唐殺得凶，兩個人好像不要命的對砍對碰！

尹洪與姓常的蒙面漢正繞着花叢追殺不休，二人還對着罵！

他把眼往杜牡丹一瞟，杜牡丹暗暗點了個頭！

杜牡丹轉身一刀往毛汾水就刺，因為毛汾水就站在她的右前方。

毛汾水一見刀來到，雙肩左右晃，手中刀便也砍過去了，他厲吼：「殺！」

「噹噹噹噹」金鐵撞擊聲不絕於耳，毛汾水的刀已往杜牡丹的腿上砍過去！

杜牡丹想也想不到這白淨臉皮的年輕人刀法了得，她若打算逃，腿上免不了挨刀，因為她拔身的時

候雙腿必須越過一片刀芒！

杜牡丹不逃了，她旋殺，便也躲過一刀殺！

\* \* \*

鐵石心發瘋似的出手二十一刀，罩上陶克，口中厲罵：「我的孫，看刀！」

陶克的棒子疾點又撥，就在回收中，棒尾突然點出，便也點在鐵石心的鼻子上！

「啪！」

鐵石心的鼻血流出來了！

他厲吼兩聲……他本來江湖人稱「伏牛虎」，此時發了瘋一般，雙手握緊砍刀好一陣狂殺，那滿臉鮮血在往外冒，流他滿身也濕了大片衣衫，他自也無暇多去管，一心要砍倒陶克了！

大院中四對正捉對廝殺着，那成石發現冬瓜唐的衣衫又破了，而且好像在流血，他提刀奔過去：「四哥，我來幫你宰殺他！」

冬瓜唐道：「兄弟，你看我砍下這小子的頭！」

成石的刀已出手了，聞言大叫：「四哥，看咱們誰先把這傢伙打倒！」

寇遠大心驚又惱怒，大罵：「老子砸爛你們的狗頭，殺，殺，殺！」

寇遠大連聲「殺」，他雙手掄動巨杆連身旋、架式上十分嚇人，却

也把冬瓜唐與成石二人逼出一丈外，嘆，他這是有目的的，只見他雙手托住巨杆，一個空翻，便越過了牆，燈光之下他也慘，左後肩上在流着血！

寇遠大出了莊，拚命似的往林中逃，冬瓜唐與成石二人已上了牆，却聽得了無大師一聲叫喊：「回來吧，別追了，這兒還有兩男一女是要角！」

了無大師的意思很明白，杜牡丹與鐵石心才是主謀來坑劉家莊的人，要殺就殺這二人！

那一邊，常在山與尹洪也已殺了二十多回合，這二人還真的半斤八兩，但在氣勢上，常在山越殺越勇，因為四週都是自己人！

相對的，尹洪却已心寒了！

這是要洗劫劉家莊的，絕對不會打算把命留在此地，尹洪看勢不妙，便也無心戀戰，他拔身穿越一道花牆，身子猛一矮，便也越牆而去！

這時候，鐵石心的頭上又挨一記，陶克打得性起，木棒穿過刀芒，猛往敵人的胸口打，鐵石心七刀落空，拚着再挨兩下子，騰空便往莊外飛去！

那毛汾水一把沒有抓住杜牡丹，肚皮上被杜牡丹踢了一腳，杜牡丹便利用這一腿踢，才有機會躍過牆！原來她的尖刀被毛汾水一刀

砍落，毛汾水以為她沒有刀，便想伸手捉活的，却被杜牡丹橫來一脚！

毛汾水太沒經驗了，如果他再出刀，杜牡丹非死不可，他却失去這大好的機會了！

這二人逃得快，便陶克也追之不及，當然，劉家莊的人看得直瞪眼，因為這五個男女都是高來高去的能人，那劉一龍與大掌鞭二人的武功也算得二流的了，但見這種場面，二人看得直瞪眼！

劉家莊二十多名莊丁，也沒有一個能登上圍牆的！

此刻，劉一龍對陶克幾人更是表現出一副恭敬的樣子，立刻命伙計們把莊上珍藏的刀傷藥取出來，細心的為傷者敷藥！

陶克走向了無大師，關心的直問：「大師，你怎麼出來了，你老的身子……」

笑了，了無大師道：「你們都是我的好子弟，小克，你別為我操心，我已經復原了！」

他轉而對劉一龍笑笑，道：「劉施主，色字頭上一把刀，你總該明白了吧！」

劉一龍在洛陽帶回杜牡丹，還以為此生豔福不淺，那裡會想到，這牡丹原是江湖黑道上的「牡丹狐」，他這是把女賊引上門來了！

劉一龍搖頭直嘆氣，道：「真

是悔不當初啊，大師！」

\* \* \*

天亮了，劉家莊似乎又恢復平靜，兩間大廂門緊緊的關着，陶克六人分別睡下，但在劉家莊的大廳上，這時候却來了五個人！

這五個人真排場，大刺刺的坐在大廳上！

五個人，人手一杯茶，點心也擺在桌面上，其中坐在劉莊主右手的是個大漢，長得真是威風十面

劉家莊前廳上，劉一龍與桂三元二人親自陪着那五個大漢，招待得十分週到。

這五個人並非別人，乃是桐城縣來的捕頭章飛與他的四名手下人。

就在劉莊主與桂三元的热情款待下，章飛同他的四名手下，吃得十分愉快。

那章飛有十斤酒量，半個時辰不到已喝了七斤多，另外四個也吃得

酒喝多了，話便也多了。

這本就是喝酒人的通病，但章飛的話是有目的的，他每來一次劉家莊，總是不會空手而去的。

「莊主呀，這一回我為你那件案子幾乎跑斷雙腿呀！」

他不說這是他的職責所在，而是替劉一龍在辦事。（未完·七）



## 上文提要：

吳不忌接到來自惡水灘的信，要他招兵買馬重出江湖，便準備了起來。但辛不苦等人不想上山挨苦，遂起叛意，欲先挾于阿坤殺了，因這信是于阿坤送來的，其實于阿坤是想趁此機會控制這些人，于阿坤估計吳不忌與辛不苦兩人會打起來，便趁天尚未亮躲了起來，吳不忌一夥人終於與辛不苦等人翻臉，打了起來……

文圖  
士飛辛可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 飛刀小祖宗



大打出手為私心 兩敗俱傷狼狽逃

其中一人怒聲道：「他們不去惡水灘沒關係，當家的關了兩地生意，不留一紋給他們，看他們還能反上天？非乖乖的跟我們走不可！」

辛不苦聽得清楚，不由咧嘴怒叱道：「想把兄弟迫上絕路，那就免不了一場血腥廝殺！」

吳不忌大怒，叱道：「姓辛的，你威脅我？」

辛不苦道：「也是被逼的！」他一頓，又高聲道：「對面石頭鎮來的哥兒們，如今天下太平，何苦上山為盜，你們中間如有願意留下來的，此事一了便跟我走，每月餉銀加一倍，我們兩地的生意照做！」

姓辛的話剛落，另一大漢也高聲道：「一當家的話不差，兄弟們都知道，石頭鎮有姓吳的大公館，平陽集更是富麗堂皇得好似皇帝老子的御書房。」

「我們大夥在外賣命，姓吳的住在閭屋裡享福玩姑娘，想一想真窩囊，誰還願意跟他去當強盜，去他的惡水灘！」

這是一套極具煽動惑之詞。不錯，平日裡吳不忌享盡了豪奢生活，他只要張張嘴，下邊的人就跑斷腿！

一個會享受的人，是不會對下屬同情的。

因為這種人心中最清楚明白，唯有犧牲眾人的利益，才能他有無窮盡的享受，天底下這種人還真不少！

辛不苦立刻又高聲道：「兄弟們，如果認清局勢，看準方向，不上惡水灘為盜，我歡迎你們到我這邊來，以後大伙手抵足一齊幹，吃香喝辣都有份！」

吳不忌雙目幾乎噴火，吼叫如雷的道：「姓辛的，你敢造吳大爺的反？」

辛不苦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吳不忌道：「好一個道不同不相為謀，石頭鎮與平陽集的生意原是我吳某人的資本，你們無權分佔半分銀！」

辛不苦道：「也是近二十年兄弟們流血流汗拼得的！」

吳不忌道：「別忘了，惡水灘不是好惹的，姓辛的，你吃不了會兜著走！」

辛不苦沉聲道：「那是我的事！」

他一頓又高聲道：「石頭鎮的兄弟，你們如果聰明，就站過來，吳當家要上惡水灘，我們在此恭送……」

他的話落，吳不忌身後面立刻就有十六騎拍馬到了辛不苦的人馬中！

再仔細的看，吳不忌身邊只有七個怒漢！

不錯，這七人都是當年與吳不忌一齊離開惡水灘的人，他們不會投到辛不苦的麾下！

吳不忌原是惡水灘的大總管，這次回惡水灘，憑良心說他是一百個不願意，但他又不敢聲張出來，硬著頭皮收生意。

因為，他最清楚二當家陶津的作風！

辛不苦不認識陶津，而吳不忌一心想把所有兄弟拉上山，無非是替自己充場面，要陶津與郭魁等人知道他吳不忌這些年並沒有白混一場！

豈料辛不苦卻滿意當前的日子，不想上山為盜，再說得清楚些，這些人已在石頭鎮與平陽集混出了名堂。

他們其中大部份都暗中有相好的在，兩地相隔一百八十里的道上，他們的作風有時候比山賊還霸，比強盜還狠，又何必一定要上惡水灘？

現在——

辛不苦仰天哈哈笑，道：「吳不忌，我這裡已超過五十人，你們一共八個人，你怎麼說？」

吳不忌咬牙咯咯響，道：「說你娘的老皮，當年是吳大爺瞎了眼，提拔你這老畜牲！」

辛不苦忿怒的道：「你得了吧！姓吳的，我為你出主意開道路，打心眼裡恭順你，甚至於今日以前還是如此，但我卻不能看著你一意孤行，把兄弟們送上死人坑！」

吳不忌大怒，道：「你出的主意我清楚，一百八十里大道上，你們弄死了多少大商賈，害了多少良家婦人？」

「試問這與山盜有什麼分別？哼……說句你心裡都明白的話，咱們這些年幹的陰損事，還比不上惡水灘幹強梁！」

他一頓又道：「大丈夫明槍明幹，總比暗中玩陰險偷雞摸狗好得多！」

「呸！」辛不苦也吼起來，道：「你們是大英雄，我們是小臭虫，是嗎？他娘的，至少官家不會找上門。」

「大家只要幹事情幹得乾淨俐落，夜晚睡覺也睡得穩，那像你們惡水灘，早晚會被官兵痛剿來得舒坦！」

吳不忌仰天一聲笑，道：「說得好，哈……」

辛不苦一怔，道：「為何發笑？」

吳不忌道：「吐出的話如潑出的水，姓辛的，五七日之內就叫你們知道厲害……」

辛不苦哈哈笑得山羊鬍子往上翹，道：「是去叫惡水灘的人找來？」

「不錯！」

「你曉不了我們眾兄弟，我們等你！」

吳不忌回頭對七個怒漢道：「看來我們就得上惡水灘去了！」

一個大漢沉聲道：「真想拔刀宰了這些忘恩負義的人！」

吳不忌道：「算了，算了，一個鍋灶吃飯的兄弟十幾二十年了，如今他們不上山，我也不再勉強，從此拆夥，他們走他們的陽關道，我過我們的獨木橋！」

辛不苦哈哈笑道：「說得真好聽，也真夠大方的，不過……哈……」

吳不忌道：「不過什麼？」

辛不苦道：「姓吳的，你拿我姓辛的當鳥甩？哼！」

「什麼意思？」

「你心裡明白！」

吳不忌怒叱道：「我明白什麼？」

辛不苦道：「說穿了，你面子上怕沒光彩！」

吳不忌咬咬牙，道：「老子不在乎！」

辛不苦忽然提高聲音，道：「你不在乎我在乎，姓吳的，自從你接了那小雜種的信以後，你便暗中

動手腳，兩地買賣賺的銀子全集中放在平陽集你的密室裡，那是大家的血汗錢，拿出來分吧！」

吳不忌大怒叱道：「放你娘的狗臭屁，我每月按規定發放銀子，剩的當然是我存起來，這關你們什麼事！」

辛不苦冷冷道：「平常那是零花金也是大家的生活費，一大堆銀子你想獨自吞？娘的，門兒都沒有！」

吳不忌幾乎嘔出血來，吼道：「你說此話，他娘的，天理何在？」

辛不苦冷笑道：「你我心裡全明白，我們之間沒天理，嘿……幹強盜的還奢談天理？別他媽講了『天理』兩個字，我的吳當家！」

吳不忌緩緩地在馬鞍上拔出刀，他冷冷的道：「我本不想今日殺人，這是你姓辛逼的！」

吳不忌身後面，七個大漢也在拔刀！

辛不苦高聲道：「兄弟們，幾十萬兩銀票就放在吳不忌的衣袋裡，要發財這是好機會！」

五十多個怒漢，聞得辛不苦的話，全都瞪著冒火的豹目，有幾個後面的業已「嗆」拔出刀來，皮鞭揮得「叭叭」響！

大吼一聲，吳不忌怒罵道：「我活剝了你這陰險毒辣的狗東



西！

辛不苦面無表情的道：「優勝劣敗十分明朗，你別再擺你的大當家威風了！」

他話未完，一抹蛇電也似的刀光其快無比的一閃而到了面前！側面翻掠，猝然暴旋，但聞「彭」的一聲，辛不苦的馬頭被砍得鮮血濺上了天！

便在那馬往地上倒去的同一時間裡，辛不苦已橫刀挫住吳不忌的第二刀！

「噹」聲猶在，火花四濺，辛不苦已躍在兩丈外，冷冷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來吧，且拚出個結果來，銀子究竟是誰的，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去你娘的那條腿！」吳不忌喝罵著躍下馬背，猝然暴斬，十一刀連成一片網狀刀芒，直往敵人罩過去！

飛快的迴閃，辛不苦揮刀力擋，邊大聲暴喝道：「兄弟們，放手狠宰吧！合力圍殲這幾個吃肉不吐骨頭的混帳東西！」

連閃帶掠中，忽聞有人大聲暴喝：「兄弟們，想發財就在這一戰了，殺！」

「啊！」好淒厲的尖嚎聲，但不知出自何人之口！

誰還管得了那麼多？

十幾條皮鞭的狂打中，忽聞一人尖叫：「纏腿，纏腿，放倒再殺！」

「咚」的一聲大震，便聞得一人咒罵道：「你娘的……啊……」

真淒慘，一個大漢被八個怒漢圍殺中，雙腿被皮鞭絞住，他揮刀平掃怒殺，卻在半旋身中生生被拉倒在地。

立刻就有五把砍刀罩過去，像砍一頭狂獅般，這大漢被亂刀分了屍！

聽聲音，吳不忌不用回頭看，就知道是自己的人被殺。

他舞刀逼退辛不苦，邊高聲道：「修老大，快把人集中殺，交互支援，合力阻敵，彼此掩護，不可分散！」

其實不用吳不忌多叫，修老大七人一交上手便是如此。

只因爲對方人太多，幾次圍撲便把一人拆散開來，便也立刻被八個怒漢合力亂刀砍死在地！

像個轉動的刀山，修老大六人背對背直往人多的地方衝殺，果然被他們砍死七八人，五個重傷的已滾在大路邊直咬牙！

輪到辛不苦吃驚了！

他大聲怪叫道：「圍起來，圈緊了下手，不可冒進，你們這些大傻瓜，多利用頭腦呀！」

吳不忌冷叱道：「爲你自己用

用頭腦吧，我說兒！」

辛不苦忿怒的凌空而起，大砍刀帶起一溜冷芒，不要命的便往吳不忌殺過去！

吳不忌飄然挪閃，口中冷冷地道：「今日不取你的命，吳大爺難向陶當家交代，因爲……」

一陣金鐵交擊聲，辛不苦道：「因爲什麼？」

「因爲惡水灘來的小兄弟，遭了你們毒手，難道不是？」

辛不苦怒叱道：「問得好，姓吳的，本來我們都不知道你會棄去已有的基業而上惡水灘，就因爲那小雜種留書而去，我們才洞悉你的陰謀！」

吳不忌邊殺邊想，難怪，陶當家來信之事他們知道。但信中內容他們一字不知，卻原來是那于兄弟留書而去才洩露出來！

這麼一想，于兄弟已經走了！吳不忌明白原因之後，暗中運功，大吼一驚，大砍刀帶起狂飆般的雄渾鋒芒，雷霆萬鈞般的一口氣便是十九刀逼殺過去！

辛不苦揮刀相迎，立刻發覺這位大當家果然有幾手不輕易顯露的絕活，閃躲在五丈方圓內，他高聲大吼：「過來幾個兄弟，先合力放倒姓吳的！」

吳不忌怒罵，道：「真他媽的不要臉！」

辛不苦道：「彼此！彼此！」

便在這時候，立刻躍過五個大漢來，合力便往吳不忌圍過去！

不料姓吳的毫不含糊，一把砍刀舞了個密不透風，滴水難進！

辛不苦冷笑道：「我們不急進，先累死你這老狐狸，娘的，你跑不了的！」

忽然兩聲慘叫聲，叫聲猶在，便立刻傳來一陣猶似剝肉聲。

緊接著又是幾聲咒罵，慘叫之聲接二連三！

喊殺之聲十分原始，宛似有人撕破喉管在狂叫！

淒厲的嗥叫相當嚇人，就像自地獄傳來的一般！

忽然一人高聲大叫：「就只有姓修的一個人人在掙扎了，困獸之鬥，他死定了！」

正自圍在吳不忌身邊的辛不苦，聞言側身看，他心中也暗自吃一驚，原有的五十多人，如今只有十幾個了！

吳不忌衡量情勢，大概一戰之後是個同歸於盡的結果，姓辛的如果不死，這傢伙是不會罷手！

是的，誰不想自己腰包的銀子？

突然間，被圍殺的修老大一聲狂叫，滿身浴血的對吳不忌道：「當家的，殺開一條血路，我們趕往惡水灘搬兵來對付這羣狗操的！」

再笨的人也明白，這時候活的

吳不忌邊殺邊回聲，道：「不論你死我活，甚至我死你活，一定要把這件事向陶當家的說明！」

辛不苦冷笑連聲，道：「別他媽的做白日夢了，你們兩個誰也別想活著走！」

「殺！」

聲如旱雷，出自吳不忌之口，便聽得辛不苦「啊」！一道鮮血往天空噴，他手中的砍刀可真狠，斜著也砍在吳不忌的左膀骨上！

兩個人身子一歪變成了面對面，辛不苦的右臂已斷，一把砍刀就無法自敵人的肉裡拔出來！

「噹噹噹」連連擋過三把砍刀的迎頭殺。

吳不忌狂叫著：「修老大，快走！」

修老大尚未回應，七把砍刀一齊下，便也傳來修老大的一聲慘呼厲嗥聲！

有一刀橫切在修老大的臉蛋上，半個腦袋上了天！

忽然，一陣石頭飛來。

叮叮咚咚的全都砸在七個大漢的腦袋上，當場便躺下五個！

等到這些人回頭看，四週什麼也看不見！

圍殺修老大的人急忙又往吳不忌這邊殺，誰也不再管那些死傷的！

人越少對自己越有利，因爲吳不忌口袋的銀票便會少個人去分！

奔向吳不忌的人只跑了一半路，忽然又是一陣石頭砸過來。

那種砸在腦袋上的石頭，有些宛似砸爛個大西瓜也似的，當場把人砸死在地上！

「在那兒，草窩裡躲著！」

幾個大漢忿怒的揮刀過去。

果然——

「嘻……」

「是你？個小王八操的！」

不錯，于阿坤來了。

其實，他早就來了！

因爲他根本就沒有離開平陽集，當他聽那綠衣姑娘的話之後，便推斷姓辛的會鬧內鬨的。

如此一來，他對付吳不忌的事，便更加的順利！

於是，他故意在桌上留條子。

那是叫姓辛的看，絕非是留給吳不忌的！

此刻——

于阿坤雙手托著兩粒石頭站起來，他笑嘻嘻著又道：「列位，那個想挨石頭，你們過來吧！」

有個大漢高聲道：「殺！」

殺聲猶在，五個怒漢併肩衝向于阿坤。

原是要圍殺吳不忌的，如今改變心意，變了方向，反往于阿坤殺

過去，光景是恨透了于阿坤！

本來嘛，平陽集與石頭鎮上的「東昇驟馬棧」以及「聚寶盆賭坊」，兩地生意不錯，日子過得也挺自在！

突然出現于阿坤一攪和，弄得兩地的人死傷纍纍，活的已經不多，如今一旦見了于阿坤，他們又怎能不遷怒於他？

於是，五個怒漢發一聲喊，便往于阿坤殺過去！

于阿坤一見冷冷笑，狠著心腸對準五個殺過來的五人便是一陣好砸。

他原是選了個石頭多的地方，又暗中堆了許多，卻不料這五個怒漢也卯上了，雙臂抱著頭，身上任你砸，非要剝了于阿坤不可！

于阿坤一見冷冷笑，石頭他不砸在五個人的頭上，盡往敵人膝蓋上投！

「啊……啊……」

眼看著已衝近于阿坤面前，五個大漢的膝蓋已血肉模糊的碎了！

于阿坤剛剛長身站起來，三把砍刀便向他擲過來。

其中一人大吼道：「個小雜種！」

這五個人怎知于阿坤的腕力驚人，手頭極準？

等到他們挨了石頭，方才知道後悔上當！

雙掌飛拍，三把砍刀被他撥落

草堆裡，于阿坤嘻嘻笑著掠到了吳不忌附近，他高聲的道：「吳總管，我來了！」

吳不忌一見于阿坤，心中一陣安慰。

他幾乎要流出眼淚來，道：「我親愛的小兄弟，在這要老命的節骨眼上，你趕來了，真是菩薩有靈，我佛慈悲！」

辛不苦被圍在大路邊，僅有的八名帶傷大漢圍在吳不忌的身旁四週！

他們不是不撲殺，吳不忌膀上一刀入骨，辛不苦的砍刀仍然在肉裡。

這光景只要死死的圍住他，血一流光便完事，又何必再去拚老命？何況吳不忌也不是好惹的！

于阿坤拍拍兩隻手，笑道：「吳總管，你平日對待你這些兄弟們一定不夠厚道，否則他們又怎會造你的反？」

大路邊，辛不苦高聲道：「姓于的小子，你出手就砸死我的兄弟，年紀輕輕的心狠手辣，不像話！」

吳不忌也沒好聲道：「于兄弟你不知道，這些人不上惡水灘，我們要分我的錢！」

于阿坤道：「重賞之下有勇夫，每人送他們白銀一千兩，準他



們擄個大姑娘上山崗，你看他們去不去！」

此言一出，不由自主的有個大漢高聲道：「要是這麼辦，那個王八蛋不上惡水灘！可是……」

「可是這姓吳的小子只答應每人十兩銀子拆夥，太不夠意思了！」

于阿坤站在圈外面，他冷冷的對吳不忌道：「你看看，要是我在你身邊，那會出這種紕漏？你呀……」

吳不忌道：「于兄弟，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快出手做了這幾個，幫我把傷包紮起來，我們快馬上惡水灘！」

于阿坤道：「我來就是幫你的，吳總管，這幾個人就由我送他們上西天！」

辛不苦厲叫道：「給我圍起來殺！」

七個大漢反過來便往于阿坤殺去。

不料于阿坤毫不退讓，他笑嘻嘻的道：「你們這七個驢，來吧，先比比看誰跳得高！」

他話聲落，雙腿一彈而起三丈餘，便在他的挺腰後翻中，口中厲聲道：「老鷹抓小雞！」

猝然撲擊而下的身子，于阿坤倏忽揮出三十二拳，掌影翻舞中，三把砍刀已罩過來，然而傳出來的

卻是「叮咚」之聲，三個大漢已往外暴跌出去！

又見兩把砍刀劈過來。

于阿坤不等刀劈到，又是一聲暴吼：「母雞護小雞！」

這就是什麼母雞護小雞，根本就是伏虎拳！

兩個大漢各人挨了七八拳，手中的砍刀也劈個空，吐著鮮血往地上倒！

忽然，吳不忌大聲厲叫道：「于兄弟，快，千萬別叫姓辛的逃掉！追呀！」

于阿坤拍手，道：「窮寇莫追，吳總管，我先替你包紮傷要緊！」

吳不忌沉聲道：「于兄弟，不殺姓辛的我不甘心！」

于阿坤道：「殺了他你才不順心！」

「爲什麼？」

于阿坤道：「姓辛的拖著一條斷臂，死不死活不活，他往後的日子可有罪受了，何必一定要他死！」

吳不忌道：「你錯了，小兄弟！」

于阿坤道：「我不會錯，吳總管放寬心！」

吳不忌道：「姓辛的這一逃，他一定會回至平陽集，我的賭坊與棧房不全是他的了？」

于阿坤笑笑說道：「你放心，我們回去平陽集，由我出面，把兩處的房屋全賣光了再上山！」

思付了一下，吳不忌點點頭，道：「也好，我這傷也要醫治好！」

於是，于阿坤一陣手忙腳亂，亂七八糟的把吳不忌的膀上傷處紮起來，道：「吳總管，這一刀是想把你攔腰斬，幸而你翹起屁股挨一刀！」

吳不忌心中一楞，當時是這種情況！

辛不苦的平斬一刀，自己無法再閃躲，急切間本能的拔身跳，這才在右膀上挨一刀，小兄弟怎麼會知道？

還以為于阿坤招數高，吳不忌心悅誠服的道：「小兄弟，你可真在行，一眼便看出來了！」

笑笑，于阿坤望著絕塵而逃的辛不苦，道：「其實也沒什麼，如果姓辛的身隨刀走，吳總管，只怕你必然大開膛！」

吳不忌聞言吃一驚，點點頭，道：「姓辛的沒那個能耐，哼！」

于阿坤包紮好吳不忌的傷，立刻把附近五十多匹驢馬拉在一起，一匹匹的拴起來！

突然，吳不忌手提一把砍刀，他彈著一腿刀柱地，身子便一彈一彈的在死人堆上走！

于阿坤側頭看，只見吳不忌也

真狠，對於死而未斷氣，或是傷得不能起來的，舉刀便砍，而且盡往腦袋上下手砍。

那股子狠勁，看得于阿坤也吃一驚！

其中幾個被于阿坤用石頭砸碎膝蓋的大漢，瞪著一雙無助的大眼，看著吳不忌一刀砍來。

他們竟然連叫一聲也沒有，吭叱一聲死在血泊裡！

于阿坤心中想：「這些人原是一個鍋裡吃同樣的飯，只爲個利字，便殺得兩敗俱傷！」

拉著一匹馬，于阿坤笑道：「吳總管，上馬吧，我保你平安回平陽集！」

接過馬韁繩，吳不忌道：「好兄弟，只等到惡水灘，我吳不忌會在陶當家面前說明白！」

于阿坤道：「別多說了，上馬吧！」

吳不忌沉聲道：「可恨姓辛的眼明手快騎馬逃了，要不然，這是一場十分完美的全勝局面！」

于阿坤也上了馬，他卻冷冷的道：「我看既不完美，也非全勝！」

吳不忌道：「怎麼說？」

于阿坤道：「先是你從石頭鎮帶來的那些人，經不起姓辛的幾句話，便全靠攏過去，這以後……」

吳不忌心中一震！

這小子早來了！

便又聽得于阿坤道：「這以後你的七個心腹全翹了，這種人死已死，人亡已亡的仗陣，怎能算什麼完美而又全勝？」

吳不忌忽然哈哈笑道：「對於這種見利忘義的人，多死幾個，甚至死絕，也是應該的，我吳不忌除了對修老大七個稍覺抱憾，其餘的十分泰然！」

于阿坤道：「吳總管，真乃大人物也，唯有大人物的胸懷方能具有你老兄這種想法，千古以來，一將名成萬骨枯，不死些人，那會顯出你的偉大，我操！」

吳不忌哈哈笑道：「小兄弟，你可說對了，有人上山去爲王，有人打著旗子爲家邦，我吳不忌生不逢時，命運不濟，造化整我，他娘的，只好上山去結義了！」

于阿坤豎起大拇指讚道：「我于阿坤再一次稱頌你吳老兄，說真的，你提得起放得下，安逸的日子不過，憑著陶兄的一句話便往惡水灘聚義，佩服！」

吳不忌有口難言，要不是陶津厲害，那個王八蛋才願意重作馮婦上梁山！

二人前面拍馬馳，後面一羣驢馬跟著跑！

于阿坤看看天色，道：「吳總管，天不黑我們就會趕到平陽集，你打算怎麼辦？」

吳不忌道：「很簡單，先賣房子後賣地，小兄弟，四個地方的設備少說也值萬兩銀子，更何況還有幾個大姑娘，後面的傭人也有十幾個！」

提起大姑娘，于阿坤立刻想起綠衣姑娘來了！

是的，若非是那位綠衣姑娘四更天叫醒自己，事情只怕不會這麼順利！

在平陽集上很少人見過東昇驛馬棧的大東家趕驢子，今天他們不但看到了，而且大東家還受著傷回來，一條藍緞褲子濕淋淋的染著血！

「聚寶盆賭坊」那天沒開門，不少賭客站在門外直晃蕩，搞不懂賭坊爲何不開張！

一羣驢馬送進「東昇驛馬棧」，吳不忌與于阿坤二人雙雙來到「聚寶盆賭坊」。

就在後院那座豪華大廳上，吳不忌已命個小伙計趕快把平陽集那位老郎中找來，膀上一刀真不輕，便那位老郎中也直搖頭！

綠衣姑娘見于阿坤又與吳不忌回來，業已猜中是怎麼一回事，辛不苦幫人大概再也不會回來了！

吳不忌也真狠，當天傳出話：「石頭鎮與平陽集兩地的生意賤價出售，便現有的僕婦姑娘也算進去！」

于阿坤望望一邊侍候的綠衣姑娘，笑對吳不忌道：「吳總管，我要向你討個人情了！」

吳不忌笑道：「好兄弟，有什麼話直說，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客氣的話說多了反倒見外！」

于阿坤撫掌笑道：「說得好，說得好！」

他拉綠衣姑娘的手，笑笑，又道：「我覺得這位姑娘不錯，賣掉了可惜呀！」

哈哈大笑，吳不忌道：「小兄弟，我們要上惡水灘，你要個姑娘不方便哪！」

于阿坤道：「我的事你別管，只說你答不答應？」

吳不忌笑笑道：「好兄弟，別說是一個姑娘，就算侍候我的三個姑娘，只要你喜歡，全是你的了！」

于阿坤拍手，點點頭，笑嘻嘻的拉住綠衣姑娘的手，道：「怎麼樣，跟我走？」

綠衣姑娘點頭道：「于阿坤小爺要帶我上山？」

搖搖頭，于阿坤道：「不，妳們三人可以回家了！」

綠衣姑娘黯然的道：「我們……唉！」

于阿坤看看另外兩個姑娘，道：「妳們怎樣了？」

綠衣姑娘道：「我們沒有家，十歲不到便被吳老爺收留在身邊！」

于阿坤道：「妳今年多大了？」

綠衣姑娘道：「我們都是十七歲！」

于阿坤想了想，對吳不忌道：「吳總管，你說三天處理好一切，是嗎？」

吳不忌道：「不錯。」

于阿坤道：「好吧，我便等三天，不過，我先把她三人送個地方去！」

吳不忌道：「三個你都要？」

「怎麼？你不捨得？」

「怎麼會呢？好兄弟，她們是你的了！」

于阿坤道：「每人再送她們一百兩銀子！」

吳不忌道：「也是應該的，她三人侍候我六七年了，這點銀子也是應該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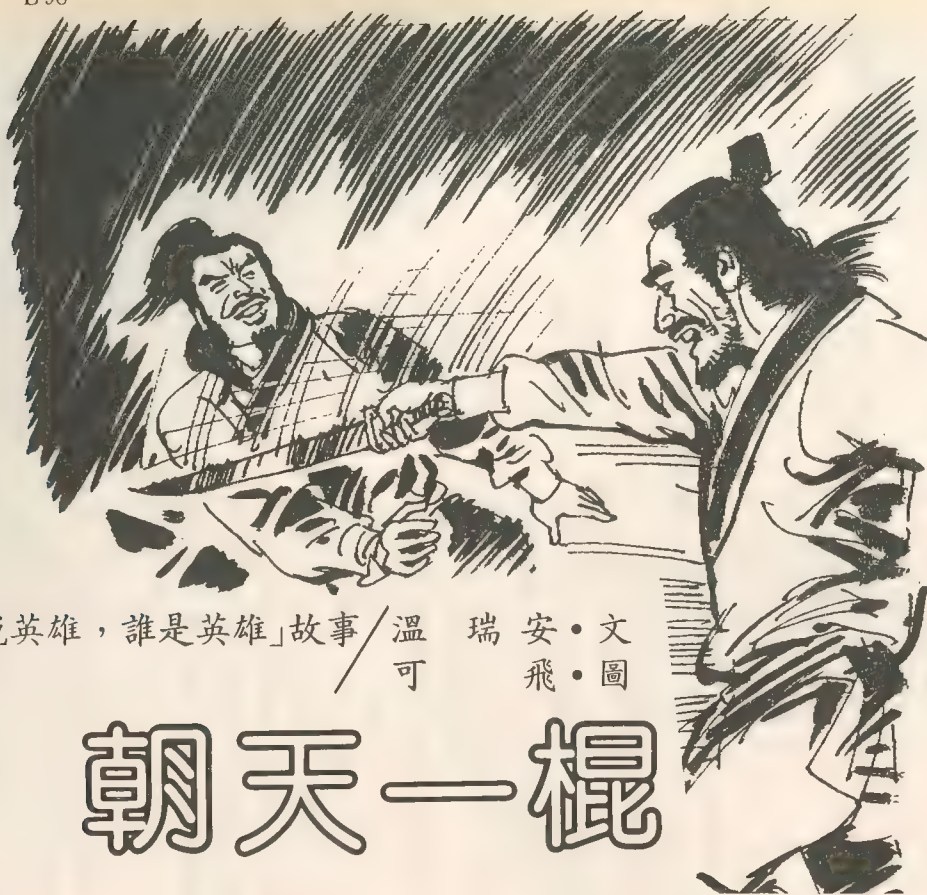
他真大方，伸手一摸，便是一張五百兩銀票，又道：「拿去吧，妳們三人均分！」

綠衣姑娘接過銀票，三個人爬在地上磕響頭！

于阿坤笑道：「吳總管，你可真大方，要一毛給一塊，我看看可有點奇怪！」

吳不忌哈哈笑，道：「衝著兄弟一句話，再多的銀子我也花，哈……」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 溫瑞安 · 文圖  
溫可 瑞飛 · 圖

# 朝天一棍

名捕代傳手諭 欽犯可獲生機

**上文提要：**張三爹一加入戰圈，就彈出「封神指」，蕭白、蕭煞立即探刀砍他的手，手斷指無效，張三爹如果對付這雙刀法名家兄弟易如反掌，但他並沒有反擊，叫他們別替奸相爲虎作倀，放了他們一馬，監斬的方應看瞞了他們一眼，他們只好改向另一方面立功，找上蔡老擇。劫法場欽犯，打鬥此起彼伏……

可惜的不是他遇上蔡老擇。而是他的刀中刀和刀中刀裡刀却忽然一齊不能發揮。原因？因爲刀中已無刀，刀裏又何曾還有刀呢？

苗八方發現已遲。他的刀勢已出。但他刀中藏刀全不見了——蔡老擇那三次返身搶攻，原來不是要奪他手中刀，而是旨在破壞了他刀中刀、刀裡刀的機括。他已斷絕了後路。但他雖沒了後路，卻仍有殺手鐮。

\* \* \*

他的殺手鐮是他的藏刀。這回他的刀不是藏在他的刀裡、袖裏、靴裡或那裏，而是藏在……

他的笑容裡！

他的「八方風雨刀」，雖然真的可以把八方風雨舞於一刀中，也可以盡教八方雄豪喪於一刀下，更可以把八方敵人格殺於一刀之間，只不過，他的刀，其實並不長大。他的刀是氣勢夠大。他的刀中刀，當然是比原來的刀更短更小了。至於刀中刀中刀，就更短小，只不過五寸來長的一把。但最小的刀，却不在他手上。

而在他臉上。口中。

\* \* \*

他的臉非常樸直。一種近似三代務農的那種淳樸臉孔。只不過，看一個人，當然不應只他的外表，可惜世人看人，常只看對方的外表：蓋因外表最易看也。

苗八方有一張十分樸實的臉，但他顯然不是個樸直的人。他很少笑。他的臉相看去像歷盡滄桑，蘊藏着操勞與苦辛。這種人當然很少笑，也很少事情是值得他笑了。而今他却笑了。突然而笑。他是爲殺人而笑的！

\* \* \*

他一笑，霍的一聲，一道白光，小小的白光，自牙縫間急打而出，直攻蔡老擇！

蔡老擇分解了苗八方的刀，他可沒法即時解得了苗八方的笑裡藏刀。

這一下突如其來，白光一閃，嗤地一閃，已至面門！

蔡老擇反應再快，要躲，也躲不開去，要避，也決避不了；要擋不及，要接，更接不來。

于阿坤道：「好，你養傷賣家當，三天之後此時，我便回來與吳總管一起上惡水灘！」

吳不忌一怔，對於阿坤道：「你要走？」

于阿坤道：「我要送她們三人去個地方，這兒我又插不上手！」

吳不忌道：「既然如此，我也不留兄弟了，三天之後我備馬等！」

于阿坤對綠衣姑娘道：「願意跟我走？」

三個姑娘齊點頭，于阿坤心中大樂，立刻命個小子跑到「東昇驛馬棧」叫來一輛雙轡馬車，三個大姑娘提著小包上了車！

如今棧房人手不夠用，于阿坤便自己駕著車，韁繩一抖，「得」的一聲吼，兩匹馬便往平陽集北方奔馳而去！

于阿坤有個心願，關奶奶住在尼姑庵，那兒雖清靜，總不是自己的家，如今大皇莊被火燒，自己決心重建大皇莊，而且要建得比往日的更好，更富麗！

等大皇莊建好，便把關奶奶接去住，便和尚叔叔也要他還俗住一起！

一旦到了那時候，關奶奶身邊就得有人侍候，那麼，這綠衣姑娘三個人，不正是最佳人選！

于阿坤想到這裡，便不由得笑

問車中的綠衣姑娘，道：「妳們三人跟我走，還不知道妳們的名字叫什麼！」

綠衣姑娘伸出頭來，笑笑道：「我叫小雲！」

一位身穿淺紅色的姑娘也伸出頭來，道：「我叫小虹！」

車裡的一位身著全黃色的姑娘跟著便道：「我叫小霞！」

于阿坤道：「姓什麼呀？」

他一頓，又道：「名字取得很有詩意，都是天上的玩意兒！」

小雲笑道：「吳爺要我們當天上的仙女，所以起的名字都是天上的雲呀、霞呀、虹呀什麼的！」

于阿坤笑笑，道：「妙，要天上的仙女侍候他，他不成了老天爺？」

他回頭看了小雲一眼，又道：「都姓什麼？」

小雲道：「都姓吳！」

于阿坤一怔，道：「怎麼那麼巧？」

小雲道：「小時候賣到吳爺那裡，咱們便改姓吳了！」

冷冷一笑，于阿坤道：「別姓吳了，以後便姓于吧！」

「姓于？」

「不錯，姓于，因爲我姓于！」

小雲點點頭，道：「于少爺，你……你真的是……惡水灘的山大王？」

于阿坤道：「妳們看我像不像？」

車中的小虹應道：「一點也不像，倒像個逃學的野孩子，嘻嘻……」

于阿坤看了小虹一眼，道：「別提逃學二字，我聽了就打從心裡不自在！」

小虹笑道：「于少爺，你生我的氣了？」

「我怎麼會生妳的氣？我只是從小討厭書本子！」

小雲道：「吳爺也教過我三人讀書，讀書是增加知識，也沒什麼不好的！」

于阿坤冷冷道：「人各有志，我就是討厭讀書，尤其是那些老夫子，哼，都是喜歡銀子的！」

小雲道：「那也不必上山爲盜，于少爺，你……」

于阿坤一聲哈哈，道：「爲盜有什麼不好？只要一聲吼，揮揮刀，銀子就來到，自在啲！」

小雲道：「于少爺，你要是不再上惡水灘，我姐妹三人侍候你一輩子！」

于阿坤一笑，道：「再說吧！」

馬車往前疾駛，于阿坤想著三天之後的事，便不由得哈哈一聲笑！

遠處一道山崗，有一家野舖子就在路邊！

于阿坤看看天色，立刻把馬車停在一棵大樹下，道：「小雲姑娘，我們趕了幾十里路，也該吃些喝些，妳們下車吧！」

小雲姑娘先下車，她看看那家野店，笑問于阿坤道：「在這兒吃東西？」

于阿坤道：「不錯，這種野店可沒有細點大菜，粗茶淡飯可不缺！」

小虹與小霞也下了車，三個大姑娘擁著于阿坤往野店走，于阿坤頓有著英雄美人之感，揚起雙眉，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氣，大步走在三女之間！

四個人上得台階，于阿坤停下腳步，笑道：「進去之後，妳們撿好的吃，銀子我有的是！」

小雲笑掩著口，道：「你不是說，這種野店沒有什麼好吃的嗎？」

于阿坤笑著拍著小雲的肩，道：「那沒關係，選些可口的也不錯呀！」

于阿坤右臂摟著小雲姑娘，左手抓緊小虹的手，後面還緊緊的跟著小霞姑娘，這小小子果然目空一切的走進店內，大刺刺的拍著桌子道：「店家，店家！」

過來個小老頭，捋著一把鬍子笑，道：「小客官，你要吃些什麼？」

（未完·十六）



但他卻在這時候做了一事，以  
及不做一件事。

先說不做的事。

他不做的，事是：他不動、不  
閃、不躲、甚至連眼也不眨。

在這時候，生死交攸，生死關  
頭，能不慌、不亂、不驚、不動的  
人，絕無僅有。

蔡老擇也不光是什麼也不做。

他做了一件事。

他一張口，就咬住了那道白  
光！

然後他一伸手，手中在苗八  
刀中奪來的一中、一小兩把刀，一  
齊遞入了苗八方的在左右脅裏去！

他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他對付苗八方「笑裏藏刀」的方  
法居然是：

他一張口，用牙齒咬住了苗八  
方張嘴自齒間吐出的那口小飛刀！

苗八方一連中了兩刀——自己  
的兩刀——一時之間，仍驚愕甚於  
傷痛，驚然道：「你不知我……又  
何以能破我的『藏刀』……」

蔡老擇回答了。

他回答的方式是：

又一張口，白芒即回打入苗八  
方的額頭上。

苗八方雙眼暴瞪，但一時猶未  
斷氣，只聽殺他的人這樣說：「你

不是我，又怎麼知道我破不了你的  
絕招？」

但後面那句話他還沒來得及理  
悟，他便拚了最後一口氣，撲了過  
去：

「世上沒有破不了的絕招，所  
謂絕招，只不過是敵人不知道你會  
用的招式。但世間沒有用過的招式  
已很少了，而你自己也曾用過的招  
式便一定會有人知道，算不了什麼  
絕招。」

苗八方臨終的時候，眼神裏的  
急怒，已轉成了欣慰。

只不過，蔡老擇跟任何人一  
樣，勝利的時候（尤其是艱辛苦鬥  
才換取的勝利）未免都有點沾沾自  
喜、洋洋自得。

所以他忙著說道理。

忘了危險。

直至感覺到有人向他逼近。

敵人。

而且不止是一個。

兩名。

遇上蕭氏兄弟這種強敵，一個  
已然足夠，一人已難以應付。

蔡老擇立即要回身應敵。

但苗八方已撲了過來。

蔡老擇雙肘立即撞碎了他所有

的脅骨。

不過，這時苗八方面言，已不  
構成任何殺傷力。

因他已然氣絕。

他雖已死，但仍撲了過去，雙  
手且死命出力的抱住了蔡老擇。

蔡老擇猛掙。

一時不脫。

一時脫不了身，這就足夠了。

就算是一剎間掙脫不了，眼前  
有蕭白蕭然這樣的大敵，也足以致  
命了。

何況蕭然蕭白這次不僅止於志  
在立功，還是急於求功補過！

張三爹對他們饒而不殺，因而  
觸怒了他們的主人方應看，他們如  
沒有即時的表現，只怕都沒有好下  
場！

狗通主人性，更何況是一向聰  
明知機的蕭氏兄弟，他們非常瞭解  
方小侯爺外表溫順謙恭但內裡迥然  
大異的性情。

他們可不想招惹。

有的人縱不是惡人也招惹不起  
的。

所以他們馬上要立功。

立功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殺敵。

蔡老擇剛好殺了苗八方，他們  
就立即撲殺蔡老擇，當然更不會俟  
他稍為回氣還過神來！

無疑，對蔡老擇而言，未免是  
得意得太早一些了！

當他發現蕭然雙刀向他砍來的  
時候，他已無從抵擋。

甚至連他一向在江湖上給譽  
為「神來之手，鬼附之指」也不及施  
展。

蕭然雙刀攻勢不但絕，妙，且  
狠而刁鑽。

他不是砍向蔡老擇。

而是斬向苗八方。

刀鋒先行切斷苗八方身體，再  
剝向蔡老擇，俟蔡老擇發覺他的攻  
襲時，一切反應都已太遲。

偏偏他不是攻向蔡老擇的要  
穴。

蔡老擇一時還摸不定對方來  
勢，於是掌封八門，步擰八封，隨  
時也及時護住身上各大要害！

蕭然却只砍向他的手和腳。

左手。

右腳。

腳斷。

臂落。

血迸濺。

蔡老擇確不是省油的燈，他斷  
了一腿一臂，但另一隻手卻抓住了  
蕭然的「開天刀」，仍一脚踢飛了蕭  
然的另一把「開地刀」。

蕭然頓時兩刀盡失。

可惜蕭然之外，還有蕭白。

蕭然只是去傷害人，蕭白才是

要命的。

他的刀及時而至，在蔡老擇身  
上一處「親」了一親。

脖子。

於是蔡老擇馬上就身首異處。

說也湊巧，只在一日之間，「  
黑面蔡家」在京裏的兩名重要人  
物，：蔡水擇和蔡老擇，分別都死  
於城裏的金風細雨樓和菜市口。

「兵器坊」的蔡家的失此二大高  
手，使得他們日後更加速加倍的作  
出了因應這等損失的決定。

這是後話不提。

蔡老擇一死，最氣的是張三  
爹。

他因一念之仁，放過了信陽蕭  
然和襄陽蕭白，愛才之心固然有，  
但主要的還是不想多造殺孽，何  
況「天機組」跟這蕭氏兄弟沒有什麼  
過節，所謂「能結千日好，莫結一  
人仇」，張三爹也情知蕭氏二刀是  
因受命於方應看和米有橋（蒼穹）才  
致為敵的，彼此之間原就沒有大不  
了的怨隙。

所以他才放了他們一馬。

沒料卻因而折損了一名大將。  
是以他最悲憤莫名。

他一手打掉身前身後六名敵  
人，快步跨前，在蕭然蕭白得手退  
却（意欲回到陣中）之前，他已截住

了他們。

別看張三爹已年紀老大，他這  
幾步才跨出，迫人氣勢，排山倒  
海，洶湧而出，「快步風雷」，更名  
不虛傳。

蕭氏雙雄一旦得手，殺了蔡老  
擇，既討了彩頭，本要退卻，但張  
三爹一開步，便攔住了他們，他們  
反而退步進不得、退不了，只好硬  
著頭皮應戰。

他們自己也明白，就憑他們，  
決非也絕非張三爹之敵，他們就是  
深透的明瞭了這一點，這才糟糕。  
因為明知打不過，那還有鬥志  
可言？

不過，蕭然蕭白，兩蕭三刀，  
能夠躋身於當世「八大刀王」之中，  
非同泛泛，也決不是浪得虛名之  
輩。

他們便在這時候，忽然做了一  
件事：他們突然揮刀。

他們竟互相砍了對方一刀。

血光暴現！

一向溫文有禮，且具親和力的  
蕭白，因這一刀而吃痛，也因此逼  
出了殺性！

向來高傲跋扈，出手向不留餘  
地的蕭然，更因而逼出了鬥志！  
兩人不退反進，不餒反悍，兩  
人三刀，砍向張三爹，刀刀要命，  
也刀刀致命！

張三爹這回是殺紅了眼。

他也覺得愛徒蔡老擇等於是  
親手害死的。

他沒有迴避，他反而迎上了刀  
光。

眼看蕭然的「大開天」刀就要砍  
着張三爹的脖子，可是張三爹的頭  
顱，忽然像斷了頸筋似的，歪了一  
歪。

那一刀，就只差毫釐，便砍他  
不着。

蕭然見差這毫釐，就能得手，  
怎可放棄？何況他知道蕭白力敵住  
張三爹的攻勢，他說什麼也要將  
這「天機」組織的「龍頭」斬於刀下。

所以，他的刀再遽遞半尺！

他就看張三爹能怎麼退？

另外，他那「小關地」刀也同時  
追擊，一刀攔腰砍向張三爹！

張三爹的身形卻是一扭，像渾  
沒了背骨的蛇一般，居然仍險險的  
躲過了這一刀！

所謂「險險」，是這一刀明明要  
砍着張三爹的腰眼之際，却就那麼  
相差寸餘，便使他砍了個空！

高手對敵，蕭然把心一橫，一  
不做，二不休，三不回頭，他把「  
小關地刀」，再往前一送，矢志要  
：就算你能把張三爹攔腰砍成兩  
截，他至少也要在對方肚子裏攔一  
個血洞！

他就看張三爹怎麼躲！

在另一邊的蕭白，也心同此  
理。

他的刀認準張三爹的背門，  
就「親」了過去，眼看要着，張三爹  
却忽然踢了一腳過去，蕭白只要一  
側身，躲開這一踢，但那一刀只差  
了一點，便可刺入張三爹的背裏去  
了！

只差那麼「一點」！

真可恨！

所以蕭白不甘心。

他全身一長，手臂一舒，刀意  
一伸，就要趁這一展之間，要把張  
三爹扎箇透明大窟窿才甘休！  
是以，張三爹要同時面對三刀  
之危！

一刀比一刀危險！

一刀比一刀要命！

一刀比一刀狠！

所以給要了命的是：

蕭氏兄弟！

張三爹就在那剎瞬之間，也不  
知怎的，脚步一錯，竟能在電光石  
火間扭了開去！

是以，蕭氏兄弟，三刀都不能  
命中！

三刀都砍不着，但卻不是砍了  
個空！

張三爹這一「失了踪」，兩人志  
在必得，全力以赴，收手不及，變



成三刀各相互砸在一起！

於是，蕭白的刀「親」上了蕭煞的「小關地」之刀，而蕭煞的「大開天」之刀，一刀砍向蕭白的頭顱。

蕭白也反應甚急，百忙中把矢一擰，蕭煞這一刀，只砍在他的左肩上，登時砍斷了胛骨，鮮血湧湧而出。

不過蕭煞也同樣不好過。

他的刀雖然殺力十足、威力無邊，但一旦遇上了那把蕭白以柔制剛、文靜靜的刀，竟立即給絞碎了，蕭白那一刀，刀勢未盡，嗤地刺入他的小腹裏，頓時鮮血長流。張三爹以「反反神功」，使出「反反神步」，使二蕭互傷，他這次再不仁慈，立即把握時機，攻出了左右「封神指」。

他這次的「封神指」，仍是拇指自無名、中指夾緊凸出，但既沒指勁，也沒指風。

他的手指，忽然變成了武器。

至剛極硬的武器。

「嗤」的一聲，他的左指插入了蕭煞的咽喉。

「嘆」的一響，他的右指刺入了蕭白的胸口。

這兩指，立時要了蕭白和蕭煞的命。

這一下，也登時使方應看紅了眼。

效忠於他的「八大刀王」，一下子，「藏龍刀」苗八方死了，信陽蕭煞死了，襄陽蕭白也死了，就只剩下五名刀王了！

這還得了！

是以，方應看似再也不能忍耐了。

他已忍無可忍。

他身形一動，就要拔劍而出。

他腰畔的劍也驀地紅了起來。

隔着鞘，依然可見那鮮血流動似的烈燄光芒！

他正要拔劍而出，却聽米蒼穹長嘆了一聲：「如果真要出手……讓我出手吧！」

米蒼穹一見連折三名刀王，就知道這回可不能再袖手了。

那是自己人，死的不再是蔡京

那方面的心腹了！

方應看按劍凝視着他：「你不是說不動手的嗎？」

米蒼穹無奈的苦笑道：「這也是情非得已，到這地步，我還能不出手嗎？再這樣下去，外人倒要欺『有橋集團』無人了！」

方應看却道：「能。」

米蒼穹倒是怔了一怔。

「你不必出手，」方應看天真的道，「我出手便可！」

米蒼穹慘笑了起來，連銀髮白眉，一下子也似陳舊了一些：「你才是集團裏的首領，怎能

隨便出手？得罪人、殺敵的事，萬不得已，也決不該由你動手。如果我們兩人中必須要有一個人動手，那麼，讓我來吧。」

他長吸了一口氣：

「畢竟，我不是你。」

然後他大喝了一聲：

「棍來！」

他一喝，棍就來了。

馬上就來。

米蒼穹終於要親自出手了！

「放下你的箭，王小石！」葉神油在背後咆哮道，「有種的轉過身來，跟我決一死戰！」

王小石笑了一笑。

他的反應只是笑。

牙齒又圓又白，像一粒粒打磨得勻圓的小石頭。

「放下箭吧，王小石。」一爺語音十分懇切，「我知道你是一個很真的人。你才不會自背後猝襲暗算相爺的，是不是？」

王小石笑了：「我們現在可是面對面的，你們人多我們人少，我們還身陷在你們高人滿佈、好手遍伏的府邸裡，我可沒有暗算他。」

蔡京覺得自己已汗濕重衫，他維持這樣的姿勢，已有好一段時間了，却不知正張弓搭箭的王小石，會不會比他更累？

所以他立即有話快說：「放下

吧，小石頭，我也知道你是一個很傲的人。你這就放下弓、放鬆了箭，我答應讓你當京城武林總盟主，你要把天下武林引向正路跑，我由你，二十萬禁軍、七萬近衛、三萬大內高手，全任你調度如何？」

王小石這回又嘆了一聲，道：「假如我是剛出來走江湖的，你這番話，我或許會相信你。假使我今天才剛入京，你的話，我或許會動心。可惜我已非當年十七歲。我現在的要求只是：一，馬上放了唐寶牛和方恨少；二，對今次劫法場事概不追究。只有這兩件事。不過，我要你馬上下令，令達人釋後，我才放下我的弓和箭。記住，我早已不是十七歲那種年紀的人。」

蔡京囁嚅道：「我怎知道一旦把人放了，你還會不會依約放下弓箭？不如……」

王小石已不想多說：「你就再耗着試試吧，反正，我已很累了，很累很累了……辦好這幾件事，只怕還得還耗費好些時候，萬一我手一軟、指一酸，那麼，這箭就要射出去了……」

蔡京又用舌尖一舐鼻頭上滴下的汗珠毅然道：「好，我就叫人去放了唐寶牛、方恨少，並下令不去追究今天的事……可是，往來破板

總要留下兩人來給你護法啊！」

當我是好欺易詐的麼！」

王小石正色道：「當然不是。你要調度他們，我也不肯，我怎知道你不是派這些一級高手去屠殺我的弟兄們的！」

蔡京愕然道：「那你要我派遣什麼人去？」

王小石一字一句的道：「四大名捕。」

蔡京怔了一陣，這才恍悟：為什麼今晨開始，四大名捕一直在自己別墅之前巡邏不去的因由了！

王小石補充：「我叫他們，是因為他們正直清廉。如果你只找你的心腹爪牙去下令停手放人，就算你的手下聽令，我的兄弟也不見得就會罷手，是不？」

蔡京鐵着臉色，到這地步，他才明白這佈置有多周密，簡直是深謀遠慮，而且對自己的計劃和部署幾乎瞭如指掌，他現在不明白的只有一點：

一切都解決了之後，王小石却是如何活着出「別墅別墅」！

王小石繼續他的說明：「我是潛進來之前發現四大名捕就在外邊的，想必是：他們要保護你免受傷害，才義務在門外守衛的吧？你可真夠面子，四大名捕也給你當了護院！」

蔡京嘿嘿冷笑，反問：「四大名捕可不必四人都趕這一趟路吧？隨便出手？得罪人、殺敵的事，萬不得已，也決不該由你動手。如果我們兩人中必須要有一個人動手，那麼，讓我來吧。」

他長吸了一口氣：

「畢竟，我不是你。」

然後他大喝了一聲：

「棍來！」

他一喝，棍就來了。

馬上就來。

米蒼穹終於要親自出手了！

「放下你的箭，王小石！」葉神油在背後咆哮道，「有種的轉過身來，跟我決一死戰！」

王小石笑了一笑。

他的反應只是笑。

牙齒又圓又白，像一粒粒打磨得勻圓的小石頭。

「放下箭吧，王小石。」一爺語音十分懇切，「我知道你是一個很真的人。你才不會自背後猝襲暗算相爺的，是不是？」

王小石笑了：「我們現在可是面對面的，你們人多我們人少，我們還身陷在你們高人滿佈、好手遍伏的府邸裡，我可沒有暗算他。」

蔡京覺得自己已汗濕重衫，他維持這樣的姿勢，已有好一段時間了，却不知正張弓搭箭的王小石，會不會比他更累？

所以他立即有話快說：「放下

門、菜市口費時，我可不擔保一定趕得及。那時候，你可別怪到我頭上，因而反悔……」

王小石眼神一亮，截口道：「來得及的，只不過，你派你的手下

去，我怎知道你的命令會不會是真的傳送了？人是不是真的放掉了？萬一你只在這兒說說，却把各路弟兄殺的殺了，活的抓回來要脅我，

那這樁生意我不是倒着蝕嗎？」

蔡京狡獪的道：「那你能怎樣？總不能押着我過去吧？怕到得了時，那兒只剩下人頭和血了。」

王小石比他更狡獪的笑道：「我有辦法。」

蔡京說道：「這你也有辦法？」

王小石反問：「你要派兩個親信……至少你的部下全都相信他們的話就是你的命令，而且，你還要親下手令。」

蔡京知道再無「討價還價」餘地：「這個可以。」

他等對方說下去。

王小石果然接下去說，「光是你的部屬，我信不過，這兒兩位，當隨你的部下一齊出發，旨在監督。」

他指的當然就是：「用手走路」梁阿牛和「老天爺」何小河。

蔡京訝然道：「你遣走了他們……你一個留在這兒？」

這裏早有大軍團團圍佈，敵手

如雲，王小石在此際居然還要把自己身邊的人遣去辦事，若不是大膽驚人，全沒把相爺手下高人放在眼裏，就是發了失心瘋、豬油羊脂蒙了心了。

王小石笑而不答，反詰：「你派誰去傳令？」

蔡京沉吟一陣，即道：「我派屈完和黎井塘……」

話未說完，王小石已截道：「不行，他們還未足以擔此重任……萬一你在破板門和菜市口的部下不認賬，不肯收手，我既救不了人，你也保不了命，可大家都沒討得了好，你最好換人！」

黎井塘氣得臉都白了：「王小石，你……」

屈完更脹紅了臉：「你別欺人太甚！」

蔡京一想也覺是，便道：「我派我兒子儵兒、條兒過去……」

王小石即截道：「最好不止兩人，以示份量。」

蔡京知王小石早已摸清了「別墅別墅」內內外外的底子，一咬牙道：「好，我把條兒、儵兒也派去傳命便是。」

王小石居然說：「這還不夠。」

蔡京愕然道：「這還滿意？」

莫非你想藉機遣走這兒的高手一爺、天下第七不成？那豈不是把我身安危置於絕境嗎？這可不成！你

隨便出手？得罪人、殺敵的事，萬不得已，也決不該由你動手。如果我們兩人中必須要有一個人動手，那麼，讓我來吧。」

他長吸了一口氣：

「畢竟，我不是你。」

然後他大喝了一聲：

「棍來！」

他一喝，棍就來了。

馬上就來。

米蒼穹終於要親自出手了！

「放下你的箭，王小石！」葉神油在背後咆哮道，「有種的轉過身來，跟我決一死戰！」

王小石笑了一笑。

他的反應只是笑。

牙齒又圓又白，像一粒粒打磨得勻圓的小石頭。

「放下箭吧，王小石。」一爺語音十分懇切，「我知道你是一個很真的人。你才不會自背後猝襲暗算相爺的，是不是？」

王小石笑了：「我們現在可是面對面的，你們人多我們人少，我們還身陷在你們高人滿佈、好手遍伏的府邸裡，我可沒有暗算他。」

蔡京覺得自己已汗濕重衫，他維持這樣的姿勢，已有好一段時間了，却不知正張弓搭箭的王小石，會不會比他更累？

所以他立即有話快說：「放下

總要留下兩人來給你護法啊！」

當我是好欺易詐的麼！」

王小石正色道：「當然不是。你要調度他們，我也不肯，我怎知道你不是派這些一級高手去屠殺我的弟兄們的！」

蔡京愕然道：「那你要我派遣什麼人去？」

王小石一字一句的道：「四大名捕。」

蔡京怔了一陣，這才恍悟：為什麼今晨開始，四大名捕一直在自己別墅之前巡邏不去的因由了！

王小石補充：「我叫他們，是因為他們正直清廉。如果你只找你的心腹爪牙去下令停手放人，就算你的手下聽令，我的兄弟也不見得就會罷手，是不？」

蔡京鐵着臉色，到這地步，他才明白這佈置有多周密，簡直是深謀遠慮，而且對自己的計劃和部署幾乎瞭如指掌，他現在不明白的只有一點：

一切都解決了之後，王小石却是如何活着出「別墅別墅」！

王小石繼續他的說明：「我是潛進來之前發現四大名捕就在外邊的，想必是：他們要保護你免受傷害，才義務在門外守衛的吧？你可真夠面子，四大名捕也給你當了護院！」

蔡京嘿嘿冷笑，反問：「四大名捕可不必四人都趕這一趟路吧？隨便出手？得罪人、殺敵的事，萬不得已，也決不該由你動手。如果我們兩人中必須要有一個人動手，那麼，讓我來吧。」

他長吸了一口氣：

「畢竟，我不是你。」

然後他大喝了一聲：

「棍來！」



她不戴面具，因為她自覺面具畫得再好，也比她的花容月貌醜。而且還醜多了！

何況戴面具又很煩，她既怕弄壞她的絕世容顏，又生怕自己的花容月貌，在這次可留名青史的劫法場俠義舉裏沒得「露相」，那才是真的教她遺憾千年的事哩！

她在跟陳不丁、馮不八折返「回春堂」，一起包圍驚濤公子吳其榮之前，却曾救了兩人——當然都是她溫大姑娘的無意之間有心促成的。

她救的兩人，說來也真湊巧：也是押來「破板門」斬首「示衆」的。

要知道，在京裏可以下令將人犯斬首的部門，可不止一個：天子高興，可以着人在午門斬首；相爺不高興，可以下令把看不順眼的人在菜市口斬首，同樣的，刑部、衙裏抓了罪大惡極、惡貫滿盈的囚犯，也一樣可押至這裡那兒的砍頭行刑。

問題上：對於「罪大惡極」、「惡貫滿盈」的判別，是人所不同而已。

一個官判的「惡人」，在平常百姓、大家的心目中，可能還是個大善人，大好人。

同樣的，一個民間人人目為大惡霸、大壞蛋，在官方看來，反而可能是一個值得誇獎、甚獲重任的

良民殷商。

這種事，向來是有理說不清的——何況官家兩張口，有理也輪不到你來說。

巧合的是，同時在「破板門」問斬的，是兩師徒。

一般欽犯，都會在午門斬首，要犯則斬首菜市口，在「破板門」砍頭的，多是地痞流氓、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惡不作之徒；在那兒「三不管」、「三教九流」會集之地行刑，主要是藉此殺雞儆猴，以絕效尤。

蔡京精心部署將方恨少、唐寶牛斬頭一事，巨細無遺，聲東擊西，處心積慮，趕盡殺絕，但他看得到了大的，便遺漏了小事——反正也是無關重大的芝麻綠豆小事件：那兒刑部剛也判下了兩個死囚，正好在這時分在這地方砍脖子！

這可就遇上來了！這對師父既沒想到眼看就要人頭落地了，但突然殺出救兵——而且還是一大堆，一大羣的、一大羣的高手——前來相救，不，隨後便弄了箇清楚：

根本不是來救他們的！而是救「隔離」的那一個大塊頭和那個斯文的書生！

那一股人可轟轟烈烈、熱熱鬧鬧、也砍砍殺殺、死死生生，但他們這一檔子，可冷冷清清、安安靜

靜的，竟無人管，也沒人理會！

竟連主持行刑的官員和砍腦袋的劊子手，也不知道鳥獸散到那兒去了！

幸虧是唐寶牛、方恨少處斬在先，當其時手起刀未落，各路英雄已經出手、下手，這一來，亂子可大了，那一千押這兩師徒的官兵那敢耗着等送命？全都腳底抹油朝遠處溜去了。

不過，就算是這兩師徒在先，憑這小小兩口囚犯，這些押斬的官兵還真不敢爭先，只恐不後。

敢情，連抄斬也分高低等級，處境不同，待遇也不一樣，有些人坐牢，坐得天下皆知，人人為他喊冤、着急、伸冤、抱屈，但有的人為同一事給關了起來，無人問問，有冤無路訴，就算有日真的逃（或放）了出來，大家也漠不關心，甚至以為他（她）是冒充頂檔，當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活該之餘，有的還多踩幾腳，唯恐不置之死地呢！

是以生死榮辱，本就沒什麼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問題只在人怎麼看法，像方恨少、唐寶牛這般轟轟烈烈，與師動眾的押解他們受刑，已屬大陣仗了，至於隔開三四十尺外的師徒倆一對兒，就可沒那麼理直氣壯人旺了。

溫柔恣也多事，她本來也一心

一意要救方、唐二人（她跟唐、方本就有極深厚……簡直是「仇深似海」的交情），但見溫夢成、朱小腰早已率一眾兄弟連同「不丁不八」都出了手，看來方恨少、唐寶牛那二個活寶貝兒大致一時三刻還死不了，於是她就着眼也着手遊目全場，要找出還有沒有更好玩的事兒來。

這一找，便發現那破板門還有一堵殘破的板牆之外的廢墟前，還有兩個就縛屈膝待斬的人。

溫柔出手，至少打走了七八名官兵和攔阻她的人——以她溫大姑娘出手，要打倒這些「閒雜人等」，還不算什麼難事。

況且，那對師徒沒什麼人理會——主角和主場，都在唐寶牛、方恨少那邊！

溫柔不理三七廿一、四七廿八，打了過去，一眼看見那中年漢、少年人眼露哀求之色，再一眼便發現二人給點了穴道，她也不問來龍去脈，叱道：「我來救你們！」

一脚踢開少年人的穴道。

少年人嘆地跪了下去，居然在兵荒馬亂中向她咚咚咚的叩了三個響頭，大聲道：「女俠高姓大名？女俠貌美如仙，又宅心仁厚，真是天仙下凡，救得小子，敢情是天賜良緣，請賜告芳名，好讓小子生生世世，永誌不忘！」

溫柔聽得高興，見他傻憨，又會奉承自己，當下嘆嗤一笑，調笑道：「我叫溫柔。教你輕而易舉，不必言謝，只要每年今日今期，都記得我溫柔女俠大恩大德便可！」

那小子死裏逃生，本就驚魂未定，但聽得芳名，早已色授魂銷，一疊聲的說：「溫柔？啊，真是麗質天生，天作之合、天造地設、舉世無雙。溫柔，溫柔，溫柔啊，沒有比這名字更適合同女俠仙子您了！」

溫柔從來不拘小節，這小子這般說得肉麻，她也給人奉迎慣了，不覺唐突，只隨便問一句：「傻小子你又叫什麼名字？」

那小伙子一聽，可樂開了，心裏只道：她叫我「傻小子」，她叫我「傻小子」，傻小子……多親暱啊，正要回答，却聽那中年人忿然大喊：

「你……你這逆徒，只掛着跟女人勾搭，不理師父了……」

溫柔奇道：「他是你的師父？你為何不先救你師父？」

這少年搔頭抓腮的，抓住中年漢擰了半天，只說：「都怪你！一味藏私，沒教會我解穴法。」

轉首跟溫柔報然道：「他嘛，確是我師父。我姓羅，字泊，天涯漂泊的泊，很得意是不是？號送湯，送君千里的送，固若金湯的

湯，很文雅是不？人叫我……」

話未說完，他師父已大吼道：「羅白乃，你還不救我？」

羅白乃沒了辦法，只好撒手擰頭的同溫柔求助：「麻煩女俠高抬貴手，也解了師父他老人家的穴道……他可年紀大了，風濕骨痛，我怕萬一有箇什麼不測的，我這當徒弟的也不體面嘛，我看……」

溫柔聽得好笑，心裏暗忖：怎麼這兒又出來兩個要比唐寶牛、方恨少更無聊、無稽的傢伙來了！

當下發現羣俠似一時未能在海派言衷虛、哀派余再來、服派馬高言、浸派蔡妙這些人手上救得方恨少、唐寶牛，心裏也着急，當即一脚踢開那「師父」的穴道，匆匆吩咐道：「好吧，你們各自求生吧！江湖險惡，你們可惹不得，還是明哲保身是宜！」

溫柔這幾句話，自覺說得冠冕堂皇、成熟深思，她自己已覺判若兩人，大為得意。

她說完便走，耳畔却傳來剛給踢開了穴道的「師父」正破口大罵道：「什麼妖女！竟用腳來踢我？當我『天大地大我最大』斑師之是什麼東西？赫！咳……」

「師父，您別這樣子嘛，人家是好意救您的呀！」只聽那慧小子羅白乃「左右做人難」的呼喊：「女俠女俠，您也可別見怪，我師父叫

「天大地大」斑老師，全名為斑師之，但江湖中人多稱他為斑師……他不喜中間那個「老」字……他的人是火爆一些，人也為老不尊，但人却挺好、挺老實、挺老不死的……」

「卜」的一聲，顯然他的頭頂已給他師父敲了一記。

「死徒弟！逆徒！你敢在大庭廣眾這樣奚落自己的師父？你看你，一見上個標緻的，就一味傻笑，像隻什麼的？」

他徒弟居然問：「大俠？」師父也居然答：「不。」

徒弟竟然又問：「豬？」師父竟然也答：「不。」

徒弟反問：「那像什麼？」師父回答：「色魔。」

「師父你錯了，」徒弟竟正色且義正辭嚴的道：「我這種笑，叫做勇笑，即是很勇敢、很有勇氣的笑，決不是普通的、平凡的笑容。要知道，在這千軍萬馬中，獨有你愛徒我羅白乃一人，還能在此時此際、無視生死的笑得出來！」

話未說完，却聽一陣鋪天蓋地、震耳欲聾的大笑，自「回春堂」正對面刑場上洪洪烈烈的傳了過來。

發出這般笑聲的，正是唐寶牛！

原來那邊蒙着面的溫夢成、朱小腰、銀盛雪、唐肯等人，率領着「發夢二黨」、「金風細雨樓」、「連雲寨」、「象鼻塔」的一眾兄弟，盡力衝擊搶救方恨少、唐寶牛二人。

「天盟」盟主張初放、「落英山莊」莊主葉博識、「浸派」老大蔡妙、「海派」老大言衷虛、「服派」老大馬高言、「哀派」老大余再來的部屬弟子，還有龍八手下的一眾官兵，奮力抵抗廝殺，正打箇旗鼓相當。

龍八一見局勢還穩得下來，放下了七八個心，問多指頭陀道：「這些什麼小丑，算不了什麼，想當年，我領兵……」

話未說完，忽聽西南一帶胡哨四起，喊殺連天，張鐵樹即去查探，一會兒即滿額是汗的前來報訊：「西南方又殺來了一堆人，都是臉披紅巾的女子，相當凶悍，守在那兒『風派』的兄弟，已全垮了。」

龍八聽得一震。那也難怪，風派劉全我已歿，就沒了擔大任的人材，多指頭陀略作沉吟問，「來的都是女的？」

張鐵樹說：「都是女子，且年齡應該都甚輕。」

多指頭陀：「可都是用刀？」（未完·七）



## 上文提要：

燕子飛、嚴元伯、陶濤以及偽裝浪人的張一夫制服守衛進入天霸府，想將福田、張一夫兩家十一口人救出，犬養王知道燕子飛等人進來，設筵迎接，欲收爲己用，遭燕子飛等人拒絕，便設法將他們陷入地洞中。洞內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他們用絕技試探洞口，無法攀援，只好另想辦法，如何脫困……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燕子飛

施救出地洞 商議劫法場

循聲望去，在洞壁脚下躺着一位老者，臉黃肌瘦，形容枯槁，已是奄奄一息。

老者左邊四五尺處，另外還倒着一個全裸的女人，命在旦夕。

時間久了，洞內的情形大致依稀可辨，在五丈方圓的洞窟內，處處都有白骨，處處都有腐屍，仿若一座墓穴，比刑場還要恐怖三分。

燕子飛找到一片衣襟，遮在裸女的私處，對那老人道：「這下面可有路通到外邊去？」

裸女搶先答話，說的也是漢語：「沒有，這地方是從上面挖下來，四面砌以巨石而成，是犬養王專門用來坑人的，那來的通路。」

「這位姑娘如何稱呼？」

「我叫芳子，是狗王的一名侍妾。」

他對自己的侍妾也這樣殘酷？」

「老賊泯滅人性，視殺人爲賞心樂事，十年來死在這裡的人沒有二百，也有一百五，其中不乏忠臣義士，豪客烈女，我這個侍妾只是他的玩物而已，又算得了甚麼。」

芳子久未飲食，體力不足，喘息一陣後才又有氣無力的說道：「大約一個月前，五鼠從外面抓來十名少女，就在這上面，由犬養父子，以及那五隻毒鼠，輪番戲弄凌辱，因爲其中一位姑娘，是我一位

遠房親戚的女兒，故而出面制止，那知老賊毫不顧念夫妻之情，竟將我的衣服也剝光，連同那十名少女，全部丟進洞來。」

陶濤道：「妳說一共丟下來十一個人？」

芳子道：「是啊。」

「另外那十位呢？」

「不是摔死，就是餓死了。」

「夫人怎能活到現在？」

「我……我是吃她們的肉才苟延至今。」

想起那段悲慘的日子，芳子忍不住哭出聲來。

大家聽得毛髮直豎，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長島一夫問那位老人道：「這位老人家又是爲何招來殺身之禍？」

芳子道：「這位老先生可不是等閑人物，是幕府的大臣近衛十郎。」

嚴元伯神色一緊，道：「犬養王好大的膽子，連幕府的大臣也敢下手陷害，是幾時被丟下來的？」

近衛十郎聲微氣弱道：「三天前。」

「爲甚麼要下此毒手？」

「主要是因爲老夫得知了他的秘密，故而殺人滅口。」

「這狗賊有甚麼秘密？」

「此事說來話長，我這一次前

惟一的機會就是希望能夠出現奇蹟。

然而，既稱之爲「奇蹟」，出現的機率當然少之又少。

將希望寄托在一個近乎幻想的基礎上，可謂悲之又悲，哀之又哀！

頭頂上的光線全都沒了，上面的宴會已畢，曲終，人散，燈熄。

許久，許久，許久之後，上頭又冒出一線亮光，大家知道是第二天的清晨。

可是，沒有早點，沒有午餐，自然也不會有晚飯。

天黑天亮，又過了一日，芳子熬不住，首先上了天國。

日出日落，已經是第三天了，近衛十郎油盡燈乾，魂歸西天。

芳子與近衛臨終前均有遺言留下，要四人吃他們的肉，喝他們的血，以保性命，代報深仇。

人肉是甚麼味道？人血是甜是鹹？他們不知道，連想都不敢想。

三番二次，二次三番，忍不住渴，挨不住餓，真想咬一口，却始終狠不下心，咬不下去。

陶濤蹲在芳子的身旁，摸着冰冷的屍體，近乎發瘋似的喊叫道：「我受不了啦，我要吃人啦！」

嘴都咬下去了，馬上又縮回來，實在鼓不起吃人的勇氣。

燈熄了，又是一個長夜來臨，

鳥兒入了巢，烏龜進了洞，靜得令人窒息。

寂靜中，有腳步聲傳來，雖然很輕，還是聽得一清二楚。

腳步聲越來越近，沒多久，「軋——」頭頂上的石板移開了，奇蹟終於像奇蹟似的出現，傳下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子飛，子飛，你聽得見我的話嗎？」

陶濤立即聽出來是如意的聲音，在他的感覺上，她的聲音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好聽，如黑夜明燈，似沙漠甘泉。

燕子飛聲急語快的回說：「如意，如意，我們沒有死，都在這兒。」

餘聲未盡，上面已放下一條繩子，繩子上吊着一隻竹籃，籃內點着一支蠟燭，如意設想周全，另外還放着一壺水，一大盤肉包子。

「不要急，一個一個的上，下面的人先吃點東西。」

不一時，四個人便告全部脫困，如意將現場恢復原狀，朝門外招招手，黑妞持鞭而入。大家喝足了水，塞飽了肚皮，由側門魚貫走出。

如意對天霸府的一切似是瞭如指掌，專挑沒有崗哨，地勢隱蔽的地方走，不久便越過圍牆，乘用事先準備好的竹筏，渡過護城河，順利的離開天霸府。

「犬養王的女兒犬養由美，嫁給大將軍的兒子織田介川。」

「想必當中必有陰謀，是一樁政治婚姻？」

來鎌倉，係銜大將軍之命而來，商洽運交寒蟬，以及兩家聯姻的事，詎料……

燕子飛不待近衛把話說完，便截口道：「請等一下，近衛先生說寒蟬是怎麼回事？」

近衛十郎道：「犬養兵肥馬壯，又與黑道結盟，圖謀不軌已久，早就想對大將軍採取不利行動，却苦無下手的機會，幾次想請大將軍『作客』鎌倉，好伺機行事，皆被江戶方面託詞婉拒。犬養仍不死心，最近花樣翻新，又上表欲親赴江戶晉見，惟因大將軍身罹重病未果，犬養王順水推舟，說大明國寶寒蟬可醫百病，願親手奉上，更進而提出兩家聯姻之事，幕府迫於無奈，只好勉強答應。」

燕子飛道：「大將軍得的是甚麼病？」

「老夫也不清楚，據說是手脚冰冷，全身發寒之症。」

「寒蟬專治熱症，不醫寒症，犬養居心叵測，保證藥到病除。」

「小老兒就是因爲偷聽到了這個秘密，寒蟬可醫熱症，冷症必死無疑，才被老賊下令滅口。」

「兩家又是如何聯姻？」

「犬養王的女兒犬養由美，嫁給大將軍的兒子織田介川。」

「想必當中必有陰謀，是一樁政治婚姻？」

「不錯，他想利用獻寶送嫁的機會，領兵進入江戶，行刺大將軍，謀奪權柄。」

「犬養的企圖，幕府方面知道嗎？」

「此獠早懷異志，幕府當然心裡有數，只是尚不知詳情細節。」

「敢問婚嫁之期是那一天？」

「七天後。」

「那就快將這則消息送出去，也好早作應變準備。」

「老夫身陷死獄，如何對外交通？」

「真的無法可想？」

「只有死，別無他途。」

是的，只有死，別無他途，近衛十郎的話絕非危言聳聽，而是鐵的事實。

這是鎌倉，不是北京，誰會來救他們？

外面雖然有一個福田清善，憑他一己之力，可能連天霸府都進不了。就算能找來三朋四友，也不見得是五虎的對手。何況他根本不曉得他們受困的地點，天霸府內又高手如雲，還有山本刀之助、四名九段高手、中州四煞等人，福田貿然行事，無異以卵擊石。

黑妞古道熱腸，倘若得知此事，定會拔刀相助，但畢竟勢孤力單，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一柱擎天，力挽狂瀾。



大夥都把如意當救命恩人，心存感激，謝不絕口。

燕子飛拉着如意的柔荑小手，道：「如意，大恩不敢言謝，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恐怕一輩子也報答不完。」

如意領頭直向東行，聞言輕歎一聲，邊走邊說道：「小妹不敢奢求任何報答，祇要不恨我，能對我的家人手下留情就心滿意足了。」

燕子飛楞了一下，道：「你的家人？可否把話說明白點？」

「此非其時，以後你就明白的。」

「啊，對了，你是甚麼時候得知我們被困之事的？」

「兩天前就知道了，一則人手單薄，再則戒備太嚴，直至昨天下午才找到黑妞來幫忙，恰巧犬養王與五虎又往別處開會，於是決定下手救人。」

「那個洞窟太隱秘了，你怎麼會知道？」

如意見問，苦笑道：「實不相瞞，我的童年就是在天霸府度過的，那是我的家。」

一語驚四座，四人齊皆臉色大變，燕子飛愕然道：「難不成你是足見王之女犬養由美？」

如意搖頭道：「我不是犬養由美，而是前田惠枝。家父一直在王爺身邊做事，我們全家都住在天霸

府。」

「五虎之首的前田惠良是你甚麼人？」

「是家兄。」

「老天真會作弄人，前田惠良一再跟我們作對，却是你的親哥哥。」

「職責所在，他別無選擇，你不要忘記，我們之間也是站在敵對立場。」

「雖然立場互異，姑娘却再三援手賜助，子飛銘感在心。」

「銘感不必，但盼能高抬貴手，別傷了家兄。」

「姑娘多慮了，令兄武藝高強，沒人能傷得了他。」

「你能，你如果決心要殺某一個人，這個人一定活不了，起碼活不久。」

「好吧，我答應你，在我個人能力範圍之內絕不傷他，但也請奉勸令兄知所收斂，最好另投明主，切勿助紂為虐。」

如意長歎一聲，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家與犬養王淵源太深，兩家休戚與共，密不可分，小妹的所做所為，家人皆一無所知。」

這時已遠離天霸府，續向東行，嚴元伯道：「如意，我們要到福田家去，該轉彎了吧？」

如意道：「四位不能去福田

家，餓了三天，功力大減，萬一五虎找上門來，準會吃不了兜着走。」

「如此，我等將棲身何處？」

「黑妞給你們找到一個好地方，安全可靠。」

「可是，清善兄返轉後，找不到人怎辦？」

「這簡單，到地頭後，再派人回來跑一趟就行了。」

鎌倉已遠，身在荒郊，陶濤展目四顧，不見人烟房屋，道：「黑妞，還有多遠？在那兒呀？是個甚麼樣的地方？」

黑妞道：「快了，是一座廟，叫龍泉寺，住持龍泉大師也是中原人氏，二十年前落籍扶桑，是我遊玩時認識的，龍泉老禪師很高興能接待各位。」

如意忽然停腳步道：「這兒大概不會有危險了，小妹就送到這裡為止，我該回天霸府去了。」

燕子飛道：「且慢，子飛還想問妳一句話，犬養王與五虎開甚麼會？」

如意遲疑一下，含情脈脈地望著燕子飛，道：「照理我是不該說的，但又不忍使你失望，祇能告訴你一個大概，是討論護送寒蟬去江戶的部署細節。」

「這樣看來，寒蟬當真在犬養手中？」

「嗯，是五虎從五龍會取回去的。」

「這是為何，妳直接交給犬養就行了，何必兜圈子？」

「我是奉山本之命行事，必須先送往五龍會。」

「據說，犬養由美要嫁給織田介川？」

「在你而言，應該說是石貴妃下嫁織田介川。」

這事太離譜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面面相覷，狐疑滿面，燕子飛道：「妳說甚麼？出嫁的人原來是石貴妃？石太師答應嗎？」

「這是鎌倉，犬養王的地盤，他不答應也不行。」

「石玉娘貴為皇妃，這個狗王好大的胆子，他不怕觸怒天朝，派兵討伐？」

「別緊張，這祇是做戲，擺擺樣子，不會玩真的。」

「犬養王到底在打甚麼鬼主意？希望妳把話說清楚。」

前田惠枝猶豫再三，歉然一笑，道：「子飛，請體諒我的處境，說得已經夠多了，不能再說。不過，我倒可以告訴你們另外一件事，作為補償。」

「那一件事？」

「長島及福田二家的人，明天就要處決。」

這話彷彿晴天霹靂，把張一夫給嚇呆了，道：「惠枝姑娘，求求妳好人做到底，把時辰地點也說出來吧。」

如意幽幽怨怨地道：「這得由你們自己去打聽，你背叛黑龍會，却娶得如花美眷，我算甚麼，人家肯把我當朋友看待就不錯了。」

這話一語雙關，其意至明，祇要燕子飛肯答應與她長相廝守，她就會倒向情人懷抱，為愛犧牲一切。

然而，燕子飛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絕非寡信輕諾之人，言必由衷，言出必踐，寧斷不屈，寧折不彎，是他做人的一貫態度，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事，他是做不出來的。

因為，他太愛柳青青了，無論如何，他不能做出對不起她的事來。

說實話，他也很喜歡如意，但喜歡與愛之間，畢竟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

黑妞有好幾次想開口說話，終於又忍住沒有說出來。

如意稍作期盼後，輕輕一啣，頭也不回的走了。

燕子飛望着她美麗的背影，一臉茫然，若有所失。

黑妞實在憋不住了，道：「燕子飛，大家都把你捧上天，說你有

多了不起，我倒覺得你頭腦死板，冥頑不化，不懂得通權達變之理，如果答應了如意的婚事，一切的迷團皆可豁然開朗，一切的難題亦可迎刃而解，你這樣對待人家，她若惱羞成怒，麻煩就大了。」

「……」

燕子飛欲語無言，默然以對。

黑妞又道：「我知道，你這個人死心眼兒，說要娶人家，就一定要娶人家，怕傷了柳青青的心。其實，依我猜想，柳姑娘應該不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為了大局着想，假如我是她，一定坦然退讓，無半句怨言。」

燕子飛肅容滿面，正經八百的道：「黑妞，妳畢竟不是青青，須知旁觀者的想法往往會失之天真，婚姻是感情的事，不應該有絲毫利害因素存在，尤其是別有所圖的姻緣更不可取。」

見他如此執着，黑妞也無可奈何，望着嚴元伯，笑笑，未再言語。

\*\*\*\*

到達龍泉寺已是深更半夜。

這是一個小寺，祇有一個和尚，因寺內有「龍泉」而得名，住持是一位六旬開外，慈眉善目的長者，亦號龍泉，視燕子飛等人如鄉親故舊，招待甚殷。

張一夫用過齊飯後，已匆匆離

去，入城尋福田清善，及打探行刑的時間，地點。

燕子飛、嚴元伯、陶濤則在禪房內打坐行動，藉以恢復耗損的體力。

黑妞好人做到底，始終寸步不離的守在一旁，小心戒備，以防不測。

運氣三十周天，燕子飛已復元如初，步下禪榻，笑道：「黑妞，我看妳的身手心性，是天生闖蕩江湖的好材料，乾脆跟妳爹說一聲，別再上船了。」

「不上船幹甚麼？」

「闖江湖呀。」

「跟誰闖？」

「跟我們。」

「憑我的這點莊稼把式，成嗎？」

「不但沒問題，而且八成可以闖出一片天地來。」

從闖蕩江湖，又聊到別的，扯着扯着，越扯越投機，儼然多年故友，不知不覺的偎依在一起。

忽聞嚴元伯笑呵呵地道：「子飛老弟，叫你娶如意，你偏不，現在又打人家船女的歪主意，老哥發覺愈來愈瞭解你了。」

燕子飛忙閃開三步，道：「老哥別開玩笑，天地良心，我們談的都是正經事。」

「有何正經事？」

「如何劫法場救人？」

「劫法場的事，等一夫返轉，查明一切後再說，倒是寒蟬與石貴妃理當有所打算，及早行動。」

「子飛也是這樣想，堂堂大明皇妃，就算是一場假戲也不能讓犬養王給嫁出去，這成何體統，置吾皇威儀於何地？」

「老弟作何打算？」

「等福田、長島二家的人救出後，我們再無顧忌，便可放手一搏。」

嚴元伯道：「所謂放手一搏，還是要謀而後動，是再探天霸府，暗中行事？或是待犬養離開鎌倉後，在往江戶的途中下手？」

黑妞道：「再入天霸府，固非難事，但寒蟬在那裡，石貴妃寢居何處，却頗費周章，不若犬養獻寶送嫁時目標顯明，易於下手。當然，這時候戒備必嚴，兵勇亦多，也必須列入考慮，一定要有周密的計劃，與足夠的人手才行。」

言來條理分明，頭頭是道，儼然大將風範，沙場老手，那像個長年漂泊海上的船家女。燕子飛不由的多看了她幾眼，心頭疑雲重重。

本想進一步探詢一下她的身份背景，以及如何劫人奪寶，張一夫、老福田及時進入禪房，身後還跟着一位劍眉星目，鼻似懸胆，挺拔俊逸，英氣逼人，頭戴紅色帽



盔，身穿白色戰甲，令人一望即知是個精明幹練的年輕將軍。

福田清善向大家一一引介，原來這位白袍將軍正是織田信長面前的大紅人——羽柴秀吉（豐臣秀吉）將軍。

羽柴秀吉對燕子飛、嚴元伯執禮甚恭，畢恭畢敬的行了一個軍禮，以漢語說道：「見面勝似聞名，兩位果然是出將入相的棟樑之才，秀吉有緣識荆，幸何如之。」

口齒伶俐，氣宇軒昂，燕子飛與他一見投緣，互握著對方的手，久久不放，頗有相逢恨晚之慨。

嚴元伯道：「一夫，事情查的怎樣了？」

張一夫感然言道：「業已查明，明日午時三刻，就在天霸府後面的刑場公開行刑。」

「為何要公開行刑？」

「據說是狗王欲藉此鎮壓鎌倉子民，明天會強迫老百姓去刑場觀看。」

「現場可曾仔細勘察？」

福田清善道：「我去看過，三面矮牆圍繞，外面一片空曠，行動起來還算方便。」

燕子飛沉吟有頃，道：「合我們數人之力，如無意外，勉強可以把人救下，難在如何安全的將人運離刑場，他們在監獄中受困已久，體力必虛，可能連行走都大有問題。」

題。」

老福田道：「你們夜探天霸府的事，一夫已告知老朽，燕大俠的顧慮極是，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幸遇羽柴老弟，願拔刀相助，應可順利達成。」

嚴元伯道：「羽柴將軍能征慣戰，威名遠播，嚴某聞名已久，但要救的人多達十一名，在強敵環伺之下，每人頂多祇能背負一人，這……」

羽柴秀吉正容道：「不要緊，未將還帶來十二名孔武有力的武士。」

陶濤朝門外一望，道：「在那兒？」

福田清善道：「事情是這樣的，小老兒最初本想在鎌倉附近找個幫手，但既而一想，此地並無熟識的能人異士，功夫差的，那禁得起五虎砍殺，徒然白白送了朋友的性命。於是，決定專程北上，往江戶求告大將軍，詎料竟在途中巧遇羽柴老弟，他的十二名部將正在驛館歇息，隨時可以出動。」

羽柴秀吉道：「燕大俠，嚴總教頭，羽柴有一言願聲明在先，末將手祇能在暗中協助，不便公然露面。」

燕子飛錯愕一下，道：「這是為何？」

「因為末將此來另有任務，現在還不能跟犬養王正面衝突。」

「將軍有何任務？」

「秀吉是奉大將軍之命，前來迎親迎寶的。」

「迎寒蟬，娶犬養由美？」

「是啊，燕大俠怎麼知道？」

「有一位近衛十郎，將軍認識吧？」

「認識，是大將軍麾下重臣，早在十天前便由江戶來此，至今音訊全無，幕府方面正為此焦急不已。」

燕子飛將所知之事，原原本本告訴他，道：「我看將軍這一趟是白跑了，子飛願據實相告，此來扶桑的目的之一便是追回寒蟬。」

羽柴秀吉道：「末將斗胆直言，請燕大俠收回成命，使犬養獻寶送嫁之舉順利成行。」

「為甚麼要這樣做？莫非大將軍當真欲以寒蟬醫熱疾，自觸霉頭？」

「當然不是。」

「那是想娶石貴妃，看大明的笑話？」

「言重了，大明天威，扶桑不敢冒瀆。」

「那麼，究竟目的何在？」

羽柴秀吉探看門外，見空無一人，這才小心翼翼地道：「見真人不說假話，犬養王擁兵自重，早懷異志，大將軍迫於無奈，決定藉此

將他誘入江戶，伺機下手除奸。」

燕子飛想了想，道：「此計甚善，原則上本俠不反對，不過，你得先答應我一個條件。」

羽柴的確是個厲害角色，燕子飛話未出口，便說出答案來，道：「燕大俠，請勿多慮，寒蟬保證原璧歸趙，石貴妃絕不冒犯。另外，末將也有一個不情之請，尚祈燕兄成全。」

投桃報李，燕子飛也馬上跟他玩了一個智力遊戲，將羽柴的要求一語道破：「沒問題，誅滅犬養，為民除害，燕某等責無旁貸，自當全力以赴。」

「如此，末將就此告辭了，關於救人的事，諸位一旦做成決定，祇要知會一聲，願隨時應命。」

「羽柴兄這樣急迫，可是要回去派人往江戶送消息？」

「不錯，叛王的計謀，幕府所知不多，如今情況已大致明朗，必須做更周詳的準備。」

「是有此必要。」

「告辭。」

「不送！」

萬曆九年，正月初一。

這在中原，是一年一度最歡樂的大日子。

中。

正午剛過，兩側的矮牆下，便擠滿了被迫來觀刑的人。

另一邊矮牆前，豎着十一根碗口粗細的木柱，每一根木柱的前面，最少站着兩名兇神惡煞般地兵士。

正對面，也就是天霸府後方，搭起一個臨時棚架，擺着三張桌椅。

四面都有人把守，將圍觀的人推擠到一個小範圍內。

棚內空無一人。

人犯亦未到場。

天霸府的後門，突然被人打開了，拱橋上響起一串鍊鐐叮噠之聲，空氣中充塞着刺鼻的糞便氣味，福田、長島二家十一口，在五龍會的四名九段高手前導，數十名兵勇押送，五虎殿後掠陣的情形下，緩緩地步下拱橋，進入刑場。

十一人的雙手兩腳，皆血漬斑斑，脖子上的鍊子被人牽在手中，形容狼狽，一身污穢，簡直猶如不如。

個個皆虛弱不堪，舉步維艱，幾乎是被人牽着脖子走，圍觀之人掉淚者有之，掩鼻者亦有之，更多的人別過頭去，不敢正視。

刑場左方人羣中，靠近木柱的那一邊，有三個人則一直密切注視着場中的一切，正是燕子飛、張一

夫與黑妞。

人犯已至近前，排在第一號的是張一夫的老父長島先生，張一夫睹狀痛不欲生，擰身就要往外衝，被燕子飛給拉住了。

「燕大俠，小弟憋不住了，跟他們拼啦。」

「一夫，小不忍則亂大謀，嚴總他們此刻可能尚未準備完畢，進入預定位置。」

「我豁出去了，再等就會發瘋。」

「要等，一切應照原定計劃行事，不可莽撞。」

人犯已至柱前，將手脚上的鍊鐐纏繞在柱子上，脖鍊至少纏繞三匝，連呼吸都有困難。

劍子手已就位，一共兩名，分站左右，赤膊芒履，古銅色的皮膚閃閃生光，兩把明晃晃的大砍刀貼放肘後，雙腳齊肩而立，不言不動，有如兩座小山，兩尊煞神。

五虎及四名五龍會的九段高手已歸位，卓立棚架兩旁，前田惠良昂首望一望天色，朗聲吆喝道：「有請王爺！」

「有請王爺！」

「有請王爺！」

拱橋上，後門內，有人接腔，一直傳至天霸府內。

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身後緊跟着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兒子犬養四郎，一個是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

三人分賓主坐定後，犬養王目光如電，凝注在張一夫的妹妹，及福田清善小女兒的身上，一逕大步走下棚架，停在二女面前五尺許處，下令道：「拿水來沖。」

犬養令出如山，武士急如星火，提來四桶水，當即兜頭蓋面的澆下去。

雖然剃光了頭，儘管受盡煎熬，依然難掩清麗動人的體態，與艷光四射的本質。

犬養堪稱是獵艷好手，老遠就能發現寶藏，瞧着沖去糞便後的美人，流露出一臉惋惜之情，道：「快鬆綁，給我帶回府裡去，這麼標緻的妞兒，砍掉人頭多可惜。」

足見王簡直不知羞耻為何物，就在大庭廣眾之前，撕破二女的胸衣，亂摸一通，在一陣陰陽怪氣的狂笑聲中，退回棚架內。

燕子飛引頸遠眺，見嚴元伯、福田清善、陶濤也夾雜在另一邊的人羣中。舉起一個手指頭，問對方是否業已準備妥當，嚴元伯緊握右拳作答，表示均已就緒。燕子飛再舉起兩手指，嚴元伯仍以握拳回答，燕子飛知道羽柴秀吉等人，也進入接應的預定位置。

「行刑！」

犬養聲洪氣壯，震懾全場，場中登時肅靜下來，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千百隻眼睛皆投注在木柱上。燕子飛等人向前移動了幾步。

兩名光頭少女已被放下，正在鬆解鍊鐐。

另二人亦被劍子手解下來，喝令跪地待斬。

劍子手身旁有一水桶，伸手舀了一把涼水，洒在人犯的脖頸上，還用刀背輕輕拍了幾下。

據說，這一舉動大有學問，被砍的人經此一拍，骨節鬆軟，易於下刀，多數劍子手皆有此習慣性動作。

傳聞，有一個秀才犯案被斬後，曾託夢給行刑的劍子手，並贈打油詩一首，其詩如下：

頭上清風過  
心內滾油澆  
重車走十里  
才把心死了

此事純屬市井傳言，鄉裡談助，是否確有其事，則無從考證。

話說二女鍊鐐已解，全身半裸，但仍未離開現場，是犬養存心要他們看一看親人人頭落地的慘狀，以收恫嚇之效，好任他擺佈。

劍子手刀已舉起，大喊了一聲：「嗨！」



## 上文提要：

玄小龍與師妹王彩雲終於見面了，兩人心情激動，對收復大龍幫基業，師妹確是一把好幫手。玄小龍、王彩雲、朱光遠三人快馬馳入南京，恰遇被李濤等人擠兌的前舵主時運生，經時運生透露，方知南京分舵丘泰來手下的李濤為殺玄小龍已請來「中原刀精」童貫一，經約戰，雙方即將大戰一場……

文·疾飛  
辛·可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 龍吟鳳鳴下天山



湖上水牢露人頭 心急施救中敵計

那一團劍光直往敵人罩去。童貫一騰身一半急刹車，他雙袖猛甩，有冷芒出現，半空中一陣金鐵撞擊，宛如一串碎炮聲，他還真的閃躲得快，全力攔阻之下，他滾地三尺仍未停。

玄小龍就在此刻落下地，不料這姓童的陰毒之極，他全身滾動中，突然右腿奮力斜踢過去，玄極了，他的腿上會甩出一把尖刀來，直往敵人的身上切過去。

玄小龍把注意力集中在童貫一的雙袖，因為童貫一的雙袖阻敵中，有刀在袖中……

玄小龍幾乎毫無躲閃的工夫，眼看着冷芒上身，他回劍不及，祇有咬牙去承受。

「咻」的一聲，玄小龍的膀上冒出鮮血來了。

「啊……」

玄小龍也忍不住一聲淒叫。於是，王彩雲就在這時候飛過來了。

有兩隻長袖抖向王彩雲，王彩雲冷叱一聲：「找死！」

祇是這一句話，她的人忽然消失了，童貫一歪身斜出一大步，王彩雲駢指疾點在童貫一的風穴，令童貫一猛的吃一驚，他的右腿猛一麻，忽的一道電芒閃過，就聽「卡」的一聲響，童貫一仰天長嘯。

「啊……」

好一條大腿被一劍削落在地上。

原來玄小龍挨一刀剛彎下腰，見敵人一腿收得慢，這種機會怎可錯過，他猛的一劍砍下去，童貫一立刻痛得單腿跳。

那鮮血幾乎是泉湧，童貫一跳了三五次，他猛吸一口氣，單腿一跳三丈遠，一路往附近矮林中逃去了。

人到那種時候，祇求保命，甚麼銀子也忘了。

王彩雲沒有去追殺童貫一，她關心的是玄小龍。

玄小龍卻已指向朱光遠，對王彩雲道：「師妹，快去助朱叔一把……」

王彩雲拋給玄小龍一包傷藥道：「你快數上去。」

她不及多言，一個身法撲近朱光遠與敵人楊遠山。

楊遠山已佔上風，朱光遠肩頭在冒血，眼看着朱光遠被楊遠山逼到江邊要下水了。

王彩雲忽的飛躍而來，楊遠山還未發覺，頓覺肩井一個麻痛，他錯身揮刀稍遲，朱光遠的刀已切過他的脖子根！

朱光遠果然快刀，這一刀就大出楊遠山之意外，就聽「絲」的一聲響，一股鮮血自楊遠山的脖子上往

外標！

「轟」一聲，楊遠山摔趴在路邊就沒再動一下。

王彩雲也為朱光遠下刀準又狠而心悸，她還在吃驚，朱光遠已奔到吃力動又動得遲緩，想叫又叫得聲音低的于真面前。

于真當然看到朱光遠帶刀衝來，但他就是舉槍慢了一大拍。

朱光遠下刀不留情，一刀捅進于真的肚子裡，他不力用的絞刀把，絞得于真張口吐出一大口鮮血來。

這光景看得王彩雲也半遮面，她走向玄小龍去了。

朱光遠殺了于真不歇手，他奔到正自以性命相搏的時運生與李濤兩人身側來。

這兩人早就流血了，那時運生挨刀不吭聲，他殺得更為瘋狂了。

李濤還沒發覺這裡祇有他一個活人了，等他覺得刀風在腦後有聲，心中暗一驚，立刻拔步側旋，舉刀回殺，不料朱光遠幾乎已貼上他的身子。

朱光遠的雙手並舉，他與李濤面對面，那李濤突然間雙目凸出，張大了嘴巴直噎氣。

朱光遠卻衝着李濤哈哈笑，那個笑是帶着一種快意恩仇與殘酷的意味。

李濤的厚背砍刀「噹」的一聲跌

落地上，到了這時候才發覺朱光遠的刀已緩緩的從李濤的脅下拔出來，便也帶出一股子鮮血往外標濺！

當朱光遠剛拔出刀，李濤的身子尚未倒下去，時運生一聲怪叱，側面一刀直劈過來，他幾乎把李濤的頭砍掉。

「轟」的一聲，李濤倒下了。

於是，十丈外的十個大漢舉刀便奔過來了。

他們也看到這一幕真相，便是總舵花銀子請來的「刀精」童貫一與總舵兩大護法也逃了一個死了兩個。

祇不過他們沒得到命令，才沒圍殺過來，今見這光景，他們的凶性大發，齊聲狂吼！

「殺呀……」

十個大漢往這邊奔，朱光遠與時運生握刀準備痛宰他們了。

忽的一團青影拔地而起，祇三個起落間，已迎上衝殺而來的十個大漢。

青影正是王彩雲，她本在玄小龍身邊的，見這批人來勢急又凶殘，她迎上去了。

在她的後面，朱光遠與時運生跟上了。

祇見王彩雲的身法宛似蝶入花叢一般，她舉手投足甚為好看，繞着這些人就如幽靈在虛現，隨之就

見幾個大漢口中發出「吭」聲不動了。

不遠處，玄小龍撫掌道：「五爪佛穴手，師妹呀，許久沒見你這一手絕活了。」

是的，王彩雲第二次把這一手點穴的絕技使上了，第一回那是在黃浦江岸邊，那時候她與「鐵拳」皇甫高良在一起的時候，對付敵人而使出來的。

王彩雲以「五爪佛穴手」把幾個惡漢制住，她實沒殺他們之意，但後來的時運生火大了！

時運生在南京分舵吃閒飯一年多，受了不少窩囊氣，便是這十人也惹不起。

既是惹不起，就得受他們的氣，時運生是智者，他的外號叫「賽諸葛」。

時運生江邊去釣魚，他是眼不見為乾淨的把自己孤獨起來了。

如今他這是否極泰來，時來運轉，豈肯放過這些人，更何況他此刻已知道他們原來是海盜。

時運生咬牙切齒的出刀了。

他出刀的架式也嚇人，就好像拿刀逛了西瓜園，這幾個人不能動，也不能躲，眼睜睜的看着時運生的刀砍來。

時運生就像砍西瓜，他刀刀砍在人頭上發出颯颯的怪聲來。等到王彩雲把十個大漢剛制

完，她猛回頭，幾乎不敢直視，因為時運生與朱光遠已把這些人殺死了。

死人應該倒下的，可是這十人各有姿態不同，人已死穴受制，一時間還站着，祇是鮮血順着身子往下流。

王彩雲急忙走到玄小龍身邊去了。

那時運生砍了這十人，他站在這些死人附近仰天哈哈狂笑不休。

朱光遠明白，時舵主這是在發洩，他的窩囊氣受得太久了。

朱光遠是過來人，他當然明白這一點，所以他跟着時運生笑了。

\* \* \*

這兩人大笑之後又流淚，拭着眼淚走到玄小龍身前，玄小龍已站起來了。

玄小龍的膀上挨一刀，他還莫名其妙的好想不通，因為那「刀精」童貫一的雙手各有快刀一把，當時他無法往自己這兒殺，為甚麼這膀上會中刀？

玄小龍以為這姓童的刀法了得，他迎着來的時運生與朱光遠兩人。

朱光遠最關心玄小龍，他見玄小龍褲子一邊染了血，急問：「少主，怎會傷的？」

玄小龍帶着幾分不解的搖搖



頭，但他指指地上的一條斷腿道：「不吃虧，我砍了他那踢我的一條腿……」

朱光遠一聽，忿怒的抓起重貫一的那條斷腿就要往江中拋去，中途他「噫」了一聲不拋了。

朱光遠把斷腿褲腿抽掉，立刻間，他發現小腿上還有一把尖刀扣緊在小腿一側，上面附有兩根彈簧帶，可以伸縮收發自如。

朱光遠驚怒的道：「少幫主，你們看，這刀就在姓童的腿上，他有三把刀呀……」

玄小龍嘿然笑了。

「如果近身肉搏，必然中了他的毒謀……」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一開始我就同他保持距離，因為他自以為『刀精』，我想看看他精在甚麼地方，不料我還是中了他一刀！」

王彩雲道：「咱們去哪裡呀，小龍哥？」

玄小龍見黃昏已罩大地，江上漁火已燃，便向時運生道：「時叔有甚麼主意？」

時運生道：「南京分舵的大船裝箱出海去了，浦口對岸是大空船，另有三艘快船在分舵附近岸邊。」

他忽的一笑，又道：「正的死了我這副的當家了，不是有酒菜等着他們回去吃喝嗎？哈哈……」

哈……」

他對玄小龍哈哈笑道：「也是收復南京分舵的時候了，少主……」

朱光遠道：「分舵咱們的老幹部們……」

時運生道：「回去，有的老幹部都分派在快船上，咱們先回分舵附近碼頭上，把老幹部召集起來，然後打進分舵堂口，如何？」

玄小龍一聽，點頭同意道：「就由時叔的安排，咱們封了南京分舵，就可以去高郵了。」

王彩雲是不會有意見的，她如今緊緊地守在玄小龍身邊，一副小女人的樣子。

\* \* \*

時運生四人就快走到江岸石堤邊了，那兒距離安家巷祇不過一箭之地，岸邊有三條快船停靠着，有九個漢子剛剛吃過飯，飯碗還在上拿着。

時運生過去了。

玄小龍三人就在他的身後，那時運生站在石岸上雙手叉腰一聲吼叱。

「都給時大爺滾出來！」

他這麼一吼，引得三條快船上的幾個大漢回頭看，有個大漢哈哈笑道：「喲，是副座呀，是不是沒吃飯呀，沒關係，我為副座裝一碗，你等着……」

時運生叱道：「你以為時大爺是叫化子呀，娘的！」

那人頭一抬道：「那是副座你說的，哈……」

另一船上有人開口了。

「嗨，時副舵主，你不去夜釣，跑來船上幹甚麼？這裡可沒有你的事呀！」

時運生道：「老子再說一遍，你們統統快上岸，那個不聽我的話，看我宰人吧！」

立刻間，有七個大漢哈哈笑。

又聽那人叱笑，「去，去！你有舵主的手令嗎？你他娘的是不是瘋了？」

「氣瘋了，哈……」另一人接上這麼一句。

朱光遠走過來，他冷笑道：「各位，你們的海盜舵主已經完蛋了，他與兩位大護法還有十名殺手，一古腦的正躺在那面江邊上，你們何不去瞧一瞧？」

他這話立刻又引起七人的大笑。

他們絕不會相信朱光遠的話，以為朱光遠唬人。

「噲」的一聲，時運生的刀拔出來了。

就在他要砍人的時候，有兩個半百老人急忙奔上岸，兩人左右攔住時運生。

有另一老人也過來了。

「時爺，別衝動，咱們知道你的心情，別動刀，這不是鬧着玩的，咱們都在忍氣吞聲呀！」

時運生道：「出頭天了呀，你們快把老同夥們召集起來，快來先見見少幫主……」

「少幫主？」三人齊聲叫起來。

時運生轉而指向玄小龍道：「老幫主之子回來了，這件事咱們知道得太晚了。」

有個老人問道：「李舵主他們呢？」

時運生道：「已被咱們砍死在江邊了……」

「這是真的？」

大夥全聽到了，船上有七名大漢忙取傢伙，有人大吼：「造反了！」

朱光遠道：「大龍幫萬歲，兄弟們，消滅海盜們呀！」

他不客七人拿傢伙，當先舉刀殺上船……

朱光遠出刀真夠快，這些人豈是他對手，早被他殺死殺傷三個！

另外四人分別往自己的快船上逃，不料另外兩條快船上的漢子們一大半是大龍幫的舊部……

四個漢子剛逃到船上，早被另外七八人圍打得抱頭往江中跳去！

時運生見這光景，他對玄小龍道：「少主呀，兄弟們的怨氣爆發了……」

立刻，三條快船上的漢子們跳上岸來了。

有人大叫：「少幫主在哪兒？」

玄小龍走過去，身邊有個王彩雲。

時運生對大伙道：「兄弟們，水上大龍幫的力量已快完全收復了，收拾收拾，咱們往安家巷去。」

安家巷乃南京分舵所在地，大伙一聽精神大了。

朱光遠見大伙圍着玄小龍不願離去，心中也是難過，不由對大伙道：「回去堂口，咱們大伙再慶祝……」

於是，三條快船上的漢子們集中起來了，三條快船上一共各有六名是舊部，大伙擁着玄小龍四人，直往安家巷走去。

這時候，天色已黑了。

玄小龍的膀上有刀傷，但他卻一點也不在乎，他以為眼前都是大龍幫忠心之士，他們受的苦比之自己的這點傷又是太多了。

\* \* \*

時運生走在最前面，安家巷這地方他最熟悉不過，這時候安家巷中有的門口已掛了燈籠，抬頭看，那個大院門前兩盞大燈籠最是亮，那正是「南京大龍幫分舵」的地方了。

時運生開門不用手去推，他一

脚踢開兩扇大木門，院子裡正有兩個漢子挽着馬料桶往馬房走，猛抬頭，見是副舵主時運生。

這兩人是乃是大龍幫舊部下，見是副舵主，立刻迎過去道：「時爺，他們人去江邊決鬥了，你這是……」

時運生當然認識這兩個人，他重重的道：「屋裡還有甚麼人在嗎？叫他們都出來……」

這時候，朱光遠與玄小龍、王彩雲三人也進來了。

兩個漢子看了時運生身後的人，一人對時運生道：「時爺，有力量的人隨大船出海去了，還有的人去江邊，家裡面祇有灶上三個人同我兩人在……」

時運生道：「那些出海的人，他們運的甚麼？」

那人聽了直搖頭，玄小龍的身後立刻走進十五個漢子來，這些人全是剛由快船上下來的。

朱光遠對大伙道：「你們大家聽着，趕快進去搬東西，糧食最要緊，帳房的銀子都搬走，一切全部搬上船，咱們連夜順流而下。」

他指着馬房，又道：「這兒一共多少匹馬呀？」

那漢子正在驚訝，怎麼發生這事情，聽了朱光遠的話，他急忙回報！

「這兒一共七匹馬，大車也有

四輛，其中兩輛大車就是運的大箱子，就是不知箱中運的是甚麼。」

朱光遠對時運生道：「時兄，眼前都是咱們舊部屬，如何把人員分派，由你安排了。」

時運生對大伙一聲吼道：「都過來，先見過咱們的少幫主。」

這時候大伙又向玄小龍見禮，玄小龍心中激動，他對大伙道：「各位大叔們，咱們有力量，力量集中，在高郵湖，原來的大龍幫中兩位副座之一的石大叔，他正在高郵湖上練水軍，等着咱們回去了。」

有人吃驚道：「石副座也出現了！」

原來大龍幫有兩位副幫主，玄劫在的時候，兩位副座分別是丘泰來與石敢當兩人擔綱。

祇因為丘泰來力求表現，而石敢當是個毛張飛，他有話不在心中放，開口總是得罪人，所以不少事情玄劫便找丘泰來商量，豈料石敢當才是忠心的人。

石敢當就看不起丘泰來，不怕說話得罪人，江湖上這類人物最吃虧，逢迎拍馬的人才吃香。

\* \* \*

此刻，大伙才知道那李濤、于真、楊遠山已死在江岸上了，便是請來的「刀精」童貫一，也斷了一腿而逃。

有個漢子是灶房的人，他哈哈

笑着對時運生道：「石爺、少幫主，你們餓了吧，一桌上好的酒菜，原是李濤那海盜吩咐咱們備下的，如今正好擺上桌。」

朱光遠也頓覺餓了。

「那就快去收拾呀！」

玄小龍道：「且等一等。」

大伙聽少主叫等一等，都把目光轉在玄小龍的身上來，就聽玄小龍道：「這裡有酒嗎？開鑼，把菜再弄些，咱們與大龍幫的人先乾幾杯吧！」

大伙一聽，樂了，有幾個還跟三個灶房的人去幫忙了。

有人先把大門關起來，房子裡燈火通明，正屋三張大桌子，大伙圍着先喝酒。

南京分舵有進帳，銀庫存了幾百兩，另外還有銀票幾大張。

玄小龍吃酒高了興，他吩咐每人發銀十兩，叫大伙先高興。

那朱光遠與時運生當然照辦不誤，等到酒醉飯飽之後，已是二更天了。

朱光遠對玄小龍道：「少主，我帶兩組人去邑江門，咱們的馬匹還寄在棧房呀……」

玄小龍三人來自鎮江，其中一匹馬還是老鳳翔金子店的東家贈送的。

玄小龍道：「咱們以後有用處，快幫人把三匹馬拉到此地，此



地留人看馬匹。」

玄小龍也不忘老鳳翔金子店送的那套首飾，那可是送給師妹王彩雲的。

朱光遠帶走兩個人去牽馬，這兒由時運生把分舵的庫房抄了個乾淨，真有一天丘泰來率人找來此地，他甚麼也撈不到了。

二十個漢子搬東西，吃的用的往船上運，前後院二十七間房中的東西搬一空。

忙到接近三更天，朱光遠也把三匹馬拉回來了。

朱光遠把個小包交在玄小龍手上，笑笑道：「這是送給王姑娘的東西，少主呀，你自己小心保管啦！」

那包東西就是一套首飾，玄小龍接過來，他拴在腰帶上，笑對王彩雲道：「師妹，你的呀！」

王彩雲半帶羞怯的一笑，當先往門外走了。

大龍幫南京分舵的大門關起來了，門上一把大銅鎖，就等他日再來人了。

玄小龍對時運生道：「咱們立刻上船，連夜往高郵，需知等到官家發覺江邊死了那麼多的人，必會惹上不必要的麻煩了。」

時運生自然也同意，朱光遠跟在後面走，一行人奔到岸邊的快船

上。

那朱光遠對時運生道：「這些船均是南京分舵的船隻，每條船上的設備你清楚，你以為那一條船上住人最舒適愉快？」

時運生立刻明白朱光遠的意思，他笑笑。

「那當然是舵主常坐的快船最舒適……唉……」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一年多前，那船是我的，一個月有一半日子我在船上，這一年多我被他娘的李壽給老子架空了，船便也自然由他接收去了。」

朱光遠道：「掌舵老手你選三人，那就由少幫主同王姑娘兩人去乘坐，咱兩人一人一條，湊合着吧。」

時運生當然無話說，他在岸邊呼叫了。

「王二麻子，你過來……」

有個紅臉麻子的高高興興的過來了，黑天半夜看不清他的臉上有麻子，這人已奔到時運生面前。

「時爺，你叫我二麻子呀……」

時運生道：「挑三個會掌舵的上舵主的船上，另外派個乾淨俐落的，跟了少幫主、王姑娘時候，這一路水程去高郵，別叫少幫主不高興。」

王二麻子笑笑。

「時爺，這件事情你放心，舵

主的船就在那一邊，這兩天請來的吹牛大王叫『刀精』的，那老小子就是用舵主的快船請來的，上面收拾得舒服啊。」

時運生已對玄小龍道：「少幫主，你同王姑娘一條船，我與朱光遠各負責一條船，咱們這就放船。」

玄小龍很高興，他如果不是受了傷，此刻有多好，此時放船，他就可以同王彩雲兩人併坐船上暢談過去的日子，欣賞着江上夜景了。

玄小龍的心中還有個影子一掠而過，那個影子便是太湖雙嬌的丁梅姑娘。

丁梅姑娘對他玄小龍那可是出自真心的愛情，便石頭人也會動心，何況是玄小龍。

王彩雲跟在玄小龍身後上了這條收拾得十分乾淨的快船，這時候又有兩個漢子走上船。

那王二麻子對玄小龍一笑道：「少主爺，我特別把這兩人找來你船上，這一路由他兩人侍候着。」

他衝着兩個正自微笑的漢子道：「你們自己向少主報個名來吧！」

這兩人幾乎搶着報名。

「我叫楊九子。」

「我叫崔老十。」

玄小龍道：「辛苦你們了。」

那王二麻子一聽，笑道：「累

死也高興。」

玄小龍一怔道：「怎麼說？」

王二麻子道：「少主爺，這一年多真叫人不自在，那種抬頭看到別人腳板底的日子，實在氣死人，娘的，王八好當氣難受呀……」

玄小龍道：「快了，出頭天，翻身日就在眼前了，咱們這是在幹甚麼的，到了高郵湖，你們就明白了。」

王二麻子衝着船上另外三人吼道：「時爺的吩咐，挑會掌舵的來侍候咱們少主，我把你三人找來了，娘的，別砸鍋，我無法向時爺交代。」

正在扯帆的大漢道：「你二爺的交代，咱們加倍小心，二爺你去時爺那兒吧，船就開了。」

誰說王二麻子盡幹些王二麻子的事，這位二麻子爺不一樣。

先是看看船尾的鍋灶，再看船上備的糕點與老酒、金華火腿帶醬肉、冰糖蓮子帶棗糕，再低頭看艙內，艙中的設備更高尚的，西湖緞被共三床，一邊放了兩隻大木箱，他對玄小龍道：「少主爺，進了艙中有箱子，夏秋睡的睡衣是薄棉的，冬春睡袍是絲棉，還有個箱中我記得那李壽放的白銀子，你看了就知道。」

玄小龍笑笑道：「王二兄，你忙去吧，我受了點刀傷，有地方驗

一下就夠了。」

於是，王二麻子站在船上衝着另外兩條快船大聲吼：「兄弟們，使把勁，這就放船了。」

放船，那是南京船家的口語，別的地方就不一樣，別的地方叫開船。

三條快船解了纜，利時間到了江中間，這才剛放船不到半個時辰，南京江岸的漁火已看不見了。

三條船直放下游，準備着過了鎮江轉往內河高郵湖。

玄小龍的膀上不痛了。

王彩雲懷中有靈藥，這時候關上艙門最方便，玄小龍剝了衣褲便由王彩雲為他再把藥敷上。

那可是最好的止痛傷藥，沒多久，玄小龍就睡着了，他發出微微鼾聲來。

快船江中很平穩，三條快船魚貫行駛在江心中，大約就快五更天了，玄小龍突然覺着一股子桂花香味令他的心中一緊。

玄小龍不假睜眼，因為他祇要醒過來，便明白這股子桂花香味來自何方了。

那當然是來自王彩雲的身上。

王彩雲乃「天山飛鷹」王子正自小把她抱上天山養大，王子正在她小的時候便立意改換王彩雲的體質。

王子正乃真正有能耐的高人，當年白蓮教大護法絕非吹牛泛泛之輩。

王子正調教女兒的功夫，也改變了王彩雲體質，自從玄小龍十一歲不到去天山，他就與王彩雲在一起學功夫，王彩雲每次有汗水，就會有一股桂花香味飄出體外。

如果王彩雲不出汗，那要仔細的聞才知道，但要是王彩雲解開衣衫，那種桂花香味便四溢了。

玄小龍不但聞到那種桂花香味，他也覺着身邊好像有一隻小綿羊，軟綿綿的在身邊不動。

玄小龍動了。

玄小龍先是故意的半側身，受傷的地方朝上面，另一臂便壓在那小綿羊的身上了。

滑滑的、溫暖的，玄小龍心中一緊。

一邊睡的王彩雲，她把上衣脫掉了，蓋的被子半遮身，斜身縮在玄小龍身邊。

當玄小龍一臂壓過來，正巧兩人面對面。

玄小龍閉着眼，王彩雲也一樣不睜開。

這兩人如果能睡得着，明日太陽西邊出。

先是，玄小龍緩緩的把手臂往上滑，他的大手移到王彩雲的秀髮上。

王彩雲的眼閉得更緊了。

她實在緊張，因為這是兩人從未有過的親近。

王彩雲的身上不但飄出桂花香味來，她的身上還有聲音，那聲音是「咚咚咚咚……」的響。

玄小龍就明白，師妹在緊張了。

玄小龍也想到兩個女人，那便是金申如玉。

金申如玉就不會心內發出「咚咚」響，金申如玉是主動的。

另一個女子便是太湖雙嬌丁梅了。

他與丁梅兩夜夜遊黃浦江，兩個人抱上一夜到天光了，他兩人是自然的擁抱，充滿了感性的相擁。

然而，此刻就不一樣了。

玄小龍就以爲師妹太過嫩草了，她甚麼也不懂，好像個無奈的小綿羊被野狼困在斷崖上等宰食了。

當然，玄小龍並非野狼，他愛師妹還來不及呢。

輕悄悄的，玄小龍用唇去吻着王彩雲的額頭，王彩雲仍然沒有反應。

她應該有反應的，她至少發出聲音吧……

她沒有聲音，她怕玄小龍給嚇跑掉，她的唯一反應是不動。

不動，而對方又知道你是清

醒，那表示甚麼？

那當然表示你默許了。

玄小龍的動作斯斯文文的在進行着……

他先是慢慢往王彩雲的額下吻，然後是鼻尖，然後是兩額。

王彩雲一直不說話。

王彩雲仍然閉雙目。

這時候如果有人以爲她仍然未清醒，這個人才真正的沒頭腦，笨蛋才會相信。

漸漸的，玄小龍的雙唇熱呼呼的吻上王彩雲的俏嘴上了，玄小龍突然發覺，師妹的雙唇滾燙。

王彩雲早就全身熱呼呼的了。

祇不過王彩雲仍然沒開口，她祇是任由玄小龍親她，這模樣令玄小龍忽然想笑。

他爲甚麼想在這一點笑，那當然是有原因的。

他忽然想到他的初吻了。

玄小龍的心中在哈哈笑了。

王彩雲終於有了反應，她如果仍然不爲所動，便是過份的做作了。

王彩雲的反應是伸出一手來，輕輕的放在玄小龍的下巴下方，她迎合着吻上去，然後她又發出嚙語似的「唔唔」兩聲。

「彩雲妹……」

玄小龍頓覺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人了。



「小龍哥……」

「我們已經長大了，我們不再是追逐山林間的青梅竹馬，我們已經……」

玄小龍吻得更加有力量，有味道了，那是一個姑娘難以抗拒的誘吻。

快船在江面疾馳，偶爾江浪拍擊發出「撲通」聲，隨之便是三幾聲的水花濺碎，在這深夜中聽起來倍感無奈。

天亮了。

其實天在一個時辰之前就亮了，祇不過船上時候玄小龍的兩個人輪流守在艙房門外，聽不到任何聲音，便祇好乾瞪眼。

船上的另外三人也是小聲細語不叫喊，怕的就是驚醒了艙中睡的兩個人。

再看船頭上，稀飯大餅還有三盤菜，可就是無人去動一動竹筷，他們等着玄小龍起來才會吃早飯。

玄小龍與王彩雲怎知外面五人等着他兩人吃飯，那玄小龍因為有傷在身，五更天才與那王彩雲相擁而眠，外面無響動，他兩人便睡得濃極了。

就快近午了，附近快船上傳來吼叫聲。

「鎮江快到了，告訴少幫主一

聲……」

這是朱光遠的吼叫，快船上的這人這才走到艙門口，輕輕的拍過艙門道：「少幫主，醒醒……」

艙房內傳來玄小龍的聲音道：「天亮了嗎？」

守在艙門時候的乃是楊九子，楊九子五人尚沒吃飯啊。

「回少幫主的話，近午了。」

「呀」的一聲艙門拉開了，玄小龍當先走出來，果然快日正當中了。

「怎麼，我們睡到近午了……」他發現船頭上擺着吃的東西，

笑笑道：「午飯也已備妥了……」

楊九子道：「回少幫主的話，那是大伙的早飯，大伙都還沒吃呢。」

玄小龍一怔道：「你們為甚麼不吃？」

笑笑，楊九子道：「少幫主與王姑娘沒吃，我們下屬怎可以先吃……」

玄小龍道：「你們在工作，我們睡大覺，怎可以等我們先吃？不可以……」

他對船上五人又道：「你們馬上開飯，多加幾樣菜，我兩人也與大伙一齊吃。」

他把王彩雲也叫到船頭了。崔老十馬上托了個木盤子，上面放得有酒有菜還有一盤南京桃

子。

「少幫主，回艙中來吃吧……」玄小龍一看搖搖頭道：「拿過來，咱們大家一齊吃。」

楊九子道：「少幫主，這是規矩，幫中的尊卑有定規，兄弟們不可逾越……」

玄小龍道：「這是甚麼時候了，大龍幫的基業沒收復之前，我們大家沒分別，你們別再說了，一齊圍過來吃吧。」

大伙一聽直感動得想哭，那王彩雲已在裝稀飯了……

楊九子幾人也祇得坐下來了，忽又聽得附近快船上，朱光遠大聲叫了。

「請示少主呀，可要在鎮江稍歇？」

玄小龍也聽見了，他站起來把手指向西邊，那是要船往內河馳去。

玄小龍來過這條河口，他的船隊還在高郵湖上操演啊。

於是，三條快船轉了向，直往內河駛去。

這三條快船行得快，過了江都不到半日，前面已是高郵湖了，那朱光遠的快船跟在玄小龍的快船後，兩船相距二十丈，就聽朱光遠高聲指着前面，對玄小龍的快船大聲的叫喊。

「把船放慢了。」

玄小龍的快船上，楊九子把話往艙內報告。

「少主爺，朱舵主叫咱們放慢了等他……」

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走出艙門外，玄小龍回頭看，果見朱光遠的快船加速來了。

玄小龍命掌舵的把船放慢，立刻前桅落了帆，朱光遠的船已追上來了。

兩條快船併着行，朱光遠在兩船貼近的時候跳到玄小龍的船上來了。

朱光遠走近玄小龍，他重重一抱拳道：「船到高郵湖，你率船隊慢慢往洪澤湖駛，我此刻先去洪澤分舵，找到機會我把那『浪裡蛟』白永在約來，聽聽他的報告，且看洪澤分舵近來有甚麼狀況，咱們也好想一良策，一舉拿下洪澤分舵，這水上的六個分舵便全落進咱們手中了，餘下的就是六處內陸分舵了。」

玄小龍道：「我怎放心朱叔一人去冒險……」

笑笑，朱光遠道：「不妨事，需知我與白永在私交不錯，他到上海我招待，我來洪澤他便下湖去弄鮮魚請我吃，我們是哥倆好一家人了。」

玄小龍道：「我是擔心洪澤分

舵有備，朱叔一人前去，難免上當。」

朱光遠道：「至少那白永在不會叫我吃虧，少幫主盡放寬心。」

玄小龍道：「既然如此，我請朱叔千萬小心，需知咱們不能稍有差池……」

朱光遠道：「我以為，我們以明日午後為期，如果我在明日午後未歸，少幫主就發動船隊直撲洪澤分舵……」

玄小龍道：「朱叔的決定，我不好反對，就依朱叔的，明日午後若不見朱叔的船，我與石副幫主便直逼分舵，祇不過，朱叔千萬小心……」

朱光遠哈哈一笑，他又跳回自己的那條快船上了。

祇見兩條快船分開來，玄小龍的快船往左偏，那是沿河道直往高郵方向。

朱光遠的船往右偏，他的快船已直駛洪澤湖，船上的五個漢子聽說直往洪澤分舵，五個人的心中有些冷冷的不太自在，無他，祇因為洪澤分舵的舵主叫龍龍，此人是大老粗，開口就罵人，出手便打人，有人如果惹上他，說不定一腿踢死你！

五人也擔心，怕這姓龍的知道有分舵被封掉，他五人就如同羊入虎口了。

朱光遠就不在乎，他的心中早有打算了。

朱光遠催動船上五個人，急匆匆的往前駛，他站在船頭看遠方，碧波千頃不見有人烟，回頭看向左邊，玄小龍與時運生的兩條快船已往幾裡外駛去了。

那一帶的水面上，有的地方蘆葦高兩丈，有的地方是泥灘，每年祇一到黃汛期，水道就會改三改，當地人似乎有經驗，知道航道怎麼變。

朱光遠的快船並不大，他無此顧慮，祇管催着五個漢子往前駛。那大龍幫的洪澤分舵在洪澤湖的東北方，那兒有運河轉往灘上，徐州有船天天來往洪澤湖，那地方的魚蝦也由洪澤湖供應，看上去大船不多，但小船不斷。

朱光遠的快船過了寶應湖便直往洪澤湖東北方疾駛，朱光遠也開始緊張起來了。

大龍幫的分舵離湖岸祇不過半里遠，人在船上便可以看到大龍幫分舵的大宅院連五進，四週的樹林包圍着，附近水邊的蘆葦成片，那逗人的野鴨便棲息在其中。

朱光遠也知道這一帶野鴨最多，祇不過當他的快船快接近岸邊的時候，忽然發現有一條小船在水面上漂着，那小船並未漂離，顯然

小船被固定在那兒……

小船上不見人，朱光遠見這小船怪怪的，又擋在航道上，便把快船放慢，準備接近觀察一下。

朱光遠以為這小船上的人也許出甚麼事了，掌舵的鬆了帆繩把船貼過去，已聽有人驚呼。

「那是甚麼東西……」朱光遠也登到高處看過去，驚訝的道：「那個木箱子是幹甚麼的？」

於是，船貼上去了，有個漢子用竹鉤把小船鉤牢，那小船上卻傳來一聲長嘆聲。

「啊……」

朱光遠爭先躍到小船上，他的雙手去拍那大木箱子，立刻又聽得一聲「啊……」

朱光遠心中一緊，急忙雙手把大木箱掀開來，他這一掀開，幾乎嚇一跳，因為他發覺這條小船特別設計，小船正中央有個四方孔洞與水下連接，四邊又用木板隔成底艙，祇一看便明白這是個小小水牢。

如今這水牢下面祇有一個人頭在水面上，這人的頭髮蓬亂，遮去半張面，祇看見另一邊的臉皮已被人打得歪了鼻子變了形！

木箱掀起有陽光，那人拚命抬起頭來看。

「誰呀……」

朱光遠心中難過，他還沒看清這人是誰，便伸手去為這人解繩子。

不料這人急急的叫了。

「別……解……」

朱光遠道：「老兄，我救你上來呀……」

那人痛苦的道：「我的雙腿有繩子，繩子下方有石頭，你解了上面我的手，我就會沉下湖底了……」

朱光遠一聽，驚怒的叱道：「你被何人整治的？這人也太狠毒了！」

他對快船上的一個漢子吩咐道：「下去，把這位仁兄腿上的繩子削斷。」

「撲通」一聲，有個漢子投進水中去了。

「嘩嘩嘩」的撥水聲，四條快船沒桅杆，打槳之聲也嚇人，他們分四個方向自蘆葦中划過來了。

有人還在船上叫。

「圍緊了，別讓他們逃了。」

朱光遠立刻又叫那人快上船，因為他擔心這些是洪澤水寇。

這些人不是水寇，他們是大龍幫的人，雖是小船，也可以認出他們來。

朱光遠不急於逃走了，他舉手哈哈笑。

「兄弟們，咱們在幫好哥們



呀，我叫朱光遠，是來見貴分舵的副座白兄白永在的……」

立刻間，有兩條快船把朱光遠的船夾在中間，這兩船就有十個人，另外兩條也划得近。

有個大臉龐漢子跳過來，他走近朱光遠笑道：「老兄，剛才你說是幫好兄弟呀。」

朱光遠道：「不錯，我乃上海分舵副舵主朱光遠呀……」

「哦！」

那人冷叱：「個叛幫之徒，你們降了級，不得意，如今想聯手造反，消息早已送來了。」

朱光遠心中吃一驚，這消息到了洪澤了。

「你說咱們要造反？那麼，白永在他人呢？」

那人嘿一笑道：「白永在呀……」

他忽的把手一指那水牢，冷笑一聲道：「呸，姓白的就在這兒，他就是白永在。」

朱光遠一聽低頭看，他立刻撲上去，大聲喊叫：「白兄，你好慘呀……」

白永在抬頭，他露出無奈的苦笑道：「是你呀，朱兄，你上釣了……」

朱光遠道：「他們拿你當餌？」

那個面目全非的水牢中漢子，果然就是白永在，這是叫朱光遠想

不到的事。

就在這時候，忽的一道冷芒逼上，朱光遠覺得脖子一涼，他吃一驚猛抬頭，才發覺一把刀子壓在他的肩膀上，就聽那人吼叱：「別動，動一動切下你的人頭！」

朱光遠道：「你想幹甚麼？」

那人並不回答朱光遠的話，他對划船的漢子們吩咐：「把他捆起來。」

朱光遠想出手，但他仍然猶豫了。

朱光遠的快船上，五個漢子也瞪眼了，他們祇有五個人，對方是四條划船二十個人，便朱光遠也在叫他們別亂出刀。

就在這時候，朱光遠的快船上，忽有個漢子往水中跳去，祇投進水中就不見了。

不料有兩條划船上立刻跳進水中三個漢子，這三人的水下功夫也了得，投進水中半天不出來。

朱光遠已被人用繩子捆紮得猶如糞子般拋在船上。

就在這時候，附近水面有紅色，那是血呀！

大伙瞪眼觀看，祇見有個漢子手中抓着一個中刀的死人浮到水面來。

朱光遠幾乎要拚命，因為他的人被刺死在水中，水底打戰三打一，當然必死無疑了。

又聽那人指着船上四人叱道：「這就是逃走的下場，王八蛋，你們果然在造反……」

他又對另外船上人吩咐：「統統綁了。」

朱光遠的快船上，四個漢子也上了綁，他們不下水牢，便是朱光遠也未下水牢。

四個漢子被拋在船板上不動了，那個指揮的怒漢又開聲：「發訊號了……」

有個毛臉大漢在腰間取出個黑牛角，抵在嘴巴上吹起來，那牛角號吹得真淒慘，聽起來好像辦喪事。

其實這兒與辦喪事差不多。

再聽岸上，已有了回應，回應的是鑼聲，不旋踵間，岸邊一條快船過來了。

快船很快的駛到附近，有個壯大的高個子厲聲問：「抓到的是甚麼人？」

這邊，又是那持刀怒漢回應：「回舵主的話，咱們把上海分舵叛逆朱小子抓到了。」

「是朱光遠那王八蛋呀！」

說時，快船已貼過來了。

從船上跳下那大個子，這人的手中是一支怪兵器，乃是分水戟。這種兵器最霸道，陸上水下一樣妙，戟尖發出火紅紅的光芒，實是鋒利無比。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大龍幫洪澤分舵的舵主龐龍是也。

姓龐的與金申蛟兄弟三人是好友，每年他們都會聚一聚，研究一下殺人心得。

姓龐的是個殘忍人物，自從得到消息，上海南通鎮江的分舵被挑以後，又知幾個被挑的副舵主叛幫，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的副幫主白永在囚起來了。

白永在真倒霉，他便是發誓不會造反，那龐龍也不聽他的。

姓龐的囚了白永在，他便設下這毒計來了。

他打算一個一個的把造反的人抓住，最好把那玄小龍抓住，因為那可是十萬兩白花花銀子的。

龐龍把分舵水性奇佳的好手分派在划船上，一旦雙方在水中開戰，這是他的地盤上，他的勝算自然大。

此刻，龐龍走近朱光遠，嘿嘿笑了。

「姓朱的，你認得龐大爺嗎？」

朱光遠也嘿嘿笑了。

龐龍見朱光遠也冷笑，他火大

了。他出腿就踢過去，厲叱道：「你娘的，你憑甚麼笑？你應該哭，我笑才對呀！」

龐龍咬咬牙道：「娘的，老子叫你哭……」

隨着他的吼叱，他把分水戟猛的戳在朱光遠的屁股上，立刻帶出一股鮮血來。

但朱光遠不叫痛，他仍然一副冷笑。

龐龍也是狠角色，他的分水戟連着刺，扎得朱光遠的屁股快碎了。

朱光遠身邊有個漢子大聲叫：「朱爺，好漢不吃眼前虧呀！」

朱光遠忽的把頭低下了。

龐龍一聲冷笑，叱道：「娘的，你不冷笑了。」

他忽的蹲到朱光遠身邊，伸手揪緊朱光遠的頭髮，把個朱光遠的臉翻上，他咬牙道：「玄小龍那個小王八蛋呢？」

朱光遠道：「就要來了！」

龐龍一驚道：「你們一共多少人？」

朱光遠道：「一百多。」

「船隻多少？」

朱光遠道：「多得叫你吃一驚！」

「多少？」

「大大小小幾十艘……」

龐龍大怒，又是一個大巴掌，打得朱光遠嘴角溢血，他叱道：「多少？」

朱光遠「呸」出血水道：「大小

船隻十幾條，都是以一當十的船，算一算就等於上百條船。」

龐龍嘿一笑道：「快來了？」

「不錯……」

「前日咱們有探子曾在高郵發現藍色白帆大海船，祇是那些船沒近岸，是不是那些船呀？」

朱光遠道：「大龍幫的船沒有那種模樣的。」

他才不會把大海船的模樣告訴姓龐的。

但龐龍又滿意了，因為他決定在湖上撒下天羅地網，捉拿玄小龍了。

祇見他長身而起，對身後的漢子們吩咐道：「把這可惡的東西拴入水牢中，娘的，他不是來找白永在造反嗎？我就把他兩人捆在一個水牢中，叫他兩人痛痛快快的暢談一番吧，哈哈……」

忽又聽剛才發號施令的漢子道：「舵主，還有這四個狗東西，如何處置？」

他咧嘴咬咬牙道：「砍了餵王八吧！」

龐龍一頓道：「吊在桅杆上，也好把那玄小子一批造反的引到這兒來。」

他這是下達的命令，立刻間，四個漢子分別被吊掛在兩根桅杆上了。

龐龍看着朱光遠被放進水牢

中，兩腿也綁了石頭，他才呵呵大笑着一聲吩咐：

「都回原地，不可出來，大伙沒見過釣魚嗎？釣魚的時候是不可有動靜的，小心魚兒不上鉤。」

於是，四條划船分別又藏入蘆葦中不見了，便是龐龍的這條快船也匆匆的回到岸邊附近掩蔽起來。

湖面上祇有一隻小船與那雙桅快船靠一起，看起來叫人以爲那是漁人在抓魚，但祇要看到桅杆上的人，便明白這兒正充滿了血腥。

那個屍體已往遠處漂去了……

水牢中，朱光遠比那人自然還

痛苦。

朱光遠的罪受大了，他的屁股被龐龍戳了幾個血洞，雖然不是大塊掉了肉，但此刻卻又泡在水中，痛得他龇牙咧嘴又叫不出聲。沒多久，水底引來一羣王八小魚，直往朱光遠的破屁股咬不休，那種罪真不是人受的。

「朱兄，你來得真不是時候呀！」

「白兄，我以為他們還不知道，我是自告奮勇先來找你的呀！」

白永在嘆口氣，半天，他又開口……

(未完·廿四)

## 環球出版社 新書介紹

陽光下的童話

岑凱倫 著



每本HK\$36

童話是女孩子的夢想，多半像個泡泡，觸摸不住。但美夢亦會成真。  
童話：老少咸宜，「一級」的。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  
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 上文提要：

小龍與林琴被洪門的人抓去，正欲帶走，林琴之母出現，却只救了林琴而不救小龍。小龍被帶至洪門，放入酒桶，幸虧小龍武功高強，借酒遁魂，未被害死。由於有幾方面人都想抓獲小龍，在小龍假死期間，又幾經轉折，最後被名醫白倫師徒救走，林琴到處尋找小龍，半路又遇上了白倫，她哀求白倫救治小龍的病……

文·白·飛  
門·東·可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 虎視天下



揭穿採補陰謀 怨女忿恨莫名

「那和昔年舊案有關，也可能和這小子過人的聰明有關！」

「聰明也有罪嗎？」

「在某些人面前是有罪的，為人在世聰明而不露是最好的，鄭板橋說的『難得糊塗』正是這意思。」

「前輩是說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把握治好他的病？」

「正是。」

林琴開始唱歌，這本是一首輕鬆的曲調，却唱變了調子，唱得略帶哀怨、憂愁。

她自己當然也知道，道：「白前輩，很抱歉！」

「抱歉什麼？」

「我唱變了調子。」

「為什麼會變了調子？」

「因為我心不寧。」

「為什麼會心神不寧？」

「因為……因為我心中老是放不下……」

「放不下小龍？」

「是的。」

「我對你說過，他很好。」

「是的，可是在見到他以前，總是不放心。」

「很好！丫頭！這種變了調的歌才最動人。」

「前輩你在譏諷我？」

「我怎麼會譏諷你？」

「唱變了調子的歌兒，怎麼會好聽？」

「好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聽？」

「妳不懂，唱歌和誦詩一樣，一定要注入真正的情感才會動人，由於你用情已深，變了的調子就是情感的抒發，越變調越好聽。」

「前輩這是怪論，小龍到底在何處？」

「那就跟我走吧！」

在山中茅廬中，她見到了小龍。

真情流露，她撲入小龍懷中。

白倫看在眼中，本來十分感動，男女之情，在他這一生本是十分新鮮的事，但是，他却看出小龍的熱情沒有林琴那麼高亢而奔放。

白倫是一個十分率直的人。

所以上次林琴沒唱歌給他聽是略有不敬，他就拂袖而去。

剛才的一切証明小龍對林琴不夠忠厚。

白倫冷冷地道：「丫頭，我看妳是剃頭擔子一頭熱。」

林琴道：「怎麼哩，前輩？」她鬆了手和小龍分開。

白倫道：「丫頭，這小子並不喜歡妳。」

「不，他喜歡我！」小龍到外間去了。

「別欺騙自己，至少他付出的情感沒有你付出的多。」

「前輩，我不在乎，我很知足！」

「傻丫頭，這是很不公平的。」

白倫看了這紙條之後十分惱火。

他大叫着道：「好小子，你居然責備老夫起來了！」

林琴道：「前輩，小龍可沒有責備您老人家，他只是以為前輩懷疑，就不便接受前輩的治療，如此而已。」

白倫道：「好小子！臭脾氣可不小，我看你不找老夫，天下是不是還有第二個人能治你的病？」

林琴道：「前輩如果能為他治病，我就認你作義父。」

「怎麼？丫頭妳要拿翹，妳不認我作義父我就會早死？」

林琴道：「我還有很多好聽的歌！」

白倫眯着眼，道：「丫頭，妳在吊我的胃口。」

林琴道：「我只是提醒前輩，您只聽我唱了一兩首歌，我還會唱三五十首之多，另外……」

「另外甚麼？」

「我還會作菜！」

「咕嘟」一聲，白倫嚥了口唾沫，道：「丫頭，妳會作幾道菜？」

「開洋白菜、『蒜婆豆腐』？」

「我正在學滿漢全席，再有七八道菜就齊了。」

「妳是說再有七八道菜妳就能

「前輩，我不計較，只要我付出的夠多就知足了。」

白倫道：「丫頭，老夫太為妳抱屈，像妳這麼美好的丫頭，他却對妳冷冷淡淡，老夫心裡不舒服。」

林琴道：「前輩，我真的很滿意。」

「妳滿意我却不滿意，這小子的病我不能治。」

林琴不由一震，道：「前輩，您說話不算數？」

白倫道：「老夫說的話一定算數，只不過，我絕不救一個薄情寡義的人。」

林琴道：「不，前輩，他不是薄情寡義，他有苦衷，他實在沒有什麼對不起晚輩的地方。」

「剛才冷冷冰冰的，似在敷衍妳。」

「前輩，這不能怪了他。」

「不怪他？怪妳？」

「也可以這麼說。」

「丫頭，甚麼過錯妳都往自己身上攬？」

「不是的，前輩，他已有女友，他只是感覺對不起他那個女友而已，所以比較冷淡些！」

白倫大聲道：「這更渾蛋，有了一個為甚麼又和妳來往？」

林琴道：「前輩，您別怪他，都是我……」

「妳怎麼哩？」

「是我死乞百賴地貼近他……他又不能拒絕！」

「哼！這更渾蛋，有了一個，第二個怎麼緊貼也不能要，丫頭，這種吃鍋望盆的男人要不得！」

林琴道：「前輩，您真的不瞭解他！」

「丫頭，這種來者不拒，越多越好，天天換新的男人我可見得多了！告訴妳，老夫不想救他！」

林琴道：「前輩，你錯怪他了！在此以前，他峻拒我很多次，由於我救過他幾次，才對我略為好些。」

白倫道：「他真的是這樣嗎？」

林琴道：「前輩，他要是見一個愛一個的男人，我會這麼喜歡他嗎？他對男女間的情感一點也不隨便哪！」

白倫道：「這麼說來，是老夫錯怪了他麼？」

「是的前輩，至少你沒有真正瞭解他！」

「那麼，將來妳願意為他作小？」

「我不在乎大小，只要有感情就成。」

「他的感情已經『二一添作五』了，那種不完整的情感妳也要？」

「他把整個感情的一半給我，我就知足了。」林琴道：「因為他的



作一桌滿漢全席。」

「是的。」

白倫道：「丫頭，你看我這糟老頭子能作你的義父嗎？」

「當然，義父在上，女兒給您磕頭啦！」

白倫笑得合不攏嘴，道：「想不到我老頭子這把年紀居然得了個乖女兒！哈……」

\* \* \*

小龍快速奔行，就怕白倫或林琴追上他。月亮快落了，山野中一片迷濛。近來他一直在想康夫人對小松說的話，因而對康夫人失去了敬意。

也許是誤會，康夫人只是聽了別人的謊言。

緩緩行來，山風中隱隱傳來女人交談聲。

似乎其中之一是中年女人，其餘有二三個以上是年輕女人。

一個年輕女人道：「夫人，我們這次出門的主要任務到底……」

中年女人壓低聲音道：「注意，只要談及圈內（門內）的任何秘密事，都要引用『春典子』（隱語）！」

隱語也叫着「黑話」。

「是，夫人！」

中年女人低聲道：「我們此來有幾項任務，其中最最重要的一

項，就是調查昔年『神虫』的事……」

小龍陡然一驚。

對洪門隱語「春典子」又名「春點子」來說，他懂的沒有林琴多。

也許小松知道的也比他多。

只不過這最重要的一句洪門「春點子」他却早已知道了。

那就他的姓——龍。

龍的「春點子」就是「神虫」。

這女人說此次進入江湖最主要的任務是調查昔年「神虫」的事，是不是指小龍之父龍玉的事？

要弄清這一點，應該先弄清這中年女人的來歷。

知道此婦的身世，就不難弄清她剛才的話意。

聲音來自左邊一條小溪邊，由於小溪比小徑低，所以在溪邊看不到上面的人。

小龍伏在溪岸上的亂石中。

大約是四個女人，一個中年，三個年輕。可能在洗臉洗腳或洗手帕等等。

只不過三個年輕的聽口音也有點差別。

一個年輕女人道：「那條『神虫』不是已經『返聖』了，還有甚麼好調查的？」

「返聖」的隱語就是「死了」。

小龍越聽越驚，也越和他的父親扯上了關連。

中年婦人道：「聽說他的後人要『翻梢』！」

「翻梢」就是「復仇」。

三個年輕女人不出聲了，似已洗完。

中年女人上了岸四下打量一陣道：「我們也不必急趕，先找個『粉窩子』去『收粉子』，然後再找個『落馬窩子』過夜。」

四人每人手中拿了一條手帕，迎風抖動着使之快乾。

顯然是向附近的鎮上奔去。

剛才這幾句「春點子」也都是最普通的，小龍當然都懂。

「粉窩子」是飯館或酒樓。

「收粉子」就是吃飯。

客棧的隱語是「落馬窩子」。

小龍十分小心地跟着。

他聽出她們要入鎮吃飯然後住入客棧。

而且由於剛才這中年女人自溪邊走上岸邊時，正好是小龍隱身的對面，他大致看出，此婦很像小松的母親康夫人。

由此推想，此婦可能是錢起的老婆錢佩珊。

看這女人的輕功，似比康夫人還要稍高些。

就連三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女人也很了得。

小龍入鎮前易容了一下，就坐在錢佩珊等人那一桌的右後側，也

就是中年女人的右後側。

他怕錢佩珊認出來。

飯間倒沒有說甚麼，因為人多眼皮子雜。

然後她們進入一家太平客棧中，小龍也住入這一家，而且和錢佩珊隔壁。

小龍趁錢佩珊如廁時，在壁上端挖了個小洞。

他可以聽到四個女人交談。

她們談的是迫人方向問題。當然，他們也談到追索三小姐康夫人及小松。

三個年輕女人中較大的一個道：「夫人，如果在必要時，康夫人和小松誓死反抗，可否『掛點』？」

小龍屏息靜聽。

似乎錢佩珊沒有說，也許聲音太細小怕洩了密？

或者只是以手勢代替了語言。壁上那個小洞只能聽不能看。

因為小洞的角度高，看不到她們的人。

而小龍還是以「蝎子倒爬牆」的功夫貼在壁上聽的。

不久，她們就分屋睡了。錢佩珊獨佔一屋。

三女合住一屋，正好是把錢佩珊夾在中央。

小龍以為，這位阿姨也許是受了錢起的影响或者在三姊妹中的本性就冷酷，和另外二位大為不同。

「我也想不通，妳們有甚麼仇恨？」

「你一辈子也想不通！」

小龍道：「那可未必！」

「你知道甚麼？」

「看妳那脖子狠勁，而且又會錢大經的『兩儀手』，而錢佩珊又從沒見過妳，妳却見過她多次，所以我猜……」

「你猜甚麼？」

「我猜想妳可能是錢佩珊的情敵！」

這女人似乎微微一震，又重新上下打量他一陣。

小龍道：「我沒有猜錯吧？」

「你怎麼會往這方面去猜？」

「因為有所謂情仇大似親仇。」

「就不可能是別的仇恨？」

「當然也可能，因為還有另外的因素，加起來就可以猜個十之八九了！妳似是默認了？」

「你怎知是情仇？」

小龍道：「據我所知，錢起跟浪道人學『御婦人術』，也就是『房中術』或者『鼎爐通考』上的邪術，據說，練成後可以回精補腦，返老還童。」

這女人靜靜地聽着。

小龍又道：「關於修『房中術』的人，有少數的是修道，也就是『天元』、『地元』、『人元』來的『人元』修法，以採陰補陽之法成

即使小松的母親雖然仇視小龍的父母，可能也是由於誤會。

她和這個二小姐錢佩珊是不一樣的。

小龍不久也上了床。大約已經二更了。

就在小龍朦朧欲睡時，忽然被異聲驚醒。

那是徒手搏殺，腿、臂及衣袂破空的「騰騰」及「卜卜」聲。

小龍原以為是幻覺。

他坐起來傾聽了一下，證明是錢佩珊房中傳來的。

他先貼在小孔上窺視。

偶爾有個陌生女人會在他的視野中出現一閃而過。

這女人二十出頭，應不超過二十五歲，很動人。

尤其是長髮披肩，大眼小嘴，還有個苗條身材。

偶爾，視野中也會出現錢佩珊。

這年輕女人的招術，居然和錢大經的路子相同。

甚至，他以為不比錢佩珊差多少。另外這年輕女人還擅長其他武功，頗似以纏貼見長的小巧功夫。

在屋中動手，小巧功夫就十分討好。

不過二十來招，這陌生女人已略佔了上風。

錢佩珊道：「妳是甚麼人？咱

們沒見過吧？」

「妳沒見過我，我却見過妳多次了！」

「妳見過我多次了？」

「不錯。」

「為甚麼我沒見過妳？」

「我不讓妳見到我。」

「我們有仇？」

「對！有妳沒我，有我就沒有妳！」

「我們之間有這麼大的仇？」

「當然！」

「甚麼仇？」

「深仇大恨……」却沒有說明是甚麼深仇大恨。

三十招左右，這女人在錢佩珊肩上抓了一下。

這工夫三個年輕女人聞聲趕來。

那陌生女人知道不能得手，自後窗竄了。

錢佩珊等人追出鎮外，却沒追上。

錢佩珊狠聲道：「這真是個莫名其妙的女人！」

年輕女人道：「夫人，這女人的確很怪，她的武功……」

「對，她的武功是錢家的絕學『兩儀手』。」

年輕女人道：「看她的狠勁，似和夫人有深仇。」

「天曉得！」

四人向那女人所去的方向張望了一會，折回鎮中。

那女人奔出七八里外停下了下來。

她狠狠地道：「便宜了妳這賤婦！」

就在這時，背後忽然有人道：「妳們有甚麼深仇大恨哪？」

這女人愕然轉身，竟是個毛頭小伙子。

就算是高手，一旦心神不屬，附近有人出現也會疏忽。

這女人很生氣，道：「你是甚麼人？」

這人正是小龍。

剛才他看到了一切，當然，他對這女人的來歷也十分好奇。

看這女人的行為以及言談，並不像和洪門作對的人。

八成，她和錢佩珊有私仇，但錢佩珊却不認識她。

小龍見錢的三個少女部下出了手，就知道這女人不會再戀戰，於是小龍先在附近隱藏。

這女人一出後窗，小龍就先奔行。

而這女人也沒注意前面有人，她只注意後面。

小龍道：「我是一個唯一看到妳和錢佩珊交談及打鬥的旁觀者。」

「看到又如何？」



道……」

「你懂的不少。」

小龍道：「因為我也是此中高手，已有鼎爐（女人）七十餘人次……」

這女人不由動容，却道：「既是老手，應該補得陽體硬壯才對，為何一臉病容，像有重病？」

小龍道：「因為我把持不住。」

「那算甚麼修練？」

「如果錢起遇上一個天仙，他也會如此。」

「你是說錢起把女人當作『老幹接新枝』的鼎爐，採陰補陽，損人利己？她有點忿慨。」

小龍道：「損人利己之說，在下不敢置評。再說女方也能得到相當的滿足，因為練房中術者，多比常人會控制時間。」

「呸！胡說八道！」

小龍道：「我說的是實話！」

「錢起不會以女人作鼎爐……」

小龍道：「這件事問你自己就可以有答案了。」

「甚麼答案？」

「和錢起辦事，他大概能支持多久？」

「小崽子，我為甚麼要告訴你？」

「我是內行，可以告訴妳些不易得到的經驗。」

「你少吹！」表面不想聽，內心

還是想聽。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女人願意作一個男人的「採補」工具。

「其實，如果僅是為了使房事能圓滿達到高潮，大致可分兩方面進行，一是藥補，一是技巧。」

這女人在仔細聽，却又作出不屑聽的樣子。

小龍道：「要治男性陽萎或加強能力，可服用『蛇床子』（中藥）

『肉苁蓉』和『志遠根』，至於鹿鞭、犀角，當然也是壯陽珍品。」

這女人冷笑道：「這些方子只有笨蛋才信。」

「對！只有傻瓜才信這一套，甚至還有人喝童子尿，吞下剛出生尚未長毛的小老鼠等。」

這女人掩口作嘔吐狀。

「還有外敷的麝香油、龍延香和印度神油等等。」

這女人神色木然，沒有表情。

也許她在回憶，過去和錢起上床，錢起是否用過那些輔助的藥物，有內服也有外敷的。

小龍道：「房中術和鼎爐通攷中有些項目，顧名思義即可思過其半了，如『煞車』及『九九鎖陽神功』等都是。」

這女人道：「女人方面的呢？」

「妳是說女人採陽補陰？」

這女人知道說溜了嘴。

她也許想通了，以前錢起的確

不是為了愛她而和她上床，而是為了吸取她的陰精，或把她當作持久力的更佳工具。

小龍道：「『淫羊藿』是一草藥，據說有一隻羊吃了此草，連續征服了三十餘隻母羊。」

小龍又道：「扶桑人也相信這種淫羊藿，稱之為『葶草』，被認為是媚藥之王。在中國之性典中，有一種說法即：早洩和無能是病態，欲罷不能也是病態，而且害處更大。」

「蜀郡有位太守，名叫呂敬天，常服禿雞散，老當益壯，能力過人，他七十還能生子，然而，他的妻子却受不了，下體奇痛，不久死亡。」

小龍道：「當然是呂某太強壯之故，而且持時耐久，往往整夜不眠不休。妻死後，他把禿雞散丟在院中，發誓不再服用。」

女人道：「是不是將一隻雄雞吃掉，那隻雄雞整天都趴在母雞背上不下來，最後把雌雞頭上的毛及雞冠咬光，禿雞散之名即由此而來？」

「對！原來妳知道的也不少。」

「哼！毛孩子！你懂什麼？」

「我懂的不算少，只怕有些我懂妳不懂。」

「什麼我不懂？」

「我接術中的『老幹接新枝』

一般多為男性的，妳可知女性也有『老幹接新枝』的方法嗎？」

「男性有女性當然也應該有。」

「方法呢？知道嗎？」

「我才不告訴你哩！」

小龍道：「既然你知道那就算

了。」

這女人大為後悔，又不便再說

不知道而要求他說。

小龍道：「妳一定有點名氣

吧，看妳的身手就知道。」

「談不上有名。」

「芳名可以見告嗎？」

「妳這不是多此一問，我會告訴妳？」

「妳真不聰明。」

「這話怎麼說？」

「妳明明被人當作了玩物却不

知道。」

「妳不過是挑撥離間罷了。」

「好！我問妳一件事，妳如據

實回答，我就可以證明他是否在利用妳？」

「好，你問吧！」

「你們每次行房，他有無事前的溫存舉措？」

「什麼事前溫存舉措？」

「就是吻妳哩！慰撫哩！以便

挑起『戰火』，能打得難分難解，而

達到高潮，妳一定要據實回答。」

這女人停了一會，道：「很

少。」

「乾脆說就是沒有對不？」

「偶爾也會有些怪招。」

「什麼怪招？」

「有時事前他要我在房中邊跑邊脫衣服，然後他會一把攔住我，抱我上床，而且希望我大力掙扎。」

「妳知道那是為什麼？」

「為什麼？」

「那叫虐待狂！」

「什麼虐待狂？」

「我問妳，他攔住妳的時候是不是很粗野，而且希望妳全力反抗，甚至咬他擰他，妳要說實話。」

「對對，妳怎麼知道？」

「如果不咬不啃，那還算虐待狂嗎？」

「為什麼希望對方咬啃？這不是賤嗎？」

小龍道：「所謂虐待狂，也就是被虐待狂，那當然是一種病態心理，妳咬他，他上了床也會啃妳對不？」

「小子，你懂得真不少。」

「我不是說過我懂的比妳多嗎？」

「你不是說你知道女性『老幹接新枝』的方法？」

「當然！」

「不肯說，拏曉？」

「不，至少我要知道妳的芳名

和來歷呀！」

「我叫王色。」

「有幾分姿色，自稱王者之色

不是太過份了？」

「小崽子，你可別消遣我。」

「來歷呢？」

「如果我是我會說出來貽羞師

門！」

「這話也對，妳可以不說。」

「現在可以說了吧？」

這時忽然有人道：「還是我來說吧！他就算懂一點，也不過是皮毛。」這時林中走出一個中年女人。

大約四十出頭，却是一頭華髮，滿臉皺紋，穿了一套海青藍紡綢衫褲，却滾着水紅色的邊。

看來是有點不大正派。

王色道：「大嫂何人？」

「別叫大嫂，妳給我叫一聲大

嬸或大娘。」

王色道：「妳總該報個字號，

看看妳配不配吧！」

「站穩了！丫頭，武林中有所

謂『三姑六婆』，妳可聽說過？」

「當然，你是三姑之一還是『六

婆』之一？」

「我是『六婆』之首，『接生送

死』苗金枝。」

小龍和王色不由一震，接生送

死是指此婦擅長接生。

至於『送死』，乃是暗指手段奇

辣之意。

本來俗稱的『三姑』『六婆』的

三姑是：尼姑、道姑及卦姑，『六

婆』為：牙婆、媒婆、師婆、藥

婆、虔婆及穩婆等。

穩婆也就是接生婆。

「讓我告訴妳，女人如何『老幹

接新枝』。」

王色晒然道：「看妳不過四五十歲，已現老態，妳會這種不傳之秘？快別唬人哩！」

「唬人？嘿嘿！妳忘了我是苗金枝了。」

「苗金枝又如何？」

「丫頭妳知道我今年多大年紀

了？」

「傳說中也不過四十多五十光

景。」

「哼！老娘今年整整七十九歲

了。」

「七……七十九？」

「怎麼樣？一個七十九歲的人

算不算老？」

「果真是七十九，那就太年輕

了！」

「女人只會少報歲數，還有多

報的？」

「這話也對！」

苗金枝道：「告訴妳，要不是

老娘四、五十歲以內時學了『房中

術』只圖享樂銷魂，而不是為了還

童修煉的話，如今看來也不會超過

三十歲！」

王色大為驚羨地道：「前輩會

房中術嗎？」

「豈只是房中術？『鼎爐通

考』、『玄素之道』以及『玄洞子』和

『養生要訓』等典籍，老娘研究的可

多了。女人『老幹接新枝』更是一門

絕學。」

王色道：「前輩可以說說嗎？」

苗金枝道：「當然在未說之

前，我要問妳一件事，妳一定要說

實話，我才能救妳……」

「救我？我怎麼哩？」

「妳可能被男人作了手脚。」

「作了甚麼手脚？」

「妳可聽說『陰囊』這玩意？」

王色晒然道：「早就聽說了。

是不是放入女人陰道內的棗子？可

以作大補之用的……」

「那是初級的，就像嬰兒學爬

一樣。我說的是自然界的一種罕見

動物身上的一種金鼠，偷偷放入女

人陰內……」

「這……」王色大吃一驚，喃喃

道：「為甚麼要這樣？」

苗金枝道：「妳不笨，應該知

道牠的作用。」

「我……我不清楚。」

「金鼠在陰戶內繁殖，以女人

精血為食，而且會造成一種癢，隨

時都希望作男女之事！」

王色喃喃道：「為甚麼要放這

……」



箇？」

「第一，妳隨時需要，他可以不必找妳，妳會主動找他。」

「只爲了這箇？」

「當然不是，這種金風在女人體內一年以後長大一倍，吸取陰精而達飽和，即可取出入藥服用。」

「有甚麼妙用？」

「當然也只是是一種採陰補陽的方法之一。」

「你……你是說有癢的感覺就可能是……」

「那當然也不一定，但有可能。這是由錢起的爲人以及他對『房中術』的造詣來推測的，他有可能在妳身上動了手脚。」

王色大驚道：「如果確有此事而不取出會有甚麼害處？」

苗金枝道：「金風會因繁殖太多而攻入內臟。」

王色道：「前輩有辦法取出來？」

「當然，老娘研究這玩藝已有三十年，找那種吸引金風的藥材已耗我三十五年光陰，總算成功了。」

「前輩能不能爲晚輩看看……」

苗金枝苦笑道：「我雖是女人，却最不喜歡看女人的下體。」

「小女子願出高酬。」

「多少？」

「五十兩！」

「五十兩不能算高酬，只不過也湊合了，但既有金風而要全部取出來，要再加五十兩。」

「晚輩同意……」

苗金枝四下打量一下，道：「丫頭，左前方有個山洞，我們就到那山洞去進行吧……」

「是……」

兩人離開現場，小龍沒有動。

他覺得這個苗金枝怎麼好像口音頗熟？

也就是偶爾會露出較熟悉的口音和嫩音。

只不過他想不通，他不可能見過『接生送死』的苗金枝。

苗金枝和王色邊走邊道：「丫頭你以前訂過親吧？」

「是……是的前輩，只不過已經退婚了……」

「爲甚麼要退婚？」

「因爲……因爲老妻少夫太不合適……」

「小丈夫和妳差幾歲呀！」

「八歲。」

「是大了些，只不過人家男方不嫌妳大，妳又何必離婚？」

王色喃喃道：「事情已經過去了……」

「是不是對方很富有而突然家道中落了？」

王色喃喃道：「不是的，前輩……」

兩人進入山洞內，趁着月光，叫王色褪下外衣。

苗金枝看了很久才道：「還好，沒有放金風。」

「那我就放心了！」

「不過錢起仍然以妳爲鼎爐。」

「前輩怎麼知道？」

「一看妳的下體就知道了……」

「有甚麼特殊現象？」

「妳有未生育？」

「沒有，前輩！」

「這就對了，除了一天到晚，閑下來就坐繃子的青樓妓女以外，也只有交媾時間太久，下體才會有此現象……」

王色不便再問。

因爲越問越不好意思，越說越露骨難聽。

王色整好衣衫，取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交付苗金枝，立刻出洞而去，苗金枝吻了銀票一下，聳肩笑着道：「報了仇也敲了五十兩，也夠本了。」

他忽然發現洞口有個人。

那是因爲洞中突然暗了下來，來人遮住了月光。

苗金枝心頭一震，道：「小子，你還沒有走？」

小龍一字字地道：「我們『雞鳴一至九號』偶爾開玩笑，或因情勢所逼，不得不接近女人則可，但不能作下三濫的事！」

苗金枝喃喃道：「你……你把我當作甚麼人？」

「柳談，我承認你的易容術很了得，仿外省口音也維妙維肖，但是言語多了總會露出原口音來。」

這人果然是柳談。他笑笑扯下假髮，脫去女人衫褲，道：「小龍，我這麼作是有理由的……」

「報仇？你剛剛說過，報了仇也敲了五十兩！」

「不錯！」

「甚麼仇？」

「你剛剛也該聽到我和王色交談，她會和一個比她小八歲的人訂親，因對方破產而毀婚。」

「破了產而使對方退婚，對方也沒有錯吧！」

「不錯！」

「小龍，至少當初提親是他們主動的。」

「即使如此，你也不該怨恨人家而以如此不光明的欺騙手法看人家的下體，柳談，這未免太不光明了！」

柳談道：「小龍，我承認這件事太過份了！」

「有未見到小松？」

「不久前還和我在一起……」他說了相遇的經過。

小龍道：「她的母親反對她和我接近，所以我雖想她，却不主動去找她，因爲她也相信昔年我爹排擠她爹。」

幫會則不同，每年必須有固定的累計存儲。即使遇上凶年，也往往要由下面去張羅。

因爲幫會中的監督及管理財政的沒有朝廷中那麼嚴格，涓滴歸公，一分一毫也不能不交代清楚。

這大概就是「龍頭」一缺四方矚目，人人垂涎的原因了吧？

「原來也是兩個鼎爐……」

「妳……妳說甚麼？」

「我是說妳們也是人家『採陰補陽』和『老幹接新枝』的工具，這麼說妳們就應該懂了吧？」

「妳放屁！」

「這麼說，妳們和錢大龍頭沒有一腿了？」

「去妳的！只有妳這種女人才會口沒遮攔！」

「別裝貞節烈女好不好？真讓人噁心！告訴妳們，如果妳們真的和他有一腿，可能已被他作了手脚。」

二女同時一怔，道：「作了甚麼手脚？」

王色是現貨現賣，說了假苗金枝所說的一切。

「甚麼叫金風？」

「那是大自然中一種稀有動物身上的小虫，放入女人下體內，日漸滋長繁殖而……」

二女大驚道：「真的？」

越想越懊惱，重重地哼了一聲道：「錢起，我弄清了此事，不會放過你這淫賊的！」

她和錢起交往已有兩年，本以爲是洪門「大龍頭」對她垂青，也是她的條件夠好，那知只是他的鼎爐。

小龍攤攤手，道：「只有時間來証明了。」

王色付了五十兩，內心七上八下。

柳談道：「我也相信龍伯伯是位君子，只不過，萬一小松或林琴也以爲她們的父親也是君子怎麼辦？」

小龍點點頭，柳談道：「林琴呢？」

「似乎她和小松差不多。」

「怎麼？她老娘也反對她和你來往？」

「八成如此，甚至對我的成見更深，她救走了林琴，居然把我丟給洪門中人而撒手不管……」

柳談道：「看來昔年洪門中的確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小龍道：「我對家父有信心！」

柳談道：「我也相信龍伯伯是位君子，只不過，萬一小松或林琴也以爲她們的父親也是君子怎麼辦？」

小龍攤攤手，道：「只有時間來証明了。」

忽見前面大樹下有兩個女人坐在大石上。

此刻月色已落，天將黎明，十分黑暗。

經過大樹旁小徑，發現是兩個很年輕的女人。

而且看來也相當可人，頗似姊妹，一個苗條，一個豐腴。

她看二女，二女也看她，而其中之一還向她勾勾指頭。

王色道：「這位姑娘，咱們不認識吧！」

「坐下來談談不就認識了！」

「三更半夜地，又不是熟人，有甚麼好談的？」

剛才勾指頭的女郎道：「要談的可多了！」

「我沒有時間。」

「妳怎麼樣才有時間？是不是躺在棺材裡才有時間？」

王色臉色一沉，道：「可別以爲我怕你們多一個人！」

勾指頭的道：「就讓我先上吧！」

王色道：「爲甚麼要找麻煩？」

「就因爲看妳不順眼！」

王色道：「妳以爲我對二位有何看法？」

「有甚麼看法？」

「一副挨揍的架子！」

勾指頭的撲上來，連環十三腿，腿腿踢向要害，却脚腳落空。

兩人進入山洞內，趁着月光，叫王色褪下外衣。

苗金枝看了很久才道：「還好，沒有放金風。」

「那我就放心了！」

「不過錢起仍然以妳爲鼎爐。」

「前輩怎麼知道？」

「一看妳的下體就知道了……」

「有甚麼特殊現象？」

「妳有未生育？」

「沒有，前輩！」

「這就對了，除了一天到晚，閑下來就坐繃子的青樓妓女以外，也只有交媾時間太久，下體才會有此現象……」

王色不便再問。

因爲越問越不好意思，越說越露骨難聽。

王色整好衣衫，取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交付苗金枝，立刻出洞而去，苗金枝吻了銀票一下，聳肩笑着道：「報了仇也敲了五十兩，也夠本了。」

他忽然發現洞口有個人。

那是因爲洞中突然暗了下來，來人遮住了月光。

苗金枝心頭一震，道：「小子，你還沒有走？」



「不信算了！我以為凡是錢起在外面的女人都能同仇敵愾，那知有人硬是不講交情，甘願作工具。」

兩人互視一眼同時停手，道：「也許我們二人過份了些。」

王色心想：原來妳們也有怕的東西！好！我就要耍妳們。

「二位貴姓啊？」

「我們是姊妹，我叫黃蘭，她叫黃蕙。」

「我叫王色。」

「姐姐和錢起多久了？」

「大約兩年。」

「姐姐身上有那種金風？」

「沒有，我曾經懷疑有？二位下體有無騷癢的感受？」

二女又互視一眼，王色道：「如不說實話，受罪的可是妳們倆。」

黃蘭啞道：「有時候會……」

「那很危險……」

「他為甚麼要作這麼缺德的事？」

「他把女人當作工具，怕女人另找別人，所以除了每月給予豐厚的生活費用之外，也會叫我們自動找他，而他也能使女人感到滿足，這樣他就不愁我們會紅杏出牆了。」

二女心想，這手法果然惡毒。放置金風使之癢，就必會自動

找他解決問題。

反之，如他經常找她們，她們必會抱怨吃不消呢。

黃蕙道：「王姐能不能為我們看看有沒有……」

王色道：「咱們都是一條線上的，當然可以……」

於是就在大樹下叫二女褪下衣，看了盞茶工夫。

黃蘭道：「王姐，有沒有？」

王色道：「要多看一會才能確定……」

其實小龍柳談就在附近，他們看到了這一幕，兩人不由一噱，王色居然也要起別人來了。

當然，也不能全怪王色，是黃氏姊妹理屈在先。

王色又看了很久才道：「行了！」

黃蕙道：「有沒有？」

「現在還沒有，但如繼續和他來往，咱們必定吃虧的！」

黃蘭道：「我們以前不知道他在練『房中術』。」

「試問他是不是和二位同床？」

二女最初不好意思說，後來終於點點頭。

王色道：「妳們想想看，一般的男人那能同時應付兩個女人？」

二女連連點頭。

「試問，他是不是同時應付二位還有餘力？」

兩人又點頭。

王色道：「二位以為這可能嗎？」

「的確不可能。」

「那麼咱們難道要等他把我們吸乾嗎？」

黃蕙道：「的確，每次我們姊妹以二對一，也總是丟盔卸甲，狼狽不堪，像要虛脫似的，還以為他身負異稟，精力過人呢？原來……」

王色道：「二位姊妹願不願與我合作？」

「當然！如何合作？洪門的勢力可太大了。」

王色道：「咱們來暗的，因為洪門中人無人知道他外面有這麼多的女人，即使有一二人知道，那一個敢揭『龍頭』的瘡疤？」

黃蘭道：「這話有理。只要咱們幹得小心，幹掉他也無人知道。」

王色道：「二位知不知道他是否還有女人？」

「這……」黃蘭道：「我以為他一定還有。」

「怎見得？」

「有好幾次他到我們這兒來，身上往往有伽楠香的氣味，而在附近的水月庵中，就常常有這種香。」

王色道：「莫非他和那水月庵的住持……」

黃蘭道：「水月庵住持不到三十，我見過一次，一個女人剃光了頭還有那麼好看，蓄了頭髮一定很美。」

王色道：「這麼說很有可能了。」

黃蕙道：「我們何不立刻去看？」

三女走後，小龍道：「想不到你冒充『接生送死』苗金枝竟然惹出了這麼多的麻煩！」

柳談道：「也可以說是一份功德，要不這些女人可能都被吸乾精血而死，我們不要去看嗎？」

小龍道：「這三個女人加起來的實力也不怎麼雄厚，萬一事機不密，必死於錢起手下。」

柳談道：「去，我們也去看。」

水月庵果然距此不遠。

三女剛到了附近，忽見側牆中竄出一個人來。

儘管天還沒有亮，但由於距離不遠，加之三女和這人有過太多次的肌膚之親，看出頗似錢起。

這未免太巧了吧？

這人眼下繫了黑巾，輕功高絕，兩個起落就不見了。

黃蘭道：「王姐，妳看是不是他？」

「當然是！」

（未完·七）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 858 8682 Fax: 540 4422



THE ROYAL GOLD

#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